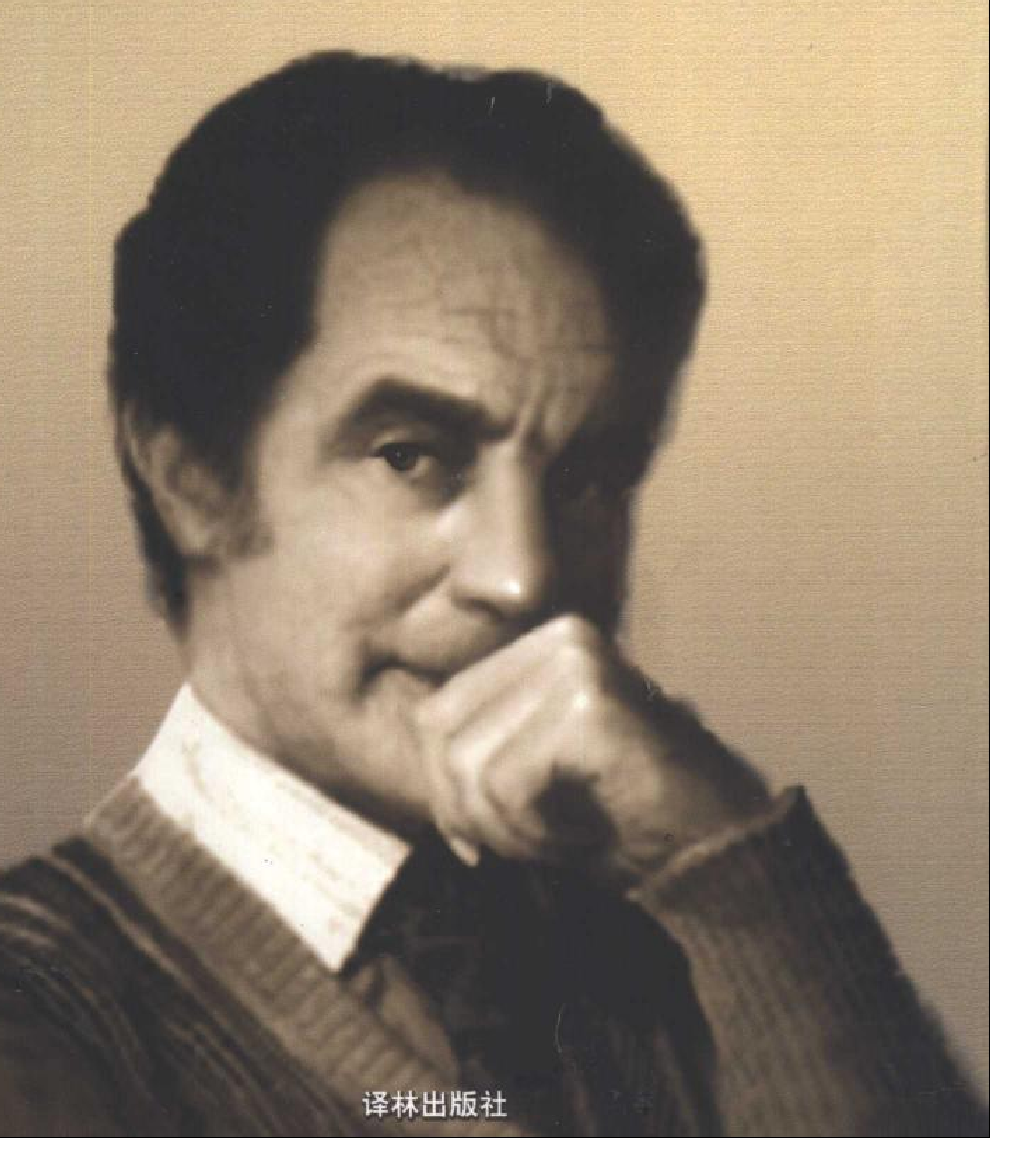
Italo Calvino

卡尔维诺文集

[意大利] 卡尔维诺 著　吕同六 张 洁 主编

命运交叉的城堡
看不见的城市
宇宙奇趣



译林出版社

总　　目

命运交叉的城堡

目　　录

命运交叉的城堡

命运交叉的饭馆



命运交叉的城堡



城　　堡

在一片密林之中，有一座城堡向所有途中赶上过夜的人提供住所，不论是骑士还是贵妇，是王室的仪仗还是朝圣的平民。

我走过一座破旧的吊桥，在一进昏暗的院落中跳下马，默不作声的马倌们接过了我的马匹。我气喘吁吁，两条腿勉强撑住我的躯体：自从进入林中以来，我所经历的种种考验，奇遇、幽灵、决斗，已令我无法让自己的四肢和头脑再听指挥。

我踏上台阶，走进一间高大宽敞的大厅：许多人——他们当然也是在我之前经由穿林的道路到达的过客——正围着一张被一盏盏烛台照亮的餐桌用晚餐。

我环视四周，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或者应该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在因为疲倦不安而稍有动荡的头脑里混杂不清。我觉得像置身于一个富丽的宫殿中，这绝非人们所能指望在这如此偏僻乡野的城堡里能遇到的：这不仅由于珍奇的陈设和精雕细作的餐具，而且也由于笼罩在所有用餐者中的那种宁静和安逸：他们全都相貌堂堂，衣冠楚楚。与此

同时，我还感到一种偶然，一种杂乱，甚至是一种放肆，仿佛这不是一个豪华优雅的家宅，倒是一个下等小旅馆，一些身分和来历各不相同的陌生人凑到一起过夜，不得不男女混杂，每个人都感到摆脱了在原来所属的环境中应遵守的规矩，就像忍受不甚舒适的生活方式一样，也在不同的更加自由的习俗中放纵自己。事实上，这相互对立的两种印象都可以反映出一个主题：或许是，这个城堡因为多年来一直被视为过路驿站，渐渐退化成小旅馆；而城堡的男女主人虽然总是保持着温文尔雅的待客风度，也被人看得沦为店主一类的人；或许是，一个餐厅——就像人们常见的在城堡旁边供士兵和马夫饮食的酒店——只是因为城堡被遗弃多年，而扩展到原先豪华的大厅里，在那里安放了长凳和木桶，而这些环境的堂皇富丽，加之显要旅客的来来往往，为其增添了一种出人意料的尊严，使男女店主想入非非，最后竟认为自己就是一座宫殿的君主。

说真的，这些想法在我而言只是一瞬间的感受，更为强烈的，是发现我自己竟然有惊无险平平安安地置身于一些高贵者之中的那份宽慰，是想要与人进行交谈（那位似乎是城堡主的人，或是客店主人，做了一个邀请的姿势，我便坐在桌旁唯一的一个空位上），与旅伴们交换一下所经历的冒险中的种种感受的迫切心情。可是与在通常的饭馆甚至宫廷中

发生的都不一样，这张餐桌上竟没有人开口说话。一个客人若想请旁边的人递一下盐或姜粉，就做一个动作示意；若让仆人为他切一片山鸡或斟半品脱葡萄酒，也朝他们作手势。

我决心打破这种我认为是因旅途劳顿造成的语言麻木状态。张开嘴想爆发出“好！”“为了我们的好时光！”“多好的风啊！”等令人哗然的喊话；可是从我嘴里没能发出任何声音。汤匙的叮当和杯盘的碰撞声足以使我确信自己尚未失聪变聋：那么，是我变成了哑巴！同桌就餐的人向我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带着宽厚的容忍表情，默默地动着嘴唇：显然，穿越这个树林让我们每个人付出的代价就是失去说话的能力。

晚餐在寂静中结束，连咀嚼声和呷酒的啧啧声都不再让人感到亲切。我们坐在那里互相注视着，为无法交换各自要诉说的许多经历而烦恼。这时节，那个像城堡主的人在那张刚刚撤掉餐具的桌子上放了一副纸牌。那是七十八张一套的塔罗纸牌，比平常人玩的牌或吉普赛人算命用的牌都大，上面的图案跟普通牌大致一样，是用釉彩绘制的珍贵的微型画：国王、女王、骑士和男仆都是身着王室庆典盛装的年轻人；二十二张占命牌就像宫廷剧院里的花毯；宝杯、金币、宝剑和大

棒[1]都像饰有旋涡花饰和花边的纹章题铭，光彩夺目。

我们把牌摊在桌面上，画面朝上，大家都像要学着识别它们，让它们在游戏里充当合适的角色，或者使它们在对命运的解读中具有真正意义。尽管我们中间似乎无人愿意开始这场牌局，也无人欲向纸牌探问未来，因为我们停滞在这尚未结束也不会结束的旅程当中，对一切未来似乎都是一片茫然。然而我们却从这些牌里看到了另外的东西，它使我们的目光再也离不开那些拼图中的金闪闪的镶嵌物。

同桌就餐的人中的一个把分散的牌拢到自己身边，腾空一大块桌面，可他既不把牌收成一把，也不洗牌，只拿出一张放到自己面前。我们所有人都注意到在他的面容与牌中人物的面容之间的相似，于是我们似乎都明白了：他是要用那张牌表示“我”，准备讲述关于他的故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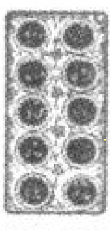
① 就像英式扑克牌分为梅花、红桃、方块和黑桃四种花色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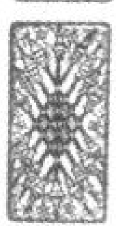
受惩罚的负心人的故事



我们这位同桌就餐者通过以**宝杯骑士**的形象——这是一个红脸金发的年轻人，正在炫耀一件绣有太阳图案的闪光的披风，向前伸出的手里托着一件有如朝见初生基督的三王托着的那件礼物——向我们自我介绍，也许是想要让我们知道他有着优裕的条件，奢侈和挥霍的喜好，以及——用自己骑马的形象来表示——他的一种冒险精神，而我通过观察战马的马披上的精致的刺绣，认为这冒险精神乃是出于炫耀的欲望而非出自真正的做骑士的志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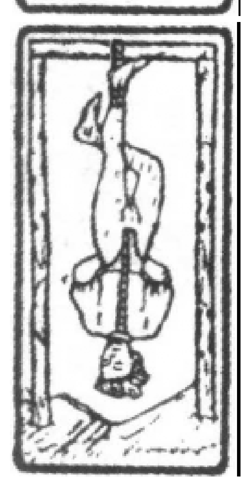






这个漂亮的年轻人做了一个手势，要我们大家注意，接着，依次在桌上摆上了三张牌，**金币国王**，**金币十**和**大棒九**，开始了他的无言的讲述。他在摆这三张牌的第一张时那种悲哀的表情和放第二张牌时的欢快表情似是想使我们明白，他父亲亡故，——**金币国王**表现的是一个比别人略为更加年长，外貌庄重健壮的人物，——他得到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于是他就开始旅行。我们是从他在放**大棒九**时胳膊的动作中推导出他登程上路的结





论的。那张牌上，在一片散布着绿叶、林中小花的稀疏的植物上，一些伸长的树枝相互纠缠，这让我们想起了不久前刚刚穿过的那片树林。（而且在一个目光更加敏锐地观察纸牌的人看来，穿过其他那些斜倾的木头的那条垂直的木棒恰恰让人想起穿行于密林深处的小路。）

那么，故事的开始可能是这样的：骑士刚一知道自己具备了在最豪华的宫廷里大显身手的资本，就匆匆带上装满金币的行囊起程，去走访周围最有名气的城堡，或许他还抱有为自己寻得一位出身高贵的妻子的念头，带着这些梦想，他进入了树林。

与这些排列整齐的纸牌连在一起的，是一张肯定宣告一次恶运的牌：力量。在我们的这套塔罗牌里，这张占命牌画的是一个持械的暴怒者，凶狠的表情，在空中挥舞的棍棒，还有狂怒，这一切都使人对他的恶意毫不怀疑，他将一头狮子一下子就打得躺在地上，仿佛是对付兔子一样。经过很清楚了：在密林深处，骑士遭到一个歹徒的伏击。这些最悲惨的预测被随后而来的那张牌所证实：那是占卜命运的第十二张牌，被称为倒吊者。人们注意到，牌上一个男人穿着紧身裤和短袖衫，被捆着一只脚，头朝下倒吊着。我们认出这位被吊的人正是我们这位金发青年：匪徒将他的钱财洗劫一空，把他倒吊在一棵树上就扬长而去了。

我们这位同桌就餐者带着一种感激的表情摆上一张牌：**缓和**，我们都为这张牌带给我们的消息而松了一口气。从牌上我们得知，被吊着的人听到脚步声在走近，他的颠倒过来的眼睛看到了一位少女，也许是樵夫或羊倌的女儿，裸露着小腿在草地上行走，她双手提着两罐水，显然是刚从泉水边归来。毫不怀疑，倒吊者被这位朴实的林中少女救助并且恢复了正常状态。这时我们看到**宝杯A**落下，牌上画着一个喷泉的清水在流淌，周围是长满小花的苔藓和扑打着羽翼的鸟儿。我们都仿佛置身于一眼正在喷涌的清泉边，想像出那青年人在泉水边大口喝水解渴时连气都透不过来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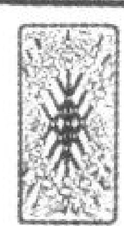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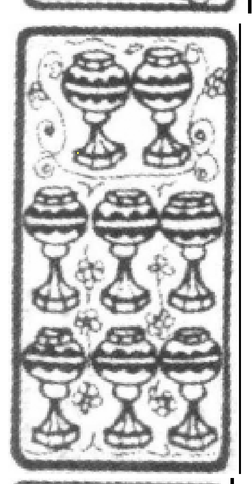
可是——我们中间肯定有人会料到——有些泉水会让人越喝越渴而不是解渴。可以预见，骑士刚刚不再头晕目眩之后，两个年轻人之间就燃起一种情感，它超越了一方的感激和另一方所怀有的怜悯，并且这种情感借着林中树荫的帮助，很快就找到了相互表达的方式，两个人在草地上紧紧拥抱在一起。这样，下一张牌是**宝杯二**就显得不足为奇了，牌上装饰着写有“我的爱”的纸带，并且开满了毋忘我花：这一切便是一次爱情经历的标志。



我们，特别是同席的女士们，都已经准备为一场温馨的爱情故事结局而感到欣喜，这时候骑士却摆上一张**大棒七**：在那穿插交错









的枝条间，似乎让人看到他瘦弱的身影远去。不能幻想事情还会发展到别的什么结局：林中的爱情是短暂的，可怜的少女，这朵在草地上摘起又抛落的花，负心的骑士甚至都没有回头对她说一声再见。

这里，显然要开始故事的第二阶段了，或许中间有一段时间的间隔：事实上讲故事的人已经开始紧靠着前一行牌，在它的左侧将另几张牌摆成新的一行，首先是**女皇**和**宝杯八**。这个突然的背景转换使我们有一阵困惑不解，不过——我相信——答案很快就摆到了我们所有人的面前：骑士终于遇见了他所寻觅追求的东西，一位上层贵族豪门之女，她正如我们看到牌上画的那样，甚至头戴着皇冠，手持着家族的族徽，面部毫无表情。正如我们中间更精明的人肯定注意到的，她比他岁数还更大一些，身穿镶有钻石的皇袍，好像在说："娶我吧！娶我吧！"她这一要求立刻被欣然接受，那**宝杯**牌不就意味着一顿丰盛的婚宴吗！两排宾客为一对新人举杯祝酒，新郎新娘则坐在最里面的那张铺着绣了花边的台布的主桌前。

随后放上的那张牌——**宝剑骑士**，宣告出了意外，因为他身穿战服出现在牌中：要么是一个骑马而来的信使闯人宴会厅，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要么是新郎本人弃宴而出，披挂上战服去林中赶赴神秘的约会；要么是两件事兼而有之，新郎被告知发生了出乎预

料的事情，便立即揽了武器上了马。（以前的历险使他有了经验，他若不全副武装绝对不会迈出家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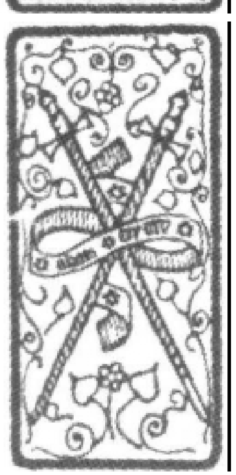


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下一张更加说明情况的牌，骑士摆上来的是一张太阳。画牌的画家将太阳表现在一个小孩的手中，孩子奔跑着，不，应该说是在一片辽阔而景致多变的陆地上方飞着。解释故事的这个情节实在不容易：它可能只想说“是一个晴朗的好天”，但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我们的讲述者在浪费他的牌，给我们讲些非实质性的多余细节。也许最好还是强调形象的表面意义而不是它的寓义：一个半裸体的小男孩被人看见在举行婚宴的城堡附近跑着，新郎正是为了追赶这个小顽童才离开了宴席。

但孩子所持之物也不应被忽视：那个发光的人头可能就是解开这个谜的关键。我们把目光转向我们这位主人公自我介绍时所用的那张牌，想到他被歹徒袭击时，他披着的那件披风上的太阳形绘画和图案，那件披风也许就被遗忘在发生那段短暂爱情的草地上，而现在它又像一只风筝似的在乡野里随风飘移，他就是为了收回它才冲出去追逐那个小男孩，或者是出于一种好奇，想知道事情怎么发展到这一步，也就是披风、小男孩和林中少女之间的关系。

我们都希望靠下一张牌解释清楚这些疑问，而当我们看到这是正义时，我们都确信在





这张牌中藏着我们这个故事的最富于情节的一个章节。这张牌不像普通的塔罗牌只画一个手持利剑和天平的女人，而是在远景里(即根据人们所看到的，在主要人物形象的上方的半月形窗上)还有一个骑马的武士(也许是位女骑士?)，身穿铠甲，作进攻姿态。我们只得冒昧地猜想。比如，当追赶者正要追上玩风筝的小男孩时，他发现自己被另一个全副武装的骑士拦住了。

他们相互能说些什么呢? 作为开场，可能是他先发问:“谁?”

陌生的骑士露出了面容，一张女人的脸！我们这位同桌的人认出来那正是他的林中救命恩人，只是现在更丰满、更果断、更沉着，嘴角略略显露出一丝伤感的微笑。

“你来我这里找什么?”他肯定会问她。

“正义！”女骑士回答(天平正表示这种回答)。

不过，再想一想，二人的重逢也可以是这样的:一个骑马的女战士在林中闪现，全力杀来(正如牌上远景或半月形窗上那形象)，对他喊道:“站住，你知道你在追赶的是谁吗?”

“谁?”

“你的儿子！”女战士边说边露出面容来(这便是前景中的形象)。

“我能做什么呢?”我们的年轻人问，他感受到一阵猛烈而又迟到的内疚。

“面对上帝的审判(天平)，你准备自卫

吧！”说着，她挥动利剑（宝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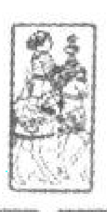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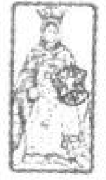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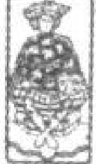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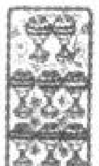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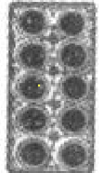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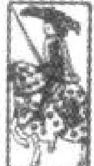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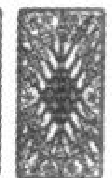
“现在要对我们讲述一场二人决斗了。”我想。果然，在这时刻被掷下的牌正是铿锵作响的宝剑二。林中被砍成碎片的树叶飞舞着，攀树而生的藤条缠在剑身上。但讲述者注视这张牌时的沮丧眼神使我们对决斗的结局一清二楚：他的对手表现出训练有素的剑术，现在，该是他浑身流血躺倒在草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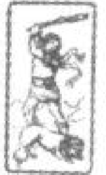
他苏醒过来，睁开眼睛，看到了什么？（引起我们像注意启示一样地注意下一张牌的，乃是讲述者的手势，——说实话，这手势有点夸张。）女教皇，神似的头戴皇冠的修女形象。他受到一位修女的救助？他盯着这张牌，眼睛里充满了恐惧。也许是一个女巫？他抬起乞求的双手，那动作如同感到神圣的恐惧。也许她是一个神秘的嗜血教的大祭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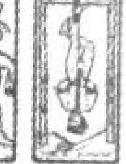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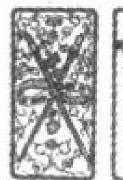
“你知道吗？你欺辱了那位少女（除了这话，女教皇难道还会说别的话，才能令他如此惶恐失态？），就是冒犯了这片树林所供奉的女神奇贝莱[1]，现在你落到我们手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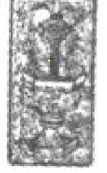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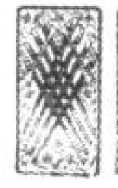
他能回答什么呢？无非是结结巴巴地央求：“发发慈悲，宽恕我吧！”

“现在树林将占有你，树林就是自我丧失，是混合。你要和我们结合，就要失去你自己，除去你自己的一切特点，自我解体，改造




---

① 希腊人称之为库贝莱。原为小亚细亚的神，被从弗吕吉亚引入希腊罗马神系，乃大自然的创造力的人格化，常被尊称为“大母”、“大神母”、“众神之母”。

成一个无差别的人，加入在林中吼叫着奔跑的梅纳德[1]们的队伍。”

“不！”这是我们看到的从他那已经变哑了的喉咙里发出的喊叫，但最后一张牌已经结束了故事，这是宝剑八：奇贝莱那些披散着长发的部下的锋利的长剑向他刺来，使他万分痛苦。

---

① 梅纳德为希腊神话中追随酒神狄奥尼索斯，在山林中奔跑的众多疯狂女人的总称。

出卖灵魂的炼金术士的故事





骑士这段讲述引起众人的激动情绪尚未平复，另一位同桌就餐者表示愿意讲他自己的经历。骑士故事中的一段，或者说是那两行牌中的一对偶然的组合好像特别引起了他的注意：**宝杯A**和**女教皇**。为了表示他感到自己与这对牌有关，就在这对牌的右方又摆了一张**宝杯国王**（这可以被视为他的一张非常年轻的并且是——实际上——过分讨人喜欢的画像），而在左边，接着排出一条横行，放上一张**大棒八**。

如果继续把泉水当作激起情欲的氛围，人们想到的对这种排列顺序的第一个解释就是我们这位同桌就餐者在一片树林中同一个修女有过一段爱情关系。或者是他给她提供过大量的饮水，因为仔细看过，这泉水似是源自放在一架葡萄榨汁机上面的一个小桶。可是这位男子脸上的忧郁表情似乎是完全沉浸在一种思索中，不仅肉体的情欲，而且连最轻微的吃喝的快感都该被排除在这思索之外。他的沉思肯定是崇高的，尽管他的依然世俗化的外表形象令人毫不怀疑这些沉思是对着





大地而非对着天的。(这样就有了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应把这个泉水当作圣水池。)

我所想到的最可能的假设(我相信其他沉默无语的观看者也是这样想的)是此牌代表生命之泉,是炼金术士研究探索的最高境界,而我们这位同桌也许正是这类博学者之一;这类学者终日在蒸馏器和蛇管、长颈瓶和曲颈甑(根据牌上他身穿国王服装的形象托在手中的复杂的细颈瓶来解释)面前细心观察,试图获取大自然的秘密,特别是想得到金属的转换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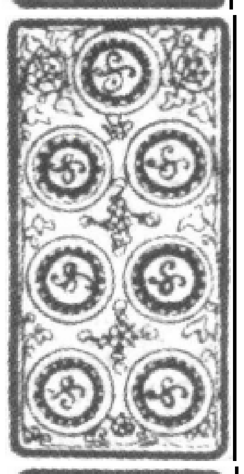
可以相信,从非常年轻的时候起(这是有着一张少年面容的画像的意思,这面容同时还可以暗喻长生不老之药),他就别无所好(泉水还可以当作爱情的象征),只喜欢摆弄这些器皿。他年复一年,期待着矿物世界的黄色国王[1]能从硫磺和水银的溶液中分离出来,缓缓地流到不透明的容器里。可是,每次流出的都是一文不值的铅屑,泛绿色的浓液的沉渣。在这一研究中,他去向在林中遇见的妇女们讨教求助,这些女人是耍魔术和过滤器方面的专家,一心从事施魔法和占卜未来的技艺(正如他对女教皇那张牌所表现的充满迷信的尊重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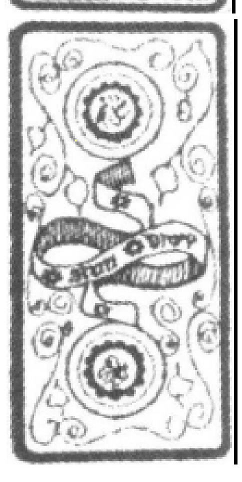
接下来的一张牌是皇帝,可以被解释为林中女巫的一句预言:"你将成为世界上最强

[1] 即黄金。

大的人”。







毫不奇怪，我们这位炼金术士头脑发胀，日复一日地盼望着他生命过程发生一场非常的变化。这种状况可以从他摆出的下一张牌看出来。那是莫名其妙的第一张占命牌，称作**巴尕托**，上面画着一个江湖术士或巫师，正潜心致力于操作。

于是，我们这位主人公从桌上抬起眼来，看到一位巫师坐在他的对面，摆弄着他的蒸馏器和曲颈甑。

“您是谁？来这里做什么？”

“你看我在做什么？”巫师说着，指着小炉子上的一个玻璃瓶子。

我们的这位同桌往桌子上放**金币七**时目光闪闪，让人对他当时看见的东西毫不怀疑：在他面前展开的东方所有财富的光芒。

“你可以交给我黄金的秘密？”他一定会问这个江湖术士。

接下来的牌是**金币二**，是交换的意思，可以想像，那是一次以物易物的交易。

“我把这个秘密卖给你。”陌生的来访者一定会说。

“那你想要以什么作交换呢？”

我们大家都能预料到的回答就该是：“灵魂！”可是在讲述者放出新牌之前，我们都没有十分的把握，（他先迟疑了一下，又开始在反方向上摆另外一行牌，）新牌是**魔鬼**，就是说他认出来那个江湖术士正是一切混乱和虚





伪的老君王魔鬼，正如我们这时也认出我们这位同桌就是浮士德博士。

“灵魂!”靡菲斯特于是回答:正如人们凝视星辰这张牌所看到,少女“心灵”以光明照亮一切黑暗，这个形象所要表现的只能是人们的灵魂。后面的牌是宝杯五，既可以被看成是魔鬼向浮士德揭示的炼金术秘诀，也可以当成他们达成协议后在举杯相祝，还可以被视为以钟声驱逐地狱来访者的大钟。不过，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番关于灵魂和关于作为盛载灵魂的杯子肉体的谈话。(五个宝杯中的一个被画成是横放的，因为是空的。)

“灵魂？”我们的浮士德也许回答道,“假如我没有灵魂呢？”

或许这位靡菲斯特劳神费心所为的不只是一个人的灵魂。“有了黄金,你可以修建一整座城市,”他对浮士德说,“而我想作为交换的是全城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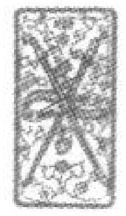
“交易敲定了！”

在发出狼嚎似的奸笑后,魔鬼就消失了:这个钟楼的老住客惯于蹲在一道屋檐上观看一排排的屋顶，他深知城市拥有的灵魂要比所有市民的灵魂加在一起还更浓厚更持久。

现在要解释的是幸运之轮，这是塔罗牌里画面形象最复杂的一张。它可能只简单地表示幸运正转向浮士德一边，但这解释对于炼金术士那通常是省略和暗喻的讲述方式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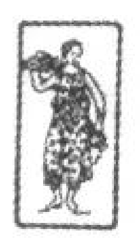
说似乎显得太明显。因而合理的猜想应是我们的博士掌握了魔鬼提供的秘密，便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规划：把一切可变的东西都变成黄金。那么这第十张占命牌的巨轮就字面上而言，代表的应是黄金大磨这个将把整个城市都提升为贵重金属的庞大机械装置上的齿轮；画面上的那些推动轮子或随着轮子转动的年龄不同的人的形象则表示众多前来为此规划帮忙出力的人，他们为了让这些齿轮昼夜不停地转动而奉献自己的岁月年华。这种解释并没有说清楚画面的所有细节（比如一些转动巨轮的人装饰着的牲畜的耳朵和尾巴），但为解读后面的宝杯和金币打下了基础，它们代表着丰盛王国和在其中游动着的黄金城的居民。（也许那黄色的圆环代表城市道路两边黄金筑成的摩天大厦的耀眼的圆顶。）





那么，当签约的一方应当付款时，约定的代价是什么呢？故事的最后两张牌已经由第一个讲述者摆在了桌上：**宝剑二和缓和**。在黄金城门口，全副武装的卫士拦阻所有要进城的人，以阻止装扮成任何身分模样的叉脚收款者进入这座城池。即使是像最后那张牌上所画的那样一位普通的少女走近，卫兵也喝令“站住”。

“关上城门也无济于事，”这是人们所能料想到的端水少女的回答，“我根本不愿进入这样一个完全是整块金属制作的城市。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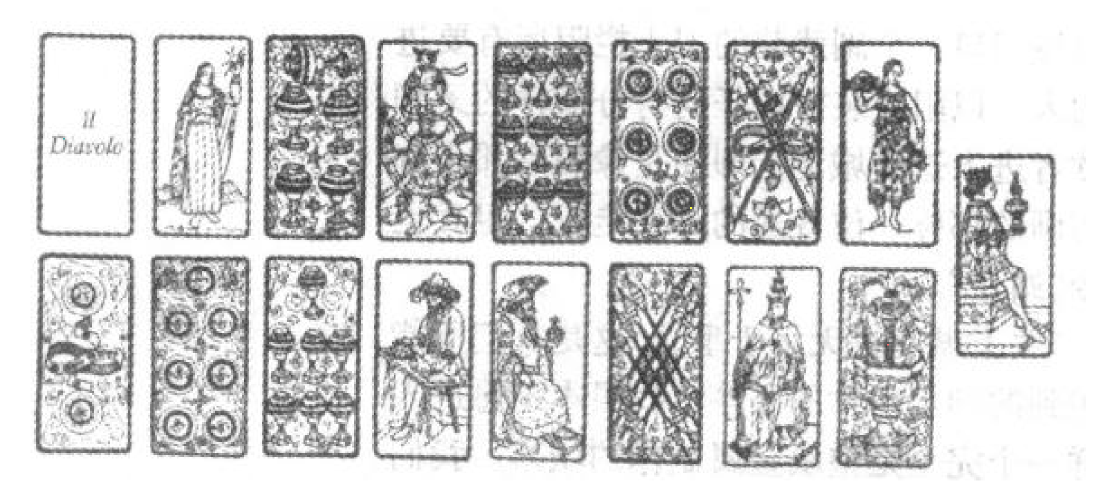
泽国居民只接触流动的混合的元素。”

她是水中的仙女？是空中精灵之女王？还是地球中心液体之火的天使？

（仔细看一下，在幸运之轮中那些牲畜似的变形也许只是人类正在向植物和矿物退化迈出的第一步。）

“你怕我们的灵魂落到魔鬼手里吗？”这是城里人的问话。

“不！你们根本就没有灵魂可以交给他！”



被罚入地狱的新娘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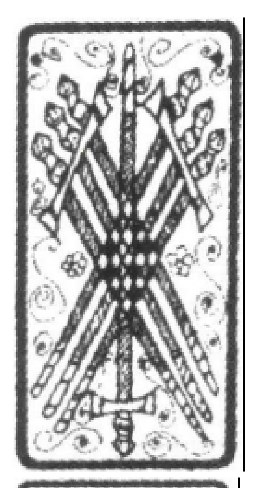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我们中有多少人能够最终以某种方式破译这故事，而没有在这些宝杯和金币的纸牌中迷了路，而这些牌都恰好是在我们最渴望事情有个明明白白的交代时被摞到桌面上的。讲故事的人感染力不强，也许是因为他的才智更倾向于逻辑严谨的抽象，而不是形象的突出。总之，我们中间有的人走了神或者在纸牌的某些对接处停下来细想，再也不能更向前进了。

比如，我们当中的一个人，一个目光忧郁的武士，忙着抓起一张模样极像他自己的宝剑男仆，还有一张大棒六，把它们靠近金币七和星辰放下，似乎想要为自己引出一竖行牌来。

对于他这个在林中迷路的士兵，星辰后面的那些牌也许意味着如同鬼火的闪光把他吸引到一片林中空地上，在那里，他面前出现了一位面色苍白的少女，她穿着睡袍，披散着头发，高举着一支点燃的蜡烛在夜间转来转去。

不管怎样，他继续从容不迫地摆他的竖




行，又放上一张宝剑七和宝剑女王。这种摆法本身很难解释，也许是代表这样的一段对话：

“尊贵的骑士，我恳求你，摘除你身上的武器和铠甲，让我来披挂上它们！”（在画面上宝剑女王身穿由护臂、护肘、护腕组成的全副铠甲，它就像一件铁的内衣一样，从丝制的洁白衣袖的绣花边露出来。）“我轻率地许身于一个我现在非常厌恶的人，他今夜会来要求我履行诺言！我觉得他会随时突然而至！我有了武装，他就不能抓获我！来吧，救救一个被人追害的女孩吧！”

不用怀疑，武士当即应允。而这位可怜的少女一旦穿上了铠甲，竟俨然一副比武场上的女王模样，神气十足。一丝淫荡的微笑使她苍白的面容焕发了光彩。

现在，又开始放上一列牌，捕捉其含义又成了问题：一张大棒二（表示岔路口，还是选择？），一张金币八（一个隐藏着的宝库？），一张宝杯六（一场爱情的宴会？）。

“你慷慨相助，自应受到酬谢。”林中之女应该是这样说的，“选择你所喜欢的奖品吧：我可以给你财富，或者……”

“或者什么？”

“……或者是我自己。”

武士的手指敲打着宝杯六：他选择了爱情。

欲知后面发生的事，我们只好发挥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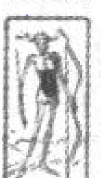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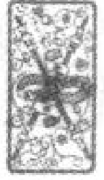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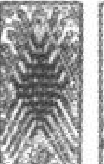
他已经赤条条的了，她也解开了刚穿好的铠甲，在青铜甲片的缝隙间，我们的英雄触到了一只浑圆、紧绷、温软的乳房，进入了铁的护腿和温热的大腿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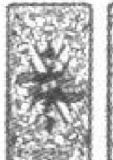
我们这位士兵性格内向腼腆，并没有在细节上浪费时间：他所能告诉我们的就是带着叹息的神色，在宝杯牌的旁边放上一张金光闪闪的金币四，好像在喊："我觉得自己进了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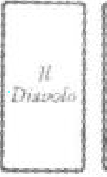
他随后放到桌上的牌的形象证实了人们对天堂之门的想像，但在同时又突然中止了情欲的放纵：这是一个长着威严的白胡须的教皇，就像首任教皇[①]现在是天国之门的守卫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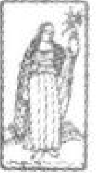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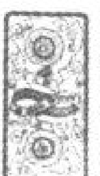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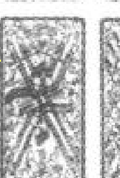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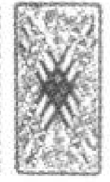
"是谁在说天堂？"树林上方天空中出现了坐在发出雷声的王位上的圣彼埃特罗："对于此人，我们的大门是永远关闭的！"

讲述者摆放下一张新牌时，动作迅速，但又掩着牌，并且以另一只手捂着眼睛，这种方式预示我们将有意料不到的情形：当他将目光从威严的天国之门低下时，呈现在他面前的那张牌将他带回到他躺在其怀抱中的那女人身上，他看到护喉甲里装的不再是恋爱中的少女的脸，不再是狡黠的笑靥和长在脸上的小巧的鼻子，而是一具骷髅的一排既无牙龈又无嘴唇的牙齿，在骨头上挖出的两个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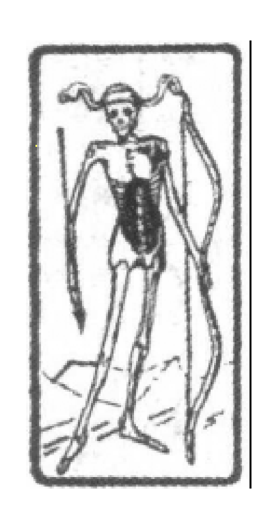










① 即圣彼埃特罗。



孔，黄色的颧骨，感到一具尸体的枯槁的四肢正与他自己的四肢交缠在一起。

这第十三张占命牌（它的名称**死亡**，并没有像其他的占命牌那样写在牌上）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出现，激起我们渴望得知故事结局的急切心情。这时放到桌上来的**宝剑十**是大天使们禁止这个受到惩罚的灵魂进入天国的屏障吗？**大棒五**是穿越树林的一道关卡吗？

到了这里，这一列牌已经与前一个讲述人早已放在这里的**魔鬼**连在了一起。

不必绞尽脑汁就能明白，从树林里走出了这个已死的约婚新娘极其畏惧的未婚夫：这就是撒旦本人，他喊道："我的美人，你已换完了桌上的牌！对于我来说，你的所有武器和铠甲（**宝剑四**）都毫无价值（**金币二**）！"将她径直带到了地下。

盗墓贼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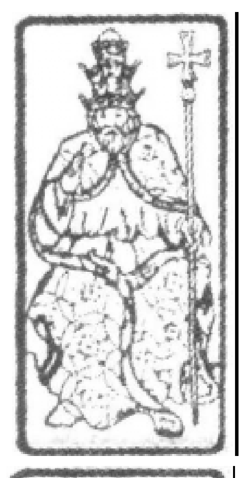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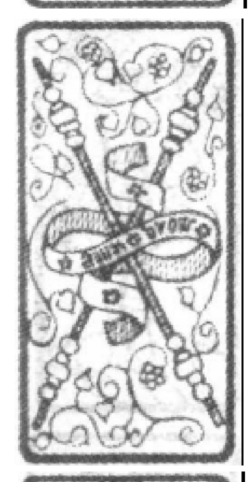


我背上的冷汗还没有干，就又得紧跟另一位同桌了，由死亡、教皇、金币八和大棒二组成的四方形似乎唤醒了他的一些回忆。他的目光围着这四张牌打转，头扭得几乎横在肩头，看得出，他实在不知从何开始。他在四方形的边缘先放上一张金币男仆，从这个形象很容易认出他的傲慢的挑衅神态，这时我明白，他也想要从这里开始讲述一些与他的经历有关的东西。

这个放荡不羁的青年，跟第十三张占命牌代表的恐怖的骷髅王国有何相干？他绝不是那类在墓地漫步沉思的人，莫非是某些无赖动机吸引着他：比如刨开墓穴，盗窃死者在生命最后的旅程中轻率地随身携带的珍贵物件……

大地上的伟人通常与他们统治地位的那些象征物一起埋葬，如金冠、戒指、权杖、闪亮的金片制成的衣服。如果这个青年确实是盗墓贼，他肯定要去墓地里寻找最显要的坟墓，例如教皇的坟墓，因为教皇们都穿着他们最豪华的法衣进人墓穴。于是，在一个没有月







亮的黑夜里，盗贼一定是借助两根棍棒（大棒二）作杠杆，撬起了坟墓的沉重的石板，然后下到了洞中。

后来呢？讲述人放上一张大棒A，并且做了一个向上的动作，好像说什么东西在生长：我一度怀疑自己猜测有误，因为这个动作与窃贼下到教皇坟墓里去的动作相矛盾。除非设想从刚刚被打开的墓穴中钻出一棵高大笔直的树木，盗贼爬了上去，一直向上，或者是他感到自己被向上带，一直到树冠，躲在茂密的枝叶中。

幸好，这个人虽然可能是无赖之徒，但他至少在讲述时不仅限于一张接一张摆出塔罗牌来（牌是上下两张成对地自左向右横向摆成两行的），而且还适当配以比划动作，简化了我们的理解任务。这样，我便能够明白宝杯十表示的是从上方看到的墓地景象，他从树的顶上往下看，一座座坟墓沿着通道在它们的基座上排列得非常整齐。而称作天使或审判的占命牌（牌上天主王位两旁的天使吹响了起床号，使墓穴的顶板打开）也许是想强调一下他像天国的居民在审判日那样从高处注视坟墓这一行为。

我们这位同桌像顽童一样在攀援，到树顶上，竟然来到一座悬在空中的城市。我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他摆出来的是世界，这是全套牌里最大的一张，画着一座漂浮在海水或云海上的城市，被两个长着双翼的裸体小

男孩托着。这座城市的屋顶直抵天穹，就像接下来的另一张占命牌巴别尔塔所已经表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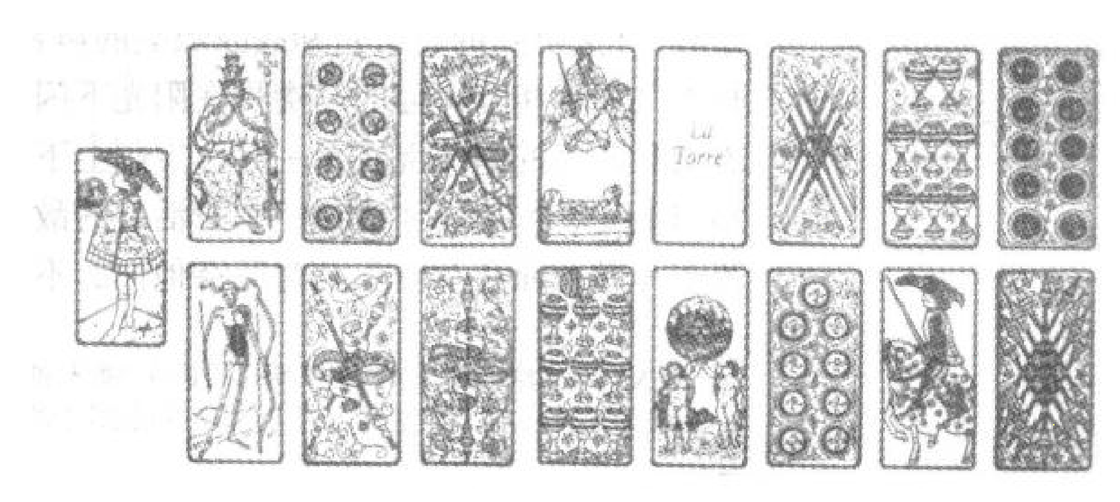
“那下到死亡之渊又上到生命之树的人,”我想像这位不知不觉的朝圣者听到的是这些话,“到了可能之城,从这里凝望一切,做出选择。”

这时，讲述者的哑语手势再也帮不上什么忙，只能靠推测想像。可以想像进入全体与部分之城后，我们这位无赖听到这样的喊话：

“你要财富(金币)、力量(宝剑)还是智慧(宝杯)? 你选择吧,快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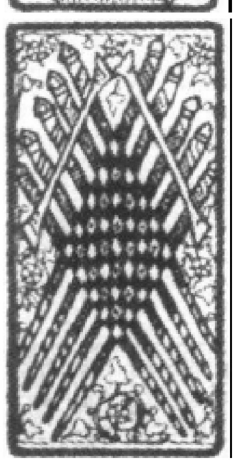
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位容光焕发身体健壮的大天使(宝剑骑士)，而我们这位同桌立即喊道:“我选财富(金币)。”

“你得到的是大棒！”这便是骑马的大天使对他的回答，这时整个城市和大树都突然消失在一片烟雾之中，在一阵树枝被折断的响声中,盗贼重重地跌落到林中的地面上。



因爱而发疯的奥尔兰多[1]的故事





现在桌面上摆出来的塔罗牌已经形成了一个四周封闭的方框，只剩中间空着，开了一个窗口。一个同桌始终专心致志，目光游移地俯身看着这个窗口。他是一位身材高大的武士；他沉重地抬起双臂，仿佛它们灌满了铅，缓缓地转动着头，似乎是思想的重负压伤了他的颈项。肯定有一种深重的沮丧埋在这个大兵的身上，而他在不久前应该还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战争霹雳。

那能够在单独一幅画像中描绘他雄武善战的过去和忧郁沮丧的今天的形象就是宝剑国王，他把它放到方框的左边，靠近宝剑十。立刻，我们的眼睛仿佛被战斗卷起的沙尘所遮蔽，耳朵听到的是军号和战鼓嘹亮的声音，长矛飞舞，相互碰撞的马嘴将在阳光下闪动着七彩光亮的泡沫混在了一起。宝剑上下挥动，时而劈杀，时而拦挡，一小股活着的敌人跳上马鞍，而在重新下马时等待他们的不是

① 意大利诗人路多维科·阿里奥斯托的长诗《疯狂的奥尔兰多》的主人公，也就是法国古代史诗《罗兰之歌》中的罗兰。

马匹，却是坟墓，在这一圈人当中的正是查理大帝的十二武士之一奥尔兰多在挥舞着他的宝剑都林达纳。我们认出他来了，他用粗壮的手压在每张纸牌上，支离破碎地向我们讲述他的故事。



现在他指着宝剑女王。画上的金发女子在锋利的剑刃和冰冷的铁甲之间，露出那种难以捕捉的性爱游戏的微笑。我们认出她就是为了摧毁法兰克的军队而从契丹[①]来的女巫安杰丽卡，我们并且深信奥尔兰多伯爵依然深爱着她。



在她之后展开一片空白，奥尔兰多放上一张大棒十。我们看到森林很不情愿地为这位剑术冠军让开一点缝隙，柏树的针叶竖立着，好像豪猪的皮刺；橡树鼓起它们树干肌肉隆起的胸膛，山毛榉把树根从土里拔出来，以便阻挡他的步伐。整个森林似乎都在对他说："不要去！你为什么离开金属的战场，这个充满着不稳定和明确性的王国，离开符合你本性的，你能靠着摧毁和杀戮来显示你的杰出才干的厮杀，而要到这片缠纠人的绿色的自然中，在连续不断的陷阱中冒险？爱情之林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奥尔兰多！你正在追赶一个自己的敌人，对她的诱惑你没有任何自卫的盾牌。忘掉安杰丽卡吧！回去吧！"

---

① 西方人古代所称的"契丹"，是指包括中国在内的蒙古统治地区。





奥尔兰多当然不屑听从这些劝告，他眼前看到的只有一个幻象：即现在他刚放在桌面上的第七张占命牌所表现的，也就是马车。以鲜艳的釉彩绘制我们这副塔罗牌的那位艺术家，在马车的驾驶座上安放的不是人们在最普通的牌上看到的国王，而是一个穿着东方的女巫或女君王服装的女子，她执着两匹长翅膀的白马的缰绳。奥尔兰多的疯狂的想像表现为安杰丽卡在林中的神奇的庄严行进，他所追赶的是比蝴蝶足迹还轻的飞蹄的踪迹，而在相交互缠的树丛中作为他方向指导的印迹则是树叶上的一层金粉，就如同蝴蝶落下的粉末一样。

他好可怜啊！他还不知道在树林的极深处，一番温柔而恼人的激烈爱情正将安杰丽卡和梅多洛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要向他揭示这一幕，就需要爱情这张牌，和我们的艺术家给画中的两个情人的目光中添加的表示渴望的忧郁神情。（我们开始明白，带着那双粗壮的手和迷惘的神情，奥尔兰多从一开始就把这副塔罗牌里最美的那几张为自己留下，任随其他人用宝杯、大棒、金币和宝剑去结结巴巴地讲述他们充满周折的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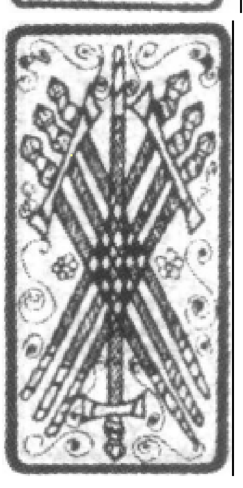
奥尔兰多终于看清了事实真相：在这个女人气十足的树林潮湿的深处有一座厄洛斯[1]庙，那里看重的是别的价值，它们与他的

[1] 希腊神话中的爱神，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丘比德。

宝剑都林达纳决定的价值不同。安杰丽卡的心上人并不是骑兵队的一位杰出的指挥官，而是一个像女孩子一样苗条、漂亮的年轻随从，他的夸张的形象就出现在接下来的牌中：**大棒男仆**。







那对情人私奔到哪里去了？不论他们去了哪里，能够为这位勇士的铁手提供线索让他把握的东西都太单薄太渺茫。当对自己的希望的结局再无丝毫怀疑时，奥尔兰多做了一些胡乱无理的动作：拔剑出鞘，刺马狂奔，将腿伸进马镫里。后来，有什么东西在他体内断裂、跳跃、燃烧、熔化，突然一下，理智的光在他心中熄灭了，他坠入黑暗之中。

现在，横穿四方形窗口的牌的桥已经达到了正对着的那一边：到了**太阳**的旁边。一个飞行而逃的小男孩带走了奥尔兰多的智慧之光，飞翔在正被异教徒攻击的法兰西大地之上，飞翔在撒拉逊人的两桅帆桨战船队正肆无忌惮地破浪航行的海上，而基督教世界的这位最勇武强悍的英雄却因精神错乱而迷迷糊糊地躺着。

结束这一行牌的是**力量**。我闭上眼睛，没有勇气看这朵骑士之花变成一场如同飓风或地震一样的盲目的大爆炸。就像当初回教徒军队被他的都林达纳一挥而尽一样，现在他挥舞着大棍杀戮那些在侵略的混乱中从阿非利加来到普罗旺斯和加泰罗尼亚海湾的猛兽；一件由黄褐色、杂色带斑点的猫科动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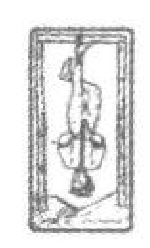



皮形成的大氅覆盖着经他走过而变得空旷的田野：小心翼翼的狮子，长腿的虎，身躯灵敏的豹子都没能在这场大屠杀中幸存。接下来大概就要轮到大象、犀牛和河马，眼看一层厚皮动物的皮就要使干燥粗糙的欧罗巴增厚。

讲述者那钢铁般顽强的手指移到开头，也就是从左边开始解读下一行。我看到（也听见）**大棒五**中被这个着了魔的人连根拔起的橡树树干的折断声，我痛惜都林达纳在**宝剑七**中被遗忘而吊在树上，无所作为，我责备**金币五**中的对能量和财富的浪费（这张牌被及时添加在空白处）。

他现在正在放的牌是**月亮**。一种寒冷的反射光在黑暗的大地上闪烁。一个神情痴呆的女神将手举向天空中那金色的镰刀，仿佛是在弹奏竖琴。其实琴弦已断，悬在弓上：月亮是一个战败的星球，而获胜的地球则是它的囚徒。奥尔兰多走遍满是月光的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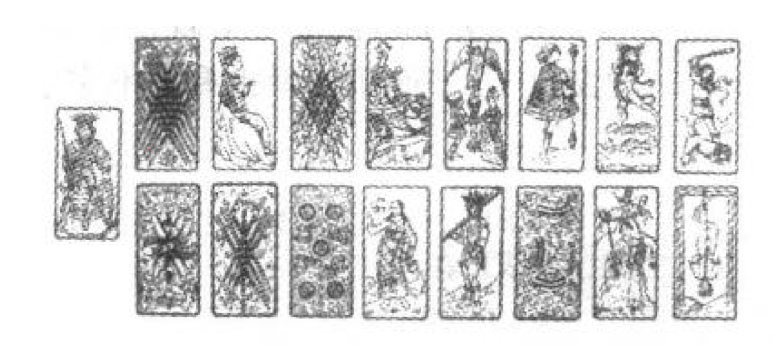
随后很快就摆在我们面前的牌**疯子**，在这时就格外有说服力。绝大部分的狂怒目前已经宣泄掉了，大棒像渔竿一样扛在肩头，人瘦得像副骷髅架子，衣衫褴褛，没了盔甲，头上满是羽毛（头发里混杂着各种东西，鹈羽、栗子壳、假叶树刺、吸吮着他失灵的大脑的蚯蚓、蘑菇、苔藓、虫瘿、萼片，等等），现在的奥尔兰多已经降到了各种事物的混乱的中心点，在塔罗牌的方形的中心和世界的中心，处在一切可能顺序的交叉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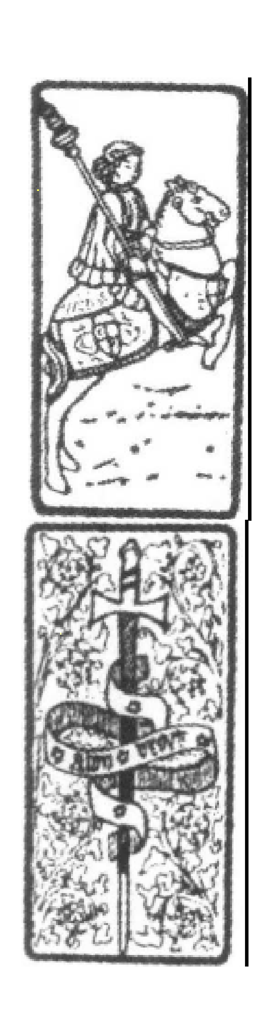
他的理智呢？宝杯三让我们想起他的理智是在“迷失的理智的山谷”里藏着的一口细颈瓶中，可既然牌上画着一个横倒的杯子在两个直立的杯子之间，可能连那个寄存处里也没有保管着他的理智。

这行牌的最后两张早已在桌面上：第一张就是我们已见到过的正义，女神上方的装饰画中画着骑马飞奔的骑士。意味着查理大帝军队的骑兵们跟踪他们的勇士的足迹，护卫着他，不放弃让英雄的宝剑再度为理智与正义而效劳的努力。那么，手持宝剑与天平的那位金色头发的正义女神又是理智的化身，他无论如何要与她算清账？这个故事的理智是不是潜藏在凌乱的塔罗牌的偶然组合之下？或者他想告诉我们，不管他如何游荡，人们后来还是抓住他，把他，奥尔兰多，捆起来，把他拒绝接受的理智重新塞进他的咽喉？

在最后一张牌中人们看到这位武士像倒吊者被吊着。他的面色终于变得平静开朗，目光清澈，甚至超过当初理智健全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就让我这样吧，我已走遍四方，我已经明白了。世界应该颠倒过来看，这样一切才清楚。”



阿斯托尔福[1]在月亮上的故事



关于奥尔兰多的理智，我很想多搜集些其他见证，特别是从那个将奥尔兰多的理智恢复作为自己的责任和对自己的机智的考验的人那里得到证据。我真希望他——阿斯托尔福——就在我们中间。在尚未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同桌就餐者里，有一个人轻盈得像个机灵的小伙子，他不时扭动着并发出颤音地跳起来，好像他自己和我们的失音反倒成了他开心寻乐的难得机会。我仔细观看他，发现他很可能就是那位英国骑士，于是将整副牌中我认为最像他的那张递过去，明确地邀请他讲述。那张牌是饰着羽毛的欢快的大棒骑士。这个小伙子微笑着伸出一只手，不是接牌，而是用食指在拇指上弹了一下使牌飞起来。牌像风中飘动的一片叶子，朝着四方形牌阵的下方落在桌上。

在四方形牌阵的中心现在已不再有开着的窗口了，未使用的牌也剩下不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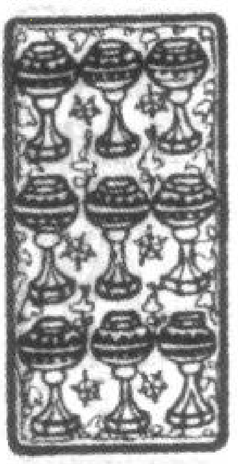
---

① 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尔兰多》中，阿斯托尔福为奥尔兰多的表兄弟。

英国骑士拿起一张宝剑A,(我认出是一直挂在一棵树上未派用场的奥尔兰多的都林达纳),使之靠近皇帝(端坐着的白胡子老人代表智慧过人的查理大帝)所在的地方,好像准备沿着那竖行牌向上行以讲述自己的故事:宝剑A、皇帝、宝杯九……(因为奥尔兰多长期不在法兰克人的军营,阿斯托尔福被查理国王召来并被邀请与国王一起参加盛大宴会……)。接着是半身褴褛半身裸露,头上插满羽毛的疯子,还有在柱端俯视着一对恋人的长着翅膀的爱情之神。("阿斯托尔福,你当然知道,我们骑士的王子、我们[1]的侄子奥尔兰多现在没有了能使理智的人和牲畜区别于疯狂的人和牲畜的光明,疯疯癫癫地在树林里跑来跑去,浑身粘满了各种羽毛,只对飞禽的鸣叫应答,好像其他语言都根本听不懂。倘若让他沦落到如此地步的是对基督教苦修、对自我屈辱的虔诚的曲解,那么为灵魂的尊严而对肉体进行折磨与惩罚就不算糟糕,因为这样造成的损失也许可以靠精神上的优越来加以平衡,我们即使不得以此炫耀,也可不必羞于谈论此事,最多是略略低一下头而已。可惜,糟糕的是致使他疯狂的是爱神厄洛斯,是异教神,这个神愈是受压抑就愈能破坏……")

这一行牌接下去是世界,牌上可以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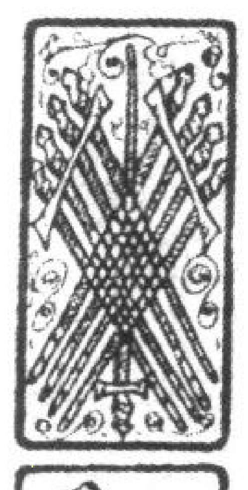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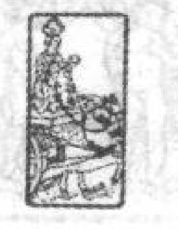






① 欧洲的君主在自称时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实即"我"。



一个周围有圆圈防护的城市，“巴黎仍在其防御工事的环护之中，但已经连续数月遭受撒拉逊人包围，”塔极形象地表现了因热油泼洒而使敌人的尸体从碉堡的斜坡纷纷坠落的场面和正在使用的攻城机械；皇帝只需要一张最后的牌宝剑九来这样描述军事态势（也许查理大帝本人就是这样说的：“敌人逼近蒙马特尔山和蒙巴纳斯山脚，突破了梅尼蒙坦特和蒙特罗利奥，在德菲纳门和利拉门点起了大火……”），为的是最终强调一个希望（正如皇帝在讲话结束时不得不说的：只有我们的侄子能率领队伍突破这铁与火的重围。去吧，阿斯托尔福，去寻回奥尔兰多的理智！无论他把它丢在何处，一定把它找回来，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快跑吧！快飞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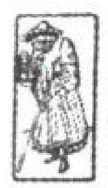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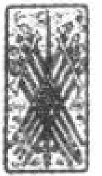
阿斯托尔福应该怎样去做呢？他手上还有一张好牌：那张叫做隐士的占命牌。隐士在牌上被画成一个手拿计时漏壶的驼背老头，一个可以让不可逆转的时间颠倒过来，并很早就能预知未来的预言家。阿斯托尔福于是便找这位智者或巫师打听何处能够找回奥尔兰多的理智。隐士读着漏壶中沙粒的流动，而我们也都急切地读着故事的第二列牌，它就在左边，从上到下：审判、宝杯十、马车、月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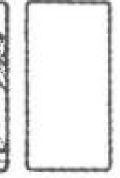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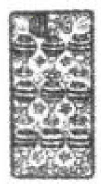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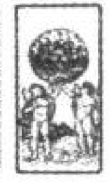
“你得上天去，阿斯托尔福！”（天使般的占命牌审判表示一种超人的飞升）“去月亮上的白色荒原，那里有一处一望无际的仓库，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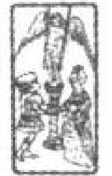
排列成行的细颈瓶中(如宝杯十所示)保存着人们没有经历过的历史，曾经敲过意识之门随后又永远消失的思想，在组合游戏中可能被抛出来的粒子，可能达到却永远达不到的解决办法……"

要上月亮（占命牌马车带给我们的是虽多余但富有诗意的消息),求助飞马或半鹰半马这类混合物种已是惯例，仙女们在她们的金色马厩里喂养这些动物为的就是给它们套上双轮或三轮车。阿斯托尔福有了飞马，跨上马鞍,在空中驰骋。新月向他迎面而来,他滑翔着。(在塔罗牌里,月亮被画得比在仲夏的夜里乡村演员在戏剧《皮拉莫与提斯贝》[1]中描述的明月更柔和,但同样寓意简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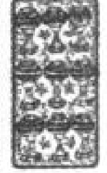
接下来，正当我们等着对月球世界做一番更详尽的描述,来了幸运之轮,它任我们漫游在那种古老的幻想中，那种幻想认为月亮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在那上面，驴子是国王，人是四条腿的，少年统治着老人，梦游者掌舵,市民像大转轮里的松鼠般旋转着,还有人的想像力所能拆乱和重新编排起来的其他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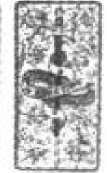















① 皮拉莫和提斯贝为两个巴比伦青年,二人相爱,但平时只能通过两家之间的墙上的缝隙互通情愫。后二人约定会面私奔。提斯贝先到约会地点,等待之中,来一狮子,提斯贝吓得躲藏起来。刚刚吃过猎物、满口是血的狮子将她逃走时不意丢下的围巾撕碎而去。皮拉莫来到时,见到碎围巾和血迹,以为情人已被猛兽杀死,便绝望而自杀。提斯贝随后来到,见情人已死,便用情人自杀所用的匕首自杀殉情。故事见奥维德《变形记》。

种各样的荒诞事物。

阿斯托尔福登上月球，在这个无理之物构成的世界中寻找理智，而他本人就是位无理的骑士。从这个由诗人们的胡言乱语虚构的月球上能带回什么合乎地球的常规的智慧吗？骑士试着向他遇到的第一个月球居民求问，也就是第一张占命牌里所画的人物，巴尕托，其名称和形象所表示的意义正好相反，但根据他拿在手中似乎正在写东西的羽毛笔来看，它在这里又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诗人。

在月球的白色原野上，阿斯托尔福遇见这位诗人，他正聚精会神地篡改着八行体诗的脉络、情节、原理和非理之言。如果此人就住在月球中，或者曾经住过那里，就像去过月球的最深邃的核心一般，他就会告诉我们它是否真正拥有各种言语和事物的通用韵文手册，它是不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与没有意义的地球截然相反。

“不，月亮是个荒漠！”根据落到桌上的最后一张牌金币A光秃秃的圆周来判断，诗人是如此回答的，“从这个干燥的球体产生了各种论说和各种诗歌；而任何穿越森林、战斗、宝库、盛宴和洞房的旅行都把我们带到这里，这个空洞的视野的中心。”


La Torre
Il Diavol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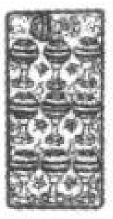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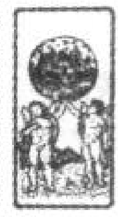
其余的所有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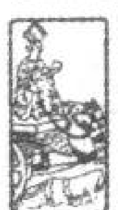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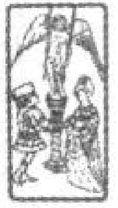
现在，整个方阵已完全被塔罗牌和故事所填满。这一套牌都摆上了桌面，而我的故事还没有讲呢。我无法在其他故事的纸牌中辨认出我的故事，因为它们已经交错穿插得非常复杂了。事实上，一个一个破译这些故事已经使我一直到此刻都忽略了最突出的讲述方式,即每个故事都与另一个故事相对,一个同桌摆出他的牌行后，另一个则从其尾端反向引出自己的另一个故事。因为从左向右或从下向上讲述的故事，也可以被从右向左从上向下地解读,反过来也是如此;同样的牌出现在另一行不同的序列中往往变换其意味，而同一张塔罗牌又同时被从东南西北四个基本方位开始讲故事的人所使用。

当阿斯托尔福开始讲他的经历时，我们中间最漂亮的贵妇之一以金币女王的那个多情女人的侧面形象代表她自己，已经将这张牌放在他故事终点的隐士和宝剑九旁边，这两张牌对她有用，因为她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她去找一个预言家，想知道使她被困他乡多年的这场战争会有怎样的结局，而审

判和**塔楼**则给她带来消息说众神早已裁定了特洛伊的衰亡。实际上，那个修筑了碉堡工事的被围之城(**世界**)在阿斯托尔福的故事里是让摩尔人垂涎欲滴的巴黎，在她看来则是特洛伊，这个长年战乱的始因。那么回荡着歌声和齐特拉琴声的盛宴(**宝杯十**)就是阿凯亚人[①]为攻陷该城那个期盼已久的日子准备的宴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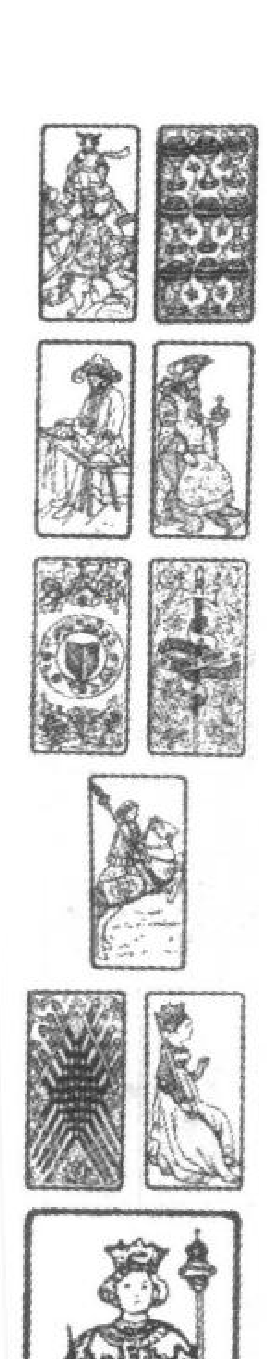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另外一位女王(就是那位乐于助人的**宝杯女王**)也开始了她自己的故事，在她行进的道路上正好与奥尔兰多的故事逆向进展，从**力量**和**倒吊者**开始。这位女王看到一个凶悍的匪徒（至少画面是如此向她描述的)在**太阳**下被倒吊在一架刑具上，而这是**正义**的判决。她对此人产生了怜悯之心，走上前给他水喝（**宝杯三**)，发现他是一位聪明机灵又彬彬有礼的青年(**大棒男仆**)。



占命牌**马车**、**爱情**、**月亮**和**疯子**（曾经用来表现安杰丽卡的梦想，奥尔兰多的疯狂和飞马的旅程）现在在预言家向特洛伊的海伦做的预言和同时被另一位女王讲述的故事之间产生了争论。预言说：“一位乘马车的女人，一个女王或女神会随着胜利之师进城，而你的帕里斯则为她而陷入情网。”这使得墨涅拉俄斯的与人通奸的美丽妻子[①]身穿贱人

① 阿凯亚为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北部一地区，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人主帅阿加门农即阿凯亚地区的阿尔戈斯国之国王，此处以阿凯亚人代指希腊军队。



的衣服，只由一个宫廷弄臣陪同着，趁着月光逃出被围困的城市。而另一个女王用这些牌讲述她如何爱上了一个囚徒，趁夜解救了他，让他乔装成流浪汉去密林深处，自己则乘着王室马车赶去与之相会。

两个故事接下来都朝着它们的结局进行着：海伦到了奥林波斯山（**幸运之轮**），参加了众神之宴（**宝杯九**）；那位女王在林中（**大棒十**）苦苦等待被她解救了的男人，直到天上出现金色的晨光（**金币**）。前者向着至高无上的宙斯（**皇帝**）最后说道："请对那位目前在奥林波斯山这里，不再双目失明，与永生的众神坐在一起，把古代的诗句写进当代的诗歌中，让后人传诵的诗人[2]说，这就是我向众天神（**宝剑A**）所乞求的唯一恩赐（**金币A**），让他在关于我的命运的诗中这样写：在帕里斯背弃她之前，海伦就在特洛伊木马（**大棒骑士**）腹中委身于攸利西斯！"后者的命运也很清楚，她听到一位统领着一支军队迎面而来的光彩照人的女武士（**宝剑女王**）对她喊道："黑夜的女王，你解救的是我的男人，准备作战吧，天亮之前，在林中的树木之间与白昼之军的战斗是不会结束的！"

在此同时，还应记住**世界**这张牌所代表的被围困的巴黎和特洛伊，这张牌也曾是盗

---

① 海伦是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之妻，与来访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私奔到了特洛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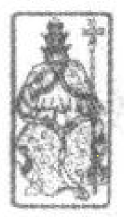
② 指荷马。

墓贼故事里的天国之城，但在一个以**大棒国王**结实、欢快的脸庞代表自己的同桌的故事中，它又变成了地府之城：他在穿过一片魔林后得到一根具有非凡神力的大棒，跟上了一个持黑色武器并吹嘘自己财富的陌生武士（**大棒、宝剑骑士和金币**）。二人在一家旅店里（**宝杯**）发生口角，那位神秘的旅伴决定亮出城市权杖（**大棒A**）。大棒之战的形势对我们的同桌有利。于是陌生人对他说："现在你就是死亡之城的主人。要知道你战胜了不连贯性之王。"说罢，他摘下面罩，现出真相（**死亡**）：一副黄色的鼻部塌陷的骷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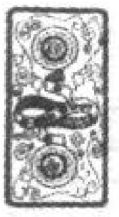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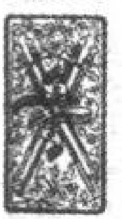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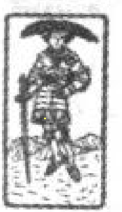


死亡之城关闭了，再也没有人会死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开始了：人们挥金如土，花天酒地，相互挥剑格斗却决无损伤，从高塔上纵身跳下竟安然无恙（**金币、宝杯、宝剑和塔楼**）。公墓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用途，在天使和上帝吃惊的目光注视下（**审判**），活人居住的墓地里享乐者们纵情狂欢。突然，一声训令很快又响起："重新打开死亡之门，或者让世界变成一个遍野干枝的荒凉世界，变成一座寒冷的金属堆积成的山！"我们这位英雄跪在震怒的教皇面前表示遵从（**大棒四、金币八、教皇**）。





"那个教皇是我！"另一位同桌好像在喊，手里拿着一张**金币骑士**，以蔑视的神态丢下一张**金币四**，好像是要表明他放弃了教廷里的富贵豪华，去为战场上垂死的人们送去



临终安慰。由宝剑十紧跟着的死亡于是就代表着众多躺在地上的残缺的尸体，教皇心惊胆战地在它们中间走来走去，这两张牌正处在一个故事的开头地方，在那个故事里表示过武士与尸体的恋爱的那些牌，已经被用另一种编码来解读，这样一来，大棒、魔鬼、金币二和宝剑这个排列就让人想到教皇面对这血腥屠杀的场面心生疑问："为什么你允许这样，上帝啊？为什么让你的这么多生灵遭受灭绝？"树林里面的一个声音回答："是我们两个在分管世界（金币二）与灵魂，而不只是他一个人[1]可以允许或不允许什么！他也得跟我算账才行！"

这一行最后的宝剑男仆明确示意在这个声音之后便有一位神气傲慢的骑士出现："你认得我就是反对之王，我会让世界笼罩着和平（宝杯），我会开创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这个标志早就提醒我们，另一方已被这一方所战胜！"教皇在用相互交叉的两条大棒（大棒二）迎击骑士的同时，大概是这样说的。

或者是这张牌指示着一个岔路口："有两条路，你选择吧！"敌人说。正在此刻，岔路口当中出现了宝剑女王，（此牌曾经代表过女巫师安杰丽卡，被打入地狱的美人和与黑夜女王格斗的女武士，）厉声喝道："你们都站住！

① 指上帝。




你们的争论毫无意义，要知道我是快乐的摧毁女神，主宰着世界上的摧毁和不断的再重建。”在大屠杀中，纸牌不断重新组合，灵魂也没有比肉体更好的命运：起码肉体能在墓穴里得到休息。一场无休无止的战争搅乱整个宇宙，直至苍穹的星辰，无论是灵魂还是原子都不能幸免。当一间暗室被一束光线穿透时，卢克莱修在空气中悬浮的金色尘埃里观察着不可触知的微粒进行的战争[①]，侵略、攻击、旋转、忙碌……（宝剑、星辰、金币、宝剑）。

当然，我的故事，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也肯定包含在这些纸牌的交错摆放之中，只是我无法将它从众多的故事中分辨出来。森林、城堡和塔罗牌把我引导到这个终点上：我丢失了自我的故事，把它混在了由众多故事构成的那团尘埃中，得到了自我的解脱。我所剩的就是顽强地补齐、结清账目，并使之变得有利。我还须将这个方阵的两侧从反方向走通，我固执地向前走，为的是不让事情半途而废。

招待我们的城堡主兼饭馆老板不能不赶紧讲他自己的故事。我们假设他是宝杯男仆。一个不寻常的客人（魔鬼）来到他的客栈兼城堡。对某些顾客，最好不白白奉送饮料，

① 见卢克莱修《物性论》第二卷。







可是，当被要求付款时："店老板，你的饭馆里一切都互相混杂着，葡萄酒和命运，……"来客说。

"阁下不满意我的酒吗？"

"满意极了！唯一能赞赏这一切的交错和模棱两可的就是我。所以我要赏你的东西要远远多于两枚金币(金币二)！"

在这时，第十七张占命牌星辰不再代表心灵、从坟墓中出来的新娘或苍穹中的一颗星，而仅仅是一个被派收账的女仆，她双手光灿灿地捧满金币回来，大声喊道："你们知道那位先生做了什么吗！他把一只杯子(宝杯)往桌上一倒，就使一条金币之河流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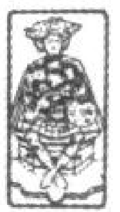
"这是什么魔法？"饭店老板兼城堡主惊奇地问。

那位陌生的顾客已经走到了门槛，"在你的杯子中间，有一只表面看起来同其他杯子一样，其实是一只魔杯。你用这个礼物做我喜欢的事吧，不然的话，我们是作为朋友相识的，我却会作为你的敌人再回来！"说完，就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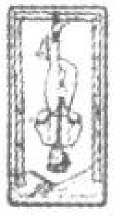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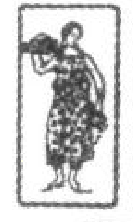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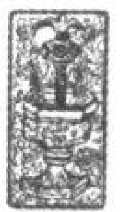
城堡主想了又想，决定装扮成变戏法的人到首都去，靠炫耀叮当作响的金币以谋得权势。于是，巴尔托(我们已经见过他充当靡菲斯特或诗人)又成了店老板兼江湖骗子，梦想着靠宝杯的魔术变成皇帝，而大轮(不再是黄金磨、奥林波斯山或月球世界)则代表着他要使整个世界颠倒过来的念头。

他上了路。而在林中……这里需要将**女教皇**这张占命牌重新解释为一位大祭司，她正在林中主持一场典礼仪式，她对这个长途跋涉的步行者说："把那个被盗走的圣杯还给酒神的女祭司们吧！"塔罗牌里称做**缓和**的占命牌上被酒沾湿衣服的赤脚少女和**宝杯A**牌中的精心绘制的宝杯兼祭坛也是被这样解释的。



这时候，一直给我们斟酒的那位不是勤快的女店主就是殷勤的城堡主妇的胖女人，也用三张牌开始了她的故事：**大棒女王**、**宝剑八**、**女教皇**，并让我们明白**女教皇**又代表一位女修道院院长，我们的女主人公当年是那里的一个娇弱的寄宿生。为了战胜由于战争迫近而笼罩着修女们的恐惧感，她向院长提出："让我去跟侵略军的指挥官决斗吧（**宝剑二**）！"


原来，这位年轻的寄宿生竟是一个颇有经验的剑手，正如**正义**所再次表现的，在晨曦中的战场上，她光彩夺目地出现了（**太阳**），庄严秀美，乃至应战参加决斗的王子（**宝剑骑士**）一见倾心。在新郎父母（**金币女皇与国王**）的王宫里举行了盛大婚宴（**宝杯**），但他们脸上充分表现出对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媳的不信任。新郎刚刚起程外出（**宝杯骑士离开**），狠心的公婆就收买（**金币**）了一个刺客，要他把新娘带到森林里（**大棒**）杀掉她。于是在这里，暴怒者（**力量**）和**倒吊者**表示的是同

一个人，也就是刺客，他向我们的女英雄扑来，但片刻之后就被强健的女斗士给倒吊了起来。

女英雄逃脱了陷害，便穿起了女店主或城堡女仆的服装，正如我们现在既从她本人，又从她在占命牌缓和里给人们斟着极其纯正的葡萄酒（正如宝杯A的酒神主题所肯定的）的形象上看到的。现在，她正在把一张供两个人进餐的桌子摆放妥当，等待着她的新郎归来，监视着这片林中每个枝叶的动静、这副塔罗牌每张抽出的牌、这些相互交织的故事中的每个戏剧性场面，直到整个游戏终了。于是，她的双手打乱所有牌，洗了又洗，又重新开始做游戏。

命运交叉的饭馆



饭　　馆

我们从外面的黑暗中来，不，是走进，外面是一片昏暗，这里则看得见一点东西，在烟雾中，光是雾蒙蒙的，也许是烛光，但能看清各种颜色：在白色之上，木板之上，有黄色、蓝色，众多彩色的斑点，红色的，也有绿色的，带着黑色的边框，画在散落在桌面上的白色长方形上。有大棒，就像方才外面那些浓密的枝条、树干和树叶；有宝剑，它们曾经从茂密的枝叶中向我们突然劈刺，它们也是我们在黑暗中陷入的埋伏，幸好最终看到一缕光线，一扇门，那里有闪闪发光的金子，也有宝杯，此刻桌上放着杯盘，盆里盛着热气腾腾的汤，壶中灌满着酒，我们平安无事，但还惊魂未定。我们能够讲述自己的故事，也会有东西要说，每个人都想要向别人讲述他的遭遇，他正好在黑暗中在寂静中亲眼看到的事，这里现在一片嘈杂声，当我想要让别人听我说话时，我却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我的喉头发不出声来，我不发声，也听不到别人的声音。听得到各种其他声音，说明我根本没有失聪，杯盘碰撞，酒瓶开启，勺子触盘，咀嚼和打嗝，声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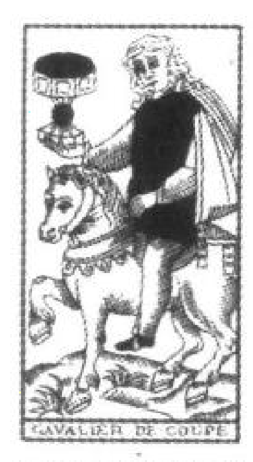
入耳。我做着手势想告诉大家我失去了言语，而其他人也正做着同样的手势，他们也哑了，我们都在林中丧失了言语，现在都围坐在这张桌旁，不分男女，不论穿着好坏，都惊恐不安，甚至害怕互相看。无论老幼，大家都是一头白发，我在一面镜子，也就是一张纸牌中照见自己，发现自己也因万分惊恐而使满头黑发全都变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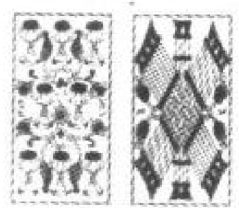
现在我怎样讲述？我失去了言语，也许还失去了记忆；我怎样回忆起外面有过什么，而一旦回忆起了，又怎样找到言语来讲述回忆起的一切？那些言语我怎样才能发出它们的音来？我们所有人都像猴子一样，在试图靠动作、靠脸部表情让别人理解自己。幸好这里有桌上这副塔罗牌，是最普通的那种牌，也就是人们所称的马赛牌，也叫做贝尔加莫牌、那不勒斯牌或皮埃蒙特牌，随你们怎么称都行，反正即便不完全一样也是互相近似。在乡村的饭馆里，在吉普赛女人的围裙里，这类牌到处可见，画面的线条清晰、粗犷，但其细小之处往往出人意料，甚至令人费解，好像那个在木头上雕刻图案模型的人用他粗糙的大手根据复杂的范本临摹了它们，精细地制作了它们，天知道他对这门技巧懂得多少，恐怕他在用那弧口凿雕刻模具时根本就不明白正在刻画些什么，然后便糊里糊涂染上墨，草草印成了事。

我们所有人都动手取牌，某张与其他的

图像排列成行的图像，让我回想起把我带到此地来的故事，我试图弄清楚我都遇到些什么事，并向其他人展示出来，而他们也都在那些纸牌中寻觅着，用手指向我指点着这张或那张图像，结果是一团混乱，人们彼此争夺着他人手中的牌，然后又都把牌散在桌面上。

犹豫不决者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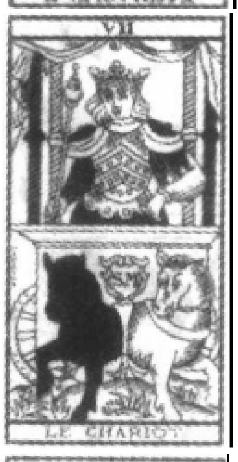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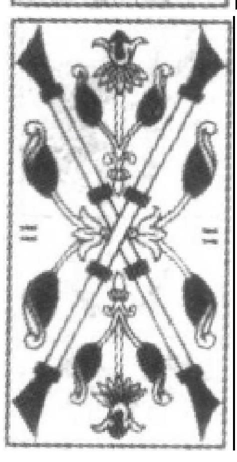
我们中间有一个人翻出一张牌，把它拿起来，像照镜子一样看了看。说实话，这张宝杯骑士完全就像是他。不仅是在面容上，神情焦虑，一双因惊吓而圆睁的眼睛，披到肩部的已经变白的长发，这一切都表现出相似；还在那双手上，他在桌上移动着它们，仿佛不知将它们往何处放，而在画中形象上则右手擎着一个过于巨大但在手掌上平稳放着的杯子，左手指尖勉强拉着缰绳。还有那匹马的那副样子告诉人们它摇摇欲坠的境况：说明它不能在这移动着的地面上站稳脚跟。

年轻人在手中所遇的所有那些牌里找到那张牌，好像觉得它有什么特殊意义，把它放到桌上，似乎要一张一张地把纸牌摆成一行。他将那张占命牌——根据地方不同，人们又称它为爱情，或情人，或情侣——和一张宝杯八、一张大棒十放下来时，脸上表露出的忧伤神情令人想到的是一件爱情，它使得他离开热闹的宴席，到林中去散一下心。或者是离开自己的婚宴，在新婚之日去作林中之鸟。

也许在他的生活中有两个女人，他无法做出选择。图画就是这样表现的：他那时还是一头金发，夹在两个相互竞争的女人中间，一个抓着他的肩膀，用贪婪渴求的目光盯着他；另一个则扑到他身上，娇滴滴地扭动着身子，而他则不知该转向谁。每当他决定其中一个适合作他的新娘，认为完全能够放弃另外一个时，却又不得不失去这一个，因为他发现自己还是更喜欢另一个。在他思想的往复过程中，他所能做的唯一的固定点就是他如果不属于这一个，也就是不属于另一个，因为任何选择都有其反面，也就是放弃，所以在选择与放弃这两种行为之间也就没有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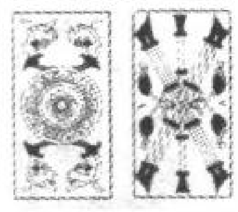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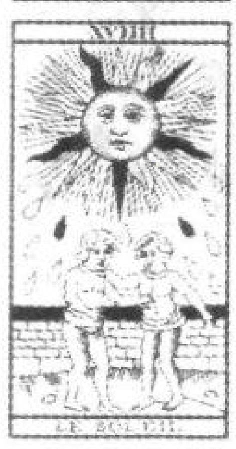




只有一趟旅行能将他从这个死胡同里解救出来：年轻人此时放到桌面上的牌当然应该是马车：两匹马拉着装饰豪华的车厢行驶在林中崎岖的路上，缰绳放松着，因为他习惯于放马自己走乃至在每个岔路口都用不着他选择方向。大棒二标志着两条路的岔道口，两匹马一匹向左拉，另一匹向右拉，两个车轮被画得张了开来，好像与道路的方向垂直着，这表示车停止不动了。或者说，即使车在动，也如同不动一样，就像很多人，面前突然呈现数条最平坦、最快速的道路，或是从高架桥上飞越山谷，或是穿过花岗石的山体，让他们可以自由地去到任何地方，而且去哪里都同样自由自在，这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看见他在牌上被印成一副貌似果断主宰自我的







样子，俨然一个成功的车辆驾驭者；然而他的灵魂深处却自相矛盾着，就像他斗篷上带着的那两副目光各异的面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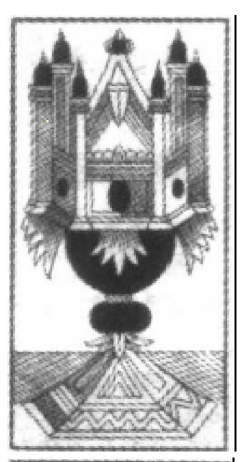
为了决定走哪条路，只能靠抽签来定：**金币男仆**表现的是这个青年正把一枚金币向空中抛起，哪面向上，人头还是十字架？也许哪面都不是，金币滚啊滚啊，最后竟直立着插在两条道路当中的一棵老橡树下的一丛灌木里。年轻人用**大棒A**肯定是想告诉我们，他实在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继续走，就只好走下车来，爬上那棵疙疙瘩瘩的树干，爬上那些枝杈，而枝杈还继续以它们不断的分歧使他遭受选择的痛苦。

他至少希望在从一根树枝攀向另一根树枝的过程中，能看得更远些，弄清眼前的两条路通向何方；可是，他下面的枝叶实在太繁茂稠密，几乎使他看不到地面。而如果他举头向树顶望，**太阳**又刺花他的眼，耀眼的阳光让那些背光的树叶都闪动着五光十色。不过，还应该解释一下牌面上那两个孩子代表什么：也许是想说在往上面观看时，年轻人发现原来树上不止是他一人，两个小顽童早已在他之前就爬上了更高的树枝。

他们似乎是一对双胞胎：一模一样的两个赤足的金发少年。也许小伙子这时开口问："你们两个在这里干什么呢？"或者问："这里离树梢还有多远？"那对双胞胎做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动作，指着某个东西，回答他说

在阳光下，可以看到远处一座城市的城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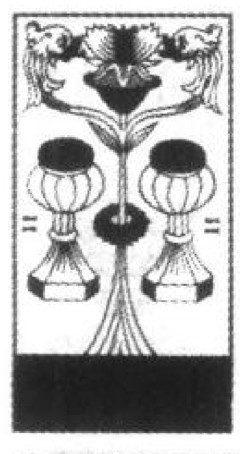
与这棵树相比较，城墙在什么方位呢？宝杯A正好代表一座城市，它有着许多高塔及建筑物的尖顶圆顶，从城墙外都能看得到它们。还有棕榈树叶，环颈雉羽毛，蓝色的月亮鱼翅等，都是从城市的公园、鸟舍和水族馆里露出来的。我们还能想像那对小顽童在这一切当中追逐嬉戏，时隐时现。而这座城市似乎是平衡地建筑在一座金字塔尖上，也许是在那棵巨大的树顶上，也就是说，这是一座像鸟巢一样挂在最高的树上的城市；而建筑物的基础则垂吊着，就像某些在其他树木的上端攀援生长的植物的气根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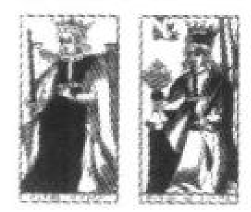


年轻人放牌时，手的动作越来越迟缓，越来越犹豫，使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凭借自己的判断力对他进行猜测并对头脑里闪现的各种问题做冷静的反复思考。现在的问题是：这是一座什么城市？是万有之城吗？是那种一切部分都结合为一体的城市，那里的选择都相互平衡，那里能把我们从生命中所期望的与我们所拥有的之间的空白填充起来吗？

城里有没有我们的小伙子能问讯的人呢？我们想像他穿过城墙的拱形门进入城市，走过一片广场，广场尽头是一道高台阶，台阶最高处坐着一个王室权贵模样的人，不是王位上的尊神，就是戴桂冠的天使。（在他背后可以看见两个突出物，可能是座椅的靠背，也可能是刻画拙劣的翅膀。）







"这是您的城市吗？"年轻人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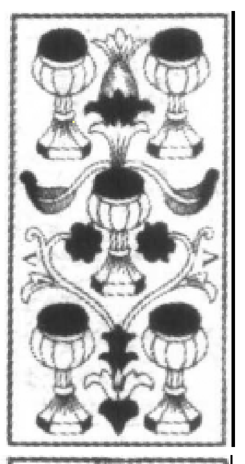
"是你的！"他不可能得到比这更好的回答了，"在这里，你能得到你所要的一切。"

我们想像一下，在这出乎意料的情况下，他是不是能表达一种愿望。在爬树进城之后，他当然很热，也只能说："我口渴！"

座椅上的天使则说："你只需在这两口井中选一口取水便可痛饮。"并且指给他看：空旷无人的广场上果真有两口一模一样的水井。

只要看上一眼就能明白，这位年轻人又再次感到迷茫了。头戴王冠的权威挥舞着一只天平和一把宝剑，这是那位从高高的天秤座上监督着抉择与平衡的天使的特征。就是说，万有之城也只有通过选择，有取有舍，才能进入？于是，小伙子回头准备退出城外；可是当他转身时，看到广场两边的两座面对面的阳台上坐着两位女王。他觉得他认出来了，她们正是他未能做出选择的两个女子。好像她们是那里的守卫，为的是不让他出城。两个人都手持一把出鞘的利剑，一个握在右手，另一个则肯定是对称地握在左手上。或许一个人手上是利剑，另一个人手上则是一支鹅毛笔，或一把并着腿的圆规，或一支笛子，或一把裁纸刀。就是说，两个女子正在向尚需找到自我的人指明两条不同的途径：激情之路总是进攻姿态的，斩钉截铁的；理智之路则要求推敲思索，逐步学习。

在出牌和指牌时，年轻人的双手时而在放牌的序列上表现得犹豫迷茫；时而为每一张本该留作他用而已经出手的牌痛苦地互相绞着；时而听凭自己做着无所谓的软弱动作，显得每张塔罗牌和每口井都是一样的，就像在一副牌里的宝杯都是完全一样的相互重复，在一个单调的世界上物体和命运都在你面前摆好队列，位置可以互换，本质则是不可变的，而相信抉择的人只不过是个空想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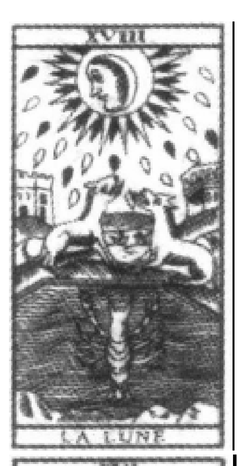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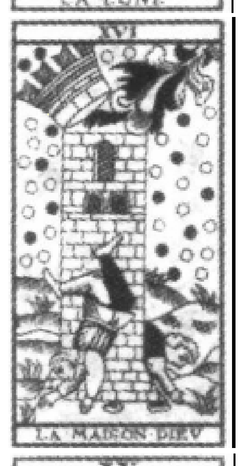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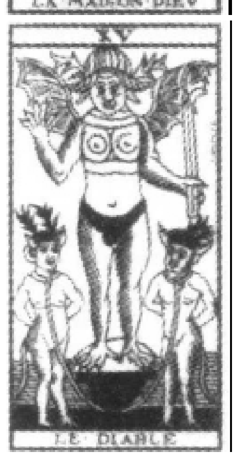
如何解释无论这口还是那口井都无法满足他的干渴呢？他想要的是一个大蓄水池，在池中所有的井和河流的水都汇集并相互混杂起来，这也就是在被称做星辰的占命牌里表现的大海，在这张牌中，生命的水源被当成混合与海中涌出的上帝恩惠的胜利来崇拜。一位裸体女神拿着两个细颈瓶，瓶里不知是什么汁液，她把那神秘的汁液在水里浸凉后给干渴者解渴（周围是烈日照射下的沙漠中的黄色沙丘），她倾倒瓶子将水浇在卵石滩上，在那荒滩上瞬间就生长出一棵虎耳草来，肥嫩的枝叶上有一只乌鸫在唱歌，生命便是走向灭亡的物质浪费，这一大锅海水不过是重复着千万亿年来持续着的各星系在爆炸中捣毁原子的过程，这在画面乳色的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从年轻人往桌子上甩牌的样子看，我们似乎听到他在喊：“我要的是大海！是大海！”

“你会有大海的！”而这位星象学权威的







回答不过是宣告一场洪灾：海洋的水位向着被遗弃的城市上涨，海浪轻轻拍打着逃窜到高地上对头顶上的月亮嚎叫着的狼的脚爪，而水族大军则从海底深渊游上来重新称霸地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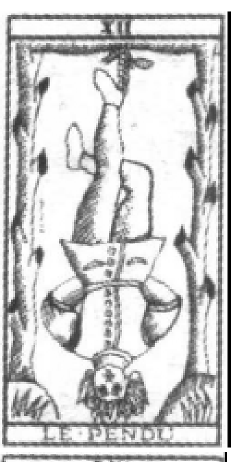
一个轰雷劈向树梢，在摧毁悬在树上的城市的城墙和高塔的同时，照出了一个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年轻人动作缓慢、目光惊恐地亮出一张牌，为我们展示了这个场面。君王在王位上站立起来，同时变得让人再也认不出来了：他的背后不再是展开着的天使羽毛，而是一双遮天蔽日的蝙蝠翅膀，他两眼毫无表情地斜视着，王冠变成了额头上生出的角叉，披风落地，露出一个两性人的赤裸的身体，手和脚都是动物爪子的模样。

“你不是一个天使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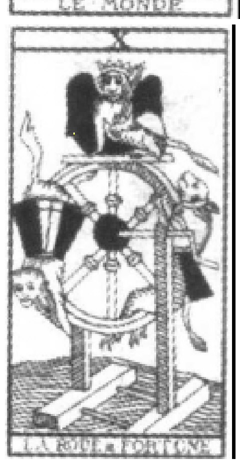
“我是处在各条直线交点上的天使，谁追溯起相分的事物就会遇到我，谁陷落到重重矛盾之中就会遇到我，谁回头把已分的事物再混合起来，脸上就会挨我这膜质翅膀的拍打！”

在他脚下，那两个曾在阳光下的双胞胎又出现了，只是变成了两个有着人兽合一的脸形的造物：长着角、尾、羽毛、蹄子、鳞，被用两根长绳子或脐带与那个凶狠残暴的恶魔连在一起；而且很可能他们也各自以同样的方式与另外两个处在画面之外的更小的小魔鬼相连，这样反复无穷，在山蝠、雕鸮、戴胜、飞

蛾、胡蜂、果蝇这一大片从大到小的翻飞的黑翅膀之间，伸展为一张大网，随风抖动，有如一张大蜘蛛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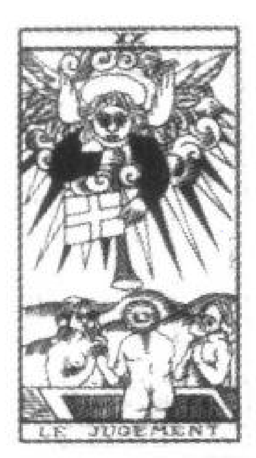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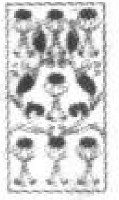
风和浪呢？在牌的远景处所画的那些影线可能是说明海潮正漫过树顶，整棵树正在变成漂动在水中的海带和触手。这个不做选择的人的选择得到了如此的满足：现在，他有了大海，自己却头朝下沉没到海底，在海底深渊的珊瑚树丛中摇摆着，双脚被马尾藻缠绕着，作为倒吊者在海平面下浮着，绿色海带似的头发打扫着海底陡峭的地表。（那么，那位术语不够准确的著名预测大师索佐斯特里斯夫人在预言劳埃兹保险公司的那位著名职员的个人命运和集体命运时，在一张牌上认出一个溺死的腓尼基海员，那张牌是不是就是这一张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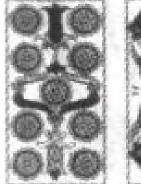
如果他所追求的唯一的东西是走出个人的局限，走出范畴和角色，听到分子里的雷鸣，把最初的与最后的元素掺和在一起，那么此时在他面前的就是通过名为世界的占命牌展开的道路：维纳斯在植物的空中起舞，周身围绕着具有各种形态的宙斯的化身；每个物种与个体和整个人类的历史只不过是一条变化和演进的链条中的一个偶然环节。

他只需要结束动物生命进化之轮的巨大转动，在这个轮上，你永远也不能说何者为高，何者为低；或者是结束这场更为长久的转动，即通过解体和下降而一直到达地球中心，













到达各种元素的熔液之中；结束对灾难的等待，就像在占命牌最后的审判中那样，灾难使塔罗牌重新混合，并使那些被掩埋的层次重新显露出来。

双手的颤抖和头发的早白都是我们这位倒楣的同桌所经历的一切的最起码标记：在这个夜晚，他被分解（宝剑）成为他的原始因素，经过了火山口（宝杯），经历了地球的所有时代，曾经险些成为水晶永久固化的囚徒（金币），经过树林（大棒）痛如刀绞的钻芽又重获生命，直到重新得到自己本身的人形，成为骑在马上的金币骑士。

那么，真的是他而不是一个酷似他的人，刚刚恢复自我就被看到来到面前这片林中？

“你是谁？”

“我是应该娶你没有选择的那个姑娘的人，是应该在岔路口选择另外一条路的人，是应该在另外一口井喝水解渴的人。你不做出选择，也就妨碍了我的选择！”

“那你去哪里？”

“去与你将要去的旅店不同的另一家旅店。”

“我在哪里能再见到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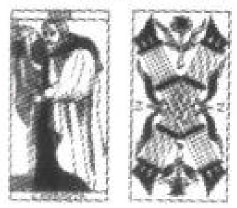
“在与将要吊死你的绞架不同的另一个绞架上吊着。再见！”

复仇的森林的故事

犹豫不决者的故事线索有些混乱，这不仅是因为一张牌与另一张牌要想很好地连接起来是困难的，还因为每当年轻人试图将一张牌放到桌上与其他的牌排列在一起时，就会有十只手伸过来想把它抢走，以便将它排列在他们各自正在摆放的故事序列中。有时，他的牌被从各处抢走了，他只好用手连同整个胳膊压住牌，这样一来，甚至向想要弄明白他正讲述的故事的人也盖住了牌。幸好在这些抢牌的手当中还有一双手总是帮助他维持牌的顺序，因为这双手无论是大小还是分量都相当于他人的三只手，其腕和臂也相应地更加粗壮，加上其落在桌上时的力度和果断，才使优柔寡断的年轻人摆好的牌在这双大手的保护下维持原状。这个保护并非是由于对年轻人的犹豫不决的故事感兴趣，而是由于这些牌中的某几张的偶然组合，有人已认出在这偶然组合中有一个他最关心的故事，也就是他自己的故事。

有个人，不如说是有个女人：因为，除了其大小外，手指、手掌、手腕和手臂的形状都







不同于一个胖乎乎的体态完美的女孩的那种女性手指、手掌、手腕、手臂的形状。顺着这双手臂抬头看，原来是一位年轻的女巨人。直到不久前，她还在我们中间平静地坐着，突然，她战胜了畏惧心理，开始比画起来，用肘撞在旁边的人的肚子上，把他们从长凳上掀倒在地。

我们的目光举到她的脸上，她脸红了，或是因为羞怯，或是因为愤怒；然后我们的目光落在大棒女王的形象上，这形象在乡野女人结实的面庞、满头稠密的白发、粗犷生硬的举止方面与她有点相像。她用一根手指点了一下这张牌，简直像是朝桌面击了一拳，从撅着的双唇中发出的低吼像是在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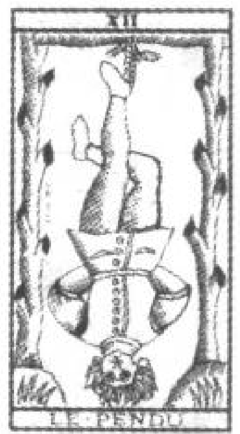
"对，她就是我！这密密麻麻的大棒就是森林，我父亲是在这片森林里把我拉扯大的，他因为不再指望从文明世界得到任何好处，就在这片林中当了隐士，好让我远离人类社会的恶劣影响。我靠着跟野猪和狼玩耍，培养出我的力量。我还懂得了，森林尽管在不断吞食着动物和植物，也受着一条法律的制约：不论是野牛、人，还是秃鹰，如果不晓得适时抑制自己的力量，就会使身边荒凉起来，使我们自己变成皮包骨头，最后沦为苍蝇、蚂蚁的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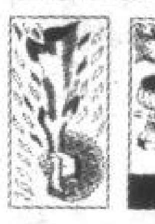
古代的猎人所熟知的、而今天没有人再记得的这条法律可以从力量牌中漂亮的女驯兽师以手指尖拧狮子头部的毫不留情却很有

分寸的动作中看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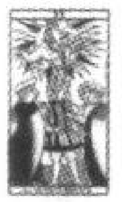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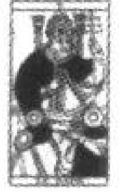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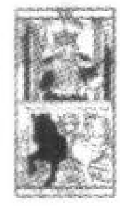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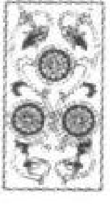

她自幼与野兽为友长大，因而在人前依然还带着野性。当她听到一阵马蹄声，见到一位英俊的骑士走过林中小路，就在灌木丛中监视窥探，然后害羞地逃开，然后又抄近路，以使他不离开自己的视线。于是她看到骑士被一个拦路匪徒袭击，捆着脚倒吊在一根树枝上，匪徒掏空了骑士的口袋，分文不剩。林中的姑娘不假思索，挥舞着大棒扑向匪徒，坏蛋的骨、腱、关节和软骨像干枝般劈啪作响。我们不难想像她把英俊的青年从树上解下来，用狮子舔脸的方法使他恢复了知觉。她从斜背在肩上的行军壶里倒了两杯（宝杯二）只有她才有配方的一种饮料，可能是欧洲刺柏发酵后加上母羊的酸奶做成的一种汁液。骑士自我介绍说：“我是皇帝陛下的独生子，帝国的继承人，你救了我的命，告诉我，我怎样才能报答你？”





她说：“留下来跟我玩一会吧。”说罢就藏到了莓实树丛里。这种饮料是一种能激发强烈性欲的东西，他便追求她。故事讲述人好像是想让占命牌世界匆匆地从我们眼下走过去，这张牌代表一种羞怯的承认：“……在这场游戏中，我很快就失去了少女的贞操……”但是牌上的图案明确地显示出她在小伙子面前赤身裸体，她变成一副跳着爱恋之舞的姿态，在她的每次旋转中，年轻人都发现她身上的一种新的品格：强健如狮，高傲如








鹰，母性似牛，温柔似天使。

王子的迷恋被下一张牌所证实：爱情，而这却使他们陷入一种难堪的局面：王子其实已婚，而他的合法妻子不肯放开他。

“法律的束缚在森林里没有什么价值：你和我留在这里，忘掉宫廷，忘掉王位和其他麻烦吧！”姑娘当然会向他提出这个建议或其他同样明智的建议，可她不知道君主们有自己的原则。

“只有教皇能解除我的第一个婚姻。你在这里等着我，我去尽快办理完毕后就会回来。”他跳上他的马车，头也不回地走了，只给她留下一点可怜的酬金(金币三)。

随着星辰短暂的旋转，被抛弃的她感受到阵痛的折磨。她拖着沉重的身子来到一条小溪旁。林中的母兽都会不靠任何帮助就生产幼崽，她从它们学会了这一点。在太阳光下，她生下两个双胞胎儿子，他们十分强健，一出生就已站立起来。

“我带着儿子去找皇帝本人请求正义，让他承认我是他继承人的真正妻子，是他孙子的母亲。”她就是带着这种想法上路前往帝国的都城。

走啊走啊，森林无边无际，她遇见一个像疯子一样逃跑的人，因为他正被狼群追赶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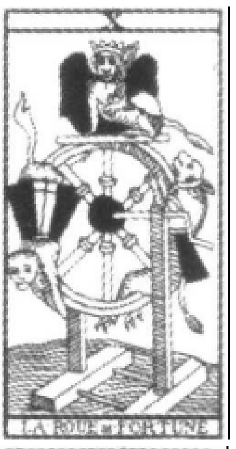
“你以为能去哪里？倒楣的女人！不存在城市，也不存在帝国！这些路不从任何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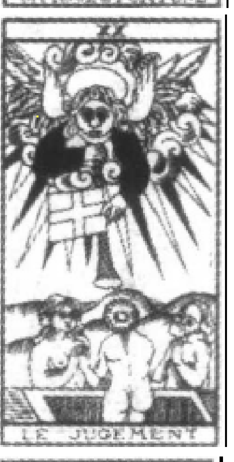
走也不通往任何地方！你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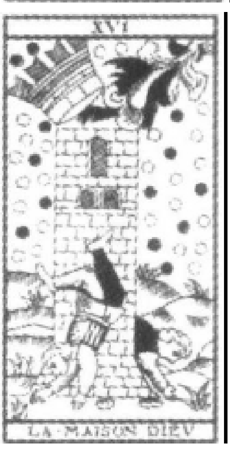
生长不良的黄草和荒漠黄沙覆盖了柏油马路和人行道，豺狼在沙丘上嚎叫，月亮下被遗弃的宫殿一扇扇敞开的窗口就像没了眼球的眼窝，老鼠和蝎子从地下室向外涌。

然而城市并没有死亡：机床、马达、涡轮还在继续轰鸣着、振动着，每个轮子还在继续咬着其他轮子的齿转动，车厢还在铁轨上跑着，路灯还在沿途照明；只是没有人接人或送人，装货或卸货。早就可以无人操作的机器终于把人赶走了；野生动物们在一番长久的流放之后又回来占领森林被建筑剥夺了的地盘：狐狸和松貂伸长那松软的尾巴，坐在布满按钮、操纵杆、刻度盘和指示表的控制台前；獾和睡鼠在蓄电池和磁电机上取暖。人曾经是必不可少的，现在无用了，因为现在世界接受世界的信息只要计算机和蝴蝶就足矣。

这场地球力量的报复是这样结束的：一连串的龙卷风和台风席卷大地。接着，被认为早已灭绝的鸟类繁衍起来，成群地从东南西北四方飞来，发出刺耳的叫声。当逃到地下室的人类试图钻出地面时，看到的是被密密麻麻的飞翅遮蔽的天空。他们认出，这就是塔罗牌中表现的审判之日。而另外一张牌则预言：有一天，一根羽毛就会使宁布罗特高塔坍塌。







幸存的骑士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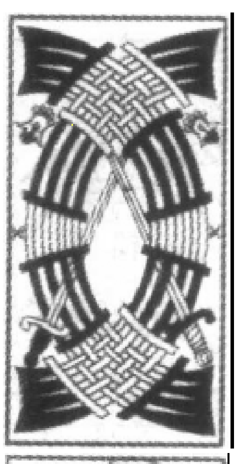


虽然女主人公是个会讲述自己经历的人，但是她的故事并没有比别人的故事更吸引人。因为牌里所隐藏的东西比所讲出的东西更多,因为一张牌刚刚讲了话,就有别人的手抢去用来编织自己的故事。一个人用似乎只适合于他自己的牌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而突然其结局却在同样的那些表现灾难的牌中与别人的故事的结局相重叠。

比如这位看上去像是位现役军官的人吧,他开始在大棒骑士中认识了自己,甚至将牌让大家传看了一下，好让人们都看到那天早上他从军营出发时，骑着的是怎样一匹美丽的披着漂亮的马披的马，穿着的是一身多么合身的制服，上面配有光闪闪的护胸甲片的紧身制服，护腿铠甲环扣上还有一枝栀子花。他好像要说，他真正的形象就是这个样子的，而我们现在看到他的这副狼狈不堪的样子，只是因为那场他就要讲述的可怕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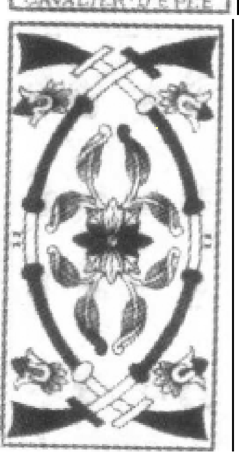
但只要仔细看看,那张牌上的画像,还是有一些与他现在模样相似之处:头发是白的,

眼睛透着空虚，标枪已被劈断并只剩下棒子似的枪杆。也许根本不是一截标枪（他左手拿着它），而是一张卷成卷的羊皮纸，是他受命传递的一封文书，为此说不定还要穿越敌军阵线。我们假设他是一位副官，受命前去他的君王或指挥官的司令部，将一份决定战斗前途的公文交到他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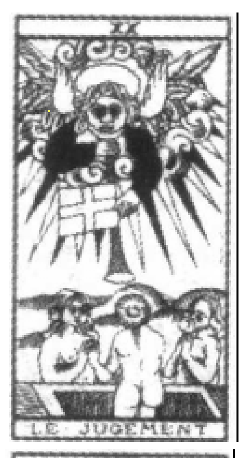


战斗激烈地进行着，骑士来到当中，敌对的军队用剑刃各自在对方军中开了一条路，就像宝剑十所描绘的那样。在战斗中，军队选择的有两种方式：要么混战一场，遇上哪个就跟哪个拼一场；要么是在众多敌人之中选择一个并与之战斗，直到结果对方为止。我们这位副官看到迎面来了个连人带马都比其他人装备精良的宝剑骑士：他的盔甲不同于平时所见的一般盔甲，不是由相互分离的甲片连接在一起而成，而是从头盔到股甲都用同一种蓝紫色的甲片，而胸甲和护腿甲都是十分耀眼的金色。一双红缎土耳其靴正与马披色调一致。虽然满脸汗水和灰尘，但仍然能显露出其清秀的线条。他左手持剑，这是不容忽略的细节：左撇子往往是最可怕的敌手。刚好我们这位副官也是左手抡着那卷东西，所以说，他们都是左撇子，相互都是对方的可怕的敌人，是两个旗鼓相当的对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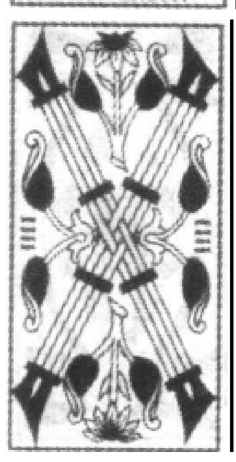




纠缠在一个由树枝、橡子、小叶小花组成的旋涡里的两柄剑（宝剑二）表示两个人避开众人单独进行了一场格斗。他们连劈带刺，







把四周的植物都修剪了一番。从一开始，我们这位骑士觉得对方那位蓝紫色骑士的速度超过力度，只要把他扑倒在地，就能压倒他。可是对方以刀背对他狠击，使他移动不得，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战马仰倒在地上，像乌龟一样，踢着四蹄，地面洒满了已经扭曲了的刀剑，像是一条条蛇。蓝紫色骑士抵抗着，强健如马，躲闪似蛇，盔甲胜过龟壳。决斗愈是顽强激烈，愈能增强勇猛的发挥，和那种在自己和敌人身上发现出乎预料的新特点而感到的喜悦感。这样打来打去，他们竟然沉浸于一种舞蹈般的优雅状态。

在决斗中，我们的副官把自己的使命忘得一干二净，直到树林上空响起一阵就像占命牌中被称作审判或天使的最后审判的号角声：这是召唤皇帝的忠实部下的象牙角的声音。肯定是皇帝的军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他身为副官理应毫不犹豫地赶去救援自己的君主。然而他怎么能够中断一场如此喜爱而且关乎自己的骑士荣誉的决斗？他必须尽快结束战斗：要先夺回号角声使对手赢得的距离。可是他在哪里，那位蓝紫色的骑士？只是那一瞬间的走神，对手竟无影无踪了。副官扑向树林，既是响应号角的召唤，又为追赶逃遁的对手。

在密林中，他在大棒、荆棘和干树枝中开路前进。从一张牌到另一张牌，原本需要以某种方式逐步过渡的故事情节跳跃实在太

大。突然，树林结束了，周围展现了一片寂静的开阔地。在夜色中，似乎一个人也没有。再仔细观察，就能看到其实遍野都是人，横七竖八地杂乱倒在地上，连一点空闲角落都没有。但这是被压平的人，像是被涂抹在地面上的一样：没有一个人站立着，都是俯卧或仰卧着，无法从被踩倒的草叶中抬起头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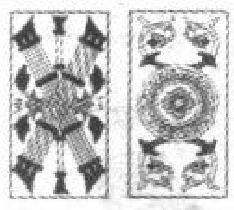


一些死亡还未使其躯体僵直的人像是学游泳一样在由他们的血汇成的黑色污泥里扑腾挣扎着。东一只西一只的手，有的张开，有的攥紧，寻找着它们所脱离开的手臂；一只脚试着在没有躯体负担下轻轻地迈着慢步；少年侍从和君主们的头颅摆动着，试图晃去散落在眼睛上的长发，或是戴正歪在头上的王冠，然而他们所做的只是用下巴挖掘尘土，咀嚼卵石。

"帝国的军队遭到了什么横祸？"这肯定是副官向遇到的第一个活人提出的问题。这个人浑身污垢，衣衫破烂不堪，远看像塔罗牌的疯子，近看才知道是一个伤兵，正从大屠杀的战场一瘸一拐地逃出来。

在我们的副官的无声讲述中，眼前死里逃生的士兵用更接近女人的声调含含糊糊地嘟哝着："别再发傻了，中尉！有腿就快逃吧！横祸飞降啦！天知道是从哪个该死的地方冒出来的军队，从未见过的军队，简直是一群放纵无忌的撒旦！你看，我们连苍蝇都不舍得打，而他们朝我们的头上、脖子上乱砍！军官







先生，您快隐蔽好，好自为之吧！”伤兵远去了，他身上撕破了的裤子露出他的羞耻，连野狗闻了也会以为是它们散发着臭味的同类弟兄，而他竟然还拖着一袋在尸体衣袋里搜集的战利品！

我们的骑士停下了前进的步伐，这当然另有原因：他为了躲避嚎叫的豺狼，巡视着死亡之地的边界。在月亮的银光下，看见挂在一棵树上的一面金盾和银剑闪着亮，他认出来了，这正是自己那个对手的武器！

从旁边摆着的那张牌，人们听到了潺潺的流水声，芦苇丛的那边就有条小溪在流淌。那个不相识的骑士站在溪边，正脱卸身上的装束。我们的军官当然不会在这个时候去攻击对方：他藏了起来，等对方穿好装束能够自卫时再出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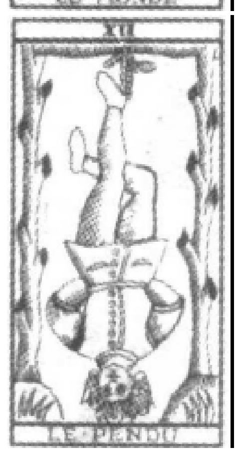
从金属铠甲中出来的是白皙柔软的肢体，从头盔中流出的是一道一直拖到臀部的褐色长发的瀑布。那个骑士有着少女的皮肤，贵妇的小腿，女王的胸脯和腰身：这是一位在星辰下蹲在溪边进行晚浴的女子！

正如每张放到桌面上的新牌都解释或者更正前面的牌的意思一样，这一发现把副官的骑士激情和斗志都给驱赶到九霄云外了：原先在他身上，对勇敢的对手的竞争、尊重、羡慕与战胜、报复、超越对方的急切心相互交织，现在则是战胜不了一个少女的羞愧感、重新确立蒙受耻辱的男子汉优势的急切心，与

那种立即承认自己已经被这手臂、这腋窝、这胸脯打败并俘获的剧烈折磨交织在一起。

在这些新的冲动中,第一种最为强烈:如果说男人和女人的身体各部分都混合在一起,马上就需要再重新分牌,把他从既不知道对方是谁也不晓得等待自己的是什么的状态拉回正常秩序。这把剑并不是那女人本身固有的,而是一件被窃取之物。对一个同性的对手,骑士决不会以在对方手无寸铁时袭击来取胜,也不会悄悄偷走他的武器,而现在他匍匐在灌木丛里,爬向挂在树枝上的武器,用一只偷偷摸摸的手抓到那把银剑,把它取下来便溜走。“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战争既无信义也无规则而言。”他心想着,却还不知道对于他的恶运而言,这句话是多么的真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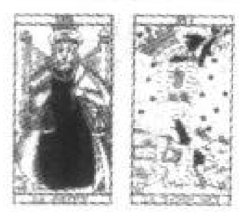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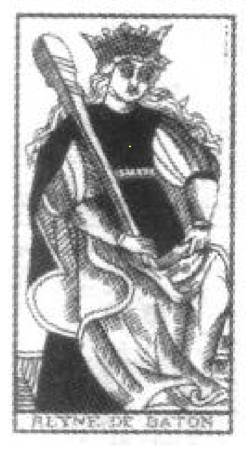


眼看就要消失在密林中了,他觉得胳膊和腿被人抓住,让人捆着,头朝下给倒吊起来。从小溪旁的灌木丛中伸出的许多条湿淋淋的长腿,好像世界那张牌里枝叶组成的关卡。这是一支高大的女战士军团,她们在战斗之后,拥到溪流沿岸,冲凉、晒太阳,恢复她们如雌狮如雷电的力量。一秒钟内,她们就都扑到他身上,抓住他,掀翻他,把他从一只手扯到另一只手里,拧他,拽他,用指头、舌头、指甲和牙齿去品尝他的滋味。别,别这样,你们疯了,你们在干什么,我不要,行了,我完了,可怜可怜我吧。

他被当成死人丢在那里,后来被一位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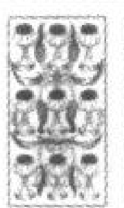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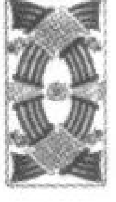
士搭救,那个人打着一盏灯笼,走遍战斗进行过的地方，整理死者的物品，医治残者的伤口。这位圣人讲的话可以从讲述者颤抖着放下的最后几张牌得知:“我不知道你幸存下来是祸还是福,哦,士兵啊。惨败和灾难不仅打倒了你们的军队：复仇女战士的军队击溃并屠戮各个军团与帝国，在一万年来从属于同样脆弱的男子统治权的地球上的各个大陆蔓延。使男人与女人在家庭里保持对峙的那种不稳定的休战状态破裂了,新娘、姐妹、女儿和母亲们从此只将我们这些父亲、兄弟、儿子、新郎视为敌人,所有女人都拿起武器加入复仇大军。我们男性高傲自豪的堡垒被一个接一个地摧垮,对任何一个男人都不宽容:不是杀死就是阉割，只让少数像蜂房中的雄蜂一样被选出来的男人苟延残喘，但等着他们的是更为残酷的苦刑，这使他们不可能有丝毫自傲的愿望。自信是男人的人是绝对无法赎命的。惩罚者女王们将主宰今后的千千万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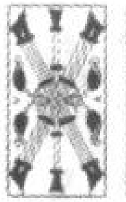
吸血鬼王国的故事

我们中间只有一个人看起来对那些最不幸的牌都没有丝毫的惊恐，甚至好像与第十三张占命牌有一见如故的亲切劲。他是一个跟**大棒男仆**牌中的形象相差不大的小胖子，在摆放牌的时候似乎注入了每日工作的艰辛，而且十分注意被一条条小通道分隔开的各个长方形之间距离的整齐规律，使人自然想到他在牌中的形象上倚着的木棒会是一把铲进土里的铁锹的把子，而他从事的是掩埋死人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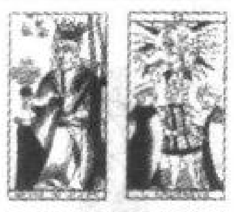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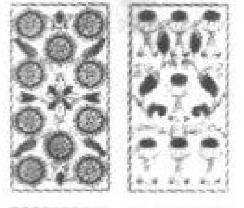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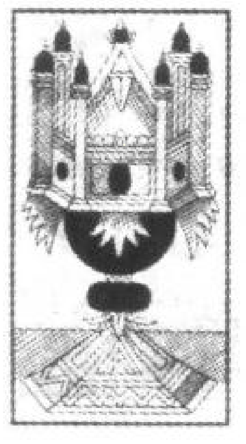


在模糊的光线内，牌上画的是夜景，**宝杯**整齐排列着，像是大麻地里的一个个石棺和坟头，**宝剑**发出金属撞击声，像是铁锹触到棺材的铅盖子，**大棒**发出黑色，像是歪歪斜斜的十字架，**金币**则像磷火一样闪着黄光。一片云刚刚遮住**月亮**，就响起豺狼的嚎叫声，它们疯狂地刨着坟墓，跟蝎子和塔兰图拉毒蛛争夺着腐臭的美餐。

在这夜景中，我们可以想像一位国王在宫廷弄臣或侏儒的陪伴下手足无措地往前走着（**宝剑国王**和**疯子**这两张牌正是表现这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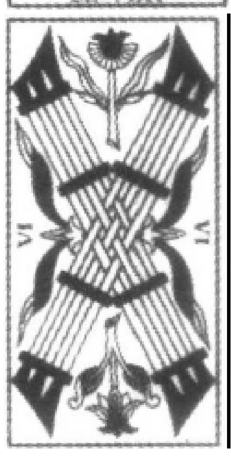
的），我们可以猜想掘墓人听到了他们之间的对话。这个时候，国王在那里寻找什么呢？宝杯女王牌向我们暗示他正在跟踪自己的妻子。弄臣发现她悄悄溜出王宫，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服主子跟踪她弄个究竟。如牌所示，弄臣怀疑这是一种爱情的私通；而国王则相信妻子做的一切都可以摆到太阳的光亮之下：一定是帮助弃婴之类的善事让她来回奔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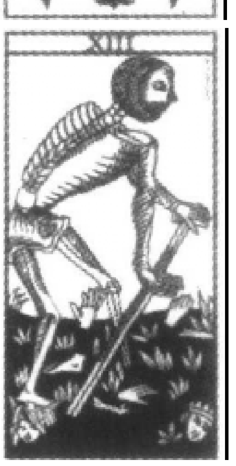
国王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在他的王国里一切都井然有序：金币流通，投资活跃；宝杯丰盛，人们慷慨待客，足食豪饮；一个靠昼夜之力转动的大轮和一套严厉合理的正义的法律，正如牌里的那个忠于职守的女法官表现出的庄重面容一样。他建造的城市像是一个如同水晶，或者如同宝杯A一样的多面体，摩天大厦的一个个窗口给这个多面体开了很多小眼，电梯可以直达楼顶，小汽车飞驰在高速公路上，车辆不是在停车场，而是在灯火辉煌的地下铁路的隧道里停泊。这座尖顶刺破云端的城市，却把腐败阴暗的部分深埋地底，使之不妨碍大玻璃窗和镀铬金属幕墙形成的富丽豪华的景观。

然而弄臣每次开口时，通过做鬼脸和插科打诨，撒播怀疑的种子、中伤之言、苦恼和不安：对他来说，巨大的机械装置是由地狱的牲口推动的，杯状城市下方散开的黑色翅膀说明来自内部的隐患正威胁着它。国王本人

就处在危机之中：他雇佣疯子难道不是为了让自己遭人反对或嘲讽?在宫廷里,这是个古老而明智的习惯，疯子或弄臣或诗人的职责就是颠倒和嘲弄君主赖以建立其统治的那些价值，向他显示每条直线都掩藏着一个歪斜的反面，每个成品都掩藏着一种组件无法对接的混乱，每篇讲演都掩藏着一堆毫无意义的空话。而这些嘲讽之言总会时时引起国王的一种模糊的不安：虽然这种不安确实是早已预料的，并且也是国王与弄臣之间的契约所保证了的,但到底还是有点令人不安,这不仅是因为感受不安的唯一方式是感到不安，而且也恰恰是因为他真的感到了不安。







现在，疯子引导着国王进入了让我们大家迷路的这片树林。“我还不知道我的王国里竟然还存有这么茂密的树林,"国王肯定是这么评论说,“如果说我妨碍树叶从气孔呼吸氧气并在其绿色的汁液中消化光线，我当然会高兴听这些反对我的话。”

疯子说:“我若是您,陛下,就不会高兴。森林不是向灯火辉煌的城市之外延伸其绿荫，而是向城里，向你的臣民的头脑里延伸！”

“你是想影射有什么事在我的控制之外吗,疯子？”

“那就是我们马上将要看到的！”

树林由繁茂而越来越稀疏，渐渐让位于已耕过的土地的田垄、一个个长方形的坑穴，



和仿佛一大片从地下钻出来的蘑菇的那种白色。第十三张占命牌带着恐怖告诉我们，树林下低矮的灌木丛埋的都是干瘪的尸体和骨架。

“你把我带到什么地方来了？疯子！这是个坟地！”

弄臣指着正在坟墓中啃食的无脊椎动物说：“一个比你更强大的君主统治这里，他就是蛆虫陛下！”

“我从未在我的领土上看到比这里更需要秩序的地方，是哪个糊涂虫干出这等事情的？”

“是我，为您效劳，陛下。”现在是掘墓人走上舞台并倾诉他的长篇大论的时候了。“为了远离死亡的想法，市民们把死者的尸体草率地藏在这下面。可事后想来想去，还要回来看看是否掩埋好了，看看已经死了的死人是不是果真是与活人不同的什么东西，因为不然的话活人就不能肯定自己是活着的，我说的你明白吗？这样，埋下了又挖开，抬起来又放下去，弄得我总有事做。”掘墓人往手心吐了一口唾沫，又开始刨了起来。

我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另外一张似乎不愿引人注目的牌：女教皇。我们指着它，打着手势问这位同桌，它是不是与国王向掘墓人提的一个问题有关系，国王发现坟墓之间蜷缩着一个披着修女披风的人，便问：“那个在墓地乱扒的老女人是谁？”

“上帝保佑！这里夜间总有一伙女人乱转，”掘墓人大概会一边划着十字一边回答。“她们是滤器和魔法书的专家，来此地寻找她们妖术所需要的配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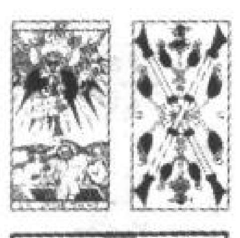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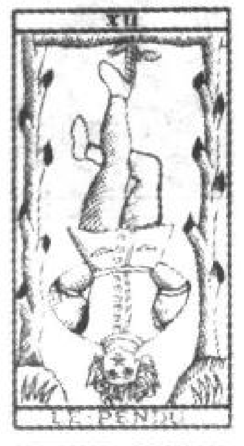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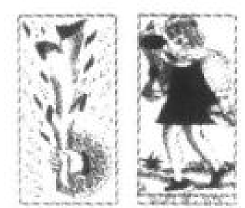
“我们跟上她，研究一下她的举止行为。”

“我不，陛下。”弄臣到这时已经浑身发抖，缩到后面去了，“我求您躲远点。”

“我总该知道在我的王国里衰败没落的迷信还被维持到什么程度！”依国王的固执性格，他肯定会这样发誓说。他由掘墓人引导着跟踪那个女人。

在占命牌星辰中我们看到那个女人脱去披风和修女的头布。她根本不老，而且非常漂亮，赤裸着身体。在淡淡的月光中，星光在闪耀，使人们发现这位深夜造访公墓的女人很像王后。国王第一个认出了妻子的身体：丰满的乳房，柔和的双肩，丰润的大腿，宽阔的腹部；接着，她刚抬起头露出她的脸，一头长发披散在肩上，我们都目瞪口呆了：如果不是那心醉神迷的表情与官方所绘的王后画像不同，她简直就与王后一模一样。

“这些污垢不堪的巫女怎么竟敢装成有教养的受人尊重的人！”这当然是国王所能够做出的唯一反应，为了使妻子不受任何怀疑，他甚至愿意让给女巫们一些超自然的权力，包括让她们随意变换自己的身形。能够更好地满足这种类似条件的另外一种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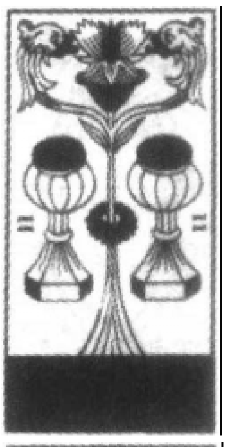
(“我可怜的妻子竟然神经衰弱到如此地步，梦游症的危机落到她身上了！”)在他看到他所认为的梦游者的辛苦工作时，立刻被推翻了：她跪在一个坑边，以喷壶往地上浇水(如果她手里拿的工具不该被巧妙地解释为用于切开棺材铅封的氢氧焰喷火割枪的话)。

不管在工作中采用的是什么措施，反正她是在打开一座墓穴，另一张塔罗牌已经通过审判日而预见了这个场面，这个日子通过一个娇弱女子之手提前来到了。女巫用两根大棒(大棒二)和一根绳索从墓穴里拉出一具倒吊着的尸体，这是一具保存完好的尸体。苍白的额头上垂下一头几乎黑蓝色的浓发，眼睛圆睁，表明死于暴力，双唇紧贴着尖尖的犬齿，女巫轻柔爱抚地用手遮住他外露的牙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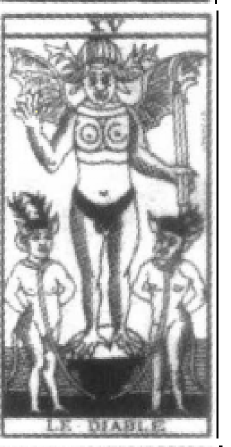
在这紧张的惊恐之中，还有一个没有逃过观察的细节：不仅女巫与王后长得一模一样，而且这具尸体和国王就像两滴水一样相像。只有国王本人没有注意这一点。他不禁脱口喊道：“女巫！吸血鬼！通奸犯！”那么，他承认女巫和自己妻子是同一个人了？或许是想，女巫既然冒用了王后的容貌就应该遵守王后的规矩？也许知道正是一个与自己相貌相同的人使她背叛了自己，这能给他一些安慰，可是没有人敢于将这一点告诉他！

在墓穴底下正发生着一些不体面的事：女巫俯身趴到尸体上，好像正在孵卵的母鸡；

死者竟然像大棒A一样直立起来；他像宝杯男仆一样把女巫献给他的那只杯子送到唇边，他们像在宝杯二中一样二人碰杯祝酒，举起盛着尚未凝固的鲜血的红色杯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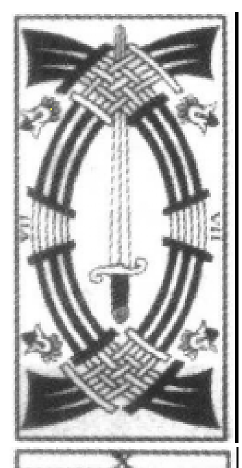
“我的金属般的无菌的王国仍然是吸血鬼的滋生地，这个肮脏的团伙！”国王的叫喊应是用的这个腔调，同时他的头发一缕缕直立起来，变成白色，然后再落回原处。他一直坚信自己的都城坚固透明得像一个水晶雕刻的石杯，却发现它千疮百孔、腐朽不堪，像一个陈旧的软木塞一样恰好堵在阴湿腐坏的死人王国边境的突破口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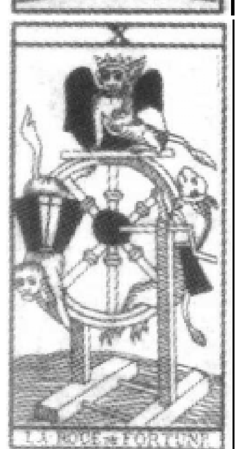


“您知道吗，”这个解释只能来自掘墓人，“每逢冬夏至和春秋分的夜晚，这个女巫都来墓地，把她亲手杀死的丈夫抬到地面上，用自己的血再赋予他生命，然后在这种死尸的巫魔夜会中与他交合，他们用他人的血滋养枯竭了的动脉，使罪恶、畸态的阴部重新温暖起来。”



有关这渎神的场面，塔罗牌有两种版本，截然不同，简直就像是出自两只不同的手：一种很粗糙，努力表现一个同时是男人女人蝙蝠的可憎的形象，它被称做魔鬼；另一种则画满了花饰与花环，正用以一个赤裸狂舞的女巫或女仙的舞蹈为象征的世界全体来庆贺地与天两种力量的结合。（不过，这两张牌的绘制者也可能是同一个人，一个夜崇拜的秘密组织的成员，用生硬的笔法勾画魔鬼吓人的





模样，来嘲弄驱魔修士和宗教裁判所法官的无知，把自己的装饰才能都倾注于神秘的虔诚的寓意画中。）

“告诉我，精明的人，我怎样才能从我的疆土上赶走这种祸害？”国王大概这样问道，紧接着就该是一场争斗了（宝剑牌似是专门提醒他，在力量的对比中他居于优势），也许他的提议是：“大概我可以借助于我用迂回和逼近方式训练过的军队，借助于铁与火，通过绞死偷盗者和纵火者，通过拔除地面上的一切，让寸草不留，荡平所有枝叶和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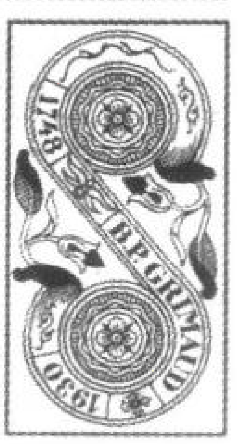
“陛下，这不合适，”掘墓人打断了国王的话，他在墓地度过的一个个夜晚里实在是见多识广。“当初升的太阳的第一束光照射时，巫魔夜会就结束了，所有女巫和吸血鬼、噩梦和妖魔都纷纷四散，变成猫头鹰、蝙蝠或翼手目的其他动物。我注意到，在这种形态时，它们就丧失了通常的不可伤的性能。在这时刻，只要用暗藏的圈套就能捉住这些巫师术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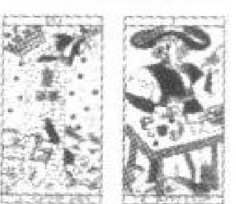
“我相信你所言之语，能干的人，那么，就行动吧！”

一切都按照掘墓人的计划实行：我们至少能从国王的手在放神秘的占命牌巨轮时的停顿中得知这一切，这张牌既能表现那些动物形态下的鬼魅的慌乱奔忙，又能表现布下的圈套幸运地有所获（大女巫已经落网，原来是一个令人作呕的头戴王冠的蝙蝠，还有她

的两个属下的鬼魂在蹬着巨轮，他们别无出路）。国王把这些可怕的猎物封入发射台，要把它们射入不可回返的轨道，让它们摆脱使抛向空中的一切物体又重新落到头上的地球重力场，使它们落到月亮上的荒野里，月亮虽然从亘古以来就统治着变狼狂、蚊子的世代和月经，却还自以为保持未受污染，明净、洁白。讲述者以焦急的目光注视着金币二中连接两枚金币的弧线，像在观察从地球到月球的运行轨道，这是他所想到的把这些污秽从根本上排除出他的地界的唯一途径，如果月亮女神厌烦了做女仙，而愿沦为天体垃圾站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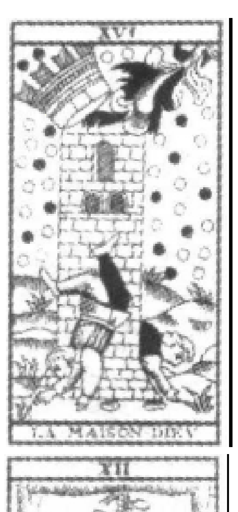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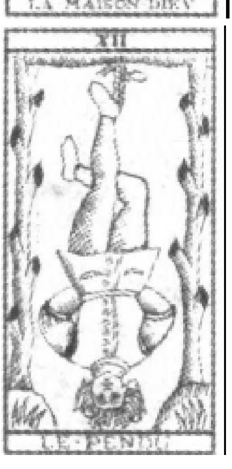


一阵震动。一道闪电划破森林上空的夜幕，朝着灯火辉煌的城市而去，瞬间消失在黑暗中，好像有雷击落在王宫的城堡上，使触及都城天空的最高的塔坍塌，或者是这个巨大的中心城市负荷过重的设备突然压力骤增，使整个世界进入临时的灯火管制，变得一片漆黑。

“路短夜长”，这句预兆厄运的谚语同时出现在掘墓人和我们所有人的头脑中，我们想像着（正如在那张被称做巴尕托的第一张占命牌里一样）工程师正忙着拆下机械大脑，在混乱的行轮、线圈、电极和其他小零碎中寻找故障所在。

同样的牌在这个故事里被反复解读，产生不同的含义；讲述者的手颤抖着、痉挛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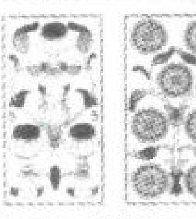
仍然指着高塔和倒吊者，好像是请我们在一张晚报的远距离照片中辨认出一件残酷的历史事件的瞬间：一个女人在摩天大厦间的空间垂直坠下。在这两张牌的第一张里，这个坠落的女人被画成手臂在挥动挣扎，裙子倒掀着，回旋的重影形象同时落地；第二张牌，则以她身体坠落到地面之前有一只脚缠住了电线这一细节，解释了电路出现故障的原因。

我们靠思维推理能够听到疯子对国王发出的激动急切的喊声："是王后！是王后！她突然跌落下来，好紧张啊！你看见大气现象了吗？那是为了张开翅膀！不，她给拴住了爪子！头朝下挂着！她吊在电线上！高高地晾在高压线上！她蹬啊踹啊，劈啪直响，还拍打着翅膀！死了，我们众人爱戴的王后死了！她吊死在那里！……"

一阵骚乱。"王后死了！我们善良的王后！她是被人从凉台上推下来才死的！是国王杀死了她！我们要为她报仇！"人们从四面八方骑马或跑步赶来，手执宝剑、大棒、盾牌，摆开盛有蛊惑人的毒血的宝杯："这是吸血鬼的故事！我们的王国受吸血鬼的支配！国王就是吸血鬼！我们快抓住他呀！"

两个寻觅又丢失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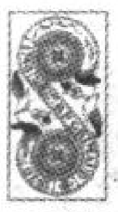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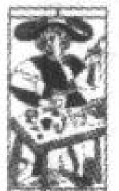
饭馆的主顾们围着快要摆满牌的桌子你推我搡，争着要从混杂的塔罗牌里提取出自己的故事，故事变得越混乱、越支离破碎，散乱的牌就越能在排列有序的拼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幅图画仅仅是偶然的结果，还是我们中间有人正在耐心地把它摆放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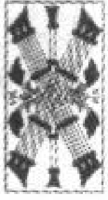
例如，在众人的慌乱之中，有一位上了岁数的人，他始终保持镇静的沉思，在往桌上放每一张牌之前都认真研究一番，似乎在做一件自己也不知道能否成功的事情，也就是将各个微不足道的小元素结合起来，而从这结合中则可能蹦出惊人的结果。教授风度的白胡子修剪得非常精心，目光沉着却闪着一丝不安的神色，这些是他所具有的与金币国王的形象的近似之处。他的这张肖像，加上在其周围的宝杯和金币，可以让人将他认定为炼金术士。他花费毕生精力探索各种元素的组合及它们的变形。在那个作为他的仆人或助手的宝杯男仆递给他的滤瓶和细颈瓶中，他仔细观察着像尿液一样的浓稠液体的沸腾，液体因试剂的作用而呈现云雾状的靛蓝











或朱红色，从这场沸腾中应该能够分解出金属之王的小颗粒。然而期待落空，在容器底部留下的不过是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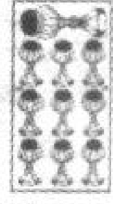
众人皆知，或至少应该是众人皆知，如果炼金术士苦苦求索黄金的秘密是出自对财富的欲望，他们的实验总归要失败：相反，他必须摆脱个人主义和个人的限制，与那些在事物的根本上运动着的力量合为一体，就是说他的第一个真正的改造是对他自身的改造，此事完成则其他改造就会轻易地随之而来。在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这个伟大的工程的同时，我们这位老年同桌由于手里握着一把牌，也成了他想要组建的伟大工程的一个等同物，他将牌摆放成一个方形，在这方形中可以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地读，反过来也一样，所有的故事中都包含着他自己的故事。但是当他觉得他能使别人的故事排列完整时，却发现自己的故事迷了路。

试图靠排列纸牌向他人讲述自己心中的故事的绝不止他一个。有一个人，带着青年的那种美好的粗心，觉得在整副牌中最勇敢的形象宝剑骑士中认出了自己，想要抓住最锋利的宝剑牌和最尖锐的大棒牌，以达到他的目的。但是如果想最终坐到阿尔图国王[①]（宝剑国王）的圆桌（宝杯十）旁，坐在那个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骑士配得上的位子上，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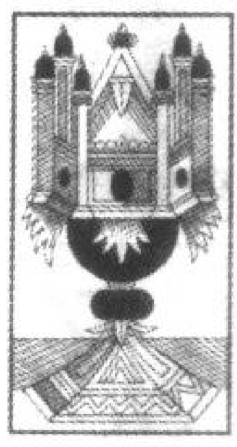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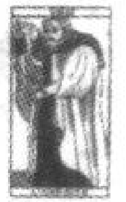
① 传说中六世纪时的威尔士国王，或译作“亚瑟王”。

得走一番很长的迂回路（正如**金币二**的蛇形曲线表示的），就得在布罗切连达森林里（**大棒七**）向被麦尔利诺巫师（**巴尕托**）召唤来的邪恶势力（**魔鬼**）挑战（**宝剑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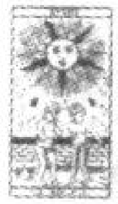



如果细看的话，无论是炼金术士，还是游侠骑士，他们的目的地都应是**宝杯A**：对于前者它是燃烧素、哲人石和长生不老药，对于后者，则是由牧人国王看守的护身符，是他的第一个诗人未来得及或不愿意解释、从此一直涌流着猜想之墨的神秘的罐子，是罗马宗教和克尔特宗教一直争夺的木杯（也许发明香槟酒的人所想的正是使**教皇**与克尔特**隐士**之间的战争永不停息。因为最好的保存秘密之处莫过于一本未写完的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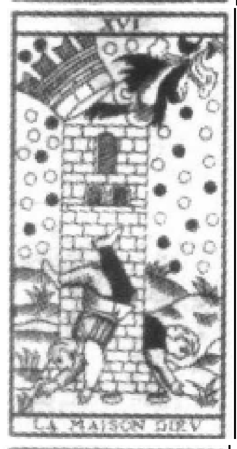



那么，我们这两位同桌通过围绕着**宝杯A**摆放纸牌而想要解决的问题，既是炼金术的伟大工程，同时也是对格拉尔的探求。在这些牌里，两个人都能一张一张地认出自己的技艺和历险的踪迹：在**太阳**里认出黄金的星，或是青年勇士的纯真无邪；在**大轮**里认出永恒的运动或树林的魔力；在**审判**里认出（金属的和灵魂的）死亡和复活，或者是天国的召唤。




既然如此，如果不把结构弄清楚，两个故事很可能会继续相互纠缠着发展下去。炼金术士是这样一种人，他为了得到物质的转换，应努力把自己的灵魂变得像金子般纯洁不变；而一个浮士德博士则偶然将炼金术士的







原则给颠倒了过来，把灵魂当作交换对象，而以此希望自然变得不易受腐蚀，人们因而不再需要寻找黄金，因为所有元素都同样珍贵，世界就是金子，金子就是世界。同样，游侠骑士应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绝对严格的道德法则，使自然法则以绝对的宽容保持地球上的丰盛富庶；但我们试想一个佩尔切瓦尔或帕尔齐瓦尔或帕尔西法尔把圆桌原则给颠倒过来：在他的身上，骑士的美德就会不是自愿的，而是像蝴蝶翅膀的五颜六色，是外在自然的赏赐，由于这样带着惊愕的漠不关心而成就自己的事业，他也许就能够把自然置于其意志的统治之下，把世界的科学当作某件物品一般占有，变成巫师或魔术师，让牧人国王的伤口结痂，给荒凉的土地重新赋予绿色的生命。

我们关注着的纸牌拼图因此就是没有行动的工程或者没有求索的研究。浮士德博士厌倦了使金属的瞬间变形依赖于在他自身内部发生的缓慢改造，怀疑隐士孤独的一生所能积累的知识，对自己的技艺的能力也像对纸牌组合之间的琐碎杂乱一样感到失望。就在这时，一道闪电照亮了他处于高塔顶层的小房间，他面前出现了一个头戴宽边帽的人物，那帽子的样子就像威登堡的大学生戴的那种：也许他是云游神甫，或者是行走江湖的巴尕托，或者是在集市上摆摊的末流巫师。

“你以为能模仿我的手艺吗？”真正的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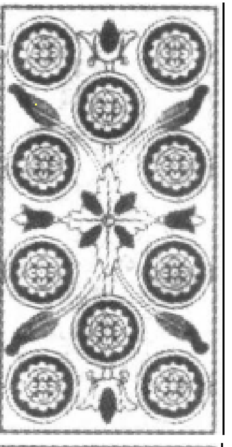
金术士大概向这个骗子发问。“你往你的锅里放什么清汤？”

“是世界起源时的汤，”陌生人会这样回答，“就是从它开始才形成水晶、植物和各种动物乃至智人的。”他所说的这一切都出现在那种在炽热的钳锅里沸腾着的透明物质里，正如我们现在在第二十一张占命牌里所注意到的。这是塔罗牌里最大的一张，在记分时分值最高，在这张牌里，一个被爱神木环绕着的裸体女神，也许是维纳斯，在飞翔，她周围的四个形象可以被认为是最新的虔诚的纹章图案，但这一切也许只是一些对处在中央的那位女神的胜利能够容忍的其他神灵的谨慎伪装而已，也许是人头马、美人鱼、鸟身妖和蛇发女妖，在奥林波斯众神的权威使她们服从之前，她们曾统治过世界，或者也许是恐龙、柱牙象、翼手目、猛犸，这些都是自然在屈服于人类的统治——不知还要忍受多久——之前曾经受过的考验。有人把中心人物不是看成维纳斯，而是看作赫尔玛佛洛狄托斯[①]，到达世界中心的灵魂的象征，那是炼金术的至高点。

“那么，你也能够制作黄金？”博士大概这样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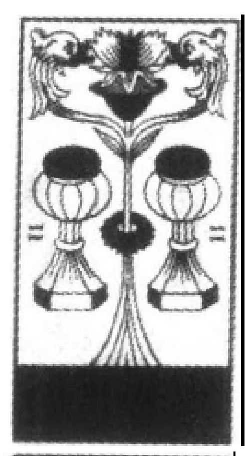
“你看！”另一位这样回答，让他眼前出







① 古希腊时代的神话人物，具有男女两性的特征。此词后来即指两性人。







现了多个保险柜，里面塞满了在家里造出的金锭。

“你能还我青春吗？”

于是诱惑者向他显示占命牌爱情，在这张牌里浮士德的故事和塔罗牌的网络里肯定隐含着的堂·乔万尼·特诺利奥[①]的故事混在了一起。

“你把这个秘密告诉我，要求我付出的是什么？”

宝杯二牌是做金子的秘密的记录：可以将它理解成相互分离的硫磺和水银的精神，或是太阳和月亮的结合，或是固体与挥发体的斗争，虽然在所有的论文中都能读到这些秘诀，但是即便用毕生时间去吹炉膛，也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的同桌似乎还在绞尽脑汁地从塔罗牌中破译一个正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故事，但现在好像不会出现任何意外：金币二以简单明了的绘图表明一种交换，一桩生意，一个do-ut-des[②]，而交换中作为报偿的只能是我们这个同桌的灵魂，因为我们很容易理解缓和牌的流动的带翅女神形象的简单寓意；如果这位可疑的巫师所关心的是灵魂交易，他的真实身分无疑就是魔鬼。

---

① 西班牙作家梯尔索·德·莫利纳（一五八一——一六四八）所作的剧本《塞维利亚的骗子》中的主人公，即欧洲文学中的著名人物堂·璜。

② 拉丁文：我给，以便你给。即交换。

在靡菲斯特的帮助下，浮士德的任何愿望都立刻得到满足。或者，换句话说，他得到了他所希望之物的黄金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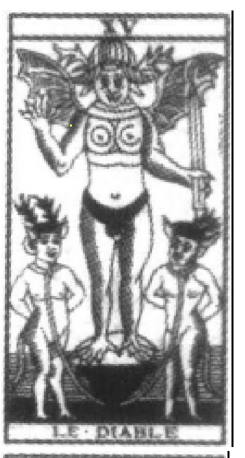
“你满意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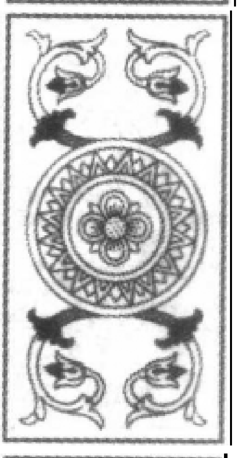
“我原以为，财富就是差别，就是多样，就是变幻，可我现在只看见同一种金属的碎块在来来回回，被积累，不过是数量的增多，却总是一成不变。”

他手触到的一切都变成了黄金。于是乎浮士德博士的故事又跟米达斯国王的故事在金币A里混合在一起了：这张牌画的是一个变成大金球的地球，因变成一个抽象的金币而贫乏、枯槁，既不能吃又不能住。

“你已经后悔跟魔鬼达成的协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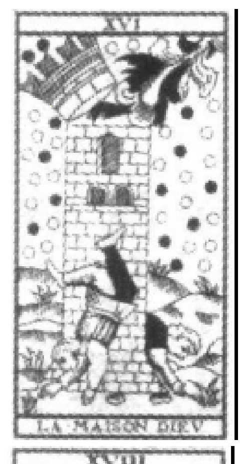
“不，我错就错在只拿一个灵魂跟一种金属交换，浮士德只有跟许多魔鬼妥协才能拯救他多元的灵魂，才能在塑料底下发现金粒，在塞浦路斯岸边只有撇去柴油污迹和洗涤剂的泡沫才能看到维纳斯不断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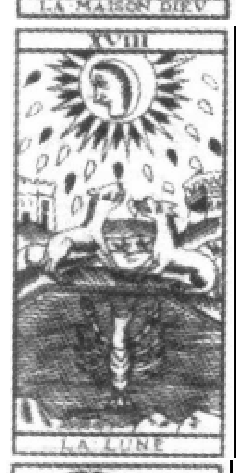






那张能够为炼金术博士的故事做结尾的第十七张占命牌也可以作为经历曲折的冠军的故事的起点，照亮一颗美丽之星的诞生。作为一个无名男子与一位被剥夺了财产、漂流四方的女王所生之子，帕尔西法尔自己的出身就十分神秘。为了不让他在此方面知道得更多，母亲（她肯定有其原因）叫他永远不得就此提问，把他在孤独寂寞中养大，还使他







免受骑士训练的艰苦。但是，在那个荒凉的地方，也有游侠骑士，小男孩连问也不问一下就加入他们，拿起武器，跳上坐骑，把长期过于袒护独生子的母亲踏在马蹄之下而去。

这个非婚生子，无意识的弑母者，很快又卷入一场同样应受禁止的爱情：帕尔西法尔轻盈地跑遍世界，天真纯洁。他对于要立足于世所应掌握的一切都一无所知，就只能按照骑士原则行事，因为他就是被这样训导成人的。他焕发着清澈的无知穿越被混沌的知识重压着的街巷。

荒凉的土地在塔罗牌月亮中延伸着。在一个死水湖旁，有一座城堡，那里的高塔受到过诅咒。我们看到里面住着渔人国王安福尔塔斯，他老态龙钟，而且疾病缠身，正抚摩着一块长久不肯愈合的伤口。只要这个伤口不愈合，他就不能重新推动那个将太阳光转变成树叶的绿色和带来春分时节的欢乐的巨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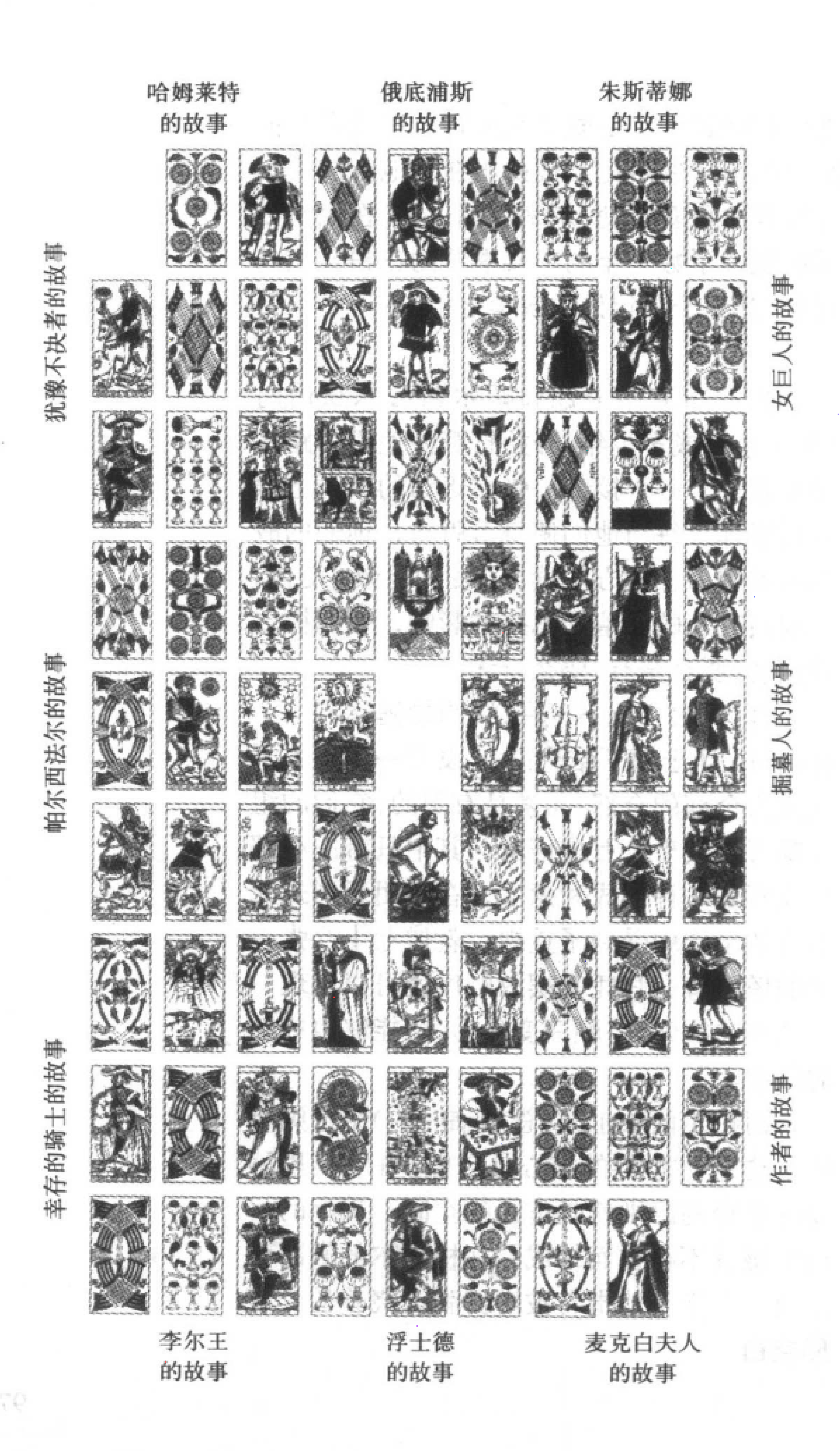
也许安福尔塔斯国王的缺憾在于堵塞的知识，一种衰落的科学，而它也许就保存在帕尔西法尔所看到的沿着城堡台阶而行的宗教游行队伍中高举的那个容器里，他很想知道，却沉默无语。帕尔西法尔的力量在于对于这个世界他是如此新鲜，因而他所关心的只是他自己存在于世界上这个事实，而从不想要对所见的事物提出问题。只要提出第一个问题，就足以引发出对从未提问过的世界的一

连串的问题，于是凝结在文物瓶底的多个世纪的沉淀物便溶化，被挤压在大地各层中的时代开始重新流动，未来收回过去，在泥炭沼泽中掩埋了数千年的丰盛季节的花粉又飞扬起来，升到干旱年代的灰尘之上……

我不知道浮士德和帕尔西法尔从何时(多少小时或多少年)开始打算使他们的路线交叉起来，一张接着一张在饭馆的桌子上摆着塔罗牌。每当他们俯身看牌时，他们的故事都被用另一种方法读出，受到更改、变化，受到当时人的心情和思路的影响，在两极之间摆动：要么全有，要么全无。

“世界根本就不存在，”当摆锤达到一个极端时，浮士德下结论说：“没有一个一下子就成为全部的全部：元素是有限的，它们的组合却可以成千上万地倍增，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找到了一种形式和意义，在一团无形式无意义的尘埃中受到了重视；就像七十八张一副的塔罗牌，只凭其摆放顺序就可以出现一个故事的线索，将顺序变化后，就能够组成新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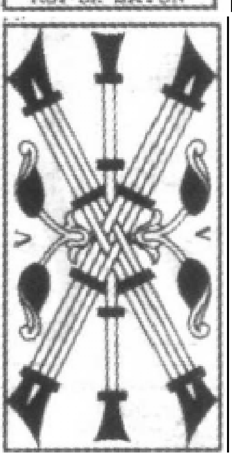
而帕尔西法尔的(总是临时的)结论则可能是这样：“世界的核心是空虚，在宇宙里移动的事物的原则就是虚无的空间，现存的一切围绕着不存在而构成，在格拉尔的底部就是道。”于是他指着被塔罗牌围绕着的长方形空白。


哈姆莱特的故事
俄底浦斯的故事
朱斯蒂娜的故事
犹豫不决者的故事
女巨人的故事
帕尔西法尔的故事
掘墓人的故事
幸存的骑士的故事
作者的故事
李尔王的故事
浮士德的故事
麦克白夫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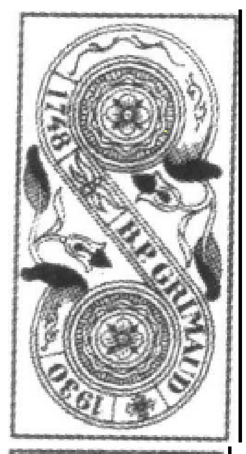
我也试讲我自己的故事

我张开嘴，试图发出音来，却只能咿咿呀呀，是讲述我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了，这两位的牌显然也是我的故事所用的牌，而我的故事正是使我来到此地的故事，一连串的倒楣的会面，或许只是一些失败的聚会。





为了开始讲述，我必须将众人的注意力招引到被称为**大棒国王**的牌上，这张牌上可以见到一个坐着的人物，如果没有人提出异议，就只能是我了：他手里拿着一杆尖头朝下的东西，就像我此刻所做的。实际上，如果仔细看，这个东西很像一支铁笔、钢笔、圆珠笔或削得很尖的铅笔，如果说它显得过分的巨大，那是为了强调这个所谓的书写工具在这位所谓的好静常坐的人的生活中具有的重要性。就我所知，从这个分文不值的权杖尖上涌流而出的黑线正是把我带到这里的道路，**大棒国王**可能正是我的绰号，**大棒**一词应被理解为学校里孩童们所画的一笔一划，是试图以手势比划进行交流的人的最初的断断续续的话；或者被理解为杨树，人们用它的白纤维造纸，以便在上面写写画画(还是相交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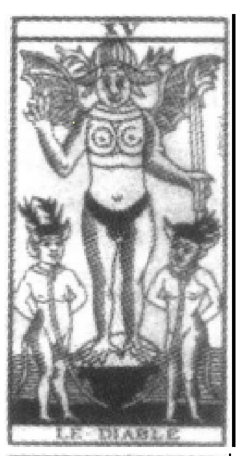
意义)。

金币二对于我也是代表着交换，是那种在一切符号上的交换，是由那第一个写字的人为有别于别的歪歪斜斜的笔画而画的歪歪斜斜的笔画，是与其他事物的交换紧密结合的文字符号，是由腓尼基人不无道理地创造出的如金币流通般与其他事物相交流沟通的文字，是不应被当作字母却表示没有字母就毫无价值的字母，是总在自己基础上不断增长着并以崇高的花朵装饰着自己的字母，请看它在这里，富于意义的表面装饰着花纹，是作为文科第一要素的字母，在它的示意的旋转中卷进了意味的流动，S这个蛇形字母就表示它随时可以表示意味，这个有着S形状的示意图形则表明它的意味也取自S的形状。

所有的宝杯都是空了的墨水瓶，它们等待着在墨水的黑暗中浮现魔鬼、冥王、妖怪、深夜的颂歌、罪恶之花、蒙昧之心，或者滑翔着忧伤的天使，他提取灵魂的汁液，根据圣恩和主显，倾倒出最佳的形态。然而什么也没有。当我竭力在我自己的皮肉之内进行探索时，**宝杯男仆**吸引了我，我没有心满意足的神气，有的只是震撼与挤榨，灵魂也只是一只空墨水瓶而已。哪个**魔鬼**会以这个灵魂作为交换代价，来保障我作品的成功呢?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魔鬼**应是我接触最为频繁的牌了：写作的原材料不就是对在黑

暗中肆虐的毛爪魔掌、狼牙犬齿、羊角牛犄和被限制的暴力的表现进行追溯吗？可是事物可以从两个方面看：这种在单一的和多数的人的内心里、在已经完成的和人们相信正在完成的事物里、在已经说过的和人们相信正在说的语言中的魔鬼横行，或者是一种不健康的做事与说话方式，应该全部忍受，或者是那个最要紧的东西，既然这样，就应当将它发泄出来；对事物的两种看法同时又程度不同地相互交叉，因为，例如消极的东西是消极的，然而是必要的，没有它也就使积极的不成其为积极的，或者是，假如唯一的消极事物正是那个被认为是积极事物的消极事物，这时候消极事物也就不是真正的消极事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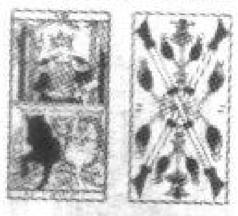
在这种情况下，写作的人只有一个可以靠得住的模式：恶魔般的侯爵简直可以被称为神，他推动言语去探索可思维事物的黑色边界。（我们在塔罗牌里所要释读的故事将是有可能是两姊妹的宝杯女王和宝剑女王的故事，一个像天使一般，另一个则是邪恶的。在修道院里，前者刚刚戴上面纱，一转身，一个隐士就扑到她身上。面对呻吟着的她，修道院长或女教皇说："你不了解这个世界，朱斯蒂娜：金币和宝剑的权势使人们视他人为物品，各种各样的快感没有止境，就像条件反射，一切取决于是谁决定了反射的条件。你的妹妹朱丽叶塔可以教你阴阳交合的爱情的秘密，从她那里你能学到有人以推动痛苦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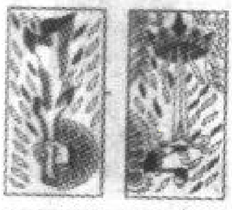


磨的**巨轮**为乐，有人则以充当**倒吊者**为乐。”)

这一切都像言语自身所含的一场梦，只是通过写作者才得到解放，同时也解放了写作者。在写作时，所有言语都是被压抑的，于是白胡子**教皇**可以成为灵魂的伟大牧师和梦的解说者文都波纳的西吉思蒙多[①]，为证明这点，只要看一下是不是能从塔罗牌方阵的某一部分按照他的教义读出潜藏在所有故事里的故事。(一个年轻人，**金币男仆**，想要躲避一个黑色的预言：杀父并与生母结婚。他乘上一辆装饰豪华的马车起程上路。**大棒二**表示在尘土飞扬的大道上有一个十字路口，凡去过的人都能认出那是通往科林托的路和通往底比斯的路交会的地点。**大棒A**表明在路口上发生了一场争吵，两辆车各不相让，夺路争先，结果车轴别在一起，车夫们勃然大怒，跳下来大声叫骂，把对方的父母骂成什么笨牛蠢猪之类，其中一个从衣袋里掏出刃器，结果自然会伤及人命。果然，接下来的牌是**宝剑A**、**疯子**和**死亡**，从底比斯来的陌生人蹲在地上，努力控制自己的神经，你俄底浦斯不是故意杀人，我们知道，这是一时失控，但当时你竟手持武器扑上去做出一生没敢想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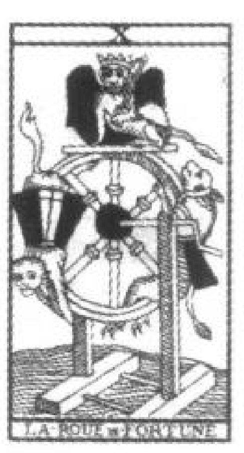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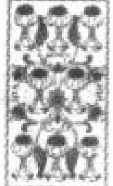


① 即精神分析学家、维也纳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西吉思蒙多(Sigismondo)为西格蒙德(Sigmund)的意大利式拼法。文都波纳(Vindobona)为维也纳的拉丁文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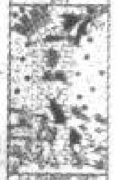
事情。在接下来的牌里有幸运之轮或斯芬克斯，你像凯旋的皇帝进入底比斯城，有王后伊俄卡斯塔婚宴上的宝杯，我们看到，她正如金币女王所画的，身穿丈夫的丧服，虽然已非妙龄少女，却仍妩媚迷人。然而预言应验了：瘟疫袭击底比斯城，一片杆菌形成的乌云笼罩着城市上空，街巷和房屋中满是尸体的腐臭，躯体发出红色和蓝色的鼠疫毒，僵尸横倒在大街小巷上，干瘪的嘴唇像在舔吸着地上的泥浆。这种时候也只能求助于得尔菲的西比拉[1]，她解释是哪些法律或禁令遭到了触犯。那个头戴圆锥形冠冕，拿着打开着的书，贴着女教皇标签的老妇人正是她。如果愿意在被称作审判或天使的占命牌中，可以看到西吉思蒙多教义[2]解说的梦的场面：温柔的小天使夜间醒来，半睡半醒中看到大人们在做些他不明白的什么事情，他们赤身裸体，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状态，爸爸妈妈和其他客人都如此。梦道破了天命，只差见诸行动。对此一无所知的俄底浦斯夺去了自己眼中的光明：塔罗牌隐士就是确切地表现了他，那时他丧失了眼中的光明，带着朝圣者的披风和棍杖朝科罗诺斯走去。）















写作像神示一般告知人们这一切，又像

① 得尔菲为希腊一地名，其地建有阿波罗神庙，古希腊时，人们常去求请阿波罗神的谶语。西比拉为罗马传说中的女预言家。

② 即弗洛伊德学说。







悲剧一样涤净其罪恶。总之，没有什么问题。写作有一个属于人类、或至少属于文明或至少属于一定收入阶层的地下层次。我呢？我认为我该表现我个人的哪种或多或少的出众超群之处？如果我能唤起一个作者的影子在我的、在（正如人们现在说的）"已故者"的个人命运的疆域里陪伴我的犹豫的脚步，那这一定会是征服世界的外省人，格勒诺布尔的吹牛大王的影子。当初我读他的书就期盼他能启示我应写作的故事（或应生活的经历：在他身上或在当时的我身上，这两个动词之间有些混乱模糊之处）。如果他还响应我的召唤的话，这些牌中哪些会指点我呢？是那些我没有写过的小说的牌，是爱情和它的推动一切的能量，以及焦急忧虑与欺诈阴谋，是雄心勃勃的凯旋的马车，是向你迎面而来的世界，还是幸福美好的许诺？可是我在这里所看到的只是千篇一律的印刷品，每日来往穿梭的车辆，凹版印刷机轮的转动。这就是我期盼从他那里得到的处方吗？（对于小说和与小说有某种不明显的亲缘关系的"生活"？）使这一切聚合在一起而后来又离去的是什么？

纸牌一张接一张出手，我手里的牌不多了。宝剑骑士、隐士、巴尕托都是我，是我时常想像自己一直坐在那里拿着笔在纸上写写画画的样子。在墨水铺成的路径上，飞逝而去的是青春时期勇士的冲动，生存的焦虑，在

无数次的涂抹中耗费的冒险精力和搓成团丢掉的纸张。在下一张纸牌里我看到自己穿着老僧侣的破旧衣服，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多年，像图书馆中的老鼠一样，在灯盏的微光下，在每页下面的注释和分类目录里寻找被遗忘的智慧。也许是该承认第一张塔罗牌才真正地代表了我最终是个什么人的时候：在集市上摆摊变戏法或耍魔术的人，手里拿了些小人画儿，把它们颠来倒去组合编排，以求得到一定的效果。

用排列组合塔罗牌来讲述故事的戏法也能扩展到用博物馆里的藏画组合排列。比如，把圣吉罗拉莫当作隐士，圣乔治当作宝剑骑士，再看能发生些什么。这是在绘画方面最吸引我的。在博物馆里，我常常喜欢停在圣吉罗拉莫画像前凝望。画家们把这位隐士画成学者，坐在野外山洞口翻阅论文，而不远就有一头驯服的狮子平静地卧着。为什么是狮子？是他写出的言语使激情平静下来？或是征服自然的力量？在与宇宙的非人类相处中找到和谐？还是警惕一种潜伏着但随时准备猛扑撕咬的暴力？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反正画家就喜欢让圣吉罗拉莫跟狮子在一起（由于一个抄写员的笔误，传成了一个爪子上扎了刺的小故事），而我看到他们在一起就有一种安全和满足的感觉。我试图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但既不是在圣徒身上，也

不是在狮子身上，而是两者整体身上，在整个画面的风景和物体形象中寻找。

写作与阅读的对象，在风景中体现为岩石、草、蜥蜴等，变成矿物-植物-动物这一延续的产品和工具。在隐士的文物中还有一个骷髅，文字语言总是要面对写的人和将要读的人的涂抹。表面杂乱无序的自然把人类的言语纳入自己的言语。

但要注意我们并不是在荒野、丛林或鲁宾逊的孤岛：城市就近在咫尺。隐士的画背景里几乎总有一座城市。丢勒的一张画被城市、雕刻着方形塔的低矮的金字塔和一片尖尖的房顶所占满；圣人在近景的一个小高地上，背朝着城市，目光从未离开书本，书下则是他那顶修士帽。在伦勃朗的铜版画里，高处是城市，下方是扭头四望的狮子，再往下才是在核桃树下头戴宽沿帽安然读书的圣人。晚上，隐士能看到家家窗口点起灯火，听到风儿传来的节日欢庆的音乐。在这一时刻，他或许曾经愿意回到人们中间去。隐士的力量不是以其距离人间的遥远而衡量，而是以他的刚够离开城市又依然望得见城市这一短小距离来衡量的。

被描写的也可以是在自己书房里孤独一人的作家，在书房里，如果没有一头狮子陪衬，一个圣吉罗拉莫就很容易跟一个圣阿戈斯提诺弄混：写作的职业使个人生活同化，一个书房中人与另一个书房中人很相似。其实

不只是狮子，其他动物也来造访孤独的学者，成为相当不错的外界使者：一只孔雀（在伦敦的安东内罗·达·梅西纳的画），一只小狼（在丢勒的另一幅画中），或一只马尔他小狗（威尼斯的卡帕乔的画中）。

在这些室内画中，重要的是一定数量的截然有别的物体是如何被安置在一个确定的空间里，让光线和时间在它们的表面流过：装订成册的书籍，羊皮纸卷，计时沙漏，星盘，贝壳，屋顶上悬挂的表现天体运转的球体（在丢勒的画中，这是一个南瓜）。圣吉罗拉莫兼圣阿戈斯提诺的形象可以像在安东内罗的画里一样坐在画面中央位置上，不过我们知道画像还要包括其他物品，房间的空间反映头脑的空间，智者的百科全书理想，他的秩序，他的分类，他的宁静。

也许还有他的不安：圣阿戈斯提诺在波提切里的画中（乌菲齐宫）开始神经紧张起来，一张张纸被他团起来丢到桌下地上。笼罩着专注凝神、舒适宁静气氛的书房里（我正看着卡帕乔的画）掠过一阵高压气流：各处被翻开摆放着的书页自己翻动起来，悬吊着的球体摆动起来，窗口射进的光线斜射着，狗仰起了脸。他的内心世界正在受着震撼：智力几何的和谐掠过偏执妄想着魔的边界，也许是外面的隆隆响声使窗户抖动？只有城市给难以安排的隐士背景以一定意义，书房也是如此，以其安宁和秩序，只不过成了记录地震

仪摆动的地方。

多少年来，我将自己闭锁在这里，反复思考着不出门涉世的诸多理由，却没有找到一个让我内心坦然的好办法。也许我后悔以更外向的方式自我表达？我一度在博物馆里漫步时会停下来与圣乔治和他的龙进行一番对话。圣乔治的画有一个特点：能让人明白画家喜欢画圣乔治。为什么不必相信有圣乔治其人就能够画他，只相信画而不必相信画的主题？关于圣乔治变化不定的条件（他作为传奇中的圣人，太像神话中的佩尔修斯；作为神话的英雄，又太像童话里的小弟），好像画家们始终都有所认识，于是总是以有点“原始中的”的目光注视他，但同时又相信，由于画家和作家都相信一个被以多种形式表现、写来写去、画来画去的故事，它即使不是真的，也变成真的了。

在画家的画里，圣乔治也常有着一张非人格的脸，跟纸牌上宝剑骑士的面容也并无差别，他与龙的搏斗不过是一面过了时的纹章上的固化了的形象，或是如同人们在卡帕乔的画中所见的，骑马奔跑着，矛插在矛架上，从他在画面上的那一半冲向占据着另一半的龙，他神情专注，像自行车赛手一样低着头拼命冲上去（在周围的细节描绘中，有一个按照事情发展顺序展示的尸体分解图）；或是如人们在卢浮宫里的拉斐尔的画中所见，马和龙都在相互争夺上风扭打在一起，圣乔治

居高临下手持长矛向魔鬼咽喉刺去，像外科天使在做手术（故事的其余部分都凝结在地上断成数截的矛和一个惊惶无措的温柔少女身上）；或者按照如下顺序：公主、龙、圣乔治和一头畜生（恐龙！）作为中心成分（在伦敦和巴黎的保罗·乌切罗的画）或是圣乔治使在画面远处的龙远离处在近景的公主（伦敦的丁托莱托的画）。

无论怎样，圣乔治在我们眼前完成了他的伟业壮举，但他自己始终关闭在铠甲之中，没有显露出自己的真实面容：心理学并不是为着行动的人，倒可以说心理学是倾向于恶龙和它的疯狂的扭动：敌人、恶魔、被战胜者，有着一种悲怆哀婉的感染力，获胜的英雄并不梦想具有它（或者说是竭力注意不要表现出来）。由此可知，龙是心理学，二者之间距离很小：甚至可以说龙即心灵，是圣乔治本人所面对的模糊的心底，一个已经伤害了许多青年男女的敌人，一个已变为可憎的外在性的从属物的内部敌人。这是一个投向世界的能量的故事，还是一个内向性的日记？

还有的画反映以后的阶段：（倒在地上的龙成了地面的一片污迹，像一个泄了气的空皮囊），人们庆贺恢复了自然的和谐，树木和山石占据整个画面，勇士和恶魔的形象则被挤在一个角落里（慕尼黑的阿特多菲尔的画；伦敦的焦尔焦内的画）；或者是获救的社会人物围绕着英雄和公主欢庆胜利的场面（维罗

纳的皮萨内罗的画，和卡帕乔在那张仿佛赛自行车的画之后、在斯基亚沃尼画的画）。（不言而喻的动人手法是：既然英雄是圣人，就不会有婚礼，只能有洗礼）。圣乔治牵着龙到广场上，好让它在公众庆典中结束生命。但是在这个被从噩梦中解救出来的城市的整个庆典上，却没有一个人微笑，所有人都表情庄重。鼓号齐鸣，我们前来目击的执法仪式开始了，圣乔治的宝剑举在空中，我们都屏住呼吸，几乎就要明白龙不仅仅是敌人、与自己有异者、他者，而就是我们，是我们应当审判的我们自身的一个部分。

在威尼斯，沿着斯基亚沃尼家族的墙，圣乔治和圣吉罗拉莫的故事画一个接一个，好像完全是同一个故事，也许真的是一个故事，是同一个人的一生，年轻，成熟，衰老，直到死亡。我只想找寻骑士完成伟业与获得智慧之间相结合的轨迹，但我现在能把圣吉罗拉莫颠倒过来外向，把圣乔治转为内向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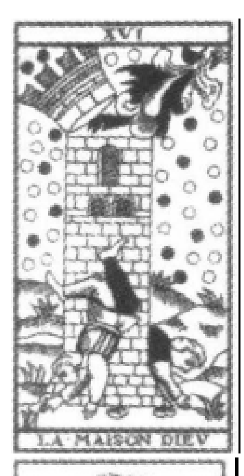
让我们好好想一想。仔细看后，就发现两个故事的共同点在于英雄与凶猛野兽之间的关系：一个是作为敌人的龙，另一个是作为朋友的雄狮。龙威胁着整个城市，狮子却孤独自处。我们可以把它们看成一个动物：我们在自己身外遇到的公开的猛兽和我们在内心遇到的个人的猛兽是一样的。居住在城里有一种过失：接受猛兽的条件，把自己的孩子给它送去当做饭食。隐居独处也有一种过

失：相信自己的心态平静，是因为猛兽爪子扎了刺而不具进攻性。故事里的英雄在城里向凶猛恶龙的咽喉投枪，在孤独中与精力充沛的雄狮共处，接受它当作家养牲畜和看守，却不掩饰其野性。

于是我可以得出结论，认为自己得到了满足。但也许我过于开导他人了?我又重读。把一切都撕毁吗？让我们再看看，最值得说的第一件就是圣乔治兼圣吉罗拉莫的故事不是一前一后两个故事构成的一个故事：我们是在一间房子的中央，让我们的视力同时看到了所有画面形象。故事所涉及的人物或者是能在做和想任何事情时都头脑清醒的勇士和智者，或者什么也不是，画里的畜生既是平日为害城市的龙，又是看守思想空间的雄狮：两种形式若不同时存在，就无法让人对照比较。

这样，我使一切都归于正常，至少在书页上归于正常了。而我内心的一切还同过去一样。

荒唐与毁坏的三个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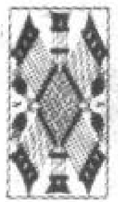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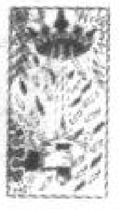


现在我们已看到那些油腻腻的纸牌变成了巨匠画像的博物馆，悲剧演出的剧场，诗和小说的藏书馆，对最最平常的语言所做的无声的苦苦思索，为了跟上纸牌上的占命形象，这种苦苦思索必须逐渐升华，试着拍打羽毛丰满的语言的双翅，飞得更高更远；就像坐在剧场最高顶层的观众，观察吱嘎作响的舞台如何变成皇宫和战场。

事实上，三个争吵起来的人在用庄严的手势慷慨陈词，三个人的手都同时指向同一张牌，而以另一只手和提示性的怪样子，表示那个画面应该表示如此而非那般。此刻，在这张按照各地方言和习惯不同而称谓不同，被叫作塔、上帝之家、魔鬼之家的牌中，一个年轻人拿着一把剑，似乎是在一头金发——现在已经成了白色——下挠头，当一个幽灵在夜晚的黑暗中走过，将守卫的士兵们吓得半死时，我认出了埃尔西诺莱城堡的碉堡底部的斜坡：这是一个鬼魂在威武地向前走来，他灰白胡须，穿着闪亮的头盔和胸甲，既像是塔罗牌中的皇帝，又像是回来要求正义的已

故的丹麦国王。塔罗牌以这种问话形式表现了年轻人无言的疑问:“为什么你沉重的墓穴洞口又打开,你的尸身又穿上钢铁铠甲,在令人惶恐的月亮光下重访我们这尘世?”






一位目光惊惶不安的贵夫人打断了他,她说她认出这同一个高塔就是女巫们隐晦地宣布的复仇即将爆发时的邓西嫩城堡:比尔南的树林将沿着山坡向上移动,一排排树木根部露出地表蹒跚前进,像在大棒十中一样伸长树枝进行攻城,篡位者将知道由宝剑的切口出生的麦克德夫将要以宝剑的一挥砍掉他的头。在纸牌的组合中,她感到危机四伏:女教皇或能预言后事的女巫,月亮或虎猫和豪猪连叫三次的夜晚,蝎子、蟾蜍、蝰蛇任人捉了做成汤,巨轮或是巫师的木乃伊、山羊的胆汁、蝙蝠的毛、胎儿的脑、鸡貂的肚、到处拉尿的猴子的尾巴正在其中煮烂的咕噜咕噜沸腾着的大锅中的搅动。女巫们的大杂烩里还掺有一种意味,即你们迟早也会落到这锅汤里,连同你们的逻辑一起煮成烂糊。

但是还有一位可敬的老人用一只颤抖的手指点着占命牌高塔及闪电,另一只手举着宝杯国王的形象,当然是为了让人认出他来,虽然在他的遭到遗弃的身上已没有任何国王的特征:在这个世界上他的两个不近人情的女儿什么也没给他留下(他指着两个戴着王冠的冷酷的贵妇人的画像和月亮上荒凉寂寞的景象,似乎要说明这点),现在还要抢他这

张牌，因为它能证明她们是怎样把他从他的王国赶出来，像倒垃圾筒一样翻倒在宫墙之外。现在他只能任凭风吹雨打，无家可归，世界上除了冰雹、雷电和风暴就没有其他，而他的头脑里除了风雨雷电和狂怒外也别无其他。“吹吧，风啊！胀破你的脸颊，猛烈地吹吧！你，瀑布一样的倾盆大雨，尽管倒泻下来，浸没我们的塔尖，淹没屋顶上的风标吧！你，比思想还要迅速的硫磺的电火，劈碎橡树的巨雷的先驱，烧焦我的白发吧！你，震撼一切的霹雳啊，把这生殖繁密的饱满的地球击平吧！打碎造物的模型，不要让一颗忘恩负义的人类的种子遗留在世上！”我们在这位坐在我们中间的年迈的君主的眼神里看到那思想的风暴，他蜷缩的双肩此刻不是在貂皮斗篷里，而是披着隐士的僧袍，好像正在无遮无挡的荒野里借着灯笼的弱光游荡，疯子是唯一反映他的疯狂的镜子。









然而对于前面的小伙子，疯子只是他自己装扮出来的一部分，为的是更好地制定一个复仇方案，把因发现母亲吉尔特鲁德和叔叔的罪行而搅乱的心绪给掩饰起来。如果他患的是神经官能症，每个神经官能症都有其方式，在每种方式中都含有神经官能症。（我们这些被塔罗牌游戏给死死拴住的人对此知道得最清楚不过）。哈姆莱特给我们讲的是青年人与老年人关系的故事：越是在长辈们的权威面前感到自己脆弱，青春就越被推向

极端的绝对的思想，就越受到父亲幽灵噩梦的控制。而青年人给老人造成的麻烦也不少：像幽灵一样低着头游荡，咀嚼着怨恨，把老人已经埋葬了的悔恨又挑到表面上来，蔑视老年人认为自己拥有的更好的东西：经验。于是，他疯疯癫癫，袜子晃荡着，鼻子下面的书打开着：人生过渡期的这个年龄总是受到精神干扰。另外，他的母亲也意外地发现他（情人！）在为奥菲利娅发狂胡话；诊断已下，我们就称之为爱情的疯狂吧，这样一切都解释清楚了。被夹在中间的应该就是奥菲利娅，可怜的天使，表现她的特征的占命牌缓和预示了她的落水的结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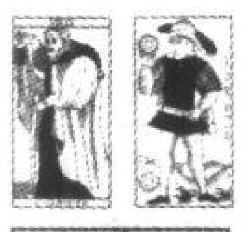
此刻，巴尕托宣布一个街头卖艺的戏班子要到宫廷来演出，这是将罪人与其罪行联系到一起的好机会。悲剧展现了一个通奸并弑夫的皇后：认出吉尔特鲁德了吗？克劳迪奥受惊而逃。从此时起，哈姆莱特知道叔叔在幕后监视着自己，只要用宝剑向摆动着的帷幕猛刺，国王就会立即倒地而死。“有老鼠！有老鼠！准是不要命了，我来结果你！”怎么？躲在那里的不是国王，而是（正如那张被称为隐士的牌所揭示的）老波洛尼奥，他被永远地固定在窃听状态下，这个可怜的窃听者实在不高明。可是哈姆莱特，你连一个成功的出击也没有，非但没有使父亲的鬼魂平息，却使你所爱慕的少女成了孤儿。你头脑的抽象思维决定了你的性格特点：金币男仆













代表你专心凝神于一个圆形图案，也许是曼荼罗，世外和谐的图解。

我们的女同桌则不如他专注，所谓的宝剑女王或麦克白夫人，一看到隐士牌就显得心绪不宁：也许她在那上面看到一个新的鬼魂现形的场面，幽灵戴着被割喉杀害的班柯的风帽，沿着城堡走廊吃力地行进，不请自来地坐在宴会的主宾席上，一缕乱发上滴下的鲜血落入汤盘。或许她认出了自己的丈夫，无法安睡的麦克白：黑夜里，他在灯笼的光照下走进来访贵客的房间，他还在犹豫迟疑，好像一只蚊子不愿意弄脏枕巾一样。“染血的手，苍白的心！”妻子挑唆着他作恶，但并不意味着她比他更糟：作为夫妻二人是夫唱妇随，婚姻是两个利己主义相互碾压的碰撞结合，文明社会的基础上的裂缝由此而扩展，公共利益的支柱就立在个人暴行这条蝰蛇的外壳上。

我们还看到，李尔王在隐士中更加确定地认出了他自己，他走遍天涯海角发疯似的寻找天使般的考狄利娅（在此，缓和是另一张仅仅由于他的过错而失去的纸牌），他不曾理解这个女儿，并且听信了莱加娜和高奈里拉的阴险的谎言，毫无道理地把她赶走。对于女儿，为父者做什么都会错：不管是专制还是溺爱，没有一个儿女会向父母道谢；两代人彼此恶狠狠斜视，彼此说话只是为了互不理解，互相指摘，制造不快和失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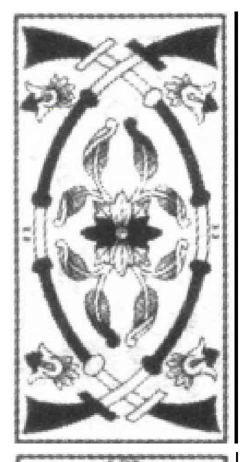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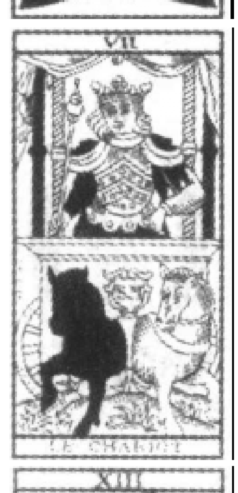
考狄利娅到哪里去了？也许她正无处躲藏又无衣蔽体，躲到荒无人迹的野地，喝坑洼积水解渴，像埃及的马丽亚[1]一样靠鸟儿给她叼来的米粒充饥。这可能就是占命牌星辰的意思，但麦克白夫人却在这张牌中认出了自己在夜间一丝不挂地梦游，闭目凝视自己双手上的斑斑血迹，徒劳地反复洗涤。谈何容易！血腥气味不散，要洗净这双小小的手，恐怕整个阿拉伯的香水都不够用！

而哈姆莱特反对这种说法，他在自己的故事里已经到了这种时刻（占命牌世界），奥菲利娅失去了理智，无意识地哼唱着歌谣，带着奇异的花环漫游到草地上——毛茛、荨麻、雏菊和长颈兰，我们的那些正派姑娘管最后这种花叫死人，说粗话的牧人却给它起了另一个不雅的名字。——要继续讲故事，就需要这张牌，也就是第十七张占命牌，在这张牌里人们看见奥菲利娅在一条溪水旁，向玻璃状的浓稠的溪流探着头，溪流很快就要溺死她，以绿霉染上她的头发。

哈姆莱特躲在公墓的坟墓之间，举着弄臣约利克的下巴脱臼的头颅骨，想到死亡。（那么，这个金币男仆手里的圆形物便是它！）职业的疯子死了，按照礼仪的法典而在他身上得到宣泄和反映的毁坏的疯狂，混合

[1] 基督教苦修士，原为埃及亚历山德里亚的妓女，归信基督教后，在外约旦的荒漠中苦修四十余年，大约去世于公元四二一年。







进对自己毫无防卫的王子及臣属的言语行动。哈姆莱特已经知道他所接触的一切都会遭受伤害：谁相信他不会杀人？其实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问题糟糕在他总是打中错误的靶子：他一动手就总要误伤他人！

两柄宝剑(宝剑二)相互交叉着形成一场决斗：两把剑表面上一样，其实一把是磨尖的，另一把是钝的；一把涂了毒，另一把却消过毒。不管怎样，总是年轻人先动手，拉埃尔特和哈姆莱特这两个人若赶上好运就能成为姻亲兄弟，而不会是互相屠杀的牺牲品。在宝杯里，克劳迪奥国王扔了一只珍珠，那是一颗为侄子准备的毒药："不，吉尔特鲁德，不要喝！"可是王后口渴得很，太迟了！哈姆莱特的剑太迟才穿透国王，第五幕已经快结束了。

对这三个悲剧来说，获胜国王的战车的前进都意味着幕布的落下。挪威的福丁布拉斯在波罗的海的这个苍白的岛上登陆，王宫里却寂静无声，走进这座大理石的建筑，见到的竟是一所陈尸房！丹麦王室的全家人都僵仆在地。哦，高傲时髦的死神！为了邀请他们光临在你的毫无出口的洞窟中的威宴，你以你的镰刀兼裁纸刀在哥达的历书中翻找，一下子竟找出这么多的高贵的人物？

不，不是福丁布拉斯，是法兰西国王，考狄利娅的丈夫，他越过拉芒什海峡来援救李尔王，进逼两位邪恶的王后姊妹相互争夺的

勃艮第的军队，但是他没能及时从牢笼里解救出李尔王和他的爱女，他们在那里像鸟儿一样唱，像蝶儿一样笑。这是家里第一次有了一点宁静：只要凶手稍迟几分钟就够了。然而凶手来得那么准时，他缢死了考狄利娅，自己又被李尔王缢死。李尔王高声呼喊着："为什么一条狗、一匹马、一只耗子都有它们的生命，考狄利娅却没有一丝呼吸？"而肯特，忠诚的肯特也只能祝愿："碎吧，心啊，我求求你，碎吧！"

这不是挪威国王或法兰西国王，而是苏格兰国王，是被麦克白篡夺了的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他的战车在英格兰军队的前面行进着，麦克白终于被迫说出："我累了，太阳，你留在空中，我巴不得世界被拆散击垮，游戏的纸牌、对开本书的纸片和灾祸的碎镜片都被打乱。"



写在后面的话



构成本书的两篇文字中，第一篇《命运交叉的城堡》于一九六九年首次发表在《贝尔加莫和纽约的子爵塔罗牌》上，出版者是帕尔马的佛朗科·马利亚·里奇。本版采用的塔罗牌就是为了唤起对里奇原版所印纸牌的色彩和尺寸的回忆。这是大约十五世纪中叶时波尼法乔·本波为米兰公爵家绘制的一副牌，现在一部分收藏在贝尔加莫的卡拉拉学院里，另一部分则在纽约的摩根图书馆里。本波所绘的一些牌已经流失，其中有两张在我的故事里非常重要，即**魔鬼**和**高塔**。因而我在书中提及它们时未能在书页旁放置相应的画面。

第二篇《命运交叉的饭馆》是用同样的方法，运用如今已经在国际上十分流行的塔罗牌（这种牌——特别是在超现实主义以后——在文学领域大为走运）构思的：B.-P.格里莫出版社的《马赛的古老塔罗牌》（以一种被保罗·马尔多订正的"修订版"方式）复制了一副于一七六一年由马赛的纸牌制作师傅尼科拉·康维尔印制的塔罗牌。同原牌相

比，这副牌在复制时虽然尺寸略有缩小，却并没有丧失原作的魅力，只是色彩稍逊一些。这副马赛牌与意大利至今仍大量使用着的塔罗牌相比并无多少区别，只是意大利牌都是半身形象相对印成的，而这副牌的形象则是完整的，加之其粗糙和神秘的风格，特别适合我用来做各种解释，以利叙述那些故事。

法国和意大利对占命牌的称呼各有不同，法国人说的 La Maison-Dieu（上帝屋）被我们称为 La Torre（高塔），法国人的 Le Jugement（审判）被我们称为 Angelo（天使），法国人的 L'Amoureux（情人）被我们称为 L'Amore（爱情）或 Gli Amanti（爱人），单数的 L'Etoile（星）变成了复数的 Le Stelle（星辰）。我按照故事情节需要分别采用了最合适的名称。（Le Bateleur 或巴尕托在法、意两种语言中都是出处不详的名称，其唯一肯定的意思就是，在两种语言中它都是第一张占命牌。）

这种把塔罗牌当作组合叙事机器的构思，我是受到保罗·法布里的启发，他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乌比诺的一个关于叙述结构的国际研讨会上做了《纸牌占卜术的叙事与纹章图案的语言》的报告。在 M.I. 列科姆切娃和 B.A. 乌孜潘斯基的《作为符号系统的纸牌占卜术》和 B.F. 叶戈洛夫的《最简单的符号系统与交叉的类型学》（其意大利文译文见于由雷莫·法卡尼和翁贝托·埃克整理，一九六九年由米兰的蓬皮亚尼出版的《苏联的符号

体系和结构主义》一书)中，第一次对算命纸牌的叙事功能进行了分析。但是我不能说我的工作是运用了这些研究的方式。我从他们的研究中所获取的主要是每张牌的意味取决于它在前后牌中的位置这一观念，从这一观念出发，我独立地按照自己文章的需要进行了工作。

至于解释纸牌占卜术和塔罗牌象征寓意的大量书目，尽管我早已阅读知晓，但我相信它并没有对我的工作产生多大影响。我只以不知其为何物的眼光观察那些牌，从中得到某些感觉，将其编排组合起来，再按照牌面图像进行解释叙述。

我先从马赛牌开始，试着把它们当作一张张分解图按照故事情节顺序排列组合。当偶然排列的纸牌能够让我找到它们内涵的故事时，我就动手写作；我逐渐积累了不少材料；可以说，《命运交叉的饭馆》里的大部分故事就是这个阶段里写成的；但我一直不能把纸牌按照包容多重叙事的顺序排列起来，只好不断改变游戏规则、总体结构和叙述方案。

出版商佛朗科·马利亚·里奇邀请我为那本关于子爵塔罗牌的书写一篇东西时，我正欲作罢。刚开始，我打算用已经写成的那些故事，可是很快就意识到十五世纪微型彩画的世界与马赛牌大众化印刷品的世界大不相同，不仅有些占命牌的图像不同(力量是男

人，马车上是女人，星辰人物不是裸体而是着衣装的），因此必须根本改变叙述的相关情节，而且图像是以一个不同的社会背景为前提绘制的，因此另有其表现语言和情感。我自己拿来做参照的文学作品是《疯狂的奥尔兰多》，因为波尼法乔·本波的塔罗牌画比路多维科·阿里奥斯托的诗要早差不多一个世纪，这些画可以反映阿里奥斯托的想像所形成的那个世界。于是，我立即用子爵塔罗牌试按《疯狂的奥尔兰多》里的故事线索排列组合；组成我的"神奇方阵"故事的交叉中心并不算难。只要能让其他故事相互交叉起来，我就能创造出不是用字母，而是用纸牌形象组成的填格游戏，而每一行无论横竖都既能顺读又能反读。我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完成了《命运交叉的城堡》（而不是饭馆），与该书其他内容一起印制成精装本出版。

书一出版就得到一些志趣相投的批评家兼作家的认同，被一些研究者以科学的严谨在一些国际性的学术杂志上进行分析，如马里奥·科尔蒂（在海牙出版的一本杂志《符号学》上）和热拉尔·热诺（在一九七二年八九月号的《批评》杂志第 303 至 304 页上），美国小说家约翰·巴思在他在布法罗大学的讲座中谈到了它。他们的态度鼓励了我像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把它按照惯用方式发表，使之独立于艺术书籍的彩色绘画书刊。

但首先我想完成"饭馆"，好让它与"城

堡”一起发表，因为大众化的塔罗牌不仅可以印成黑白色的，而且很富有叙事魅力，而我在“城堡”里却未能充分开发这种魅力。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也像排列子爵牌那样，把马赛牌组成交叉故事的“容器”。可这个工程我没能成功：我想从我原先已经构思的一些故事出发，对那些牌我已经赋予了一定意义，故事也写了很多，然而却不能把它们摆进一个统一的框架结构里，我越是琢磨，每个故事就越变得复杂，就要牵扯上更多的牌，而那些牌已经用于其他故事，实在难舍难弃。我终日坐在那里，把我的牌摆了拆、拆了摆，绞尽脑汁想出新的游戏规则，勾划出上百种框架，方阵、斜方形、星形，可总是把最重要的牌留在外边，而不要紧的牌都能组合进去，框架变得非常复杂（有时变成三维立方体或多面体），搞得我自己都绕不清楚了。

为了走出这个死胡同，我丢开框架，重写那些已经成型的故事，而不去考虑是否能在其他故事的网络里找到位置，可是我觉得只有依照一定的严格的规则所进行的游戏才有意思，那就是每个故事都必须与另外的故事交叉，否则就分文不值，白给也不要。另外，当我开始动笔时，不是排列好的每行牌都能写出好的故事，有些牌无法引发我的灵感，有些牌只能去掉才能保证文章的效果，有些牌却能经得起反复推敲，一下子就显露出文字语言的连贯力量，一旦写成就再无要更改之

处。就这样，我又按照新写成的篇幅在重新组牌，需要考虑重建和拆除的工作量仍然在增加。

除了图画文字和寓言编写工程上的困难，还有风格安排上的困难。我意识到，与“城堡”在一起，只有当两部故事的语言再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精致微型彩绘与马赛的粗糙塔罗牌在形象上的风格差异时，“饭馆”才能使其具有意义。于是我尽量减少文字语言材料，直到它降到一种梦游者的嘟嘟囔囔的水平。可当我试图按这种编码再写时，那些作为文学参照的纸页却抵触起来，阻止我写作。

一次又一次，经过长短不同的间隔，我这几年在这个迷宫里捕猎，而迷宫很快就吞噬了我。难道我正在发疯吗？难道是这些神奇形象的有害影响不让人不受惩罚就随意摆弄它们？还是这种组合工程释放出的庞大数目已令我头晕目眩？我决定放弃，把一切都丢下，去忙别的事情：在一件我已经探索过其内涵但它只是作为理论假设才有意义的工程上，再花费时间，这是荒唐的。

又过了好几个月，兴许是整整一年，我再也没有想它，可是在一个突然的瞬间我想到可以再用另外一种方法，更简单、更迅速、肯定能成功的方法。于是，我又开始组织框架，修改，填充，又开始陷入活动沙堆之中，把自己套进怪癖顽念里不得自拔。有时我深更半

夜醒来，跑去记下一个定型的修改方案，而它又引发没完没了的修改。还有的夜里我抱着找到完美形式的宽慰心情上床，可早上起来后又不满地把这个方案撕碎。

现在终于问世的《命运交叉的饭馆》就是这些艰苦创作的产物。作为“饭馆”的总体方案的由七十八张纸牌组成的方阵没有按照“城堡”组合的规则；“讲述人”既不顺着一条直线也不按照一定规程讲述；有的牌在所有故事里都重复出现，甚至在一个故事里也不止一次出现。可以说写成的文章是逐渐积累的材料的档案馆，经过对图像解释、性格情绪、观念意向、风格体现分类而成的档案馆。我决定发表《命运交叉的饭馆》纯粹是为了解放自己。只要不出版，我还得手里拿着书稿不断修改、重写。只有这本书印成发表，我才算终于能解脱出来，但愿如此。

我还想说，有一段时间，在我的意向中，这本书应包括不止两篇，而是三篇。我要找与这两副牌相当不同的第三副塔罗牌吗？到了一定时候，我对这种旷日持久的陷入逼迫自己按照一定思路进行创作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图像索引之中感到厌倦。我觉得需要寻求一种鲜明的对照，用现代视觉材料做类似的工程。但是什么能充当现代塔罗牌代表这种集体的无意识呢？我想到连环画，不是喜剧而是悲剧的、惊险吓人的：歹徒，受惊的女人，宇宙飞船，迷人的女郎，空战，发疯

的科学家。我想过跟“城堡”和“饭馆”一起再写一个《命运交叉的汽车旅店》：一些人在逃离一场神秘的灾难后来到一家半毁坏的汽车旅店里，那里只有一份烧得剩下一张的报纸：连环画版。幸存者们吓得失去了言语能力，就指着画面讲述自己的故事，当然不按照原版的顺序，而是从一格跳到另一格，或按竖线，或按斜线。我没有按照我的思路继续进行下去，就只停留在这点上了。我对这种实验的理论和表述已经兴趣索然，从任何角度看，都到了转向其他事情的时候了。

一九七三年

看不见的城市



目　　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　一　章

当马可·波罗描述他旅途走访过的城市时，忽必烈汗未必全都相信，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位鞑靼君王听我们这位威尼斯青年的讲述，要比听任何信使和考察者的报告都更专心，更具好奇心。在帝王的生活中，会在因征服的疆域宽广辽阔而得意自豪之后，反而因为意识到自己将很快放弃对这些地域的认识和了解而感到忧伤和宽慰；会有就像一个雨后落日时分的大象气味和火盆里渐冷的檀香木灰烬带来的空落落的感受；会有一阵眩晕，使眼前地球平面图上山脉与河流的曲线颤抖起来；会将报告敌方残余势力节节溃败的战报卷起来，打开从未听人提过姓名的国王递来的求和书的蜡封，他们甘愿年年进贡金银、皮革和玳瑁，以换取帝国军队的保护；这个时刻的他，会发现我们一直看得珍奇无比的帝国，只不过是一个既无止境又无形状的废墟，其腐败的坏疽已经扩散到远非权杖所能救治的程度，而征服敌国的胜利反而使自己承袭了他人的深远祸患，从而陷入绝望。只有马可·波罗的报告能让忽必烈汗穿越注定要坍塌的城墙和塔楼，看清一个图案精细、足以逃过白蚁蛀食的窗格子。

城市与记忆　之一

从那里出发，向东方走三天，你会到达迪奥米拉，这座城市有六十个白银的大圆屋顶，诸神的青铜塑像，铺铅石的道路，一个水晶剧场，还有一只金鸡在塔楼顶上每天报晓。旅客们对这些美景都很熟悉，因为他们在别的城市也见过。然而这座城市的独特品质在于，倘若在九月的黄昏来到此地，白昼渐短，你就会看到炸食店门口同时亮起多彩的灯光，听见某处凉台上传来女人的喊声：啊！真让人羡慕那些人，他们觉得自己曾经度过这样的一个夜晚并且在那时是幸福的。

城市与记忆　之二

长时间骑马行走在丛莽地区的人，自然盼望着抵达城市。他终于来到伊西朵拉，这里的建筑都有镶满海螺贝壳的螺旋形楼梯，这里的人能精工细作地制造望远镜和小提琴，这里的外来人每当在两个女性面前犹豫不决时总会邂逅第三个，这里的斗鸡会导致赌徒之间的流血争斗。在他盼望着城市时，心里就会想到所有这一切。因此，伊西朵拉便是他梦中的城市，但只有一点不同。在梦中的城市里，他是年轻的，而到达伊西朵拉城时，他已经是一把年纪的人了。广场上有一堵老人墙，老人们坐在那里看着过往的年轻人；他也坐在他们中间，当初的盼望已经成了回忆。

城市与愿望　之一

关于朵罗泰亚可以有两种说法：你可以说，城墙上高竖起四座铝质塔楼，七个城门口装有弹簧控制的吊桥跨越护城河，河水流进四条绿色的运河，把城市纵横划分成九个区，每个区有三百所房屋和七百个烟囱；每个区的婚龄少女都要嫁给其他区的小伙子，双方父母要交换各自专有的商品——香柠檬、鲟鱼子、紫水晶——以此为基础，就能推导出整个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你也可以像把我带到那里的赶骆驼的人一样说："我很年轻时来到这里，那天早上，许多人匆匆走向集市，女人都长着一口漂亮的牙齿，直率地望着我的眼睛，三个士兵在高台上吹着小号，到处是车轮滚滚，到处是彩旗飘飘。在那以前，我只知道荒漠和商队车路。而那个朵罗泰亚的早上使我觉得今生今世没有比这更美好的感受。在后来的岁月里，我的目光又回头审视过荒漠和商队车路；而我现在知道，这只是那个早上让我走进朵罗泰亚的许多道路中的一条。"

城市与记忆　之三

至高无上的忽必烈汗啊，无论我怎样努力，都难以描述出高大碉堡林立的扎伊拉城。我可以告诉你，高低起伏的街道有多少级台阶，拱廊的弧形有多少度，屋顶上铺的是怎样的锌片；但是，这其实等于什么都没有告诉你。构成这个城市的不是这些，而是她的空间面积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灯柱的高度，被吊死的篡位者来回摆动着的双脚与地面的距离；系在灯柱与对面栅栏之间的绳索，在女王大婚仪仗队行经时的披红挂彩；栅栏的高度和偷情的汉子如何在黎明时分爬过栅栏；屋檐流水槽的倾斜度和一只猫如何沿着它溜进窗户；突然在海峡外出现的炮船的火器射程有多远和炮弹怎样打坏了流水槽；鱼网的破口，三个老人怎样坐在码头上一面补网，一面重复已经讲了上百次的篡位者的故事，有人说他是女王的私生子，在襁褓里被遗弃在码头上。

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收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的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着。对今日的扎伊拉的描述，还应该包含扎伊拉的整个过去。然而，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记都是抓挠、锯锉、刻凿、猛击留下的痕迹。

城市与愿望　之二

一直向南走上三天，你就会到达阿纳斯塔西亚，这座城里有许多渠道汇聚在一起，上空有许多风筝飞翔。我应该开列一个在这里能买到的好商品的单子：玛瑙、石华、绿玉髓及各种其他的玉髓；我应该赞美那用陈年的香桃木烤熟的、涂满大量牛至的金黄色的野鸡；还应该提到那些在花园水池里沐浴的女人，据说她们有时还邀请过路者脱掉衣服，跟她们一起在水里追逐嬉戏。不过，所有这些还并非城市的真正本质所在：因为对阿纳斯塔西亚的描述，只能唤起你的一个个欲望，再迫使你把它们压下去，而某天清晨，当你在阿纳斯塔西亚醒来时，所有的欲望会一起萌发，把你包围起来。这座城市对于你好像是全部，没有任何欲望会失落，而你自己也是其中一部分，由于她欣赏你不欣赏的一切，所以你就只好满足生活在欲望之中。阿纳斯塔西亚，诡谲的城市，具有时而恶毒时而善良的力量：你若是每天八个小时切割玛瑙、石华和绿玉髓，你的辛苦就会为欲望塑造出形态，而你的欲望也会为你的劳动塑造出形态；你以为自己在享受整个阿纳斯塔西亚，其实你只不过是她的奴隶。

城市与标志　之一

你在树木与石头之间一连数日行走。你的目光很难停留在一个物体上，只是在认出它是另一事物的标志时才会驻目观察：沙上的足迹说明曾有老虎经过；一片沼泽说明有一脉水流相通；木芙蓉花意味冬季的结束。其余的一切都是寂静无声的，可以互相替换的；树木和石头只是树木和石头。

旅途终于把你带到了塔马拉。你沿着两边墙上挂满招牌的街巷走进城市。你眼中所见的不是物品，而是意味着其他事物的物品的形象：牙钳表示牙科诊所，陶罐表示酒馆，戟代表卫队营盘，天平代表蔬菜水果铺。雕像和盾牌代表着狮子、海豚、塔楼和星辰，是以狮子、海豚、塔楼或星辰为标志的某种东西。还有禁止在某处做某事的标志——车辆不得进入小巷，不得在报亭后面解手，不得在桥上垂钓，——以及某些准许做的合法行为——给斑马饮水，打木球，焚烧亲友尸体。从寺庙门口，能够看到各种以其属性形态出现的神灵的雕像：羊角、沙漏、水母，信徒通过它们可以认出他们，并面对他们作出正确的祷告。如若一座建筑没有招牌或什么形象标志，只要凭其形状和在城里的位置就足以说明它的职能：王宫、监狱、铸币厂、学校、妓院。就连商贩在货摊上陈放的商品的价值也不在其自身，而在于作为标志代表其他什么东西：绣花的护额带代表典雅，镀金的轿子代表权力，阿威罗伊的书卷代表学识，脚镯代表淫逸。你放眼打量街巷，就像翻阅写满字迹的纸页：城市告诉你所有应该思索的东西，让你重复她的话，而你虽以为在游览塔马

拉，却不过是记录下她为自己和她的各部分所下定义的称谓。

无论在这些林立的招牌下城市包含或隐藏着什么，当你离开塔马拉时，都不会了解她的真实面貌。城外空旷的土地铺向远方的地平线，无际的天空，朵朵白云流过。偶然的机缘和风儿给了云朵形状，你已经在辨认它们的轮廓：一艘帆船，一只手，一头象……

城市与记忆　之四

在六条河流与三座山脉的那边就是左拉，这是一座你只要看上一眼就会终生难忘的城市。这并不是因为她能像其他难忘的城市一样给人留下什么不同寻常的印象。左拉的独到在于能一点一点留在你的记忆中，那些连贯的街巷，街道两旁的屋宇，房屋的门窗等等，虽然并不显得特别漂亮或罕见，却都能占据你的记忆。她的秘密在于能使你的目光浏览其一幅幅画面的方式，就像在读一部乐谱，任何一个音符都不能遗漏或移动。熟悉左拉每一个角落的人在晚上睡不着觉时，可以想像自己走在左拉的街上，依次记起大铜钟、理发店的条纹窗帘、九眼喷泉的水池、天文馆的玻璃塔楼、卖西瓜的货亭、隐士与雄狮的雕像、土耳其浴室、街角的咖啡店、通向海港的小巷。这座城市无法让你从记忆中抹去，就像一套盔甲或一个蜂巢，在每一个小窝里都能贮存想要记住的东西：杰出人物的姓名、品德、数字、植物与矿物的分类、战役的日期、星座和名言片段。在每个观念和每条路线的转折点上，你都能确立帮助唤起你记忆的相似或相对立的关系。于是，世界上最博学的人就是把左拉印在记忆里的人。

但是，我要登程走访左拉却是徒劳的：为了让人更容易记住，左拉被迫永远静止不变，于是就萧条了，崩溃了，消失了。大地已经把她忘却了。

城市与愿望　之三

到德斯皮纳去有两条途径：乘船或者骑骆驼。这座城市向陆路和海路而来的人展示的是不同的风貌。

在高原上赶骆驼的人，看到地平线上出现的摩天大厦的尖顶、雷达的天线、随风飘动的红白两色的风向袋和冒着烟雾的烟囱，就会想到一条船，明知是一座城市，也还把她看做把自己带离荒漠的一条船：一条即将解开缆绳的帆船，尚未全部打开的帆已经鼓满了风；或者是一条汽船，龙骨上的锅炉已经在振动；他会想到所有的海港，想到起重机在码头上卸下的外国货，想到各国水手们在酒馆里用酒瓶相互敲打脑壳，想到楼房底层亮着灯光的窗口，每个窗口都有一个正在梳妆的女子。

在迷雾缭绕的海岸，水手辨认出正在一摇一摆行进着的骆驼的轮廓，带着斑点的两座驼峰之间是流苏闪亮的绣花鞍垫，他明知这是一座城市，却仍然把她看作一头骆驼，身上驮满大大小小的酒囊、蜜饯果脯、枣酒和烟叶，甚至已经看见长长的商队离开海边的沙漠，走向错落起伏的棕榈树荫下的淡水绿洲，走向墙壁刷成白色、庭院铺满瓷砖的宫殿，赤脚的舞女们摇动着薄纱下时隐时现的手臂。

每个城市都从她面对的荒漠获得自己的形状；于是，赶骆驼的人和水手看到的，就是这样处在沙的荒漠与水的荒漠之间的德斯皮纳。

城市与标志　之二

从吉尔玛城归来的旅人都清楚地记得：一个盲黑人在人群中大喊大叫，一个疯子在摩天大厦的楼顶飞檐上探身向外，一个女孩牵着一头美洲豹散步。其实，许多手持棍杖敲打着吉尔玛石子路面的盲人都是黑人，每座摩天大厦上都有人在变疯，所有疯子都在摩天大厦飞檐上消磨时光，也没有哪头美洲豹不是任性的女孩子所饲养。这是一座夸张的城市：不断重复着一切，好让人记住自己。

我也从吉尔玛回来：我的记忆还包括与窗子平齐高度四处飞行的氢气球，开满为水手文身的店铺的街巷，挤满肥胖妇女的闷热的地下火车。然而与我同行的旅伴们却发誓说，只见过一个飞过城市塔尖的氢气球，只见过一个文身匠在收拾长凳上的钢针墨水和文身图案，只见过一个胖女人在一节火车的车厢里为自己扇着风。记忆也在夸张：反复重复着各种标志，以肯定城市确实存在。

细小的城市　之一

伊萨乌拉，千井之城，据说建于一个很深的地下湖上。只要在城市范围之内，居民们随便在哪里挖一个垂直的地洞就能提出水来：城市的绿色周边正是看不见的地下湖的湖岸线，看不见的风景决定着可视的风景，阳光之下活动着的一切，都是受地下封闭着的白垩纪岩石下的水波拍击推动的。

结果，伊萨乌拉就有两种宗教形式。一些人相信，城市的神灵栖息在给地下溪流供水的黑色湖泊深处。另一些居民则认为，神灵就住在系在绳索上升出井口的水桶里，在转动着的辘轳上，在水车的绞盘上，在压水泵的手柄上，在把水井管里的水提上来的风车支架上，在打井钻机的塔架上，在屋顶的高脚水池里，在高架渠的拱架上，在所有的水柱、水管、提水器、蓄水池，乃至伊萨乌拉空中高架上的风向标上。这是个一切都向上运动着的城市。

被派到边疆省份巡查的使节和税务官准时回到蓟门府[1]，立即到木兰花园朝见可汗，忽必烈一边在木兰树荫下散步，一边听取他们的长篇报告。使节中有波斯人、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埃及人和土库曼人；皇帝对于他的每一个臣属来说都是外国人，而只有通过外国人的眼睛和耳朵，帝国才能向忽必烈汗表明自己的存在。使节们用可汗听不懂的语言，禀报从他们也听不懂的语言那里得来的消息：浓重含糊刺耳的声音吐露出帝国征收了多少赋税，被撤职和处死的官吏的姓名，天旱时引水灌溉的运河有多长多宽。但是，年轻的威尼斯人在上奏时却与皇帝建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沟通方式。马可·波罗刚来不久，还不懂东方语言，只能靠手势、跳跃、惊奇或惊恐的叫声、鸟兽的叫声或从行囊里掏出的物件来表达：鸵鸟毛、投石枪、石英，把它们像下棋一样摆在面前。每当完成忽必烈的使命归来，这位机灵的外国人都会演出即兴哑剧，让皇帝揣摩：第一座城市是一条鱼逃离了鸬鹚的长嘴，却又落入了鱼网；第二座城市是一个赤条条的男子跳过火堆，竟安然无恙；第三座城市是一个骷髅头颅，发绿霉的牙齿咬着一颗圆圆的白色珍珠。可汗能看懂他的手势，却弄不清它们跟他所到城市之间有何关系；他不明白马可究竟想说明旅途中的奇遇，还是讲述某城的创建者的业绩，还是转达占卜者的预言，还是隐喻人名的字谜或画谜。不过，不

[1] 原文作 Kemenfu，应即马可·波罗游记中的 Chemeinfu。——编辑注

论寓意晦涩还是清晰，马可展示的所有物品都有一种徽章的力量，谁看过一次都不再忘记，也不会混淆。在可汗的头脑中，帝国是由沙粒一样的短暂易逝的能互相更换的数据构成的荒漠，而沙堆上出现的，就是威尼斯青年的字画谜里的城市和省份的形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不断的巡视，他掌握了鞑靼人和其他民族与部落的语言。现在，他的报告是可汗听到的最精确最详细的报告，能完全满足可汗的一切疑问与好奇。然而，每当得到关于某地的新消息，皇帝都会想起当初马可做过的手势或展示的物件。新消息从徽章中得到新的意义，而同时给徽章增添新的意义。忽必烈想，也许帝国只是头脑里精神幻觉中的一幅黄道十二宫图。

“假如我熟悉了所有徽章，”可汗问马可，“是否就终于真正拥有了我的帝国呢？”

“陛下，”威尼斯人答道，“别这样想，到那时，你自己就将是许多徽章中的一个。”

第 二 章

“其他使者都给我提出关于饥荒、舞弊和犯罪阴谋的警告，或者报告新发现的绿松石矿、价格合算的貂皮，或提议购买镶嵌宝石的刀剑。而你呢？”可汗向马可发问，“同样是从偏远的地方归来，你却只会告诉我某人晚上坐在自家门槛上乘凉时想些什么。你的跋山涉水究竟有何用途？”

“此刻是晚上，我们坐在皇宫的台阶上吹风，”马可·波罗回答，“不管我的话能唤起你对哪个地方的想像，你都会处在自己的位子上，作为观察家来看它，即使在皇宫里，也能看到木桩上建造的村庄，也能感到带有河口海湾泥腥气味的微风。”

“我承认，我的目光是那种凝神沉思者的目光。可你的呢？你走遍诸海群岛与冰封的苔原，越过重山峻岭。实际上，你却是足不出户。”

威尼斯人很清楚，忽必烈之所以生他的气，是因为想更好地跟上他的思路；而他的回答与争辩都正是可汗头脑中那些话语的一部分。换言之，他们二人之间无论是大声谈论，还是继续无言静默，其实都是一样的。事实上，他们沉默着，半闭双目，躺在吊床的软垫上摇摇晃晃，吸着玛瑙嘴的长烟斗。

马可·波罗想像着自己的回答（或者忽必烈汗想像着他的回答）说，越是在远方城市陌生的小区里迷失方向，就越能了解为到达该城所经过的那些城镇，再回首追溯旅程各站，重新认识当初起航的海港和年轻时所熟悉的地方，孩提时终日奔跑过的威尼斯的

小广场和自家周围的一切。

这时，忽必烈汗打断马可或想像着打断他，或者马可想像着被可汗的提问打断：

"你前进的时候总是回头向后看着吗？"或者：

"你所见过的一切都永远抛在背后吗？"或者：

"你前进的时候总是在以往的过去中旅行吗？"

这都是为了让马可·波罗能够解释，或者自己想像解释，或者被想像成解释，或者终于能够解释，他所追寻的永远在自己的前方，即使是过去的，也在旅行过程中渐渐变化，因为旅行者的过去会随着他的旅行路线而变化，这并非指每过去一天就补充一天的最近的过去，而是指最遥远的过去。每到一个新城市，旅行者就会发现一段自己未曾经历的过去：已经不复存在的故我和不再拥有的事物的陌生感，在你所陌生的不属于你的异地等待着你。

马可在一座城里，看见某人在广场上所过的一生或一个瞬间，而这一生或一瞬或许就是他自己的；假如时间能停止在很久很久以前，现在的那个人可能就会是他自己；假如当年他没有在岔路口上取道相反的方向，在漫长的旅行过后，或许自己也会在广场上取代那个人的位置。如今，他已经被排除在那个真实的和假想的过去之外；他无法停止下来；他必须继续走向另一个城市，而那里等待他的是他的另外一段过去，或者一种当初也许是他的可能的未来，而现在已是他人的现实。未曾实现的未来仅仅是过去的枝杈，干枯了的枝杈。

"你是为了回到你的过去而旅行吗？"可汗要问他的话也可以换成："你是为了找回你的未来而旅行吗？"

马可的回答则是："别的地方是一块反面的镜子。旅行者能够看到他自己所拥有的是何等的少，而他所未曾拥有和永远不会拥有的是何等的多。"

城市与记忆　之五

在毛利里亚,旅行者应邀进城游览,并且欣赏一些反映城市旧貌的彩色明信片:同一个广场,现在是公共汽车站的地方从前站着一只母鸡,现在是拱桥的地方从前是演奏音乐的凉台,现在是火药厂的地方从前站着两位打着白阳伞的小姐。若不想让市民失望,旅人们就要称赞画面上的城市,夸奖她胜过今日的城市风貌,但是同时又必须非常小心,使自己的惋惜表现得在确切的限度之内:首先应承认变成大都市的毛利里亚所具有的繁华与壮观,可惜同昔日作为旧省城的毛利里亚相比,又不免失去些优雅的气质,人们只能在画片里欣赏这种优雅;然而当初作为省城的毛利里亚若是没有这番巨变,在人们眼里就一点优雅气质也显不出来;无论如何,今日的都市更具魅力,因为只有通过她变化了的今日风貌,才唤起人们对她过去的怀念,而抒发这番思古怀旧之情。

留神不要对他们说出,同一地点同一名字下的不同城市,有时会在无人察觉之中悄然而生,或者默默死去,虽是相继出现,却彼此互不相识,不可能相互交流沟通。有时,居民的姓名、音调甚至容貌都不曾变化,但是栖身于这些名字之下和这些地点之上的神灵却已经悄然离去,另一些外来的神灵取代了他们的地位。询问新神灵比起老的神灵究竟更好还是更坏,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之间毫无关系,就像那些彩色明信片并不代表毛利里亚,而代表一座偶然凑巧也叫做毛利里亚的昔日的旧城。

城市与愿望　之四

灰石建造的城市菲朵拉的中心有一座金属建筑物，它的每间房内都有一个玻璃圆球。在每个玻璃圆球里都能看到一座蓝色的城市，那是另一座菲朵拉城的模型。菲朵拉本可以成为模型里的样子，却由于种种原因变成了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模样。在每个时代里都有某些人，看着当时的菲朵拉，想像着如何把她改建成理想的城市，然而当他们制作理想城市的模型时，菲朵拉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城市，而那个直至昨日还是可能的未来城市也就只能成为玻璃球里的一件玩具。

今日收藏那些玻璃球的建筑物是菲朵拉的博物馆：每个市民来参观，选择符合自己愿望的玻璃球里的城市，仔细端详着，想像着汇集运河水的水母池中倒影的飘逸（倘若它今日没有干涸的话），想像着骑在配有篷伞的象背上，行走在大象专用道上的滋味（可现在已经禁止大象进城了），想像着顺着清真寺螺旋形塔尖往下滑行的乐趣（可现在连塔身的基础都找不到了）。

在你的帝国的版图上，伟大的可汗啊，应该既能找到石头建造的大菲朵拉，又能找到玻璃球里的小菲朵拉。这并非由于她们都同样的真实，而是由于她们都同样是假想的。前者把被接受的当作必需的、但其实尚不是必需的东西给固定起来，后者把所想像的当作可能的、但瞬间之后就不再可能的东西给封闭住了。

城市与标志　之三

人在旅途，不知前面路上等待着自己的是怎样的城市，就揣摩她的王宫、兵营、磨房、剧院和市场会是什么样子的。帝国里的每一座城市，每一座建筑都不相同，其排列顺序也不一样；但是，一个异乡人一走进这座陌生的城市，目光扫过那些塔尖柱饰、楼阁与干草棚，掠过弯弯曲曲的运河、菜园和垃圾堆，就能一下子分辨出来，哪是王子的宫殿，哪是大法师的庙宇，哪是旅馆、监狱或贫民窟。有人说，这证明了一种假设，那就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仅仅由差异构成的城市，一座既无形象又无形态的城市，而那些特别的城市则充填了它。

而佐艾不是这样。你可以在这座城里的每个地方睡觉，制造器具，烧饭，积蓄金币，脱衣服，治理朝政，卖货或向演说家提问。它的任何一座金字塔式屋顶之下的建筑，都既可以是麻风病院，又可以是后宫姬妾的澡堂。旅人四下漫步，只有满腹疑问：他无法将城里各个地方区分开来，即便那些在他脑子里觉得最清晰的都混淆起来了。他如此推论：假如存在的每个瞬间都属于其全部，佐艾城就是一个分不开的存在的地方。可为什么是城市呢？有哪条线划分城里与城外的界限，什么能区别车轮声与狼嚎声呢？

细小的城市　之二

我现在要讲的城市是珍诺比亚，其绝妙之处在于虽然处于干燥地区，却完全建筑在高脚桩柱上，房屋是用竹子和锌片盖的，高低不同的支柱支撑着纵横交错的走廊和凉台，相互间用梯子和悬空廊连接，制高点是锥形瞭望台，还有贮水桶、风向标、滑车、钓鱼杆和吊钩。

是什么需求、命令或愿望使珍诺比亚的创建者赋予城市如此的风貌？没有人记得了，所以不能说我们今日所见的城市是否合乎他们的理想，经过历年的增建扩建，最初的设计恐怕早就面目皆非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倘若你让居住在珍诺比亚的人描述他心中的幸福生活，那一定是像珍诺比亚一样，有高脚桩柱和悬空梯子的城市，那也许是与珍诺比亚不同的城市，有随风飘扬的旗子和彩带，但永远是这原始模型与其他成分的组合而已。

既然如此，就无需将珍诺比亚划归幸福的还是不幸福的城市范畴。按照这种类别区分城市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要区分，则另有两类：一类是经历岁月沧桑，而继续让愿望决定自己形态的城市；另一类是要么让愿望抹杀掉，要么将愿望抹杀掉的城市。

城市与贸易　之一

迎着西北风走上八十公里，你就会到达欧菲米亚，每年的冬夏至和春秋分，七个国家的商人都会聚集此地。载着生姜和棉花驶来的船只，扬帆而去时满载的是开心果和罂粟籽，刚卸下肉豆蔻和葡萄干的商队，又把一匹匹金色薄纱装入行囊，准备回程上路。不过，这些人顺着河流或跨过荒原远道而来，决不仅仅是出于做生意的愿望，因为在可汗帝国的版图内外，所有集市上的商品都是一样的，铺在脚下陈列商品的都是同样的黄席子，头上撑着的都是同样的防蝇布篷，做招徕的都是同样的虚假减价。到欧菲米亚来决非只为做买卖，也为了入夜后围着集市四周点起的篝火堆，坐在口袋或大桶上，或者躺在成叠的地毯上，聆听旁人所说的词语，诸如"狼"、"妹妹"、"隐蔽的宝藏"、"战斗"、"疥癣"、"情人"等，篝火旁的每个人都要讲述一个关于狼、妹妹、隐蔽的宝藏、战斗、疥癣和情人的故事。当你离开欧菲米亚这个每年冬夏至和春秋分都有人要来交换记忆的城市时，你知道在归程的漫漫旅途上，为了在骆驼峰间或平底帆船舱内的摇摇晃晃中保持清醒，你会再度翻出所有的记忆，那时你的狼会变成另一只狼，你的妹妹会成为另一个妹妹，你的战斗也变成另一场战斗。

……马可·波罗刚来不久,而且完全不懂东方语言,要表述什么,就只能靠从行囊里掏出一件件物品:鼓、腌咸鱼、疣猪牙穿成的项链,再加以手势、跳跃、惊异或惊恐的喊声,或模仿豺狼和猫头鹰的叫声。

对于皇帝来说,有时环节之间的联系并不清楚;那些物件可以表示不同的意思:装满矢镞的箭囊有时表示一场战争的临近,有时又代表收获丰厚的狩猎,还可以是出售兵器的商店;沙漏可以代表已经或正在流逝的时间,又可能是制作沙漏的作坊。

但是,这位口齿不清的报告人所提供的每件事情或每个消息,令忽必烈最感兴趣的是它们周围的空间,一个未用言语充填过的空间。马可·波罗对所走访过的城市的描述具有这种特色:你可以在思想中漫游、迷失,停下来乘凉,或者拔腿而逃。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可·波罗的讲述中词语逐渐替代了物件和手势:先是感叹,孤立的名词,干巴巴的动词,接着是绕弯子的句子,层次繁多的复杂的陈述,明喻和暗喻。外国人学会了说皇帝的语言,或者说皇帝学会了听懂外国人的语言。

可是,两个人之间的沟通似乎不如从前那么愉快了:语言当然比那些物件和手势更能表达每个省份和城市的重要的事物:建筑、市场、风俗、植被和动物;但当波罗讲述那些地方每天每夜的生活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言语,结果,还是回到用手势、表情和目光来表达。

于是,在用准确的语言讲述了城市的基本情况后,他会对每座城市进行一番无言的评论:伸出手掌,掌心或手背向上或向两侧,直截了当或拐弯抹角,动作迅速或缓慢。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对话方式;可汗戴满戒指的白皙的手动作庄重地回答商人结实灵活的手。两人之间的默契与日俱增,他们的手的动作也就开始采取固定的姿态,这些姿态代表各自在各种时刻的心态运动。而代表事物的词汇为丰富的实物样品所补充更新,无声的评论趋于封闭和定型。双方对采用语言对话的兴致已经在减少,他们的对话,大部分时间是在沉默与静止状态下进行的。



第　三　章

忽必烈汗发现马可·波罗的城市几乎都是一个模样的，仿佛完成那些城市之间的过渡并不需要旅行，而只需改变一下她们的组合元素。现在，每当马可描绘了一座城市，可汗就会自行从脑海出发，把城市一块一块拆开，再将碎块调换、移动、倒置，以另一种方式重新组合。

马可继续汇报他的旅行，但是皇帝已经不再听他讲话，打断他说：

"从现在开始，由我来描述城市，而你则说明是否真的存在我所想像的城市，她们是否跟我想像的一样。首先，我要讲的是一座台阶上的城市，坐落在一个半月形的海湾，常有热风吹过那里。现在，我再来讲讲她的一些奇景：一个像大教堂那么高的玻璃水池，供人们观看燕鱼游水和飞跃的姿态，并由此占卜凶吉；一棵棕榈树，风吹树叶，竟弹奏出竖琴之声；一座广场，马蹄形环绕着大理石桌子，上面铺了大理石台布，摆着大理石制的食品和饮料。"

"陛下，你走神了。你刚才打断我的时候，我正在讲这座城市呢。"

"你知道她？她在哪里？叫什么名字？"

"它既无名称又无地点。我再向你说明一次描述它的缘故：在可以想像的城市的数目之中，那些元素组合缺乏联系的线索，缺乏内在的规律，缺乏一种透视感和一番故事的城市，必须排除在外。城市犹如梦境：所有可以想像到的都能够梦到，但是，即使最离奇

的梦境也是一幅画谜，其中隐含着欲望，或者是其反面——畏惧。城市就像梦境，是希望与畏惧建成的，尽管她的故事线索是隐含的，组合规律是荒谬的，透视感是骗人的，并且每件事物中都隐藏着另外一件。"

"我既无愿望又无畏惧，"可汗说，"我的梦境不是由头脑，就是由偶然而生。"

"城市也认为自己是心思和机缘的产物，但是这两者都不足以支撑起那厚重的城墙。对于一座城市，你所喜欢的不在于七个或是七十个奇景，而在于她对你提的问题给予的答复。"

"或者在于她能提出迫使你回答的问题，就像底比斯通过斯芬克斯之口提问一样。"

城市与愿望　之五

从那里出发，再走上六天七夜，你便能到达佐贝伊德，月光之下的白色城市，那里的街巷互相缠绕，就像线团一样。这一现象解说了城市是怎样建造而成的：不同民族的男人们做了同一个梦，梦中见到一座夜色中的陌生的城市，一个女子，身后披着长发，赤身裸体地奔跑着。大家都在梦中追赶着她。转啊转啊，所有人都失去了她的踪影。醒来后，所有人都去寻找那座城市；没有找到城市，那些人却聚会到了一起；于是，大家决定建造一座梦境中的城市。每个人按照自己梦中追寻所经过的路，铺设一段街道，在梦境里失去女子踪影的地方，建造了区别于梦境的空间和墙壁，好让那个女子再也不得脱身。

这就是佐贝伊德城，那些人在这里定居下来，期待着终有一夜梦境再现。但是，无论在梦境还是在清醒时，谁也没有再见到那个女子。城里的街巷就是他们每天上班工作要走的路，与梦中的追逐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久而久之，连梦也被遗忘了。

其他国家的人们也做过同样的梦，他们便来到这里，并且从佐贝伊德的街巷中看出某些自己梦中的道路，于是就改变一些拱廊和楼梯的位置，使它们更加接近梦里追赶那个女子的景况，让女子失踪的地方再也没有任何可逃遁的出路。

最早来的人们想不通，是什么吸引那些人来佐贝伊德，走进这个陷阱，这座丑陋的城市。

城市与标志　之四

远道而来的旅人要面对改变语言的问题，但没有一次能比得上我在伊帕奇亚的经历，因为所涉及的不是语言，而是事物。一天早上，我走进伊帕奇亚，一座木兰花园倒映在一片蓝色的湖水中，我在夹道的篱笆间走着，满以为能看到美丽的少女戏水；可是水底是螃蟹，咬着脖子上拴着石头、头发里缠着绿色海带的自溺者的眼睛。

我感到受了欺骗，决定找苏丹讨个公道。我走上最巍峨的大圆顶皇宫的斑岩石台阶，穿过六进建有喷泉、铺有瓷砖的院落。中央的大堂有铁栏围着：戴着黑色铁镣的囚犯正在一个地下采石场挖掘玄武岩石。

我只好请教哲学家。走进大图书馆，在装满羊皮纸书卷几乎要倒塌的书架间迷了路，只好按照消失了的字母表的字母顺序，在走廊、扶梯和小桥间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在最偏僻的纸莎草的小隔间里，我看到一片烟云，一个躺在席子上的年轻人目光呆滞，嘴巴上噙着鸦片烟筒。

"智者在哪里？"

吸鸦片烟的人用手指了一下窗户外面。那是一座儿童游乐园：木瓶、秋千、陀螺。哲学家就坐在草地上。他说：

"标志形成一种语言，但那不是你们自以为了解的语言。"

我明白了，我必须从引导我追寻事物直至此地的形象中解脱出来：只有那时，我才能理解伊帕奇亚的语言。

现在，我只要听见马嘶和鞭响的声音，就会春潮涌动：在伊帕奇亚，你必须到马厩和训马场，才能见到骑在马鞍上的美貌女子，她们裸露着大腿，小腿戴着护甲，若有年轻的外国人出现，她们就立即把他推倒在干草堆或锯末堆上，以自己结实的乳房挤压他。

当我的灵魂只需要音乐的营养与刺激时，我晓得应该到墓地去：音乐家们都躲在墓穴中，坟头之间，笛子的颤音和竖琴的和弦相互回应。

当然，总有一天，我在伊帕奇亚的唯一愿望将是起身离去。我知道，不该走向海港码头，而必须爬上城堡最高的尖塔，去等候一条路经那里的船只。能否有船驶过呢？没有一种语言是绝对不骗人的。

细小的城市　之三

阿尔米拉成为这个样子，究竟是由于没有建造完毕，还是由于某种魔法或者任性所致，我无从知晓。她没有墙壁，没有屋顶，也没有地板；总之，没有一点看上去像个城市的地方，只有管道除外，那些管子在应该是房屋的地方垂直竖立着，在应该是地板的地方横向分岔，真像一片管子的树林，每个末端都是水龙头、淋浴喷头、虹吸管或溢流管。蓝天之下，反衬着白色的洗手盆、浴缸或其他白色洁具，好像晚熟的果子挂在干枯的枝条上。有人会说，一定是水管工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不等泥瓦匠来砌墙盖顶就匆匆离去；要不然，就一定是坚不可摧的输水系统竟然逃过了一场大劫难、大地震或白蚁的蛀食。

无论阿尔米拉是在有人居住之后还是之前被遗弃，我们都不能说她是一座空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抬眼望去，就会在水管丛中见到身材不高但苗条纤细的年轻姑娘，在浴缸里悠闲地浸泡着，在悬空的喷头下弯腰屈身，在沐浴，在擦拭，在喷香水，或者在对着镜子梳理着长发。阳光下，喷头里流出的扇面形水线、水龙头里流出的水柱、喷出的水、溅出的水和海绵浴刷上的肥皂泡都闪动着七彩光。

我所得到的解释是这样的：进入阿尔米拉的水管网络的一些水流一直受水泽仙女和水神的统辖。众仙习惯了在地下的水路里上上下下，便容易进入新的水系王国，随着众多的喷泉水柱跃到地上来，找到新的镜面，新的游戏，新的享受水的乐趣的方式。也许

是她们的入侵赶走了当地居住的人类，也许是因为动了水土，冒犯了水仙，于是建造阿尔米拉作为对水仙们的供奉。总而言之，似乎她们现在是心满意足了，这些小巧的女人，早上还能听到她们的歌声呢。

城市与贸易 之二

在克罗埃这座大城市里，人们在街上走动，彼此都互不相识。初看上去，能想像出他们的各种景况，相遇、对话、惊奇、爱抚、痛苦。可是，竟然谁也不和他人打招呼问候，他们的目光相遇时，仅仅彼此对视一秒钟，然后转移视线，去寻求其他的目光，永远不会停留下来。

一个少女走过，让肩上的阳伞转动着，而自己浑圆的臀部也扭动着。一位身穿黑色衣服的女人走过，面纱下一双不安的眼睛和颤抖的双唇，更显出已经饱经风霜的年岁。还有一个文身的高大巨人，一个白发小伙子，一个女侏儒，两个穿着珊瑚红色衣裳的孪生姊妹。他们之间有什么东西在穿梭移动，互相投出的目光就像线条把一个个形象连接起来，并且画出那个瞬间能组合成的箭头、星形、三角形等所有图形，而此刻又有其他人物走入这个场面：一个牵着驯豹的盲人，一个娼妓摇着鸵鸟羽毛做的扇子，一位美男子，一个比男人还粗壮的女人。这些人偶然会在门廊下避雨，在集市的篷伞下购物，或者在广场上听乐队演奏，彼此互不开口，指头也不会动一下，甚至连眼皮也不会抬一下，却能发展成约会、通奸、调情、酒会。

克罗埃，这座最贞洁的城市，时刻都被肉欲推动着。如果男人们和女人们开始实现他们朝露般短暂的梦，每个幽灵都会变成人，演出一段追求、虚伪、误解、冲突与压迫的故事，而幻想的旋转木马就会停止转动。

城市与眼睛　之一

古人在湖畔建造了瓦尔德拉达，有阳台的房子层层叠叠，高处的街道临湖一面都修了护栏和围墙。来到此地的游人便能看到两座城市：一座在湖畔坐落，一座是湖中倒影。无论湖畔的瓦尔德拉达出现或发生什么，都会在湖中的瓦尔德拉达里再现出来，因为这座城市的结构特点就是每一个细节都能反映在它的镜子中，水中的瓦尔德拉达不仅有湖畔房屋外墙的凹凸饰纹，而且还有室内的天花板、地板、走廊和衣柜门上的镜子。

瓦尔德拉达的市民都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镜子里的动作和形象，都具有特别的尊严，正是这种认识使他们的行为不敢有丝毫疏忽大意。即使是一对恋人赤身裸体地扭在一起时，也要力求姿态更美；即使是凶手将匕首刺进对方颈项动脉时，也要尽量使刀插得更深，血流得更多，因为重要的不在于他们的交合或者凶杀，而在于他们在镜中交合或者凶杀的形象要冷静清晰。

这面镜子有时提高事物的价值，有时又予以贬低。镜子外面似乎贵重的东西，在镜子中却不一定贵重。这对孪生的城市并不相同，因为在瓦尔德拉达出现或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对称的：每个面孔和姿态，在镜子里都有相对应的面孔和姿态，但是每个点都是颠倒了的。两个瓦尔德拉达相互依存，目光相接，却互不相爱。

大可汗梦见一座城市,把她讲述给马可·波罗:

"港口坐南向北,在阴影中。码头比黑色的海水高出许多,黑浪拍打着海堤护墙;石阶上滑溜溜的铺满了海藻。码头上系泊着涂上沥青的小船,等待着那些向家人依依道别的旅客登船起航。告别是无言的,泪水在流淌。天气寒冷,所有人头上都裹着围巾。船夫的一声吆喝打断了所有人的拖延,旅客们聚集在船头,依然聚集在岸上的家人凝望着渐渐变小的游子;他们的面目已经难以分辨;海上有薄雾;小船靠近一艘抛了锚的大船,最后一个缩小的人影爬上了扶梯,消失了;人们能隐约听到锈蚀的铁链在拉起时碰撞锚链孔的声音。岸上的人们依然站在码头大石块上,目送着大船驶出海湾,不断挥动着白手帕。

"你上路吧,搜索所有的海岸,去寻找这座城市,"可汗对马可说,"然后再回来告诉我,我的梦是否符合实际。"

"请原谅,可汗,毫无疑问,我迟早会从那个码头登船起航,"马可说,"但不会回来向你报告。城市存在,而且有一个简单的秘密:她只知道起航,却不知道返航。"

第 四 章



忽必烈汗嘴里叼着镶着琥珀嘴子的烟斗，胡须垂到紫晶项链上，脚趾在缎子拖鞋里紧张地弓起，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听着马可·波罗的汇报。这些天，每到黄昏，总有一股淡淡的忧郁压住他的心头。

“你的那些城市现在不存在，或许从来就不曾存在过，肯定将来也不会存在。你为什么拿这些宽心的童话来哄人消遣？我知道，我的帝国像一具沼泽地里的尸体一样在腐烂，它的病毒都已经传染给啄食它的乌鸦和把它当做肥料的竹子。你为什么不跟我谈这些呢？你为什么要对鞑靼人的皇帝说谎呢，外国人？”

波罗善于顺从皇帝的恶劣心境。“是的，帝国是染上了疾病，并且还在努力使自己习惯于自身的伤口，而这是更糟糕的事。我的探索目的在于：搜索尚可依稀见到的幸福欢乐的踪迹，测量它缺欠的程度。如果你想知道周围有多么黑暗，你就得留意远处的微弱光线。”

有时候，可汗会一时心情愉快，会离开坐垫，在铺了地毯的小路上大步行走，靠在亭台栏杆上，用迷茫的目光环顾被香柏树上的灯笼照亮的整座御花园。

“我也知道，”他说，“我的帝国是用水晶材料建筑的，它的分子结构是排列完美的。正是元素的激荡才产生出坚实无比、绝妙无伦的金刚石，产生整座有许多切面的透明的大山。为什么你的旅行总是在令人失望的情况下停止，而从来都抓不住这不可阻挡的

进程？为什么你总是在不必要的忧伤中流连？为什么你要对皇帝隐瞒他辉煌的命运？”

马可答道：“陛下，只要你做一个手势，就会筑起一座完美无瑕的独一无二的城市，然而我得去收集其他那些为让位于她而消失了的城市的灰烬，那些城市既不可能重建，也不会被人记起。只有当你辨认出任何宝石都无法补偿的不幸的废墟时，你才会准确计算出最后的金刚石该有多少重量，才不会在开始时估计失误。”

城市与标志　之五

言永远不只是词语,而是事物自身。

细小的城市　之四

索伏洛尼亚是由两个半座城市构成的城市。在一边，有驼峰般陡峭山壁间的巨大过山车，机动木马大转盘，旋转舱的大转轮，头朝下驾驶的摩托骑士的死亡之井，正中吊着空中飞人荡秋千的马戏团大圆顶帐篷。另外半边城市，则是石头、大理石和水泥建成的银行、工厂、宫殿、屠房、学校，等等。两个半边城，一个是永久固定的，另一个则是临时的，时限一到，就会拔钉子、拆架子，被卸开、运走，移植到另外半边的空地上。

于是，每年都有一天，工人们会拆下大理石屋檐，推倒石头墙和水泥柱子，卸开市政大楼、船坞、炼油厂和医院，把它们装上拖车，依照每年固定的路线，一个广场一个广场地迁移。留下来的有着射击场和机动木马大转盘的半边索伏洛尼亚，在过山车里人们的惊恐叫声中计算着还要等上多少个月、多少个日夜，才能盼回车队，重新开始完整的城市生活。

城市与贸易　之三

踏进以埃乌特罗比亚为首府的地区，旅人见到的不是一座城市，而是散布在起伏不平的高原上的许多城市，她们大小相同，形态相似。埃乌特罗比亚不是一座，而是所有这些城市的名字，其中只有一座住人，其余都是空城；这情形总是轮流出现的。我来告诉你们其中的原由。如果有一天，埃乌特罗比亚的居民厌烦了，再也忍受不了他们的工作、亲属、房子、街道、债务，以及那些他们必须打招呼的人和对他们打招呼的人，全城市民就决定迁移到邻近那座一直在等待他们的崭新的空城里，在那里，每个人都开始从事新的职业，娶一位新的妻子，打开窗户就能看见新的景致，每晚跟新的朋友做新的消遣，谈新的闲话。于是，他们的生活在一次次搬迁中不断更新，而每座城市的方位、倾斜度、水流和风向都使她显得与其他城市不同。因为他们的社会是有序的，人们的财富和权利没有多大差别，所以从一个职业换到另一个职业几乎没有什么波折；多样化的职务保障了人们工作的多姿多彩，以至于极少有人能在人生之中重复已经做过的工作。

这样，城市在她空着的棋盘上不断移动着，重复着它始终如一的生活。居民们反复演出同样的场景，只是更换了演员；他们重复着同样的台词，不过改变了口音而已；他们张开不同的嘴巴，打着同样的哈欠。在帝国的所有城市中，只有埃乌特罗比亚保持始终不变。这个城市最尊崇的无常之神墨丘利造出了这种暧昧的奇迹。

城市与眼睛　之二

是观看珍茹德的人使这座城市具有她的形状。如果你吹着口哨昂首而行，你对她的认识就是自下而上的：窗台、飘动的窗帘、喷泉。如果你指甲掐着手心低头走路，你的目光就只能看到路面、水沟、下水道口的盖子、鱼鳞和废纸。你无法说这种风貌比那种更加真实，但是关于珍茹德高处的情况，你大多要靠来自别人的记忆，他们正在向珍茹德的底部下行，每天都沿着相同的街道行走，都能看到前一天的愁闷沉淀在街角墙根。所有的人，或迟或早都将视线顺着排水管移动、再也离不开铺设路面的石子。与此相反的情形并不排除，但是肯定罕见：因此，我们继续在珍茹德的街道上行走，目光投进地窖、地基和水井中。

城市与名字　之一

关于阿格劳拉，我所能告诉你的，不外乎当地居民们口头常说的话：一系列关于道德的箴言，一系列关于过错的格言，一些奇谈怪论，还有一些对规则的执拗的见解。对古代的观察家，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诚实，而他们都认为阿格劳拉具有持久的混合的品质，当然也少不了把他们那个时代其他城市的品质融合进去。无论是传说的还是看到的阿格劳拉，比起当初或许都没有多少变化，但是它的奇特之处在于，从前认为平常的，如今已经变得古怪，从前以为怪诞的，如今已经成为习惯，而且由于德行与过错观念的改变，使得它们不再带来美誉或恶名。就这一方面的意义而言，有关阿格劳拉的一切说法都不属实，但是它们已经为这座城市建造了坚固可靠的形象，而凭借居住在城市里所能得出的评论却很少实质。结论是：传说中的城市很大部分是其实际存在需要的，而实际存在的城市却比传说的实际要少。

那么，如果我要根据自己亲眼所见与亲身经历向你描绘阿格劳拉，就只能告诉你，那是一座毫无色彩，毫无特征，随便给撂到那里的城市。但是，这话也并不真实：在某些时刻，某些街道上，你会看到某种难以混淆的、罕见的、甚至是辉煌的事物；你想讲述这件事物，可是那些关于阿格劳拉的所有传说已经把你的词汇给封住了，你只能重复那些传说的话，却讲不出自己的话来。

因此，当地居民始终相信他们居住的是一座建立在自己名字之上的阿格劳拉城，而不能发现那座生长在自己土地上的阿格劳

拉城。虽然我愿意在记忆中将两座城市区分开保存，但是只能向你讲述其中一座，另外那座则无法用言语表述，因为她早已消逝了。

可汗说过，"从今往后，由我来描绘城市，而你则在你的旅行中验证它们是否存在。"

但是，马可·波罗眼中所见的城市总是跟皇帝想像的不一样。

"我在头脑里建造一座样板城市，可以按照她来演变出所有可能的城市来，"忽必烈说。"她包含一切符合常规的东西。鉴于现有的城市都或多或少偏离常规，我就只须预先料想到常规的种种例外，便能计算出它们最可能的组合形式来。"

"我也曾经想过一个样板城市，由此而演变出其他所有城市来，"马可·波罗回答。"它是由各种例外、障碍、矛盾、不合逻辑与自相冲突构成的。假如这般组合的城市可能性小些，只须减少一点不正常的成分，就可以提高其存在的可能性。所以，只要我剔除我的样板模式中的一些例外，无论按照什么程序进行，都能到达一座作为例外存在的城市。不过，不能把我的这类活动推出一定的界限：否则我将会得到一些过于接近真实的城市来。"

第 五 章



可汗在皇宫高高的阳台上，注视着帝国的壮大增长。起初是边界线容纳进了新征服的领地，然后是前进中的军队开进人烟稀少的地区，只有茅舍零落的村庄，稻麦不生的沼泽，瘦弱多病的百姓，干涸的河床，芦苇。"我的帝国已经过于外向，"可汗心想，"到了该让它向内生长的时候了。"于是，他梦想成片的石榴树林里熟透的果子裂开，穿着牛肉串的烧烤叉子在火上滴着油滴，地壳运动塌陷的地表露出闪光的黄金矿脉。

如今，连年的丰收把谷仓装得满满的。涨水的河流带来大批的木材，用作支撑庙宇和宫殿铜顶的大梁。大队的奴隶搬动若干座蛇纹大理石山，跨越了整个陆地。可汗注视着他的帝国已经遍布城市，压着大地和百姓，到处是财富，到处是拥挤繁忙的交通，到处是过多的装饰和庞大的建筑，是复杂的等级结构，是臃肿，紧张，沉闷。

"是帝国自身的重量在把它压倒。"忽必烈心想。于是，他梦境里出现了像风筝一样轻盈的城市，花边一样通透的城市，蚊帐一样透明的城市，还有叶脉一样的城市，手纹一样的城市，能够看透它们无光的假想厚度的金属丝的城市。

"我把今夜梦到的城市讲给你听，"他对马可说。"在一片黄色的平原上，散落着一些陨石和不规则形状的岩石，我望见远方有一座城市的塔尖高耸，那些纤细的尖顶似乎专门供旅行中的月亮轮流在上面休憩，或者在起重机的缆绳上摇摆游荡。"

波罗则说:“你梦到的城市是拉拉杰。她的居民提供这些夜空中的休憩点，是为了让月亮能赐予城中的一切事物永无止境的增长的力量。”

“还有一点你不知道，”可汗补充道，“月亮赐给拉拉杰的最罕见的特权:在增长中越来越轻盈。”

细小的城市　之五

你愿意相信我，那很好。现在我告诉你，奥塔维亚这座蛛网之城是怎样建造的。在两座陡峭的高山之间有一座悬崖，城市就悬在半空里，用绳索、铁链和吊桥与两边的山体相连。你在狭小的木板上走动，战战兢兢惟恐脚步踩空，要么你也可以抓紧大麻绳编织的网桥。你身下是万丈悬崖，只有几片白云飘过，白云下面，才能望到深邃的谷底。

这便是城基：一张网，既当通道，又做支撑。其余的一切，不是在网上，而是在网下吊着：绳梯、吊床、麻袋似的房子、晾衣架、小艇似的凉台、皮水袋、煤气嘴子、淋浴喷头、高架秋千、游戏套圈、高架索道、吊灯、盆栽的下垂植物。

悬在深渊上空中生活的奥塔维亚居民，反而不像其他城市的人那么心中不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网究竟能支撑多重多久。

城市与贸易　之四

在艾尔西利亚，为了建立维系城市生命的关系，居民都在房屋角落之间拉起黑、白、灰或黑白色的绳子，绳子颜色视彼此亲缘、交易、权威和代表关系而定。当绳子多到让人连路都走不通时，居民们就会搬迁，拆掉房屋，只留下绳子及其支撑物。

带着家中器具露宿山坡的艾尔西利亚难民们，回望平原上那些竖起的木桩和木桩间拉起的绳索的迷宫。那里仍是艾尔西利亚城，而他们则算不上什么。

他们在另一处再建造艾尔西利亚，要编织另一张类似的绳网，但更加复杂，更加有规则。后来，他们再度离弃那里，把家搬到更远的地方。

于是，当你在艾尔西利亚境内旅行时，会看到一处处被遗弃的旧城废墟，不耐久的墙壁早已不见了，死者的骸骨也早已被风吹走：只有那些交织纠缠着的关系的蛛网在寻找一种形式。

城市与眼睛　之三

在树林里走上七天，去宝契的人还见不到城市的影子，其实他已经到了。地面上竖起的一根根高高的细长支架一直穿进云层，它们间隔很远，上面支撑着整座城市。登上云梯，你就能走进城市。那里的居民极少下到地面来：上面有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不喜欢下来。城市的一切都不接触地面，除了那些黄脚绿鸠似的高脚支架，再就是晴天里投射在植物叶片上的有孔多角的影子。

关于宝契的居民，有三种假设：他们憎恨地球；他们敬畏地球，乃至尽量避免与地面的任何接触；他们喜欢自己出生之前的地球，以至利用各种望远镜不知疲倦地观察着每一片树叶，每一块石子，每一只蚂蚁，着迷地冥思自己杳然的存在。

城市与名字　之二

有两种神灵保护着莱安德拉城。两种神灵都非常细小，以至非肉眼所能看到，他们为数众多，以至无法数清。一种神栖身房屋的门口及室内衣架和伞筒处；在搬家时，他们也随着交出钥匙的住户，定居在新住所里。另一种神就在厨房里，喜欢藏在炊具下、壁炉罩里，或者在放扫帚的储藏间里：他们属于房屋的一部分，当住户搬迁离去之后，他们仍留下来，与新来的住户做伴；或许在房子建造之前他们就已经栖息于当地，躲在杂草丛中，藏在生锈的罐头盒里；如果把房子拆掉，再就地建造一座容纳五十户人家的楼房，那么他们的数目肯定也会相应增长，分别安身于五十个厨房之中。为了对他们加以区别，我们把前者称为宅神，后者则称作守护神。

在一所房屋里，并不是宅神总和守护神泾渭分明，互不混淆。他们互相交往，一起在飞檐和暖气管道上散步，就家政加以评论，他们很容易发生争吵，但也可以和平共处上几年；如果让他们排成一行，你肯定分不出谁属于哪一类。守护神看着来历和习惯与他们迥异的宅神来来去去；而宅神则要跟衰败了的豪华宫殿里傲气十足的守护神争抢地盘，与铁皮破屋里火气大疑心重的守护神设法相处。

莱安德拉的实质就是他们永远争辩不休的题目。哪怕是去年刚刚来到的宅神，也认为自己是城市的灵魂，并且相信自己离开这里时会把莱安德拉一同带走。守护神则认为宅神是不速之客，是

令人厌烦的侵略者；真正的莱安德拉是他们的，是他们使一切内涵具有了形态，是他们在这些暴发户抵达之前就栖息于此，在那些家伙离开之后仍将继续留下来。

两种神有一点共同之处：家里或城里发生的一切，都值得他们论说一番。宅神总是重提太公、曾祖母、曾叔公等先人；守护神则言必称被人们毁坏了的环境当年如何如何。但是，他们不总是生活在回忆中，他们也憧憬未来：宅神想像孩子们长大成人后如何立业成家，守护神在判断那栋房子或那片地方今后会在擅长持家者手中变成什么样子。如果竖起耳朵仔细聆听，特别是在夜间，你会听到他们在莱安德拉房室内的低声谈话、彼此插话、嘲笑、叹息和讥讽的笑声。

城市与死者　之一

在梅拉尼亚，每当你走进广场，都会听到一段对话：吹牛皮的军人和寄生虫走出门来，遇见年轻的纨绔子弟和妓女；吝啬的父亲在门槛上向坠入情网的女儿发出最后的叮咛，却被愚蠢的仆人打断，而他正要去给拉皮条的女人送一张字条。许多年过后，当你重返梅拉尼亚时，还会听到同样的对话在继续，不过寄生虫、拉皮条的女人和父亲已经去世，吹牛的军人、女儿和愚蠢的仆人替代了他们的位置，而这些人又正被伪君子、女友和星相家所取代。

梅拉尼亚的人口生生不息：对话者一个个相继死去，而接替他们对话的人又一个个出生，分别扮演对话中的角色。当有人转换角色，或者永远离开或者初次进入广场时，就会引起连锁式变化，直至所有角色都重新分配妥当为止。此时，愤怒的老人还会继续叱责伶牙俐齿的小女仆，放高利贷者继续追逐被剥夺继承的年轻人，护士还在宽慰伤心的私生女，然而他们的目光和声音已经跟上一场景的人物完全不同了。

有时候，同一个人同时扮演两个或更多角色：暴君、恩人、信使；有时候，同一个角色分别由两个或者成百上千的梅拉尼亚居民扮演：三千人演伪君子，三万人演寄生虫，十万人演流落街头等待机会恢复地位的王子。

时光流逝，角色也不完全与过去的相同；当然，剧情错综复杂，情节多变，虽然线索混乱、障碍重叠，演出还是朝最后收尾接近。谁在随后的时刻观察广场，就会听到一场接一场的对话在变化，而

梅拉尼亚的居民寿命实在太短,还来不及发觉这些变化。

马可·波罗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描述一座桥。

“可是,支撑桥梁的石头是哪一块呢?”忽必烈汗问。

“整座桥梁不是由这块或者那块石头,”马可答道,“而是由石块形成的桥拱支撑的。”

忽必烈汗默默地沉思了一阵,然后又问:“你为什么总跟我讲石头?对我来说只有桥拱最重要。”

波罗回答:“没有石头,就不会有桥拱了。”

第 六 章

"你可曾见过跟这座城相似的城市?"忽必烈汗对马可·波罗发问,从御舟的绸缎顶篷下伸出戴满戒指的手,指点着运河上的桥梁,大理石台阶浸泡在水中的富丽堂皇的宫殿,摇着长桨曲折行进的轻舟,在开着集市的广场边卸下一筐筐蔬菜的运货船,还有阳台、站台、建筑物的圆顶、钟楼,以及在灰色湖水中的青翠的花园式小岛。

皇帝正由他的外国宠臣陪伴着驾幸昆塞[①],旧王朝的故都,可汗王冠上的最后一颗明珠。

"没有,陛下,"马可回答,"我从未想到会有这样的城市。"

皇帝试图看透他的眼睛。外国人垂下了目光。忽必烈整天都一言不发。

日落之后,在皇宫的平台上,马可·波罗向君王报告自己出使的经历。可汗已经习惯每晚半闭双目地倾听他的这些讲述,直到他的第一个哈欠暗示侍从点起火把,领他回寝宫。可是,忽必烈今天似乎存心抗拒倦意。"再讲一个城市吧。"他坚持说。

"……离开那里,顺着东北风和东北偏东风骑马走三天……"马可·波罗继续他的报告,列数许多地名、风俗习惯和物产。他的阅历之丰富,可以说到了取之不竭、述之不尽的程度,可现在也不得不认输了。天就要亮了,他说:"陛下,我已经把我所知道的所有

---

① 系 Quinsai 的音译,马可·波罗游记称这是一个极富丽的城市,并解释 Quinsai 一名的意思是"天上之城"。——编辑注

城市都讲给你听了。”

“还有一个你从未讲过。”

马可·波罗低下头来。

“威尼斯。”可汗说。

马可笑了。“你以为我一直在讲什么？”

皇帝不动声色。“可我从未听你提及她的名字。”

波罗说：“每次描述一座城市时，我都讲点威尼斯。”

“当我问起别的城市时，我想让你讲的是她们；我想听威尼斯，才问起威尼斯来。”

“为了区分其他城市的特点，我必须总是从一座含蓄的城市出发。对于我，那座城市就是威尼斯。”

“那么，你的每一个故事都要从旅行开始讲起，详细地如实描述威尼斯，完整地讲述，不疏漏任何一点记忆中的事物。”

湖面轻轻泛起涟漪，宋王朝故宫的树枝的倒影裂成闪亮的碎片，像水面漂浮的叶片。

“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住，就给抹掉了。”波罗说。“也许，我不愿意全部讲述威尼斯，就是怕一下子失去她。或者，在我讲述其他城市的时候，我已经在一点点失去她。”

城市与贸易　之五

在水城斯麦拉尔迪那，一张运河渠道网与街巷道路网相互交织着。从一处到另一处去，你总有陆路和水路可选择。在斯麦拉尔迪那，两点之间最短的路线不是直线，而是具有多处分支的曲线，因而供行人选择的路线就远远不止两条，倘若你喜欢水陆两种交替使用，你的选择余地就更多。

于是，斯麦拉尔迪那的居民就省却了每日行走相同路线的厌烦。不仅如此，行走的路线绝不止限于一个层面上，而是一路上有上上下下的台阶，有驻足的平地，有驴背式的罗锅桥，还有架空的路。各段不同层面的路线组合变化，能使每个居民每天去同一地点时观赏不同路线的景色。在斯麦拉尔迪那，最平常最宁静的生活也不会千篇一律。

但是，这里也如同其他地方一样，大部分秘密和冒险生活都受到种种限制。斯麦拉尔迪那的猫儿、小偷与地下情侣，走的都是高层的断断续续的路线，有时要从一个房顶跳到另一个房顶，有时要从屋顶平台跳到阳台上，有时则用走钢丝的步法取道屋檐的水槽。再往下，成群的老鼠在阴暗的下水道里流窜，阴谋家与走私者们从地洞和排水管口向外窥探，往来于地道地沟，抬着乳酪片、违禁品、成桶的火药，利用地下通道横穿城市。

斯麦拉尔迪那的地图应该用不同颜色，标出所有这些固体与液体的、明处与暗处的路线。最难标出的是飞燕的路线，它们划破屋顶上方的空气，以不动的翅膀划出看不见的抛物线，俯冲着吞

食蚊虫，盘旋着上升，掠过塔顶，在它们空中路线的每一点之上俯视整个城市的每个点。

城市与眼睛 之四

来到菲利德，你会非常欣赏架在运河上的各式各样的桥梁：驴背式罗锅桥，有顶篷的桥，有柱脚的桥，驳船托着的桥，悬空桥，带雕花栏杆的桥。还有临街的各种式样的窗子：双扇窗，摩尔式窗，哥特式窗，镶着半月形或圆花饰磨砂玻璃的窗。各种材料铺砌的道路：鹅卵石、青石板、碎石子，还有蓝色与白色的瓷砖。城市的每个地方都向游人展示着她令人惊奇的景色：城堡墙头上伸出来的一丛刺山柑，梁柱上端的三个女王雕像，洋葱式圆屋顶上串着三个小洋葱加一个尖顶。你会赞叹："能够每天都看到菲利德所包含的看不完的景致的人多么幸福啊！"而当你在仅仅看上一眼便不得不离开这座城市时，你会惋惜。

反之，你若赶上在菲利德住上一段时间，甚至度过自己的余生，眼前的城市很快就会褪色，圆花饰磨砂玻璃窗、梁柱上端的女王雕像、洋葱式圆屋顶都会消失。就像所有菲利德居民一样，你走过曲折的街道，分辨阳光与阴暗的地区，这里一扇门，那里一段台阶，这是你可以放篮子的板凳，那是不小心就会让你跌跤的坑洼。城市的其余部分都是看不见的。菲利德是一个空间，虚无中各点之间都连着通道：你可以走最快捷的路线，不必经过某债权人的门口就到达某商贩的帐篷。你的脚步追随的不是双眼所见的事物，而是内心的、已被掩埋、被抹掉了的事物。如果你觉得两个拱廊之中的一个更为惬意，那是因为那里在三十年前曾有一个穿绣花宽袖衣服的姑娘走过，或者是因为那个拱廊在某一时刻里的光线使

你联想起另外一个地方的什么拱廊。

上百万只眼睛望见窗户、桥梁、刺山柑，就好像在看一张白纸。像菲利德这样的城市很多，它们能够躲过众多目光，却躲不过那些出其不意投来的目光。

城市与名字 之三

对于我，在好长一段时间里，皮拉是一座海湾斜坡上的城堡式城市，高大的窗户和高大的塔，像有一个罩子扣着，市中心有一个井一样深的广场，广场中央有一眼井。我从未见过她。她是我未曾涉足过的城市之一，我只能通过名字来想像那些城市的样子：埃乌伏拉西亚，奥迪莱，马尔加拉，杰图利亚。在这些城市之中，皮拉有自己的地位，跟其他城市各不相同，像其他城市一样，在我心目中决不会混淆。

终于有一天，旅行把我带到了皮拉。我一踏上这块土地，就立即忘掉了以前的所有想像；皮拉变成了皮拉自己的样子；我相信自己一直知道，隐藏在起伏的沙丘后面的大海是远离城市的；街道是笔直的，长长的；屋宇有间隔地集中着，它们都不算高，中间有存放木料和木工厂的地方；风儿吹动着抽水泵的叶轮。从那以后，皮拉这个名字在我脑海唤起的就是这幅景象，这种光线，这种嗡嗡的声音，这种黄尘浮动的空气。很显然，除此之外，这个名字不可能具有其他意义。

我脑海里继续容纳着那许多我尚未见过并且将见不到的城市，它们的名字附带着一种形象，或者想像的形象中的一景一点：杰图利亚，奥迪莱，埃乌伏拉西亚，马尔加拉。海湾上的高城依然在那里，它的中央广场中间依然是那口井，可我怎么也叫不出它的名字，并且想不起我怎么会给它起一个意义完全错误的名字。

城市与死者　之二

我所经历的旅行，从来没有把我带到比阿德尔玛更远的地方。上岸时正好赶上黄昏。那个在码头上接过缆绳将它系在系缆桩上的水手，很像一个跟我一起当过兵的人，那人已经死了。那正是鱼类批发市场开市的时候。一位老人把一筐海胆装上手推车，我觉得似乎认识他，可刚一转身，他就消失在一条小巷里了；不过我明白，他的相貌很像我童年时的一位老渔夫，而那个人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一个蜷缩在地上的寒热病人让我看了很难受，他头上裹着一条毯子：我父亲临死前那几天，黄黄的眼睛和长长的胡子茬就跟他一模一样。我转过头去，再也不敢直视任何人的面孔。

我想：如果阿德尔玛是我梦里见到的城市，如果我在这里见到的都是已死的人，这个梦太让我害怕了。如果阿德尔玛是一座真实的城市，居住着活生生的人，那么只要我继续盯着那些人，他们相貌的相似之处就会消失，就会变成陌生的脸，苦闷焦虑的脸。无论如何，我还是最好不盯着看他们。

一个卖菜的小贩正在称一棵卷心菜，然后把它放进凉台上的少女用绳子放下来的吊篮里。这少女跟我故乡一位姑娘长得一样，那位姑娘因失恋而发疯，后来自杀了。卖菜的小贩抬起头来：简直就是我的祖母。

我想：人到生命的某一时刻，他认识的人当中死去的会多过活着的。这时，你会拒绝接受其他面孔和其他表情：你遇见的每张新面孔都会印着旧模子的痕迹，是你为他们各自配戴了相应的面

具。

搬运工人排成一行，背着大坛子和木桶，弯腰弓背走在石阶上，他们的面部被头上披着的麻袋片遮着；“现在，他们该站住，伸直腰，我又该认出他们了。”我想着，心里又焦急，又害怕。但是我的目光始终离不开他们；我差一点就把视线转向狭窄的街道上拥挤的人群，那就会看到意想不到的面孔，那些远处的面孔都在对着我，好像在等待我识别，也好像在识别我，好像他们已经认出了我。或许，对于他们每个人来说，我也像某个去世的人。我才刚刚来到阿德尔玛，就已经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已经在他们那边，融进眼睛、皱纹和扭曲的面孔的万花筒。

我想：也许阿德尔玛是人们垂死时抵达的城市，每个人都能在这里与故人重逢。这就标志着我也是死人。我又想：这也标志着彼世并不快乐。

城市与天空　之一

埃乌多西亚向上下两个方向延伸，有许多弯弯曲曲的小巷、台阶、死胡同、棚屋茅舍，城里保存着一块地毯，它能使你看到城市的真实形态。乍看上去，埃乌多西亚跟地毯上的图像毫不相像，整块地毯都是对称图形，图案沿着直线和周边重复着，间杂着色彩鲜艳的螺旋纹饰。可是，假如你认真观察，就会认为地毯的每一处都与城里的某一处相符，而且整个城市都包容在地毯的图像中，甚至连比例顺序都完全正确，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分散了你的注意而看走了眼。埃乌多西亚的混乱，骡子的叫声、煤烟的污垢、海产的腥味，这是你所观察到的不完全的城市景色，而地毯则证明某一点能够展示城市的真正透视图，它的几何图形绝对不会疏漏任何一个微小细节。

在埃乌多西亚很容易迷路：但是，只要你专心审视地毯，就会看出你所寻找的街道就在一条深红或深蓝或紫红色的线上，它环绕着的那片紫才是你的目的地。埃乌多西亚的每个居民都拿地毯的固定不变的图形跟自己心目里城市的形象做对照，能在地毯的图案里找到解除自己忧愁苦闷的答案，找到自己人生的故事和命运的转折。

就地毯与城市这两件差异悬殊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有人请教过先知。先知回答说，其中之一是上帝赐予的星空和行星运转的轨道的形状；另一个则如同所有人工制造的东西一样，是前者的近似的影像。

有相当一段时间，占卜者都确信地毯上的图案是神灵所为，从这个意义上注释了先知的断言，与之没有任何抵触。但是，用同样的方式，你可以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宇宙的真正地图就是埃乌多西亚城，一片不成形状的污斑，其中有曲折蜿蜒的街道，有灰尘中的乱成一堆的破房子，有火灾，还有黑暗中的尖叫声。

“……如此看来，你这可真是记忆中的旅行！”一直认真聆听的可汗，每当听到马可发出忧伤的叹息，就在吊床里直起身子，喊道，“为了摆脱怀旧的重负，你跑了那么远的路！”或者：“你远征归来，舱里满载的是悔恨！”或者不无讥讽地补充：“说实话，只不过是威尼斯王国小商贩购买的货色罢了！”

这就是忽必烈汗关于过去与未来的一切提问的最终目的。他做这种猫捉老鼠游戏已经整整一个小时，现在终于把马可逼到墙角，扑到他身上，一只膝盖抵着他的胸口，揪着他的胡须，逼问：“这就是我想从你口中得知的，坦白交代吧，你走私什么货色：心情、幸福，还是挽歌？”

这些言语和动作也许都是想像的，其实，两个人都静静的，一动不动，注视着烟斗冒出的烟慢慢上升。那小片云，有时被一阵风吹散，有时一直悬浮在空中。答案就在那片云中。马可看着风吹云散，就想到那笼罩着高山大海的雾气，一旦消散，空气变得干爽，遥远的城市就会显现。他目光想要达到的地方，正是飘浮着的烟雾屏障以外的地方：事物的形态在远处才分辨得更清楚。

或许，刚刚离开唇边的烟雾，浓浓的、缓缓的，还悬浮着，给人以另外一种景象：都市上空那吹不散的浊烟，压着柏油路面的瘴气。记忆既不是短暂易散的云雾，也不是干爽的透明，而是烧焦的生灵在城市表面结成的痂，是浸透了不再流动的生命液体的海绵，是过去现在未来混合而成的果酱，把运动中的存在给钙化封存起

来:这才是你的旅行终点的发现。



第 七 章



忽必烈：我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那些时间来走访你向我讲述的那么多城市。我觉得你从未离开过这座花园。

波罗：我所见到的和做过的每件事物，都是在头脑的空间里具有意义的，那个空间跟这里一样宁静，有同样半明半暗的光线，同样是树叶沙沙的恬静。当我凝神思索时，即使我在一刻不停地逆着多鳄鱼的绿色河流航行，在清点装进船舱的腌鱼有多少桶，我仍然觉得自己就在这座花园，在这黄昏中陪伴着可汗。

忽必烈：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花园里班岩喷泉之间散步，听着泉水飞溅的声音，还是浑身染着血汗，骑在马上率领大军正夺取你所描述的那些国家，或者正挥刀砍向包围着城市并爬上城墙的敌人。

波罗：也许这座花园就在我们垂下眼睑后的阴影中，我们始终忙碌着：你在战场上扬起尘土，我在远方集市上为胡椒的买卖讨价还价，即便在拥挤喧闹之中，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抽身回到这里，穿上绸缎的袍子，思考我们的见闻与生活，作出结论，观察远方。

忽必烈：我们这段对话，也说不定是绰号叫忽必烈可汗和马可·波罗的两个叫花子之间的对话；他们正在翻腾一个垃圾口袋，把生锈的废铁、布头、废纸堆在一起，喝上几口低劣的葡萄酒，在几分醉意之中把自己周围闪闪发光的东西看成东方宝库。

波罗：也许，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一片堆满垃圾的荒地，还有可汗的空中花园。是我们的眼睑把它们分开，但我们并不清楚究竟

哪个在外面,哪个在里面。

城市与眼睛　之五

你涉过河，度了关，眼前忽然闪现的就是摩里亚纳，它的雪花石城门在阳光照耀下是透明的，珊瑚柱子支撑着镶了蛇纹石的三角门饰，别墅都是玻璃制造的，像水族馆一样，水母形的吊灯下，披着银色鳞装的舞女在灯影下游弋。若不是第一次出门远行，你一定知道，这样的城市肯定会有她的反面对应：只要绕半个圈子，你就会看到摩里亚纳掩饰着的另一副面孔，一大片生锈的铁板，麻袋片，楔着钉子的木板，沾满煤灰的管子，成堆的废铁罐，挂着褪色的招牌的墙壁，藤条破损了的椅子框架，只适于在腐朽的屋梁上吊用的绳子。

从这面到那面，城市的各种形象在不断翻番，但是却没有厚度，只有正反两面：就像一张两面都有画的纸，两幅画既不能分开，也不能对看。

城市与名字　之四

克拉莉切，光荣的城市，有着一部痛苦的历史。它不止一次地衰落又复兴，但始终以最初的克拉莉切为无与伦比的辉煌的楷模，拿今日的城市与之相比，总少不了在星光暗淡时引发叹息。

在几个世纪的衰败过程中，几度瘟疫闹得城空人尽，梁柱檐篷坍塌了，地势变化了，昔日的巍峨不见了，人们心灰意懒，人去街空；然后，躲过灾难洗劫的幸存者又逐渐走出地窖和洞穴，不仅像耗子似的急于搜索和啃咬，而且像鸟雀一样抓紧收拾和补缀。他们抓住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拿到别的地方另派用场：织锦窗帘变成了床单，大理石尸骨坛成了种紫苏的盆子，闺房的铁窗花拆下来当了烤猫肉的架子，精美镶嵌的木料拿来烧火。把旧日克拉莉切没有用处的那些零杂物安置在一起，形成劫后余生的新克拉莉切，有茅舍、阴沟和鸽子笼。然而，克拉莉切往日的辉煌几乎还都全部保存着，全都在那里，虽然排列顺序有所变化，却仍像从前一样符合居民的需要。

贫困过去后，就是快乐的时代：克拉莉切从褴褛的蛹变成了华丽的蝴蝶；新的富足，使城市到处充满新的建筑材料；新人从外地纷纷拥入；一切的一切都与昔日的克拉莉切大不相同；新城越是在克拉莉切旧城的地址和名称上兴旺发达，就越发现自己在远离她，而且比老鼠和霉菌更迅速地摧毁她：人们虽然为新城的富丽感到骄傲，但内心深处却觉得自己成了不相称的外人，成了篡位者。

于是，当初被另派用场而得以幸存的最初辉煌时代的碎片如

今又被重新安置：罩在玻璃罩下，锁在橱窗里，放在丝绒垫上。这倒不是因为它们不再有什么用处，而是人们要凭借它们重现那座已经无人了解的城市。

克拉莉切又经历了几番衰败，几番复兴。人口和风俗也多次改变；只有名字、地方和那些打不破的东西保留了下来。每次新兴的克拉莉切都像有生命的肌体一样，有自己的气味和呼吸，把死去的克拉莉切的那些碎片当做至宝向人炫耀。谁都不晓得那些古希腊式柱头何时装饰过哪些柱子：人们只知道有一个柱头在一个养鸡场里支撑母鸡生蛋的篮子，过了不知多久才和其他展品一起搬到柱头博物馆里。一般人都相信曾经有第一座克拉莉切城，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柱头可能先在鸡舍后在庙宇里用过；大理石罐可能先种紫苏后来才装了尸骨。能够肯定的只有一点：一定数量的物体在一定空间的移动，一时被一些新物体遮盖，一时被消耗而得不到替换；规律是每次都要混杂一气，然后再重新拼凑在一起。也许克拉莉切一直就是华而不实的混杂体，搭配不佳，而且陈旧过时。

城市与死者　之三

没有任何城市能比埃乌萨皮亚更倾向于无忧无虑地享受人生。为了使由生到死的过渡不那么突然，这里的居民在地下建造了一座一模一样的城市。所有尸体都经过特殊脱水处理，只剩下一副骨架包着一张黄皮，被送到地下去继续生前的活动。至于活动内容，是死者生前最喜欢的开心时刻的活动：大多数人坐在饭桌旁，或者跳舞，或者吹奏小号。但是埃乌萨皮亚的生者从事的商业及各种职业，至少是他们最心满意足的工作，在地下也还继续经营着：钟表匠身边还是他店铺里那些停了摆的钟表，他正把干枯的耳朵凑到走了音的老摆钟跟前；理发匠握着干刷子，正往一位演员的颧骨上涂肥皂沫；而那位演员正睁着空洞的双眼读着剧本；一位面带笑容骨瘦如柴的女子，正在给一头小母牛的骨架子挤奶。

当然，很多活人都要求死后能够改变命运，过另外一种生活：这座地下城市里挤满了狩猎狮子的猎人、次女高音歌手，银行家、小提琴师，公爵夫人，被情夫供养的女人，将军，其数目之多，是活着的城里所从未达到的。

有一个戴蒙面头罩的兄弟会，任务是护送死者到地下城市并给他们安排适当位置。除他们之外，谁也不能进入死人的埃乌萨皮亚，有关地下城市的一切消息都是从他们那里打听来的。

听说，死者当中也有兄弟会，而且也乐于帮助他人。戴蒙面头罩的兄弟去世后，会在另一个埃乌萨皮亚从事同样的工作。据说他们中间有人已经死了，但仍然在继续上上下下。在活着的埃乌萨

皮亚，这个兄弟会是极有权威的。

据说，每次下到地下埃乌萨皮亚的时候，他们都能发现什么变化：死人们也在自己的城市进行改革，虽然不多，却是深思熟虑的，决非任性胡来。听人说，死人的埃乌萨皮亚能在一年之间变得让人认不出来。而活着的人，为了赶上潮流，兄弟会的人所说的一切，他们也要做一做。于是，地上的埃乌萨皮亚就模仿地下的姊妹城。

人们说，这不仅是现在才发生的事：事实上，是那些死人依照地下城市的样子建造了地上埃乌萨皮亚。还有人说，在这两座姊妹城里，没办法知道谁是死者，谁是生者。

城市与天空　之二

在贝尔萨贝阿，有一个信念世代相传：在城市上空另有一座贝尔萨贝阿，这里最高尚的美德与情感都在那里得到充分的释放，地上的贝尔萨贝阿若以天上的贝尔萨贝阿为楷模，二者就会浑然一体。按照传说，那是一座黄金之城，有白银的门锁和钻石的城门，一切都是雕镂镶嵌的，可谓以最精湛的技巧加工最贵重珍奇的材料而形成的一座宝城。贝尔萨贝阿的居民坚持忠于这个信念，处处为天上的城市增添光彩；他们积攒贵重金属和稀有宝石，不敢有瞬间的松懈享乐，始终保持得体端庄的仪态。

这些居民还相信，另有一座地下贝尔萨贝阿，那里包容了地上所有卑劣丑恶的事物，因而他们不断努力消除与地下相关和相似的一切。在他们的想像中，地下的屋顶就像开口朝下的垃圾筒，干酪皮、油腻的纸团、洗碗的脏水、残羹剩菜、污垢的绷带，不断纷纷自上而落。甚至是一种深色的能挤压延伸的脏东西，就像人类排出的粪便，从一个黑洞排向另一个黑洞，直到在最底层盘绕堆积起来，一层层堆成一座顶尖歪扭着的粪便城。

贝尔萨贝阿人的信念中有真实的一部分，也有错误的一部分。真实在于城市同时伴有天上地下两个投影；错误在于它们的实质。地下深处的贝尔萨贝阿是最有权威的建筑师设计的，用的是市场上最贵重的材料，每个机械装置、齿轮和钟表都运转良好，所有管道和连杆都装饰着皮穗、流苏和花边。

为了得到更高层次的完美，贝尔萨贝阿已经把不断充填自己

的空壳的狂热当做美德，却不知道要豪爽地舍弃，自我解脱，舒展放松一下。在贝尔萨贝阿的上空确实有一个天体，地上城市的所有东西都收拢在那个废物库里：飘扬着的马铃薯皮、破伞、旧袜子，闪光晃眼的玻璃碎渣、脱落的衣扣、糖果纸、废车票、修剪下来的指甲和老茧皮、鸡蛋壳。天上的城市就是这般模样，而它拖着的长长的彗星尾巴，则是吝啬贪婪的贝尔萨贝阿居民在惟一最不小气的自由快乐的时刻发泄出来的粪便。

连绵的城市　之一

莱奥尼亚每天都在更新自己：清晨，人们在新鲜的床单被单中醒来，用刚从包装盒里拿出的香皂洗脸，换上崭新的浴衣，从新型冰箱里拿出未开启的罐头，打开最新式样的收音机，听听最新的歌谣。

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昨天的莱奥尼亚的废弃物包在塑料袋子里，等待着垃圾车。除了挤过的牙膏皮、憋坏了的灯泡、报纸、容器、包装纸，还有热水器、百科全书、钢琴、瓷器餐具。莱奥尼亚的富足，与其以每日生产销售购买量来衡量，不如观察她每天为给新东西让位而丢弃的物资数量。你甚至会琢磨，莱奥尼亚人所真正热中的究竟是享受不同的新鲜事物，还是排泄、丢弃和清除那些不断出现的污物。当然，清洁工们像天使一样宽容大度，他们的任务是将昨日的遗物搬走，充满敬意地、默默地、以一种近乎宗教仪式的虔诚工作着，也许是因为人们一旦丢弃这些东西，就不愿意再想它们。

至于清洁工每天把这些东西搬运到何处去，从未有人问过：肯定是运到城外；但是，城市在逐年扩大，清洁工就得越走越远；垃圾越堆越多，越堆越高，所占面积的半径也越来越大。另外，莱奥尼亚新材料的制造工艺越来越高，垃圾的质量也随之越来越提高，经久耐腐，不发酵，不可燃。于是，莱奥尼亚周围的垃圾变成坚不可摧的堡垒，像一座座山岭耸立在城市四周。

结果是：莱奥尼亚丢弃得越多，就积攒得越多；她过去的鳞片

已经焊成一副无法脱卸的胸甲；城市一面在每日更新，另一面在把一切都保存于惟一一种形态中：昨日的废物堆积在前天以及更久远的过去的废物之上。

莱奥尼亚的垃圾也许将一点一点侵占整个世界，不过，这漫无边际的垃圾堆最外围的斜坡那面，也还有其他城市在排泄那些堆积如山的垃圾。也许，莱奥尼亚之外的整个世界都已布满了垃圾的火山口，各自环绕着一座不断喷发垃圾的城市。这些彼此陌生并敌对的城市之间的边界，就是一座座污染的碉堡，各个城市的废物相互支撑，相互重叠，混杂在一起。

垃圾堆积得越高，倒塌的危险越大：只要一个罐头盒、一个废轮胎，或一只大肚酒瓶滚向莱奥尼亚，就会引起破鞋、陈年的日历、枯花的大雪崩，整个城市就将被淹没在她始终力图摆脱的过去中，与邻近城市的周边混合在一起，终于彻底干净了。一场大灾变，把肮脏的群山夷为平地，每日更换新衣的城市被抹掉了一切痕迹。而附近那些已经准备好压路机的城市，则等待着平整这块土地，拓展自己的领地，扩大自己的疆域，让自己的清洁工再走向更远的地方。

波罗：……也许这座花园的平台只能面对我们心中的湖泊……

忽必烈：……无论作为军人和商人的艰苦使命把我们带到多么遥远的地方，我们都会守护着心里这片宁静的荫凉，这段断断续续的对话，这个永远不变的夜晚。

波罗：除非我们做相反的假设：那些在战场和港口奔忙的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封闭在这竹篱笆墙内，一直在静止不动地想着他们。

忽必烈：根本就不存在那些辛苦、呐喊、伤疤、恶臭，只有这株杜鹃花。

波罗：搬运工、石匠、清洁工、洗鸡下水的厨师、俯身在石头上的洗衣女、一边给婴儿喂奶一边烧饭的母亲，他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在想着他们。

忽必烈：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想他们。

波罗：那么他们就不存在。

忽必烈：这似乎不符合我们的想像。没有了他们，我们就不可能在这吊床里荡来荡去。

波罗：那么，这个假设应该排除。因此，另一种假设该是真的了：是他们存在，而我们不存在。

忽必烈：我们已经表明了，如果我们过去在这里，我们将来也就不在这里。

波罗：而事实上我们就在这里。



第 八 章

可汗王位脚下伸展着一条铺着瓷砖的通道。马可·波罗，这位不说话的使者，在上面摆了从帝国边境旅行带回来的各种样品：头盔、贝壳、椰子、扇子。他按照一定次序，把这些东西放在黑白两色的方砖上，慢慢将它们移动，试图让它们在君主眼中代表自己旅行中的经历变化，帝国的状况和遥远的州府特征。

忽必烈是一名下棋的好手，他观察着马可的动作，注意着某些棋子接近其他棋子或阻止其他棋子的靠近，某些棋子沿着一定路线运行。忽略了棋子的不同形状，就能领会在一个格子上的棋子对于其他棋子的作用与地位。他想："假如每个城市就是一局棋，我掌握各种规则的那天，就是我终于掌握整个帝国之日，即使我还没能认识它所包含的所有城市。"

其实，马可·波罗根本不用靠那些小物件表达他的意思：只需要一个棋盘和它原来的那副棋子。每个棋子都可以分别赋予适当的含义：马代表一匹真马或一辆车，一支行进中的部队，或者一座骑士雕像。女王可以代表在凉台上张望的女人，也可以是一个喷泉、一座尖顶教堂，或者一棵榅桲苹果树。

马可·波罗最近旅行归来，发现可汗已经坐在棋盘前等着他。君王做了一个手势，邀请他坐在自己对面，并用棋子描述所到过的城市。威尼斯人并不慌张。可汗的棋子是磨光的象牙做的，个子很大：棋盘上布满高大的车马，排列着两军的兵卒，马可像女王一样步伐庄重地走着直线或斜角线，创造着月下黑白双色的城市

的透视空间。

忽必烈观赏着这实质性的景色，考虑着维系城市的无形的秩序，思量着它们形成、崛起、昌盛的规律，以及如何适应季节的转换，怎样从衰落到变成废墟。有时，他感到只差一丁点就能发现在千差万别不相协调的表面之下的一种和谐的机制，但是任何模式都无法与棋局相比拟。或许，与其煞费苦心地借助象牙棋子唤起注定要被遗忘的形象，不如索性依照规则下一盘棋，观察棋盘上的局势变化，看形式系统怎样将无数形式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形式，再破坏掉它。

现在，忽必烈不必再差遣马可·波罗出使远方了：留着他下一盘接一盘的棋局。对帝国的了解就隐含在马的跨角移动、象的出击时的斜线运动、国王与小卒步步为营的移动，以及每一棋局无法避免的局势变化之中。

可汗努力全心沉浸于棋局：但现在他却忘记了为什么下棋。每一局无论胜负都有一种结局，可是赢的或输的究竟是什么？真正的风险是什么？终局擒王时，胜方拿掉了国王，棋盘上余下的就是黑白两色的方格子。通过把自己的胜利进行支解，使之还原为本质，忽必烈便得到了最极端的运算：帝国国库里的奇珍异宝不过是虚幻的表象，最终的胜利也不过是一方刨平了的木头：一无所获……

城市与名字　之五

如果你在点灯时分向高原边沿外探望，所见到的城市就是伊莱纳，透过清澈的空气，它的玫瑰色的居住区在你脚下展开：这里窗户密密麻麻，那里小巷灯火稀疏，这里是花园的浓厚阴影，那里是塔楼上的信号火光；如果晚上有雾，朦胧的光线就像吸满奶汁的海绵在谷地里涨起。

高原上的旅人，赶羊的牧人，守着网子的捕鸟人，采药的隐士，所有人都向下张望，都谈论伊莱纳。有时风儿吹来低音鼓和小号的乐声，节日焰火的响声；有时则是机关枪的连响和火药库的爆炸声，内战的火烧红了天空。居高俯瞰的人会揣测城里发生了什么，会琢磨当晚去伊莱纳是否能快乐。他们并没有打算进城——通往山谷的路糟透了，但伊莱纳吸引着上面人们的目光和心思。

这时，忽必烈期待着马可·波罗作为来自伊莱纳城里的人讲述这座城市。而马可无法做到：高原人称做伊莱纳的城市，他无从知晓；再说，这也并不重要：当你从城里观看她，她就将是另外一座城市；伊莱纳是一座从远方看到的城市的名字，如果走近她，她就变了。

在路过而不进城的人眼里，城市是一种模样；在困守于城里而不出来的人眼里，她又是另一种模样；人们初次抵达的时候，城市是一种模样，而永远离别的时候，她又是另一种模样；每个城市都该有自己的名字；也许我已经用其他名字讲过伊莱纳；也许我讲过的那些城市都只是伊莱纳。

城市与死者　之四

阿尔贾与其他城市所不同之处在于她有的不是空气而是尘土。道路都满布着灰尘,房间里的泥土一直塞到屋顶,每座楼梯都另有一座反面楼梯，每个房顶都压着一层层岩石，好像多云的天空。居民是否能够在城里走动，是否得挤在虫蚁的地穴和树根伸展的间隙中,我们不得而知:潮气摧毁人体,使他们没有多少力气;最好还是躺在那里不动弹,反正是一片黑暗。

从上边看阿尔贾,什么也看不见;有人说“她就在下面”,我们只能听信。地方是荒芜的。夜间,你将耳朵贴着地面听,有时就能听到砰然关门的声音。

城市与天空 之三

来泰克拉的旅人所看到的，除了木板围墙、帆布屏障，就是脚手架、钢筋骨架、绳子吊着的或架子撑着的木浮桥、梯子和桁架。你会问："为什么泰克拉的建设会持续如此之久？"居民们会继续提着一个个水桶，垂下一条条水平锤坠线，上下挥动着长刷，回答说："为了不让毁灭开始。"你若问他们是否害怕刚一拆除脚手架，城市就会倒塌，垮成碎块，他们会连忙低声说："不只是城市呢！"

如果对这些回答还不满意，有人会透过木板围墙的缝隙窥视，看到起重机吊起其他起重机，支架支着其他支架，梁柱架着其他梁柱。他会问："你们的建设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不是一座城市，一座建设中的城市有何目的？你们执行的规划、蓝图又在哪里？"

"今天的工作一结束，我们就给你看，现在我们不能停手。"他们回答。

日落时分，工作结束了。工地上笼罩着一片夜色。那是一片星空。"喏，蓝图就是它。"他们说。

连绵的城市　之二

到达特鲁德时，若不是看见特大字母拼写的城市名字，我还以为是到了刚离开的飞机场呢。他们驱车送我经过的郊区跟其他地方的郊区别无二致，都是一些黄黄绿绿的小房子。循着同样的路标，穿过同样的广场，绕过同样的花坛。市中心的街道陈列着同样的商品、装潢和招牌。我是第一次到特鲁德，可是已经对将要下榻的宾馆很熟悉了；我已经听见和进行了跟买卖五金制品的商人的对话；我已经度过同样的时日，透过同样的酒杯，看过同样的肚脐在来回摆动。

你为什么来特鲁德？我问自己。我已经想启程离去。

“你随时可以启程而去，”他们说，“不过，你会抵达另外一座特鲁德，绝对一模一样：世界被惟一的一个特鲁德覆盖着，她无始无终，只是飞机场的名字更换而已。”

隐蔽的城市　之一

在奥林达,你若拿着放大镜仔细寻找,就能在什么地方看见针头大的一个点,稍加放大,就能看见里面的屋顶、天线、天窗、花园和水池,悬挂在街道上方的横幅,广场上的报亭,跑马赛马的场子。那一点不会停留在那里不变的,过上一年,它会变得有半个柠檬那么大,然后像一只牛肝菌那样大,然后像一只汤盘那样大。然后会成为自然大小的城市,封闭在原来的城市里面:一座新城市在原先的城里长大,再向外面扩展。

奥林达并非惟一像树木一年长一圈那样按同心圆发展的城市。可是其他城市旧城墙里面围着的是钟楼、尖塔、无楞瓦房顶和大圆顶,而新区则像一条解开的腰带,松松垮垮地绕在外层。奥林达则不然:旧城墙和旧市区一起扩展,按照比例横向扩大城区边界;城墙围着有些老的市区,尽管边长在扩大,也变细了一些,以便给更新的从内里挤压过来的城区让位:一座全新的奥林达,虽然只在较小规模上,但至少保持了最早的和后来所有的奥林达的特征与活力;在最中心的圈子里,虽然很难察觉,却已经萌发出未来的奥林达和今后将诞生成长起来的奥林达。

……可汗努力全心沉浸于棋局：但现在他却忘记了为什么下棋。每一局无论胜负都有一种结局，可是赢的或输的究竟是什么？真正的风险是什么？终局擒王时，胜方拿掉了国王，棋盘上余下的就是黑白两色的方格子，此外什么也没有。通过把自己的胜利进行支解，使之还原为本质，忽必烈便得到了最极端的运算：帝国国库里的奇珍异宝不过是虚幻的表象，最终的胜利也不过是一方刨平了的木头。

于是，马可·波罗说："陛下，你的棋盘是两种木头镶嵌的：乌木和枫木。你现在注视的方格子，是一个干旱年份里生长的树干上的一段：你看到它的纤维纹理了吗？这里是勉强可见的一个结节：早春萌生的树芽被夜间一场霜给打坏了。"直到那时候，可汗还不知道这位外国人竟能够如此流利地用他的语言表达思想，但是令他惊奇的还不是语言的流利。"这是最大的一个孔。也许曾经是一个幼虫的洞穴，不过肯定不是蛀虫，因为蛀虫一生下来就不停地挖洞，这是一只娇蝤的幼虫，这家伙吃树叶，所以这棵树被砍了……这个边上木匠用半圆凿刻过，好让它跟邻近的木块接触更紧，更突出……"

在一块光滑的空木头上能看出如此之多的事物，这使忽必烈大为震惊；波罗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谈论乌木树林，顺流而下的运木材的木排，码头和窗口的女人……

第 九 章

可汗有一本地图册，上面画了帝国和邻近王国的所有城市，以及它们的每一幢屋宇、每一条街道，还有城墙、河流、桥梁、港口与山崖。他知道，从马可·波罗的讲述中不可能得到关于这些地方的报告，再说那也是他自己所熟悉的：比如中国的首府大都，三座四方城一座套着一座，每座城都有四座庙宇和四座城门，依照季节轮流打开；爪哇岛上发怒的犀牛如何用独角足以致人于死，马阿巴尔沿岸的居民怎样下到海底采珍珠。

忽必烈问马可："回到西方后，你还会把讲给我的故事再讲给你们那里的人听吗？"

"我讲，我讲，"马可回答，"但是听的人只记着他希望听到的东西。你侧耳倾听我描述的世界，在我回家后第二天在搬运工和贡多拉船夫中流传的却是另外一个世界；而我晚年如果成了热那亚海盗的俘虏，跟一位传奇小说作家[①]同囚一室，口述一次，那又将是另外一个世界。指挥讲述的不是声音，而是耳朵。"

"有时候，我觉得你的声音来自远处，而我自己是一个可视的与无形的现实的囚徒，所有人类共存的形态都已经到了周期的极端处，无法想像他们会取怎样的新的形态。我从你的声音里听到城市生存的无形的道理，也许，它们为此还会在死亡之后再复活起

① 马可·波罗回国后，参加威尼斯同热那亚的海战，被俘，同传奇小说作家鲁斯蒂凯罗("马可·波罗游记"中作"鲁斯蒂科·达·比萨")同囚一室。他口述自己的经历，鲁斯蒂凯罗笔录，乃成"马可·波罗游记"。

来。"

可汗有一本地图册，上面画了整个地球全图，每个大陆的分图，以及最遥远国度的边界，船只航海的路线，各大海洋的海岸线，最著名的都市和最富饶的港口的详图。他在马可眼前翻阅，以便考察他的见识。旅行家看到一座城市三面临海，坐落在狭长的海湾上，而且是一个死海，他认出来，那就是君士坦丁堡；他记得耶路撒冷在高低不一相互对峙的两座山间；他毫不迟疑地指出哪里是撒马尔罕和它的花园。

至于其他城市，他只能依靠口头转述的描绘，或凭借少得可怜的线索猜测：例如哈里发的彩虹色珍珠是格拉纳达，北方整齐的港口是吕贝克，盛产黑色檀木和白色象牙的是廷巴克图，上百万居民每天带着长面包回家的是巴黎。地图上用彩色微缩画描绘的形式怪异的居住地，那里只有露出树尖的棕榈树，隐藏在沙漠褶皱里的一片绿洲，只能是奈夫塔；城堡建在流沙上，牛群在海潮浸过的咸涩草场上放牧的地方，只会让人记起圣米歇尔山；不是楼阁建在城墙里面，而是城市建在楼阁里面的，只能是乌尔比诺。

地图里还有一些城市，无论是马可还是地理学家都不知道是否存在，建在何处，但作为可能存在的城市的形式又必不可缺：库司克城市辐射形式的多扇面布局反映出她完好的贸易秩序，青翠的墨西哥位于莫克台苏马宫俯视的湖畔，诺夫哥洛德到处是球根状圆顶，拉萨的白色屋顶耸立在云雾缭绕的世界屋脊之上。对于这类城市，马可都能叫出一个名字，其实是什么名字并不重要，指出一条去往那里的路线。谁都知道，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名字就会有多少种变化；每个地方都是可以从另外的地方抵达的，可以取道不同的路线或航线，可以骑马、乘车、划船或飞行。

"我觉得你靠看地图比亲自前去更了解城市。"皇帝一边合上地图册，一边对马可说着。

波罗则答道："人在旅行时会发现城市差异正在消失，每座城市都与其他城市相像，她们彼此调换形态、秩序和距离，形态不定的尘埃入侵各个大陆。而你的地图却保存了她们的差异：她们千差万别的风格组合，就像其名字的字母组合那样各不相同。"

可汗有一本地图册，上面收集了所有城市的地图：那些在坚实的基础上筑造城墙的城市，那些城墙坍塌并且被黄沙吞噬掉的城市，那些现在只是野兔出没，但有朝一日将出现的城市。

马可·波罗一页页翻阅，认出了杰里科、吴尔、迦太基，指出了斯卡曼德罗河口，当年阿凯亚人在这里耐心等待了十年，直到攸利西斯制造的木马被拉进城门，围城的士兵才乘船返回。不过，说到特洛伊，人们赋予它的是君士坦丁堡的形态，并且预见到穆罕默德会长达数月地围城，还会像狡猾的攸利西斯一样，绕过佩拉和噶拉塔，趁夜色把船只从博斯普鲁斯海峡逆流拉到黄金海湾。这两座城市混合起来，形成了第三座城市，它可能是圣弗朗西斯科，它轻巧的长桥跨越金门湾，有轨电车从海湾一直穿过所有街道上行，经过三百年的围城，使黄色、黑色和红色人种与幸存的白色人种混合在一起，在一个比可汗的帝国更辽阔的国家里，建成一千年后的太平洋上的大都市。

地图册具有这样一种品质：它能披露尚未形成、尚无名称的城市的形态。这里有一座像阿姆斯特丹的城市，朝北的半圆形，一条条呈同心圆状分布的运河，吸引着一些王子、皇帝和豪门绅士；这里有一座城市，样子像约克，建于荒野高地，围有城墙，筑有许多高塔；这里还有一座城市，样子像新阿姆斯特丹又名纽约，椭圆形岛屿位于两条河之间，密密麻麻挤满玻璃的和钢铁的高楼大厦，除百老汇以外，所有街道都像运河一样笔直。

形式的清单是永无穷尽的：只要每种形式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一座城市，新的城市就会不断产生。一旦各种形式穷尽了它们的

变化，城市的末日就开始了。地图册最后几页就是没头没尾的网状，像洛杉矶，也像京都和大阪，不成形状。

城市与死者 之五

每一座城市都像罗多米亚一样，旁边就有另外一座城市，两座城市居民有着相同的名字：这是死者的罗多米亚，是墓地。不过，罗多米亚独特之处在于她不仅是双胞胎，而且是三胞胎，即还有第三个罗多米亚，那是尚未诞生者的城市。

孪生城市的特点尽人皆知。生者的罗多米亚越是发展，死者的罗多米亚也越要扩展到墓地墙外的地方。死者的罗多米亚的道路宽度刚刚能够使工人推车通过，道路两旁都是没有窗户的建筑；街道的样式和房屋的顺序都仿照生者的罗多米亚，而每个家庭都越来越拥挤，密密层层重叠着。遇上好天气的下午，生者去祭拜死者，在石头墓碑上见到自己的姓氏：和生者的城市一样，死者的城市也叙述着劳苦、愤怒、幻想和各种情欲的故事；所不同的是，在这里，一切都变成必要的，不再受机缘左右，并分类装盒整齐排列好了。为了感到踏实，生者的罗多米亚人需要到死者的罗多米亚来寻找对自己的解释，找到多少都无所谓：为什么会有一个以上的罗多米亚，为什么可以诞生的不同城市却未诞生，或者是一些不完整的、自相矛盾的、令人失望的理由。

罗多米亚人给那些尚未出世的人留下了同样面积的地方，这很对，当然这个空间与那个未来无限大的人口数目是不成比例的，但是，既然是块空间，而且四周都是壁龛、凹陷和沟槽式建筑，可以把未来人的体型想像成老鼠、桑蚕、蚂蚁甚至蚁卵那么大，说不定他们究竟是直立着，还是趴在什么物体、柱头、座脚或墙壁的突起

部分上面，排成行列或者分散零乱地思考着外来的生活，在一块大理石的毛边上，你说不定能看到成百上千年后的罗多米亚，众多的居民身着前所未见的衣装，诸如紫茄色的粗毛布服装，包头巾上插着火鸡毛，你还能认出自己的后代，认出朋友和冤家、债主和债务人的后代，他们都仍在忙忙碌碌地交易、复仇，为爱情或利益而结缘订婚。罗多米亚的生者经常造访尚未出世者的家居：脚步在空荡荡的屋顶下发出回音，人们在沉默中提出问题，生者的问题都是关于自己的，而不是关于未来人的。有人关心自己能否流芳百世，有人希望后人忘掉自己的羞耻，所有人都想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但是他们越是睁大双眼，就越看不清那条延续的线索；罗多米亚的后来者都是像尘埃一样的颗粒状的，超然于他们以前和以后的人们。

未出世者的罗多米亚并不像死者的罗多米亚那样，给活的罗多米亚城的居民们某种安全感，她给人的是恐慌感。造访者的思绪只能有两条路可循，却不知哪个蕴涵的苦恼更多：一是想到未出世者的数目要远远大于所有生者与死者之总和，那么石头上每一个小孔里都有看不见的人群拥挤在漏斗似的斜边上，就像在热门大赛时体育场的看台上一样；鉴于罗多米亚每一代人都在成倍增长，所以每一个“漏斗”都又开出众多的“漏斗”，每个漏斗里有上百万人伸长脖子、张大嘴巴呼吸，否则就有窒息的危险。另一个想法是罗多米亚也会消失，不知什么时候，整个城市和她的居民会同归于尽；换言之，居民一代接一代，直至达到某一数目为止，那时，死者的罗多米亚和未出世者的罗多米亚就像一个不可倒置的沙漏的两个细颈瓶，每一个从生到死的过渡都是穿过细颈的一粒沙子，当罗多米亚的最后一个婴儿诞生时，最后一颗沙粒落下，等待他的就只能是沙堆。

城市与天空　之四

应邀而来的天文学家，为佩林奇亚的奠基观察星象，确定时间和地点，画出反映太阳的黄道带和天空旋转轴心的交叉线，按照十二宫，在图纸上划分区域，使每个区域和每座庙宇都能有福星照临；他们确定在城墙上开城门的位置，设计到每个门洞都能在今后一千年内框住一次月蚀景观。他们保证，佩林奇亚反映了上天的和谐，自然的理性和神灵的护佑一定能保护居民的命运。

严格遵照天文学家的精确计算，佩林奇亚建造成了，不同的民族前来落户定居；在佩林奇亚出生的第一代人在城墙内长大，也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

在佩林奇亚的街巷和广场上，你会遇到瘸子、矮子、驼背、胖子和长胡子的女子。但是，最糟糕的是看不见的：地窖和阁楼传来粗哑的嚎叫声，那里藏着各家生出的三头六脚的畸形儿。

佩林奇亚的天文学家面对艰难的选择：要么承认他们的所有计算都是错误的，他们的数字不能反映天象；要么说明天国的秩序就是这座魔鬼般的城市所反映的样子。

连绵的城市　之三

在我每年的旅行中，我都在普罗科比亚稍做逗留，在同一家旅店下榻，在同一间房间过夜。自从第一次开始，我每次都要掀开窗帘，凝望那里的风景：一道土坑、一座桥梁、一堵矮墙、一棵花楸树、一块玉米地、一丛混杂有桑葚的荆棘、一个鸡舍、一座黄色的山包、一朵白云和一块不规则四边形的蓝天。我确信，第一次没有见到任何人；一年后，我才在树叶的晃动中看见一张扁圆的脸在啃玉米棒子。又过了一年，矮墙上骑坐着三个人，到我回程时，看到的已经是六个人，他们并排坐着，手放在膝盖上，盘子里有些花楸果。我每年一走进房间，就立即掀开窗帘，数着又多了几张面孔：十六个，包括土坑里的那些人；二十九个，其中八个人爬在花楸树上；不算鸡舍里那些，四十七个。他们面貌相像，似乎都是彬彬有礼的，脸颊上都有雀斑，微笑着，个别人嘴里还带着桑葚的颜色。很快，我看到桥上挤满了圆脸的人，因为没有活动的空间，他们都蜷缩着；他们啃着玉米棒子，然后啃玉米芯。

于是，年复一年，我亲眼看着土坑、树木不见了，只有一排排嚼着树叶的圆脸挡住全部的视线。你无法想像，那一小块玉米地的空间能容纳多少人，尤其是抱膝坐着的人。其数量肯定比表面看到的更多：我看到山包上的人口越来越稠密；自从桥上的人养成相互骑跨在肩膀上的习惯后，我就再也看不见桥那边了。

今年，我终于又掀开窗帘，整个窗口框住的只有一张张面孔：从这个角到那个角，上下左右，远远近近，在众多扒着前面的

人肩膀的手之间，到处都是静静的平平的圆脸，带着一丝微笑。就连天空都消失了。我索性离开了窗户。

现在我要活动也不容易了。我的房间里有二十六个人：我要挪动双脚，就得打扰地上蹲着的人。我在坐在五斗柜上的人的膝盖和轮流靠在床上的人的肘臂之间挤过：幸好大家都是很有礼貌的人。

隐蔽的城市　之二

莱萨的生活并不幸福。在街上行走的人都边走边搓手，骂着正在哭啼的孩子，靠着河边护栏，双拳抵着太阳穴，早上从一场噩梦中醒来，而下一场噩梦会接踵而至。在柜台之间，你的手指随时会被锤子打中，或者被针扎中，或者你得面对商家和银行账簿上那一行行错得一塌糊涂的数字，或者面对下等酒馆柜台上的一溜空杯，庆幸那些低垂着的面孔使你免遭冷眼的困境。在房屋里的情况更糟，不必进门就能得知：夏天的窗户被吵架和打破杯盘的声音震得乱响。

不过，在莱萨，每时每刻都会有一个孩子从窗口朝着一条跳上屋顶去叼一块玉米饼的狗发笑；那块饼是脚手架上的瓦匠掉下来的，他当时正向下面的女招待高喊："我的小宝贝，让我尝尝吧！"女招待端着一盘西红柿肉面满心欢喜地送给一位伞匠；伞匠正在庆贺交易成功，那把白色花边的阳伞被一位贵夫人买去到赛马场上炫耀；贵夫人爱着一位青年军官，马背上的军官在跳跃最后一道障碍时朝她微笑，他很幸福，可他的马更幸福，因为在跳栏时看到空中有一只鹧鸪在飞；鸟儿刚刚被一位画家从笼子里释放出来，快乐的画家完成了一本书上的插图，描绘出鸟儿的每根红黄斑点的羽毛；在那本书上哲学家说道："即使在悲伤的莱萨城，也有一根看不见的线把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连接起来，瞬间后又松开，在两个移动着的点之间拉紧，迅速勾画出新的图案，这样，这座不幸的城市每时每刻都包含着一座快乐的城市，而连她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存在。”

城市与天空　之五

安德利亚的建筑技巧绝妙之至，每一条街道都遵循一颗行星的运行轨道，建筑物和公共场所的设计也遵循星座和最明亮的星星的位置安排：心宿二、壁宿二、五车二、造父变星。城市的日程也被安排得使工作、事务和典礼符合那个日期的天象：因此地球的白昼与天空的黑夜相互对应。

尽管城市的生活受着周密的规章管理，像天体运行一样平静，一些现象仍然必须摆脱人类意志的控制。对于安德利亚居民，若要称颂他们的勤奋和安详的精神，我就不能不说："我和你们一样理解，觉得自己是恒久不变的天空的一部分，是复杂机械里的一颗螺钉，因而极力避免改变你们的城市和习俗。安德利亚是我所了解的惟一一座宜于在时间中保持不变的城市。"

他们目瞪口呆："为什么？谁说过这种话？"他们带我去看竹林上方新近开放的一条悬空街道，一家在城市狗场旧址上正在兴建的皮影戏院，那家狗场已经迁移到原先的老检疫所里，自从最后一批疫症患者痊愈，检疫所就关门了，他们还带我去看刚刚建成的一个河运港口，一座塔莱斯[①]雕像和一个滑雪场。

"这些新建设是否打乱了你们城市的星象节律？"我问。

"我们的城市与天空完全相符合，"他们回答说，"城里的每一变化也与星辰的某一变化相吻合。"每当安德利亚发生什么变化，

---

① 塔莱斯（约公元前六二四—约前五四六年），古希腊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

天文学家在望远镜里就能搜索到一颗新星的爆炸，或者发现远方苍穹一点橙黄转为黄色，一片星云扩大，或者银河一角变成弧形。每一变化暗含着一系列的变化，安德利亚和星辰一样，城市与星空永远不会一成不变。

关于安德利亚居民的性格，有两种美德值得一提：自信与谨慎。他们坚信，城市的任何改革都会影响天象，在做出每一变革决策之前，都要对自己、对城市和整个世界能有什么风险与利益做一番认真的权衡。

连绵的城市　之四

你抱怨我没有说明两座城市之间相距的空间，就直接把你带进一座城市，也许她们之间隔着大海、黑麦田、落叶松林或者沼泽。那么我来用一个故事回答你。

在名城切奇利亚的街上，我遇到一位牧羊人赶着戴铜铃的羊群沿街边行走。

“上帝赐福的人啊，”他停下来跟我打招呼，“你能告诉我，我们所在的是什么城市吗？”

“愿神灵与你同在，”我回答说，“你怎么会不认识这大名鼎鼎的切奇利亚呢？”

“请别见怪，”他说，“我是个流浪牧人，我和羊群有时也穿过城市，但是分不清它们。若问我牧场的名字，我能一一道出：岩下、青坡、绿草。对于我，城市没有名字：它们是没有树叶的地方，把一片牧场与另一片牧场隔开，羊儿到了城里就吓得乱跑散群。我和牧羊犬还得奔跑着把它们赶到一起。”

“和你相反，”我说，“我只了解城市，分不清城外的一切。在无人居住的地方，每块石头和每棵草都跟其他的石头和草一样。”

又过去了很多年，我又了解了不少城市，走过几个大陆。有一天，我在全都一样的房子角落间迷失了方向。我问一个过路人：“愿神灵保佑你。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吗？”

“切奇利亚，但愿它不是这样子，”他说，“我和羊群已经在这里走了很久，可还没有找到出路……”

虽然胡须变白了,我依然认出了他,他就是多年前我遇到的那位牧羊人。跟着他的还有几只长着疥疮的羊,几乎没有了臭味,因为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它们低头啃着垃圾筒里的废纸。

“不可能!”我叫了起来,“我也进了一座城,在里面街道上走得很深,一直走了很久。但是,这是另外一座城市,距离切奇利亚很远,而且我还不曾出城,怎么会来到你所说的地方呢?”

“各地都混合起来了,”牧羊人说,“到处都是切奇利亚,这里曾经是鼠尾草场,我的羊认出了交通安全岛那边的草。”

隐蔽的城市　之三

有人问一位占卜女人马洛奇亚的命运，她说："我看见两座城市：一座是老鼠的，另一座是燕子的。"

神谕的解释是：在今天的马洛奇亚，人们在铅灰色街巷里像老鼠一样东奔西窜，相互争抢着最强悍的同类牙缝里偶然漏下的食物残渣；但是，一个新的纪元就要开始，那时候，马洛奇亚的所有人都会像飞翔在夏空中的燕子，彼此在游戏中呼叫着，显示自己用静止的翅膀飞行的本领，在急速下滑中消灭空中的蚊虫。

"现在是结束老鼠时代的时候了，燕子世纪即将开始。"坚信者如是说。事实上，在老鼠般短浅凶狠的目光斜视下，在一些不起眼的人中间，已经蕴涵着燕子般的腾飞心理，瞄准透明的天空，准备一抖尾巴就冲上去，用翅膀尖划出一道新世界的弧线。

过了若干年，我又回到马洛奇亚；人们认为占卜女人的预言已经应验多时：旧时代已经被埋葬，新纪元正在鼎盛期。城市确实变了，也许变得更好了。但是我所见到的翅膀却只是那些互不信任的雨伞，伞下那些沉重的眼皮低垂着；相信自己能飞的人有之，但其实只不过是鼓动着蝙蝠式的外衣，刚刚离开地面而已。

有时候，你沿着马洛奇亚坚固的城墙走着，在最预想不到的时候能看见眼前的厚墙出现一道缝隙，里面显现出一座不同的城市，瞬间之后，它就消失了。也许关键在于知道按照什么顺序和节奏，说什么话，做什么动作；或者只要有某人的一个目光、回话或姿态，就足够了；只要有人仅仅为快乐而做什么事情，而他的快乐能够变

成他人的快乐，就足够了：那时的所有空间、高度和距离都变了，城市也变了，变成水晶的，像蜻蜓般透明。但是，这一切必须是偶然发生的，不能看得太重，不能想着正在完成什么决定性动作，要意识到旧的马洛奇亚随时可能回来，把石屋顶、蜘蛛网和发霉的东西统统重新压在人们的头上。

占卜女人错了吗？未必。我对她的解释是：马洛奇亚是两座城市，老鼠的和燕子的；二者都随着时间在变化，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变：后者正待摆脱前者。

连绵的城市　之五

要跟你讲潘特熙莱雅，就得从描述城市的入口开始。你一定会想像，在尘土飞扬的平原上会看见远处一堵城墙拔地而起，你一步步走近城门，守在门边的收税官已经在斜眼观察你的行囊。直到你走进城门之前，你还是在城外；穿过拱形门洞，你便发觉自己已经在城里了。城墙的厚度包围着你，城墙的石头上有刻痕，只要你跟踪它那粗糙的线条，就能看出某种图形来。

你若以为如此，就错了。潘特熙莱雅与众不同。你走了好几个小时，却弄不清你究竟是在城里还是在城外。就像一个几乎没有堤岸的湖泊，淹没在沼泽地里，潘特熙莱雅是一座稀释在平原上的城市；色调暗淡的建筑，背靠背站在荒芜的草原上，其间混杂着木板钉的围墙和铁皮小屋。在道路两边不时见到一丛丛高高低低的门面简单的建筑，就像一把缺齿的梳子，让人觉得再往前就该是市中心了。可是你继续前进，看到的还是说不清的地方，然后是一片工场和仓库，一片墓地，有旋转木马的集市，屠宰场；你走过一条挤满小店铺的巷子，尽头是一片片不毛的荒野。

你遇见行人，可以向他们打听："去潘特熙莱雅怎么走？"他们会做出一个动作，使你不明白究竟表示"就在那边"，还是说"就在这里"，或者是"在相反的方向"。

你会坚持问："城市在哪里？"

"我们每天早上来这里工作，"有人会如此回答，而另有人会说："我们每天回这里睡觉。"

“可是城市在哪里？”你还问。

“应该是在那里。”有人会说，抬手指着地平线上的一丛阴影，另有人会指着你身后的一些尖顶建筑。

“那么，是我走过了城市而毫无觉察？”

“不是，你再往前走走看。”

于是你继续走啊走啊，从一个郊区走到另一个郊区，终于到了该离开潘特熙莱雅的时刻。你又打听出城的路；你又走过零乱分散的一个个郊区，入夜了，窗口的灯光时而密集，时而稀疏。

这个四周裂着口子的口袋阵或褶皱区里，是否隐藏着一座能让人辨认并且让人记住的潘特熙莱雅，或者潘特熙莱雅是否仅仅是自己的郊区，她的中心分散在各个地方，你放弃了对她的理解。你现在脑子里盘算着的问题更让人头疼：潘特熙莱雅外面还有外面吗？或者无论你向外走多远，只能从一个过渡区走进另一个过渡区，而永远无法走出去？

隐蔽的城市　之四

特奥朵拉在数百年的外来侵略中备受折磨；刚赶走了一个敌人，另一个敌人就强大起来，威胁着劫后余生的百姓。天上的秃鹰飞走了，他们还要对付地上的群蛇；蜘蛛消灭了，苍蝇又黑压压地繁殖起来；战胜了白蚁之后，城市又落到钻木虫手里。那些同城市不可调和的物种都应该被打败，被消灭。人们剥掉它们的鳞片与甲壳，拔掉它们的鞘翅和羽毛，让特奥朵拉成为只属于人类的城市，至今还保留着这一特征。

但是，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一直都不能确定，是否能战胜最后一个与人类争夺城市主权的物种：老鼠。人类无法斩尽杀绝的一代代老鼠的幸存者，继续繁衍出更加强健的后代，它们不怕任何捕鼠器，不怕各种毒药，只需几个星期，就可以塞满特奥朵拉的地下阴沟。最终，人们发起了一次凌厉的大屠杀攻势，人类才华横溢的可怕的智慧战胜了敌人的压倒优势。

城市，这座动物的大坟场，终于埋葬了最后一批带着跳蚤和细菌的老鼠腐尸。人类终于重新建立起被自己打乱的世界秩序：再也没有活着的物种能够对此提出疑问。为了让人们记住曾经有过的动物，特奥朵拉图书馆的书柜里收藏着布封和林耐的著作。

于是，至少特奥朵拉的居民相信，已经被遗忘多年的动物再度从沉睡中苏醒是实在遥远的假想。在漫长的岁月里，曾经销声匿迹，被驱逐出已灭绝的物种体系之外的一些动物，又在保存古籍的地下书库里蠢蠢欲动：它们从柱头和水道上跳出来，钻到入睡者的

床头。人面狮、狮身鹰、羊身蛇尾狮、龙、鹿羊、鸟身女妖、九头蛇、马身独角兽、以眼杀人的怪蛇重新在城市里称王称霸。

隐蔽的城市　之五

贝莱尼切是一座不公正的城市，它的绞肉机上面是三槽板、圆柱顶板和排挡间饰，负责擦拭的人仰起下巴，把头探出栏杆以外观赏门厅、台阶和前厅，就感觉自己像囚犯，并且身材矮小。可是我要给你讲的是隐蔽着的贝莱尼切，她是一座正义的城市，在店铺后面、楼梯阴面忙碌着，把钢丝、管子、滑轮、活塞和配重盘用相宜的材料连接起来，像一株攀缘植物缠绕在大齿轮之间；一旦它们卡住，哒哒的低声就会宣布一个新的精密机制就要控制全城。我不想描述不公正的贝莱尼切人如何躺在温泉浴缸香喷喷的水里，花言巧语编造诡计，以主人的目光观看浴室里女奴圆润的肌肤；我想说，正义的人们随时都提防着佞人的监视和打手的围捕，他们凭借说话的方式，特别是引号与括号的发音，方可彼此相认；他们节俭单纯，排除一切复杂阴郁的情绪；他们的饮食俭朴而味美，唤起人们对古老的黄金时代的思念：大米加芹菜的热汤，煮蚕豆，炸嫩菜瓜。

你可以从这些情况推论，得出未来的贝莱尼切的形象，它比任何现在的资料都更接近真实的贝莱尼切。你要考虑到我正要告诉你的这点：公正之城的种子里埋藏着一颗毒种，认定自己公正，比那些自称公正的人更公正的自信和骄傲，在怨恨、敌对和报复中萌芽，向不公正者报复的自然愿望，伴随着取而代之的渴望。于是，又是一座不公正的城市，尽管与前者有所区别，正在渐渐钻出公正的贝莱尼切与不公正的贝莱尼切的双重叶鞘。

说了这些，我不希望你得到一个变形了的印象，我应该将你的注意力吸引到一种品质上，在这座不公的城市里，秘密的公正城市的种子在秘密发芽：即一种热爱公正的人可能的觉醒，就像一个激情冲动者打开窗户，虽然尚无规律，却能再构成一座比孕育不公之前更加公正的城市。但是，你若仔细审视这个公正的新胚胎，就会发现一个小点正在扩大，不断增长的倾向是采用不公的强制手段实施公正，这也许是一个庞大的都市的胚胎……

我的话会使你得出这样的结论，贝莱尼切是不同的城市在不同的时间里的交替延续，既公正又不公正。可我想提醒你的是：贝莱尼切未来的所有城市此时此刻已经就存在着，有时是一个含着一个，贴得紧紧的，怎么也分不开。

可汗的地图册里还有那些在想像中已经神游，但是尚未发现或建设的城市的地图：新大西岛，乌托邦，太阳城，大洋城，塔墨埃，和谐城，新拉纳克，伊卡里亚。

忽必烈问马可："你去过周围许多地方，见过很多标志，能不能告诉我，和风会把我们吹向未来的哪片乐土？"

"关于这些港口，我无法在图纸上绘出航行路线，也不能确定登陆日期。有时候，在一种不谐调的景色中打开的一个小口，在浓雾中闪烁的一点光线，来往行进中相逢的两个路人的一段对话，都能作为出发点，一点一点拼凑出一座完美的城市，它们是用剩余的混合碎片、间歇隔开的瞬间和不知谁是接收者的信号建成的。如果我说，我要登程走访的城市是在空间和时间上并不连续的，时疏时密，你不可以认为能够停止对这座城市的寻找。也许就在我们如此谈论的时候，它已经在你的帝国疆域内散乱地显露出来；你不妨追寻它，但是要用我告诉你的方法。"

可汗已经在翻阅地图册里那些在噩梦和咒语中吓人的城市地图：以诺，巴比伦，雅胡，布图阿，美妙新世界。

他说："如果最后的目的地只能是地狱城，那么一切都没有用，在那个城市的底下，我们将被海潮卷进越来越紧的旋涡。"

波罗说："生者的地狱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有，那就是这里已经有的，是我们天天生活在其中的，是我们在一起集结而形成的。存在着两种免遭痛苦的法子，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

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持续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宇 宙 奇 趣

目　　录



月亮的距离

据乔治·H.达尔文先生所说，从前月亮曾经离地球很近。是海潮一点一点把它推向远方的：月亮在地球上引起的海潮使地球渐渐失去了自身的能量。

“我知道”，老 QFWFQ 喊道。“你们都无法记得，可我都记得清清楚楚。那时月亮就在我们头顶上，其大无比：望月时，夜光如昼，那是一种奶油色的光，巨大的月球似乎要把我们压倒碾碎。新月时，它在空中滚动着，恰似风持着的一把黑伞。那蛾眉月的尖垂得那么低，好像要穿透礁石让月亮抛锚停泊。那时候，什么都跟现在不同：由于离太阳的距离不同，运行轨道、倾斜角度都不同于今日。地球和月亮紧挨着，不难想像，这两个大家伙怎么也找不出不互为对方阴影的办法，结果随时都会发生月食。”

你问运行轨道吗？椭圆形的，当然是椭圆形的。一阵子压在我们头顶上，一阵子又旋转着飞开。而海潮呢，月亮压低时就涨潮，谁也拦不住。有些满月之夜，天低低的，潮高高的，月亮只差一丁点就要被海水浸泡湿了，顶多也就差几米吧。难道我们就没有想过到月亮上去吗？哪能呢！只需划着小船到月亮下面，支上一架木梯就能爬上月亮。

月亮离地球最近的那一点是金礁湾。我们划着舢板，就是一种圆身平底的软木小船，到达那个海域。船上的人还不少，有我，武贺德船长和他的妻子，我的表弟聋子，有时还有小希恩息，她那

时也就是十二岁的样子。那几夜，海面极其平静，银光闪闪，如同一池水银。那些经受不住月球引力的小蟹、墨斗鱼、透明的海带、小珊瑚等，跃出海面，升空落到月亮上，吊挂在那抹了灰浆似的月亮表面上；还有的小东西悬浮在半空中，成为一群发光的流体，我们不断用芭蕉叶扑打着驱赶它们。

我们的工作是这样进行的：我们在船上带了一架木梯，一个人扶着梯子，另一个则爬上去，还有人划桨，把船划到月下，所以需要几个人的配合（这是几个主要人物）。爬在梯子顶部的人在小船靠近月亮时吓得大叫："快停住！快停住！月亮要撞破我的头了！"那种感受真是难以言表：月球这庞然大物，表面上满是尖尖的突起和深深的凹裂，好像就要压到自己身上。现在肯定会不同了，而那时的月亮，确切讲是那时月亮的肚子，就是离地球最近的、几乎要擦边相碰的那部分，表面覆盖着一层尖头鳞片。那样子很像一条鱼的腹部，连那种味道都很相似。在我印象里，若说它不像是鱼，是因为鱼是软的，而月亮更像熏鲑鱼。

其实，站在梯子顶部最高一层横栏上平衡直立，只要伸出胳膊，正好可以够到月亮。我们原先的估计是正确的（当时我们还没有怀疑到月球会渐渐远离地球而去）。惟一需要注意的是如何上手登月。我选择一块稳固的鳞片（我们这一组五六个人都要依次上去），先用一只手抓紧它，另外一只手也抓住它，这时立刻感到脚下的梯子和船都逃掉了，而月亮的移动则使我得以摆脱地球的引力。是的，月亮有一种撕扯你的力量，当你从地球向月球过渡时会感到这种力量。你必须迅速抓住鳞片，像翻跟头一样，纵身一蹿，两脚就落到月亮上了。从地球上看，你是头朝下倒挂着的，可你自己却是和平时一样正常站立着，惟一奇特的是眼前看到的是一汪海水波光闪闪，小船上的伙伴们都首足倒置，像是葡萄串倒挂着。

在这种登月的跳跃中表现得最超群出众的就是我的聋子表弟。他粗糙的双手一触到月球（他总是第一个爬上梯子），就立刻

变得非常柔软，特别准确。他总能一下子就找到最理想的登月点，甚至双手一按就全身妥帖地附着到这个地球卫星上。有一度，我甚至觉得当他伸出双手时，月亮就向他迎面而来做接应。

他从月亮返回地球时也同样非常灵巧机敏。返回的动作难度更大，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跳高：伸开双臂，尽最大努力往高跳（这是从月亮上讲，如果从地球上看，那样子就更像跳水，双臂向后张开，一个猛子扎下来），总之，跟在地球上跳高一模一样，因为月亮上没有什么能支撑梯子。而我的表弟可不是双臂前伸纵身一跃，他像要翻跟头一样，低头蜷身，靠手撑月面的反弹力腾空而起。我们从船上看他在空中翻跳起来，真像要用双手擎起月亮这个巨球。当他双手用力撑月面时，整个月球都在颤动，直到他落到我们上方，大家才能抓住他的踝骨，把他拉回船上。

现在，你们会问我们去月亮上究竟要干什么，我这就解释给你们听。我们是去取奶的，用的是一把大勺和一个大木桶。月乳是很浓的，像是一种凝乳。这种月乳是当月球掠过地球上的草原、森林和沼泽地时，受月球吸引而飞到月亮上的那些东西在鳞片之间发酵而成的，其主要成分有植物汁、蝌蚪、沥青、兵豆、蜂蜜、淀粉晶体、鲟鱼子、苔藓、花粉、凝胶质、小虫、树脂、胡椒、矿物盐、燃料等。只要将勺子伸进鳞片之间，就能盛出满满一勺这种珍奇的乳液。当然，它不是纯净的，含有不少沉渣。在发酵过程中并非所有物质都能溶解，有些东西还直挺挺地混在乳浆中：指甲、钉子、海马、榛子、花梗、陶瓷碎片、渔钩，偶尔还有梳子。这种乳浆在盛上来后还要撇去皮，再过一遍滤勺。做到这些都不算困难，难点在于如何把它送回地球上。我们是如此操作的：每盛上一勺，我们就双手握把，用力将它像发弹射弹似的甩向地球。只要投掷力够大，这一勺乳浆就能被甩到海面上。一旦到了海面，它会浮在水面，把它捞到船上就很容易了。在这种投掷运动中，又是我的聋子表弟大显身手。他很有臂力，又极善瞄准，能一下子把乳浆甩到船上人端

着的木盆里。而我则屡遭失败，往往因为无法战胜月亮的引力，投出去的一勺乳浆又回落到自己头上。

我的聋子表弟超群出众的表现还远非这些。对于他来说，在鳞片之间掏月乳是一种游戏：他有时根本不用勺子，只用一只手，甚至一个手指头伸进鳞片缝隙中。他没有一定的运动路线，只是从一点跳到另外一点，像要跟月亮开玩笑，出其不意，甚至是给它搔痒。说来也怪，他的手到之处，乳浆竟像从肿涨的母羊乳头上向外喷射而出。我们这些人就只好跟随其后，拿着勺子收集他“开发”出的乳浆。他时而往东，时而向西，没有明确的路线，显得十分随意。有些地方只是因为他觉得有味道才去，比如一些鳞片之间裸露着的软软的褶皱。有时，表弟连手指都不用，而是用他计算精确的跳跃去踏，用大脚趾（他是赤脚登月的）戳出月乳来。从他发出的欢叫声和随后的一连串跳跃来看，这似乎是他开心取乐的极点。

月球表面并不是均匀的鳞状，有些地区是光滑裸露的淡色黏土。对聋子来说，这种柔软的空地给了他翻跟斗或几乎像鸟儿一样腾飞的想像，他真想全身都浸泡在月亮的乳浆之中。就这样，他跳来跳去，到一定时候就看不见他的影子了。月球上延伸着大片我们绝无任何好奇或任何理由去探险的地方，表弟就消失在那里。我想，他在我们眼皮底下所做的那些翻跟斗之类游戏不过都是一种准备活动或开场序幕，他一定要去隐蔽的地方做什么秘密活动。

在金礁湾的那些夜晚，我们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快活，但有一种悬念，就好像脑壳里面不是大脑，而是一条鱼，一条受月亮吸引而浮上来的鱼。我们唱着，叫着，耍着。船长的妻子弹竖琴，她的胳膊极长，在夜光下像鳗鱼一样闪着银光，腋下则是像刺海胆一样神秘的深色。她的竖琴声甜美，但噪音尖厉，到了几乎无法忍受的程度。我不得不发出长长的喊声，与其说是为她伴声，不如说是为了

保护听觉器官。

透明的海蜇浮到水面上抖动着，有的离开水面，飞向凹凸不平的月球。小希恩息以抓在空中飞行的海蜇为乐，但这并非易事。有一次，她伸着胳膊想抓住一只海蜇，向上一蹿，自己也飘了起来。因为她瘦小，还差几个盎斯的体重才能战胜月球引力，被地球引力再拉回来。于是，她就和那些海蜇一起在海面上空飞了起来。这可真让她害怕了，她一会哭，一会笑，后来索性开始在空中抓甲壳类和小鱼，放进嘴里嚼起来。我们忙着追赶她：月亮沿着椭圆形轨道开始远去，后边拖着一片海洋生物，像流星云一样在海天之间飘动；有一片弯曲的长海带，小女孩就悬浮在那些海带中间。小希恩息有两根小辫子，这两根辫子也在飞舞，朝着月球翘起来；她又蹬又踢，给空气一定的力，好像要战胜那股看不见的气流。在飞行中，她丢了拖鞋，袜子也从脚上拖拉下来，受地球引力的作用而挂在空中，我们站在梯子上努力去抓回它们。

抓住空中浮游的小动物吃掉确实是个好办法，希恩息越吃就越增加体重，也就越向地球坠落，而且因为她是那些浮游物体中最大最沉的，那些软体动物、海带和浮游生物就向她集中起来，很快就给她披上一层二氧化硅的壳，壳质的贝，龟甲壳，乃至海草。她在这些七七八八的杂物中逐渐摆脱了月亮的引力，直到落到海上，泡在水中。

我们划船去救援：她的身体还颇有磁力，我们费了很大气力才把她从附着在身上的那些杂物中解救出来。柔软的珊瑚缠在头发里，我们用梳子每给她梳一下，就有小鱼小虾纷纷落下；她的双眼被帽贝壳糊住了，帽贝的吸盘吸住了眼睑；乌鱼的触手从她的胳膊缠到颈部；她的衣服几乎是海带和海绵的织物。我们只能先除去最大的异物，其余的东西，如那些小贝壳和鱼翅，就靠她自己在以后的一个星期之内继续摘净。她的皮肤上沾了很多小硅藻，而且是永远不脱落的，若不仔细看，她身上总像有一层薄薄的灰尘。

地球与月球之间的两股力量相互较量就是这样的，我说还有甚者：从月球落到地球上的物体在一定时间内还保持着月亮的磁力，拒绝我们这个世界的吸引。我够大够重了，每次上去再回到地球上都要有一个重新习惯的过程，同伴们都得抓住我的两只胳膊用力拽，他们在颠簸的小船上，而我则继续头朝下脚朝天好一阵子才行。

“你抓住，用力抓住我们！”他们向我喊着。在这种乱抓乱摸中，我有时抓住武贺德太太的乳房。又圆又挺的乳房，接触起来感觉良好，心里踏实，它的引力与月球的引力相当，甚至更大一些。在我头朝下的降落中，我能用另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腰，更便于重新过渡到这个世界来，一下子摔落到船底。武贺德船长为了让我醒来，还要朝我泼一桶水。

就这样，我开始爱上了船长夫人，这也是令我痛苦万分的事。因为我很快就发现船长夫人的目光总是盯着一个人不放：我表弟的手一稳稳地碰到地球卫星表面，我就能从她的目光中看到对聋子与月球之间彼此信任的情感的反馈；当表弟去做那些神秘的月球探险而消失时，我看见她惴惴不安，如坐针毡。对于我，已经是一切都十分清楚了：武贺德夫人正在嫉妒月亮，而我正在嫉妒表弟。武贺德夫人有钻石一样的眼睛，目光之中燃烧着烈火，她看月亮时几乎像在挑战，就好像在说：“你不会占有他！”而我觉得被完全排斥在外了。

对这一切最不理解的就是聋子。当人们帮助他降落时，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大家都拉他的腿，武贺德夫人每每不能自制，整个人都毫不吝惜地身心投入，伸出她那银白色的双臂去迎接他。对此，我心中袭过一种痛楚忧伤（她降落时我也抓过她，她的身体是顺从的，但没有像对表弟那么感情投入地扑来）；而他却满不在乎，还沉浸在对月球的陶醉之中。

我看看船长，自问他是否注意到妻子的举止表现；但他那张布

满皱纹的盐渍重重的紫红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流露出来。由于聋子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月亮，他的降落就意味着开船起航。那时，武贺德做出非常友善的姿态，把丢在船底的竖琴拾起来递给妻子，我便合着唱起忧伤的曲子："每条银光闪闪的鱼在水面游呀游，每条模糊不清的鱼在海底沉呀沉。"大家都合声而唱，惟有表弟不参加这个合唱。

每个月，地球的这个卫星刚一到那里，聋子就进入他那隔绝于世的境地，只有到望月接近时他才醒来。那次，我故意不去参加登月，得以挨着船长夫人留在船上。表弟刚一上梯子，武贺德夫人就说："我今天也想去那上边！"

船长夫人还从未登月过，但武贺德并不反对，甚至把她推到梯子上，喊着："你去吧！"于是，我们大家都动手帮助她：我从后边支撑她，我感到她在我的双臂之上，圆圆的，软软的。为了撑住她，我的手掌和脸都紧紧贴着她，直到她升到月球时，我感到一种失去接触的痛苦，以至为了能跟随其后，便扑过去说："我再上去一点，好扶她一下！"

我像被一只钳子夹住一样给拉了回来："你留在这里，这里有你该干的事！"武贺德船长并没提高音量，对我命令着。

那时每个人的意图都已经很清楚了，而我却没有理解，甚至现在也不见得把一切都弄清吃透。船长夫人肯定一直怀着与我表弟共同登月的愿望（或至少不让他一个人出现在月亮上），而她的计划很可能有更加远大的目标，甚至是得到聋子的理解而共同谋划的：一起藏在月亮上面待一个月。但是也许我的表弟是道地的聋子，对她所试图解释的一切都没有理解，甚至连自己是夫人所期望的对象这点都毫无觉察。船长呢？他期望摆脱妻子，我们看到，她刚一到月亮上面去，他就变了模样，于是我才明白为什么他根本不设法挽留她。然而，他能从一开始就知道月亮的轨道在变化吗？

我们谁也没有对此有过疑问。聋子，也许只有聋子在朦胧中

知道些什么，预感到那晚将要告别月球。为此，在他的秘密地方藏了起来，再没有露面。船长的妻子则一直跟着他：我们看到她多次穿过鳞片间的开阔地，突然停下来，望着我们这些留在船上的人，似乎是问我们是否见到过聋子。

那夜肯定是有些不正常：海面不像以往月圆时那么紧绷绷的几乎向天空拱起来，而是显得很放松，很柔和，好像月亮的磁力不再发生作用了。连月光也不同于其他满月之时，好像在黑色夜幕中变得更浓了。那月亮上面的同伴们应该也发现了正在发生的情况，向我们投来惊慌的目光。我们双方不约而同地叫出声来："月亮远离地球而去了！"

喊声未落，月亮上露出了我的表弟，他奔跑着，显得并不惶恐，也没被惊呆：他手扶月亮地面，像以往一样翻了个跟头，而这次他却只能跳到空中悬浮了起来，像上次小希恩息一样，在月亮与地球之间停顿了一会，他转过头，用力像游泳时战胜水流的样子挥臂朝我们的方向以从未有过的缓慢速度游来。

月亮上的其他水手都急忙模仿他的样子，没有人想到把采集到的月乳带回船上，船长也并未为此而斥责哪个。由于时间过得长了些，两个星球之间的距离不再容易穿越，无论他们怎样模仿表弟或飞行或游泳，都是在半空手舞足蹈胡乱比划而已。"互相抓住，笨蛋！你们互相抓住呀！"船长大声叫着。听了他的命令，水手们试着相互抓住，形成一团，一起向地球引力区前进：突然一下，扑通一声就落入海里。

小船奋力打捞他们。"等等，还差夫人呢！"我叫了起来。船长夫人也试图跳过，但她只在离月球几米的地方飘动，划动着她那银白色的双臂轻柔地飘动着。我爬到梯子上，想把竖琴伸过去让她抓住这个机会。"你到不了那里！要去抓住她才行！"我挥动着竖琴想纵身跃起，而我头顶到月亮的距离不再是先前那么近了，那巨盘似的月亮显得小了，而且越来越小，好像是我们的目光把它盯得

越来越远。天空像个无底深渊，只有星星越来越多，夜空在我们头上泻下一条空洞洞的河，使我陷入无比惊恐和头晕目眩之中。

“我害怕，”我想，“我太怕跳下去了！我是胆小鬼！”而那时节我竟跳了下去。我在空中拼命游动，把竖琴伸向她，而她非但不迎我而来，反而自转起来，朝着我的一会是脸，一会是后背。

“我们拉到一起呀！”我喊着，已经快赶上她了。我抓住她的腰，手臂和她握到一起。“我们一起落下去！”我集中全力要跟她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体验搂着她的全部的滋味，以致较晚才意识到虽然在拉她摆脱月球，却使她又重新回落到月球上。难道我没有意识到吗？还是我从一开始就有了什么想法？我无法理出自己的思想头绪，却从喉中冒出了一句：“我跟你在一起待一个月吧！不，我靠着你待一个月！”我喊着，无比冲动。“我在你身上待一个月！”就在那时，我们落到月亮上，我撒开了手，我们一东一西摔在凉凉的鳞片上。

我抬起眼，以为就像前几次登月时那样，一定会看到我头顶上面的汪洋大海像一个无边的巨大屋顶。然而，此次虽然见到了它，却要离得多了，还有海岸线，礁石，海角；至于那几只船，就实在小得可怜；同伴们的脸已无法看清，他们的呼喊声也极其微弱。只有一个声音从近处传来，那是武贺德夫人的声音。她找到了竖琴，正抚摸着它，弹出如诉如泣的一支悲曲。

漫长的一个月开始了。月亮缓缓地围绕着地球转动，在这个悬在空中的星球上，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熟悉的海岸，而是其深无比的汪洋大海，炽热的火山砾形成的荒漠，冰川覆盖的陆地，偶尔闪现出爬行动物的森林，飞流直泻切成的陡峭山石，沼泽地上的城镇，凝灰岩的大墓地，陶土泥浆的帝国……距离使一切都涂上一层相同的色调：从外边看去，每个形象都显得陌生。大象群和蝗虫群在平原上都显得一样铺天盖地，一样浓稠密集，以致无法区分它们。

照说我应该非常幸福：终于如愿以偿，只有我和她在一起，独享与武贺德夫人的亲密，而表弟所羡慕的月球成了我独占的领地；这一个月的日日夜夜，月球毫不间断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月球表面的乳汁以其酸甜可口的味道滋养着我们。当我们举目望去，那个养育我们的世界终于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它多变的形态，没有哪个地球人能看到如此景色；我们凝望月球那边的星辰，大大小小的，像是被天穹压弯了的枝上挂满的成熟了的亮果。然而一切都在更光明的希望的那边，对于我，这却是一次流放。

我只是在想念地球，是地球使我们每个人成为自己而非他人；而站在这个远离地球的地方，我自己似乎不是原来的我，她也不是原来的她。我渴望回归地球，担心会失去它。我的爱情之梦也是在地球与月球之间翱翔游动时就完成了，没有了地球的引力，我的爱恋只能集中在我对深感缺憾的一切的思念之情上，那个地方，它的周围，它的过去和未来。

这是我的感受。她呢？我一对此自问，就担心害怕。因为，如果她和我一样只知思念地球，就是一个好迹象，是我们终于达到相互理解的标志；但是，也可以是一切都枉费心计的表现，说明她心里惦念的只有聋子。然而，全然不是。她从未抬眼看过我们那个地球，只是在荒野中面色苍白地嘟嘟囔囔，没完没了，抚弄着竖琴，好像与月球的这个临时条件颇相融合。这能是我战胜了对手的标志吗？不！我输了，输得毫无希望。因为她明白我的表弟的爱只在于月球，她所想的就是变成月亮，成为他所爱的物体的一部分。

月亮完成了它围绕地球一周的旋转，我们又再度回到金礁湾上方。当我认出这个熟悉的海湾时，真是惊恐万状：即使最悲观的预想，也没料到它会因距离加大而变小到如此地步。我的伙伴们在那一湾水面上又划船过来了，他们没有带梯子，因为实在是用不上了；但是几条船上伸出了一片长长的矛，每人挥舞着一支，每支长矛的顶端装了一只齿叉或四爪钩，也许是想最后一次抓住月亮

的鲜乳酪，或者是给在这里的我们一点帮助。很快，事情变得十分明显，竿子不够长，不足以伸到月亮上；于是，竿子纷纷落下，显得那么短小，那么沮丧，漂在海面上；有几只船在这番混乱之中失去平衡，翻了个儿。就在此时，一条船上开始伸出一枝更长的竿子：那是竹竿，是许多竹竿一根接一根而成的长竿。要竖起它来需要非常缓慢的操作，因为竹竿很细，操作中的抖动会使它们折断。这种操作要有很大力气，而且要技艺精湛，才能使所有的重力垂直，不让小船倾斜失衡。

看啊！这竹竿的顶尖果真触到月球了！我们眼见它探过来，戳到鱼鳞片片的月球表面，并且停顿了片刻，似乎是给月球一点小小推力，而这推力大到甚至能使月球离地球再远一些，然后再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好像先完成一个弹跳，再度反弹远离开。我认出来了，不，我和武贺德夫人都认出来了，是我的表弟，只能是我的表弟！是他在最后一次和月亮做游戏。他用此雕虫小技，使月亮在他的竹竿上就像在靠他支撑平衡。我们发现，他的这种才干绝无任何其他目的，绝不打算得到什么实在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是要把月球推开，把它送上更远的运行轨道。也就是他，他不会接受违背月球的本性、行程和意愿的观念，如果月球现在要远离地球而去，是他在享受这种远离，如同当初享受它的邻近一样。

面对这一切，武贺德夫人该作何反应？只有这个时刻才显出她对聋子的爱决非任性的轻佻之举，而是义无反顾的。如果表弟爱的是月亮，她宁愿留在这里，在月亮上面。我产生这种看法，是因为看见她并没有向竹竿迈进一步，只是举起竖琴向地球伸去，并且拨动起琴弦来。我所谓"看见"，只是用眼角余光看见她的形象，因为竹竿刚一触到月球，我就跳上去抓住了它，像一条蛇爬在竹竿上，用双臂双腿之力，在空气稀薄的空中轻飘飘的，感受到一种回归地球的命令对自然力量的控制，全然忘却了我之所以登月的原因，或许是对这动机的不幸结局有了空前清醒的认识。我顺着竹

竿爬到某一点就不再需要用任何气力便被地球吸引着头朝下跌落，竹竿被摔成千截万段，我也落入海中。

回归地球是甜美的，重返祖国是幸福的，但我的心中仍为失去她而痛苦，我的眼睛一直盯着月球，望着永远无法追得上的她。我用目光搜索，找到了她。她仍在我离去的那个地方，在我头顶上的一片滩地上，一言不发。她是一片月色，手持竖琴，轻轻拨弄。我还能清楚地看出她的胸脯、手臂、腰身，完全与我记忆中的形象吻合。现在，月亮变成了一个又扁又圆的远远的银盘，而只要天空中有月亮出现，我的目光就投向它。月亮越是变得大些，我就越想像在不同的视角中看到她，或者她的什么东西。是她使月亮成为月亮，每逢月圆就使狗们整夜叫个不休，而我也在其中。

天亮的时候

G.P. 库帕解释说，由于一种不定形的星云似的流体的收缩，太阳系的星球系开始在茫茫黑夜中凝固。一切都又冷又暗，最后是太阳，它也开始收缩，直到缩小成现在的大小模样。在这个收缩凝固的过程中，温度升啊升啊，提高了数千度，于是便向茫茫太空发出了辐射！

"那时候真是一片漆黑啊！" 老 QFWFQ 应和着库帕的说法，"我当时还是个小孩子，刚刚记事。平常，我的爸爸妈妈和 Bb'b 奶奶在一起，还有来访的姑姑、叔叔和舅舅，后来变成马的 Hnw 先生，再就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好像我曾经讲过，我们在云上面，就像睡觉的样子，平躺着，一动不动，随云而转动飘移，我们这些人可不是躺在外边的，明白吗？在云的表层可绝对不成。那里太冷了。我们是在云表层下面，就像铺盖着一层流动的颗粒状态的物质。那时候，计算时间的方法还不存在，每当我们数云层转动的圈数就要发生争执。因为在一片漆黑之中是没有任何参照点的，结果我们总要吵起架来。于是，我们索性任时光流逝，多少个世纪都如同几分钟而已；只有等待，尽量盖暖捂好，昏昏而睡，过一阵便发出点声响，好让彼此明白我们大家还都在那里；当然，还要搔痒，因为这些粒子的旋转效果便是一种令人讨厌的痒痒。

我们在等待什么？没人能说得清楚。当然，Bb'b 奶奶还记得物质均匀地分散在空间、还有热量和光线的时候。老人在讲话时会

有些夸大其词，不过我们都明白，随着时间流逝，总是有所改进，或者有所变化。我们的问题就是度过这漫漫黑夜。

比所有人都过得更好的是我姐姐 G'd(w)"，因为她性格内向，是一个害羞但任性的女孩，喜欢黑暗。G'd(w)" 选择的是偏远的地方，在云的边上。她静观漆黑的夜色，任凭尘埃微粒流动成小型瀑布，自言自语，发出像小小瀑布似的笑声，甚至还哼唱着；她不论是睡着还是醒着，都爱做梦。她的梦与我们的都不同：在黑暗之中，我们梦到的还只是黑暗，因为我们头脑中别无其他；而她梦的，据她所说，则是更深更广更柔软光滑的黑暗。

是我父亲第一个发现有了什么变化：我正在打盹，被他的喊声叫醒："注意！这里摸得到了！"

我们身边的云一直是流动的物质，而那时开始凝固了。

其实，我母亲已有好几个小时总是翻来覆去，并埋怨说："哎哟，我真不知道该向哪边侧身了！"总之，听其言便可得知她睡觉的地方有了一种变化：那些尘埃原来是软软的，富有弹性的，散布均匀的，人身在其中可以不留任何痕迹，无论怎么躺着都觉得舒服。可是，从这时起，尘埃形成了一些凸起和凹陷，显露出她平时卧态全部体重压出的起伏身形。她觉得下面好像有许多颗粒变得厚实或肿大起来，好像下面数百公里之下有什么在通过层层柔软的尘埃施加压力。通常，我们对母亲的什么说法都不太听信，对于她这么一个超级敏感者，而且岁数又相当大，那种存在方式实在是不适合她的神经。

接着，是我的哥哥 Rwzfs，他当时正处于青春期，每隔一段时间就听到他拍拍打打，又挖又刨，总之，是不安宁的样子。

我问："你干什么？"

"玩玩。"他说。

"玩？玩什么？"

"玩一个东西。"

你们明白吗?这可是头一次啊!可以玩的东西是前所未有的。想想看,我们能玩什么?玩那种气态物质?这只适合我姐姐G'd(w)'。如果 Rwzfs 有什么可玩之物,那一定是他找到了什么东西。果然,他带着一种夸张的口气说找到了一块石子。其实不是石子,但肯定是一种坚实的材料,一种不那么气体的东西。对于这点,他不是那么准确,而是讲些随心所欲的故事。那正是镍形成的年代,他那时言必称镍,说:“看,是镍!我玩镍呢!”为此他得了一个“镍 Rwzfs”的绰号(他并没有变成镍,只是因为他太迟钝,好像不能走出矿物阶段;事物都变化了,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因为他是我哥哥。他总是有点迟钝,这不假,但他不是金属类的,而且还有些胶质,以至很年轻就娶了海带中最早成熟的一个,然后就音信皆无了)。

总而言之,似乎所有人都感觉到什么,只有我例外,也许是我太不留意了。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我都听到父亲的叫喊声:“这里,又摸到了!”这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表达(因为在此之前肯定是什么也不曾摸到过),但是在那个瞬间,此话就有了意义,他说明我们开始体验一种感觉,略有些恶心,像是一种污泥沉积在我们下面,变成了盘子,我们在上面可以弹跳起来。我抱怨地叫:“唉,奶奶!”

我后来多次自问,为什么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叫奶奶呢?B'bb奶奶习惯于旧时的一切,常做些不合时宜的事。她始终相信物质是均匀膨胀的:比如垃圾,你随便把它丢到哪里,它就会变得稀薄,逐渐消失。也许是凝固过程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污垢垃圾开始在尘埃粒子表面附着变浓,不能再向四下飞散。对此,奶奶脑子里却一点也没有意识,致使我在朦胧中把这与“摸到”的现象联系在一起,想到一定是奶奶做了什么事情,便发出了那声惊叫。

而 B'bb 奶奶则问我:“什么?你摸到了我的圆蛋糕?”那种中间有孔的“圆蛋糕”是奶奶在宇宙第一次大灾变时发现的,不知是何种银河系的物质,她一直随身携带,以便坐在上面。在那漫长的

黑夜中，不晓得什么时候给搞丢了，她就一直怪罪于我，硬说是我把它藏了起来。现在，我非常憎恨的那个东西竟然出现在我们的云外，奶奶所能埋怨我的只能是我没有像哨兵一样始终盯住它不放。

我父亲对她总是十分尊重，但也做不到坚持观察她的“圆蛋糕”。“妈妈，听着，现在正在发生什么我还弄不清楚的事情，您还是拿好您的圆蛋糕吧。”

“嗨，我都没法睡觉了！”妈妈在这个时候也不合时宜地插了一句。

这时，只听一阵“噗啊哧！呜啊哧！嘶格啦！”我们一听就知道是Hnw先生出了什么事，又咳又吐的。

“Hnw先生！Hnw先生！保重啊！您在哪里？”我父亲开始说了起来。在那没有一丝光线的黑夜中，我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抓住他，把他拉到云上边来，让他喘喘气。我们把他平放好，当时的云表层已经又硬又滑了。

“哇！这东西封在里边了！”Hnw先生在表达能力方面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一个往上，一个往下，咽着！嘶克拉哧！”说着，又吐了起来。

新情况在于若不留神就会在云里陷落下去。我母亲凭她的灵感，最先明白了这点，连忙喊起来：“孩子们，你们都在吗？你们在哪里？”

我们当时真有些疏忽麻痹。在过去，多少个世纪都循规蹈矩地轮转而过，那时人们只担心不要失散；现在，这个问题才又回到头脑中来。

“镇静！镇静！谁也不许离开！”爸爸说。“G'd(w)"，你在哪里？双胞胎呢？谁看见他们了？快说一声！”

无人回答。“哎呀！把他们丢了！”母亲喊起来。我的小弟弟们还没到能与谁沟通信息的年龄，所以很容易给弄丢，必须时刻看

住他们。我自告奋勇地说:“我去找他们!”

“对,好 QFWFQ! 去吧!”爸爸妈妈说完就后悔了:“可是,你别走远,不然你也要丢了!”“去吧! 不过要吹口哨,好让我们知道你在哪里。”

我开始在黑暗中行走,在那正在凝聚中的云的沼泽中行走,不断发出噗哧噗哧的声音。我所说的行走,就是在云表的一种运动方式,这在几分钟之前还是不可能想像的。现在,云体承受力很小,如果不小心,就不是在云表行走,而是斜着或垂直着陷落下去,被云体物质掩埋住。不管我朝任何方向在任何水平上行进,找到小弟弟的可能性都是同样的:鬼晓得那两个家伙跑到哪里去了!

突然,我滚了一下,用现在话讲,是有人绊了我一下。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摔跤,甚至连什么叫摔倒都不懂,好在我还在柔软物质之中,并不疼痛。“别往这里踩!”一个声音响起来,“QFWFQ! 我不乐意!”是姐姐 $G'd(w)^n$ 的声音。

“为什么? 那里有什么?”

“我用一些东西做了一些东西……”她说。可是,想弄明白她的话,真够费劲的。我姐姐在这种泥沼中揉搓什么,搓出一座小山,山上有高低起伏的垛子。

“你在做什么?”

$G'd(w)^n$ 没头没尾地答道:“一个有里边的外边,特兹。”

我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地前进,在 Hnw 先生那里又摔了一次。他已经陷入正在凝固中的物质,而且是头朝下的。“上来! Hnw 先生! 您不会站不起来的!”我得帮助他出来,可自己已经陷在底下,就从下面往上猛推他,方才成功。

Hnw 先生一边咳嗽,一边喘气,一边打喷嚏(当时确实是空前寒冷),突然出现在奶奶坐着的地方。奶奶飞到空气中,反而高兴地大喊起来:“小孙子! 小孙子回来了!”

“不,不对! 您看,是 Hnw 先生!”她真糊涂了。

“我的小孙子呢？”

“在这里！”我喊起来，“还有圆蛋糕！”

小双胞胎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有一段时间了，就在厚厚的云层中，而且是他们把奶奶的圆蛋糕给藏了起来，为的是自己玩。当物质还是流体状态时，他们可以跳着穿过圆蛋糕中间的窟窿，而现在却被一种海绵状奶酪似的东西给堵在圆蛋糕的中孔里，感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抓住圆蛋糕！”我努力让他们明白，“我拉你们出来！小傻瓜！”我拉呀拽呀，和他们在云里翻着跟头，圆蛋糕表面已经有了一层像蛋白似的胶膜，刚一露出云表，竟然迅速融化掉了。天知道发生了什么，怎么向奶奶解释呢？

这时候，姑姑叔叔舅舅们也不会挑选更合适的时间，慢慢站起来说：“哎，已经很晚了，也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干什么，我们有点不放心，大家在一起很高兴，可是，我们最好还是现在就回去。”

不能说他们没有道理，相反，应该引起警觉，已经过了好一段时间，姑姑叔叔舅舅们平常待的地方偏远，都有些局促不安。也许他们一直如坐针毡，却没敢说出来。

我父亲说：“如果你们要走，我们也不强留；不过，你们要考虑好，是否再等一会更好，等情况更明朗。现在就走，也不知道会遇见什么危险。”总之，他的话充满了善意。

他们回答说：“不，不了，谢谢你的好意。我们聊得很好，不过现在就不再打扰了。”还有一些单调乏味的话，我们也听不懂多少，他们也不当成什么要紧的。

姑姑、叔叔、舅舅三个人，都是瘦长个子，模样很相似，我从来就搞不清他们之间是什么兄弟夫妻关系，他们跟我们是什么亲缘关系；那时候许多事情都是模模糊糊的。

他们一个一个动身了，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朝着漆黑的夜色走去。为了彼此联络，他们不时发出“喂！喂！”的喊声。

三人刚刚动身不久，就传来“喂！喂！”的喊声，但是听起来像是来自很远的地方，而他们应该刚走出不远。接着，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对话：“这里是空的！”“这里过不去！”“你为什么不到这里来？”“你在哪里？”“跳啊！”“跳什么？好样的！”“可是从这里又要退回去了！”总之，什么也听不懂，只知道他们与我们之间正在拉开遥远的距离。

姑姑是最后一个走的，她的话最有条理：“现在我一个人留在这个硬东西上面，开始脱离了！”

叔叔舅舅二人的声音来自遥远的地方，他们总是反复说：“傻瓜！傻瓜！……”

通过这些声音，我们仔细观察黑暗中的变化：这是被我赶上亲眼目睹的惟一一场大变迁，与之相比，其他事件都实在不足挂齿。这种变化从地平线开始，那种震动与平时说的声音不同，也不是现在说的“摸到”，或者是什么其他，可以肯定的是很远的地方在沸腾，而且在逼近。总而言之，一切黑暗与一种不黑暗相比才显得黑暗，那种所谓的不黑暗的东西便是光。当我们对事物的发展做出更认真的分析时，就发现：天空仍然是漆黑一片，但是又开始黑得有所不同；其次，我们所在的物体表面变得凹凸不平，结了一层硬壳，一种令人作呕的脏冰正在迅速融化，因为温度正在急剧上升；第三，我们后来所称的光源就是一团炽热的东西，它与我们之间隔着一望无际的空间。那光似乎是五颜六色在闪闪跳动。接着，天空里除了我们和那团炽热的东西，还有一对光亮的游动的小岛，而且它们在太空旋转着，上面有我们的姑姑叔叔和其他的人。此时，他们已经变成远远的影子，并且向我们发出尖叫声。

最重大的事件是：那团云的核心收缩了，发出了热和光，现在有了太阳。其余的云团继续围绕着太阳旋转，并且慢慢变成若干星球：水星，金星，地球，还有其他更远的行星。另外，就是特别热，热得要命。

我们目瞪口呆，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只有 Hnw 先生还出于谨慎起见保持着匍匐状态。奶奶笑弯了腰。我说过：奶奶曾经历过到处光明的时代，在漫漫长夜的黑暗时代里，她一直说事情迟早要回到原先的样子。现在应验了，她故作不以为然态，显得发生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由于我们并没有注意到她，便笑了起来，大声说："无知啊！无知啊！"

不过，她现在的记忆力也是靠不住的。父亲按照自己的理解，不无小心地说："妈妈，我知道您明白，可是，这次现象似乎是不同以往……"她指指地面："您看啊！"

我们低头一看，支撑着我们的地球曾经是透明的一团胶质，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坚硬混沌，从中心开始凝成一种蛋黄状。当时，我们的目光还可以穿过地心看到被初升的太阳照亮的另外一面。在这个透明的大球中间，我们看到一个阴影在移动，好像在游动或飞行。母亲喊了起来："我的女儿！"

所有人都认出来，她就是 G'd(w)ⁿ！也许，她被太阳的火热给吓坏了，凭着她腼腆的性格，竟沉入正在凝固的物质之中。现在，她正试图在这个球体深处打开一个出口，好像一只金银色的蝴蝶，时而行进在被太阳照亮的部分，时而消失在正不断扩大的阴影之中。

"G'd(w)ⁿ！G'd(w)ⁿ！"我们呼喊着，都扑到地面上，恨不得也冲开一个口子，好去追赶她。然而地表已经成了越来越硬的地壳，哥哥 Rwzfs 把头伸进一道裂缝里，差点没给堵死在里面。

后来再也看不见她了，整个地球的中心已经成为固体，我们的姐姐留在地球的那边，从此杳无音信。她被埋在地下深处，还是从地球另外那边逃生了？我们都不得而知。直到事隔很久以后的一九一二年，我才在坎培拉遇见了她，她已经嫁给一位退休的铁路员工苏利万，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

我们站起身来。Hnw 先生和奶奶在我前边哭泣着，被一片天蓝

色和金色的火苗包围着。

“Rwzfs！你为什么给奶奶点火？”父亲大叫起来。可是，当他转身再看到哥哥，才发现他也被同样的火苗包围着。母亲、我和所有人都置身于这种火苗之中。我们并没有被燃烧，只是沉浸在一种耀眼的光的汪洋之中。蓝色的火升起在整个地球表面的上方，那是一种空气的火，我们可以在这火里又跑又跳，甚至飞舞，这对于我们实在是一种新的乐趣。

太阳的辐射燃烧着各行星的由氦和氢形成的外层，它们就在空中，我们的姑姑叔叔舅舅就在那里。那些着火的星球旋转着，后边拖着长长的金色和青绿色的长须，好像彗星和它的尾巴。

黑暗又重新降临了，我们以为该发生的都发生完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奶奶说。“听老人的话没错。”

可是，那不过是地球照例在完成它的自转，是夜晚。一切才刚刚开始。

空间的标志

太阳在银河系之外用了大约两亿年时间完成了银河系的全部旋转。

“确实如此，它是用了这么长时间。”QFWFQ说：“有一次，我在太空经过时做了一个标志，为的是在两亿年后再次经过那里时能看见它。”一个标志？什么样子的？很难说得清，因为一说到标志，你们立刻就会想到与其他东西不同的标志，而那里却没有任何可以与其他相区别的东西。你们会想到用手或者什么工具制成什么标志，然后还可以用手或者什么工具消除掉它。但是我的那个标志却留了下来，再说，那时什么工具也没有：手啊，牙啊，鼻子啊，这些都是后来才有的。你们会说，标志有什么形式该不是问题吧，反正无论怎样的形式只要是标志就可以嘛，与其他标志一样或不同都可以。说得轻松！我那时候还没有与其他标志相同或不同的任何范例，连可以模仿照搬的东西都不存在。一条线，不论是直线还是弧线，谁都不知为何物；一个点，不论是凸出还是凹进的点，谁都不曾想过。我有心做一个标志，这是真的，或者说我曾想把我做的随便什么当成标志。于是，我在太空中的那一点，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做了一个我认为是标志的东西，结果我果真做成了。

总之，因为是宇宙，或者至少是银河系里的第一个标志，应该说我做得还是不错的。看得见吗？好样的！谁有一双能看到那个时代那个地方的眼睛？那时候那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看见，也

没有能提这个问题的人。标志该是可以识别而且不会和其他东西搞混的，这一点没有问题。茫茫太空中所有其他点都是毫无区别的，惟有这一点上有标志。各星球做着自己的运行，太阳系走着自己的轨道，那个标志很快就被甩在我身后，和我隔着无垠的太空。但是这无法阻挠我对何时能重返那里和怎样识别我那标志的思考，那对于我将是多么巨大的欢乐啊！就在那个原本无名的地方，走过不见任何亲切熟悉的东西的十万光年，事隔多少世纪之后，我能再次见到它，仍是当初把它留在那里的样子，赤裸的，生硬的，然而却有其自己的被我做成的不可混淆的形态。

银河带着它的一群星系、星球和星云缓缓向上飞行着，太阳系则往边界一带运行。在这场转马游戏中，惟有我的标志固定不动，处于任何轨道之外的一点(为了做这个标志，我有意向银河系外沿探出去一些，使它能定位在所有旋转世界的任何物体都不能触及的地方)，那个点从那时起就不再是任意一点，而其他任何一点都可以以它来确定。

我日夜思念着它，甚至无法去想别的事情；或者说，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有了可以想念的机会；换言之，我从来不可能思考什么，因为首先没有可以思考之事物，其次，也没有可思念之标志。自从有了那标志，就有了让人想念的事物，因而那里的标志就成为可思念之物，也成为自己被思念的标志。

那么，情况就是这样的：标志用于标出一点，但同时又标志着那里有一个标志，这是更重要的。因为点多得不计其数，而标志只有一个，同时又是我的标志；因为它是我做过的惟一一个标志，而我是惟一一个做标志的人。它就像一个名字，那一点的名字，也是我的名字，我在那点上标出的名字，总之，是所有要求有其名称的一切之中惟一一个具有了名字的。

我们的世界被银河系拖着运行，飞到那遥远的空间之外的地方，而标志就在那个被我留下的地方，标志着我。它一直带着我，

全部地拥有着我，介入到我和一切与我相关的事物之中。在等待与之重逢这段时间里，我本可以再试着发明其他标志或不同标志的组合及相同标志的系列。但是，我做那个标志后又过了成千上万年（从我在银河系的不断运动中把它投人空间的几秒钟算起），现在需要认真回忆它的每个细节(即使对之缺乏一丝一毫的把握，都会造成它同其他标志的无法区分)。我意识到,尽管我的大脑对它的大体轮廓、一般表象还有印象,我还是有疏忽之处;总之,若要把它分解成若干部分，我就无法记清各部分之间是怎样的。我需要让它就在我面前以供研究咨询，而它却在距离遥远的不知什么地方。我做它就是为了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再见到它，但在我再见到它之前却无法弄清这一点。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在于此,要紧的是弄清它是什么样子的。于是,我开始对它做各种假设和一个标志必须具备什么方式的理论探讨。我采取排除法，把一个个不可能的标志种类都全部排除，剩下的便应是正确的标志。可是，所有那些想像出来的标志都以无法捕捉的易逝性一闪而过，因为它们都没有我的第一个标志做参照。在这种痛苦的折磨中（而此时银河系仍不知疲倦地继续着自己在柔软空洞的河床上的流动，像是被所有点燃并辐射着它的原子刺激而骚动的），我明白我对那个标志已经只有混乱的概念，我能抓住的只是一些可以互相更换的标志碎片，也就是标志内部的标志。可是，标志内部的标志的任何变换都会导致一个完全不同的标志。这就是说，我忘记了我的标志是什么样子的，也就无法让它再返回我的头脑中了。

我失望吗？不！忘却是很烦人的，但不是无法补救的。不管怎么样，我知道标志就在那里，一动不动，默默无声地等待着我。我会回到那里，重新找到它，我会再度理顺我思维的脉络。估计我们已经到了银河系旋转历程的差不多一半，只要耐心，后一半总是使人觉得更快些。现在我不该再想别的了，只能集中精力想我的标

志是否还在，我是否还会路过那里。

日复一日，现在该接近那里了。我急不可耐，因为我随时可能在每个瞬间遇到它。是这里？不对，再往那里一点。我一直数到一百……没有？是过去了吗？难道我的标志还留在鬼才知道的什么地方，完全在我们这个轨道之外？我未曾考虑过运动中的摆动，而那时天体受到引力作用的影响，运行轨迹极不规则，画出来简直就像大丽花的外沿轮廓。又过了几万几十万年，我重新运算出结果来：按照我们的运行，不是每个银河年重返那里一次，而是每三个银河年才一次！也就是每六亿太阳年一次！等了二亿年的人也可以再等六亿年！我等待着。道路是漫长的，好在我不是用双脚去走，而是骑着银河系度过那些光年，在行星的运行轨道上，连蹦带跳，就像骑在一匹四蹄冒着火星的马上；我处于一种逐渐上升的兴奋狂热状态，觉着是向着夺取只对我无比重要的标志、王国和名称迈进……

我又做了第二周、第三周的运行。"我在这里！"我大声喊着。在应该是的那点上，我的标志所在处，有一个不像样的一道子：太空中的一个刮痕。我失去了一切：标志和点。那个标志就是我的一切。空间没有了标志，又重新回到空荡荡之中，没头没尾，无始无终的旋转，真让人恶心！包括我在内的一切又都迷失茫然。（您会说，为要标出一点，我的标志或者我标志的涂抹都是一样的。不！涂抹是对标志的否定，因此并不标明，也就是说，对于区别前后左右的其他点，涂抹是一点用也没有的。）

这一令人沮丧的事对我打击很大，使我后来许多光年都过得毫无意义。当我终于抬起眼睛（我们的世界开始有了视觉，继而有了生命），我看到那里有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东西：我看到了一个标志，但不是我那个，是一个类似的。毫无疑问，是照抄了我的标志。可我一下子就能认出它不是我的，短粗，轻率，笨拙，矫饰，是对我在做标志时的那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纯情的一种污秽的仿造。只

有它才使我一下子回忆起我的标志来。“是谁跟我做这种恶作剧?”我怎么也想不通。经过几千年的推论,我终于找到了结论:在另外一个比我们旋转更早的星系里，有一个叫KGWGK(这名字是后来到名字时代才有的)的家伙,他是个好捉弄人又充满嫉妒心的人。在一种野蛮的破坏冲动之下,他涂抹掉我的标志,然后又以其粗俗不堪的技艺试图再制作另外一个标志。

显然，那个标志并没有任何可以标明的意义，只不过是KGWGK要模仿我的标志罢了,因此也就没有什么能把这两者加以对比之处。但是，我当时不让对手取胜的愿望比其他任何念头都更为强烈，只想立刻在太空中做一个地地道道的标志，让KGWGK醋心大发,活活气死。在第一个标志以后,我有大约七亿年没有再制作标志了，又拼力奋发起来。但是，现在的情形已经大不相同，因为正如我所提到的,世界在开始给自己赋予一个形象,每个事物都依其职能而形成自己相应的形态，而且每个形态都被认为会前途无量(其实则不然，就拿较近一些的恐龙来说，就没能坚持到现代)，因而我的新标志受到当时人们的事物观的明显影响，我们所说的风格，就是每一事物以一定方式存在的特别的形态特点。应该说我对此是满意的,不再为我的第一个标志被涂抹而惋惜,因为我觉得第二个会更漂亮得多。

在银河年间，人们开始明白世界上的各种形态直到那时都还是临时的，迟早会一个一个发生变化。对这一点的认识伴之以对旧形象的一种厌烦，使人感到连记忆都不能忍受。我开始受到一种思想的折磨:我在太空留下了一个标志,那个标志曾经使我觉得那么完美,那么独特,那么符合其功能,而现在我记忆中的它却显得那么自命不凡,落伍过时;我当时处理事务竟那么愚蠢,实在早该及时解脱出来。总之,我为那个标志感到羞愧,它继续在若干世纪里被飞行的世界掠过,显出它自身和我的一副可笑的形象,也是对我们的目光短浅的无情讥讽。我一想到它就脸上发烧（我不断

想到它),乃至在所有地质年代里,为了掩饰我的羞愧,我都沉入火山口下用牙齿去咬覆盖大陆的冰盖。我的思想一直被 KGWGK 这个在银河系的航线上始终领先于我飞行的人所困扰,他一定看到了我那个被涂掉之前的标志,这个粗暴无理的家伙一定会嘲笑我,做鬼脸,在沿银河系范围的所有角落都重复着以漫画式的蔑视态度做成的标志。

这一次,星系的复杂运行轨迹对我有利,KGWGK 的星系遇不到我的标志,而我的太阳系在第一圈转完后又准确地回到那个点上,于是我就可以非常精心地擦掉那一切。

现在,在茫茫太空中,我的标志是一个也没有了。我可以动手再画一个,但是我知道人们会依标志而评论制作它的人,在一个银河年中,有足够的时间使人们的口味和想法发生变化,对过去的事物的看法取决于后来发生的情况,总之,我怕现在我觉得完美无缺的东西再过二到六亿年又会使我形象不佳。然而令我遗憾的是我的第一个标志,被 KGWGK 野蛮地涂抹了的那个标志,没有能随时间变化而受到指责的地方,就像在各种形态开始之前所诞生的事物包容了可以在任何形式下都能生存的东西,就是说它是一个标志,仅此而已。

制作一个不是那个标志的标志不再使我感兴趣,那个标志我已经忘掉了十亿年。这样,我虽不能制作一些真正的标志,却愿意以某种方式让 KGWGK 感到别扭。我开始做一些假标志,在太空中标一些斑点、缺口、窟窿,只有像 KGWGK 这种不合格的人才会把它们当成标志。而他若顽固坚持让它们消失在他的涂抹之下(正如我在以后的飞行中所证实的),则他必然付出很大的辛苦疲劳。(我现在在太空里播撒下那些假标志,就是想看看他的愚蠢和幼稚达到何种地步。)

现在,一周又一周地看着那些涂抹(对于我,银河系的旋转已经变成一种令人厌恶的航行,既无目的又无指望),我发现了一点:

随着银河年的流逝，太空中的抹痕趋于褪色，下面又开始显露出我当初绘制的那些假标志。这一发现非但不令我感到遗憾，反而燃起了我的希望：如果 KGWGK 的涂抹褪去，那个点上我的标志就会再度显现！

于是，我又开始度日如年地期盼着。银河就像在火上平底锅里的煎蛋一样在翻着身，而平底锅本身和煎蛋一样在受煎熬，我就和银河系一起在受着不耐烦的煎熬。

可是，随着银河年的流逝，太空不再是那么光秃、呆板、均匀、辽阔。分散在太阳系其他星球上的许多人也有了像我和 KGWGK 那样在所到之处做出标志的想法；我不断遇到这类东西，或者是一个，或者是成双成对的，甚至是整打的，都是些简单的二维的胡乱涂画，或者是三维的（比如多面体），或者是更精心堆砌的四维体，等等。在到达我的那个标志时，我看到了同一点上竟有五个标志。我的标志已经很难辨认：是这个，是那个，还是那个？这个太现代了，尽管它可能最古老。我认不出我自己的手迹，真难想像我会把它做成这副样子……当银河系在空间运行时，把旧的和新的标志都甩在身后，而我再也没有找到我的那个标志。

说以后那些年代是我前所未有的最糟糕的银河时期绝非夸大其词。我向前行进着，并在太空中寻觅着，在越来越稠密的标志中，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在太空留下什么痕迹。每当我转回来一次，就看到我们的世界更加拥挤，以至世界和空间都显得彼此成了对方的镜子，两者都以象形文字和表意文字细致地记录了自己的历史，而每个字可以是也可以不是一个标志：玄武岩上的一个石灰壳，荒原上被风吹而成的一个沙堆，孔雀尾羽上的眼状图案（渐渐地，生活在标志世界里的人们把原本只是存在着的并非标志的无数事物也都看成标志，并把它们加入人们专门制作的庞大的标志队伍），在片状岩上火烧成的一个条纹，纪念堂三角形墙框的第四百二十七道槽沟有点斜，在磁暴时屏幕上出现的一

个个道子(标志系列在标志的标志的系列中翻番,无数次重复的标志有时是一模一样的,但又总有所区别,因为特意制作的标志还要加上正好赶在那里的标志),某份晚报上的字母R的一条腿着墨不佳,正赶上纸纤维渣凸出;墨尔本的船坞间的一扇涂了沥青的墙上八十万道沥青中的似乎不平常的一道;统计表上的一条曲线,柏油路上的一条刹车印,一个染色体……都能令人一惊:就是它!我能在一秒钟内找到自己的标志,无论在地上还是在空间都无所谓,因为通过标志确立了一种没有明显分界的持续性。

如今在宇宙中再没有容器与内容,有的只是重叠的胶粘在一起的标志的总厚度,它们占据了整个空间,是一种持续的星点,极其细小,一种线条与刮痕的突起与雕琢而成的网,宇宙从所有方位和维度上被胡涂乱画。再也没有办法确定一个参照点:银河继续运行,而我却不再数其转数了,任何一点都可能是起点,任何与其他标志相交叉的标志都可能是我的,可发现它再也没有用了,反正离了标志的空间已不再存在,也许从未存在过。

一切于一点

经过埃德文·P. 哈勃对银河系偏远速度的初步运算，可以确定整个宇宙物质在开始向太空扩展之前曾经集中于一点。造成宇宙之始的大爆炸发生在约一百五十亿到二百亿年前。

"当然，一切都集中在那一个点上，"老 QFWFQ 说，"要不还能在哪里？那时还无人知晓，太空存在着。至于时间，同样如此：我们能对时间做什么？都在那里挤得像沙丁鱼一样。"

我说"挤得像沙丁鱼一样"，只是为了用一种文学形象，事实上连挤在一块的空间也没有：我们每个人的那一点与别人的点相重叠，因为只有一点，而我们大家都要挤在这一点上。总之，如果不从性格上讲，我们都彼此互不干扰，因为没有空间，总有像 Pber Pber 先生这么讨厌的人在身边，实在是最烦恼不过的事情。

我们有多少人？我从未对此有过什么概念，哪怕是大概的近似数也没有。要数人数就起码得跟别人稍微分开一点，而我们全都只有这一点。别看表面显得那么密切，其实这很不利于交际。我知道，比如在别的时代，近邻之间都来往走动，在那里，因为大家都是近邻，彼此连早安之类话都不用说。

结果，每个人只能与为数极少的相识者有关系。我记得的只有 Ph(i) NK 夫人，她的朋友 De XuaeauX，一家名叫 Z' zu 的，Pber Pber 先生我前面已经提过。还有一个打扫卫生的女人，被称做"维修专员"，因为环境太小，全宇宙只有她一个。说真的，她整天都无事可

做，连掸灰尘都不用，在一个点上连一个尘埃都无法进得去，她只是在不断用闲言碎语和呜咽啼哭来发泄自己。

仅我说的这些人就够超载了，还要加上我们必须堆在身边的东西：所有需要拆散或集中以便构成宇宙的材料。我们当时都不可能知道那就是后来构成天文的（如仙女星座），地理的（如水柱长石）或化学的（如铍的同位素）材料。另外，总要碰着 Z' zu 家的家具：吊床，床垫，篮子；对这些 Z'zu 稍不留神，他们就会以人口众多之家的理由表现出似乎世界上只有他们一家，甚至要拉一根横穿全点的绳子晾内衣。

不过，别人对 Z' zu 家也有不公正之处，就从称他们为"移民"开始，好像别人都是原先就在此地，他们却是后来从外面来的。这是毫无根据的偏见，我认为反正既无从前也无以后，更没有可以迁来的别处；可是有人认为"移民"的概念可以纯粹当做一种状态来理解，就是说不在于空间和时间的变化。

我们说，这是一种狭隘的观念，我们那时的庸俗观念。这是我们所在的环境的过失。这种观念在我们所有人心底都存在，请看：直到现在，只要我们中间有人相遇，它就还要冒出来。不论在公共汽车站，电影院，还是牙医的国际会议上，人们往往都回忆当年。我们彼此问候，有时有的人认识我，有时是我认识别人，紧接着就开始互相询问（尽管各自只记得别人所记得的那些），这就再次触及当初那些口角、恶行、愤慨。直到提及 Ph(i)NK 夫人为止。所有的故事都要归结到她那里，而一切庸俗的情感都被突然抛到一旁，人们觉得像在一种慷慨神圣的激动之中得到宽慰。Ph(i) NK 夫人是我们谁都难以忘怀的，所有人都怀念的惟一一个人。她到哪里去了？我们好久没有再寻找她：Ph(i) NK 夫人，她的胸部，她的腰身，她的橘红色晨衣，无论在银河的这个太阳系还是在其他地方，我们都再也没有见到过。

我很清楚，在稀薄化到了极端之后，宇宙又重新稠密化，因而

还要轮到我们再度团聚的理论难以令人信服。可是我们中间不少人还是指望着它的实现，不断为我们再度团聚于那点而制定规划方案。上个月，我到一家咖啡店，你们猜我在一个角落里看见了谁？Pber Pber 先生！

“你在干什么？怎么会在这里？”我知道他在帕维亚有一家塑料材料代理处，他还是那副老模样，嘴里镶着金牙，身上是带花的背带。“我们回到那里时，”他悄声说，“需要注意这次一定得让某些人留在外面。我们都明白，就是那 Z'zu 氏一家。”

我真想说我听到我们中间不止一个人说过这话，他又补充说：“我们都明白…… Pber Pber 先生……”

为了不让他顺坡往下拉话，我赶紧说：

“Ph(i)NK 夫人，你以为我们还能找到她吗？”

“啊，是啊！她，是的……”他边说着，脸色发红了。

我们所有人要重归那点的希望主要是由于想再度与 Ph(i) NK 夫人团聚(对我亦然，可我却没有意识到)。在那个咖啡店，就像一直所发生的，我们又开始提起她来，心情极其激动，连我对 Pber Pber 先生的反感也在这种对她的回忆中淡化了。

Ph(i) NK 夫人的秘诀在于她从未引起我们的嫉妒，连闲话都没有过。她跟她的朋友 De XuaeauX 上床是尽人皆知的。可是同在一点上，如果说有一张床就要占据全部这个点，因此也就谈不上上床，而只能是在床上。由于点上的任何人都在床上，她也就不可避免地和我们每个人都在同一张床上。若换了另外一个人，谁知道要有多少人在背后说三道四。打扫卫生的女人总是带头发泄，造谣诽谤，其他人不过是跟着学舌搭腔。至于 Z'zu 一家，我们听说得就更可怕了：父亲、女儿、兄弟、姐妹、母亲和姨娘都是含沙射影的对象，不清不白。可是对她就绝对不同了，从她那里来的是幸福，是那种把我缩成一点藏身于她、把她缩成我身上的一点而保护她的幸福感，是一种冥想(把所有人都缩成点附身于她)，是一种对她

的纯贞的崇敬(因为缩成点的她是不可渗透的)。总之,我还能对她别有所求吗?

就像我对她的真实感受一样,其他任何人对她的体会也别无二致。她以同样的快乐包含他人,也为他人所包含,她同样地对待我们,爱着我们大家。

大家在一起多好,好到有些不平常的事一定要发生。有一次,她对我们说:"如果要有点地方,我一定给你们做鸡蛋面条吃!"于是,我们都在想像她圆圆的胳膊前后移动着擀面杖做面条的样子,想像她胸前一大堆面粉和鸡蛋堆满案板,她用力揉面的样子,面粉和油一直沾到胳膊肘;我们想到面粉,想到做面粉的麦粒,种麦子的麦地,浇麦地的水从上而下流淌的山,做面条的牛肉所需要的放牧草场,还想到阳光照耀所需要的空间,那阳光使麦子颗粒饱满,那空间里的太阳由星云密集而燃烧发光;我们想到不计其数的星辰、银河和银河星团在太空运行,使每个星云、每个太阳、每个星球都悬在空中。在我们想像的同时,宇宙空间形成了,Ph(i)NK 夫人正说着"鸡蛋面条,看啊,孩子们……",她和我们所在的那个点突然膨胀起来,成了有光年、百光年、十亿光年的距离的大光环,而我们都被甩到宇宙的四面八方(Pber Pber 先生到了帕维亚),她却不知受哪种光热能量的作用被分解了。她在我们这个封闭的世俗世界中能够发出的第一声慷慨的呼唤就是"我要让你们吃鸡蛋面条!"一个真正的慷慨的爱的呼唤。开创了太空概念之始,在太空中,在时间里,宇宙的万有引力使得有了十亿百亿的太阳等星球,麦地和 Ph(i)NK 夫人。各星球、各大洲都分散着她的沾着面粉的胳膊的分子,她从那时起消失,我们却永远怀念着她。

无色的世界

在形成大气层和各大洋之前，地球曾经是一个在太空中旋转的灰色球体。正如现在月球的样子：太阳的紫外线毫无遮掩地射到月球上，颜色都被破坏了；为此，月表的岩石不像地球上那么五颜六色，而是单调的死沉沉的一片灰色。如果说地球表面呈现五彩缤纷的色彩，应该感谢大气层，是它把这要命的紫外线给滤除了。

“有点单调，”QFWFQ说，“不过挺让人清静的。在没有空气阻隔时，我能以极高的速度奔跑很远，而眼中所见不过是灰蒙蒙一片。毫无对比可言：如果说有，白色就是白色，就是太阳中心的那种颜色，而我们的目光都无法接近它；至于黑色，连深夜的黑色都不是真正的黑色，因为大多数星辰都是始终看得见的。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视野一望无垠，那一片灰色的铺满石块的平原尽头刚刚能显露出连绵的灰色山脉；无论我如何跨越大陆，总也走不到尽头，因为那时江河湖海都还不知潜伏在什么地方。

那时与谁相遇是很难得的事情，我们是多么少得可怜啊！为了抵御紫外线，就不能自负。特别是对于没有大气层这点，人们能以多种形式感到问题的存在，比如流星吧，真像下雹子一样从太空各处纷乱而落，因为没有大气层作为顶棚来遮挡一下，使它们在坠落中摩擦变小直至消失。还有那种寂静，尽管你可以放声大喊，但没有空气发生振动，我们都是聋哑人！至于温度，四周没有任何可

以储存阳光热量的东西，入夜便是令人难耐的寒冷。幸好地表是靠那些在地心内部互相挤压的矿物熔岩从下面烤热的；那时的夜更短些(如白昼一样:地球自转的速度比现在更快),我就抱着一块暖烘烘的岩石睡觉；周围的干冷是一种惬意之事。总之，对于气候,如果让我凭心而论讲实话,我个人感觉并不太差。

我们缺乏的是很多必不可少的东西,你们要明白,没有颜色还是个次要的小问题:即使我们知道存在着颜色,也会把它看成超乎寻常的奢侈。惟一不适的是视觉,若要寻找什么东西或什么人,由于一切都毫无颜色，就没有在人或物前后左右加以明显区别的什么形式。我们只得勉强看出移动中的东西:一颗滚动的陨星残骸,或是一条小蛇钻开一个地震源,或是一股火山砾的喷发。

那一天,我在像海绵一样多孔的岩石建成的露天剧场里跑步,四周是拱形石门,门外还有门:总之,是一处偶然所到之处,那里没有颜色，却有因凹凸而形成的明暗度各有差异的斑驳。在那些无色的石拱门柱子之间跑步,就像无色的闪电迅速向后一闪而过,前面则不断闪出新的柱子。突然，我看见一闪之后又迅即消失的一对什么光,我还没弄清是什么,就已经爱上这光,跑去追寻那 AYL 的目光。

我来到一片荒沙地:我在沙丘间跋涉,看着一座座沙丘就像卧着的躯体,有的像一只手臂捂着柔嫩的胸襟,有的像是一只手掌伸开遮住低垂的面颊，再往那边看则是一只长着细长大拇指的脚丫。我停下来观看着沙丘，过了一分多钟才发现我眼皮底下的不是沙的造型,而是我正追踪的目标。

她横躺着,被困乏所战胜,便睡倒在无色的沙中。我在她身边坐下。现在我才知道，那个季节正是紫外线对我们这个地球结束辐射的时候。它正在它美丽的巅峰，地球上没有比当时我眼前更美的景色了!

AYL 睁开双眼,开始时我以为她也没有把我和沙土区别开来,

就像我当初未能迅速辨认出她一样。后来我以为是我这个陌生人追寻而至使她惶恐不安。但是，她最后似乎明白了我们的共性实质，既有害怕的心跳，又有微笑的目光，使我发出一个无声的幸福的欢叫。

我开始比比划划地跟她交谈起来。“沙子，不是沙子。”我先指指周围，再指指我们两个人。

她表示理解和赞同。

“岩石，不是岩石。”为了继续这个话题，我还接着比划。那个时代我们没有多少概念，要表明我们两个人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并非容易。

“我，你不是我。”我试着用手势说。

她不同意。

“对，你像我，但是马马虎虎。”我纠正着。

她有些踏实，但仍不信服。

“我，你，在一起，跑啊！”我试着说。

她发出一阵大笑，跑了。

我们跑到火山上，在灰色的中午时分，AYL的头发飞舞着，火舌从火山口向上翻卷着，混合成一种一模一样的淡色的翅膀在拍打。

“火，头发，”我对她说，“火和头发一样。”

她似乎信服了。

“NEH美吗？”我问。

“美。”她答。

太阳偏西，变成一种白色，阳光斜射到昏暗的悬崖边上，使一些不透光的石头闪亮起来。

“那些石头不一样。NEH漂亮！”我说。

“不。”她说，并把目光转了过去。

“那边的石头漂亮。”我说着，手指着那些发光的石头。

“不。”她拒绝看我指的方向。

“你，我，那边的石头。”我邀请她看那边。

“不，这边的石头。”AYL回答着，抓起一把石子，而我却已经跑到前面去了。

我取了一把光亮的石子回来，但要费力让她接过去观察。

“好看。”我试图说服她。

“不！”她抵制着，可后来也端详起来。现在，这些石头远离了阳光的反射，跟别的石头没有什么两样，这时她才肯说“好看。”

夜幕降临，我第一次没有抱着岩石过夜，为此才觉得这夜更短。如果说光线时时想抹掉AYL，那么她就存在于黑暗中，茫茫黑暗却使我重新感到她存在的把握。

白昼又重新开始给地球染上了灰色。我的目光向四周搜寻，却没有找到她。我发出无声的呼喊：“AYL！你为什么要逃掉？”可她就在我眼前，她也在找我，而且还没有发现，也在寂静中呼唤：“QFWFQ！你在哪里？”直到我们的视觉习惯在雾蒙蒙的光亮下搜索并辨认出一道眉毛、一条手臂、一个腰身的突起。

那时，我真想给AYL许多许多的礼物，但是又觉得什么都配不上她。我寻找着与这世界表面千篇一律的模样有所不同的东西，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东西：我寻求的是一个处于锁住众多事物的陈旧而暗淡无色的世界之外的什么东西。我搜索着每个角落，每个标志，每一线光(事实上有些正在变化中的事情，在某些点上，无色之物似乎正在有闪光地出现)；而AYL是寂静环境中的快乐居民，这个没有任何震动的世界是她所习惯了的：对于她，打破视觉的绝对中立的色彩都是不和谐的；对于她，灰色熄灭了甚至是极遥远的不同于灰色的梦想，而只有那才是美丽的。

我们怎么才能互相理解呢？这世界没有谁比我们更能通过目光相互表达对对方的情感。我渴望从陌生的震动中抓住一些什么，而她却把一切都缩到物质无色的最根本的实质后面。

一颗陨星划破天空，在太阳面前划出一道痕迹。它的燃烧流动的躯壳在瞬间成了阳光的过滤器，使世界突然沉浸在一种前所未见的光线之中，绛紫色的深渊在橘红色的悬崖峭壁脚下展开，我的紫红色的双手指着绿色的火流星，而我的思想还没有找到可以脱口而出的恰当的词语。

“这是给你的！这是我送给你的！对，对，它美极了！”

我一边说着，连忙转身急切地想看 AYL 在整个变化中光彩夺目的新形象：我没有看见她，就像在无色油漆突如其来的破碎之际，她设法藏身于马赛克拼图的裂缝之中去了。

“AYL！你别怕！AYL！快出来看啊！”

但是，陨星的弧线已经划过太阳而远去，地球又恢复了它永久的灰色，在我已经被照花了的眼中更加显得灰沉沉，暗淡淡，毫无区别，而 AYL 也不见了。

她真的消失了。我不分昼夜地寻找她，找了很长时间。那正是世界开始形成它后来的形态的时代：以其具有的材料试着形成各种形态，即使不相宜也无妨，反正一切尚未确定。岩浆树是烟色的，枝枝杈杈上又垂下石板灰色的“树叶”。火山灰的“蝴蝶”在陶土地上空飞舞，飘飘扬扬在水晶似的野菊花上。AYL 可能在无色森林的树木投下的一片无色阴影里，或正弯腰采摘灰色灌木丛下的蘑菇。我上百次以为发现了她，却又重新失去了她。我从荒野又转向居住区。那时，预感到变化将至的无名建筑者们按照不成熟的遥远未来的形象建造房屋。穿过石塔式平顶圆锥建筑群，又越过与世隔绝的修士隐居的横贯着隧道的山脉，我来到一片泥海湾，走进一个花园，花园里沙质花坛中竖立着钻天的糙石巨柱。

灰色巨柱上爬着刚刚可以看清的灰色纹路的图案。我停下来，AYL 正在这个公园里和她的女友们嬉戏玩耍。她们把一个石英球抛起来，再在空中抓住它。

一次，球被抛得很远，一直飞到我手边，我便抓住了它。女友

们分头去找这个不见了的球，我便趁 AYL 独自一人时把球抛在空中再自己接住它。AYL 发现了，我有意藏了起来，就这么时时抛球，把她吸引到离游戏地点越来越远的地方。这时我才露面，她一见我就冲我喊叫，然后笑了起来。也不知怎么的，我们一起玩起球来。

那时候，常常有地震发生，地球的各层次都正在地震中求得平衡。又地震了，我和 AYL 之间裂开了一道缝，而我们仍继续互相投掷着石英球。正是在这个深不见底的大裂缝中，地心受压抑的元素找到了获释的路径。现在，时而岩石冒出，时而流云飞过，时而喷出沸腾的矿泉水。

我同 AYL 继续玩着球，发现一层气体正在地球表面漫延散开，就像慢慢升起的薄雾：开始还不到脚跟，一会便升到膝盖，接着到了腰部……AYL 的眼中罩上一层不安与焦虑的阴影；我不想惊吓着她，装做什么都不曾发生的样子继续玩我们的游戏，但心中也有一种不安。

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经历：一个流动的巨大气泡在地球周围越胀越大，把一切都罩了进去；很快就从我们的脚下没过头顶，不知会带来什么后果。

我向地面大裂缝那边的 AYL 投球过去，但球的飞行距离比我想像的要短了许多，竟不可思议地落入裂缝之中：它突然变得那么沉重，不：是这裂缝张开了大口，AYL 离我远远的，我们之间是一片翻腾着的冒泡的液体，我翘首望着远处的她，喊着："AYL！AYL！"我的声音，这是我的声音！它比我想像的要洪亮得多，然而这沸腾的喧嚣压过了我的声音。总之，什么也搞不明白了。

我把手放到快被噪音吵聋的耳边，感到还得堵住口鼻才能不吸入身边强烈的氧气和氮气，而超出一切的还是对眼睛的刺激，我觉得双眼像要爆开似的。

我脚下漫延流淌的大量液体变成全新的颜色，使我双眼发花，

我爆发出一阵含糊不清的叫喊，但对于裂缝那边的AYL则有非常清楚的意思："AYL！海是蓝色的！"

我期待已久的巨大变化终于发生了：地球上现在有了水和空气！在那蔚蓝色的新生的大海上，太阳正在向西斜落，它也有了色彩，一种绝对不同以往的颜色，更加强烈的颜色。我感到需要继续我的呼喊："太阳多红啊！AYL！AYL！看它多红啊！"

夜幕垂下。这夜色也不同以往了。我奔跑着寻找AYL，还一边发出没头没尾的喊叫以表达我的心思："星星是黄的！AYL！AYL！"

那一夜，我没有找到她，以后的几天几夜中我仍然未能找到她。四周的世界显露出它越发新鲜的色彩：红云堆积到顶点时呈紫色，发出金色闪电的一阵暴雨过后，彩虹的缤纷色彩更是空前迷人，那是多么奇妙的颜色组合啊！叶绿素开始发展起来，在溪流淌过的山谷里，苔藓和蕨类植物泛起了绿色。这才是配得上美丽的AYL的景色！可她不在了！没有了她，我觉得这多彩的世界是浪费的豪华。

我走遍各地，重新见到过去所认识过的那些灰色的事物，不断为新的认识所震惊：原来火是红的，冰是白的，天是蔚蓝的，地是土色的，绿宝石是碧绿的，AYL呢？我用尽自己全部想像力猜想她在我面前会是怎样的形象。

我又找到了那个公园。现在那里已经是青草绿树苍翠一片了。在喷水池里，鱼儿游动着，有红的、绿的、蓝的。AYL的女友们还在草地上跳跃着，互相投掷着彩虹色的球。然而她们变化多大啊！原来，一个女孩是白皮肤金头发，另一个是褐发黄肤，还有一个是红皮肤栗色头发，还有一个红扑扑的脸上长满迷人的雀斑。

"AYL呢？"我问道，"AYL在哪里？她怎么样？为什么不跟你们在一起？"

女孩子们的唇是红的，牙是白的，舌和牙龈是肉色的，她们的乳房的最高点是肉红色的，眼睛是海蓝色、黑色、褐色或另一种深

色。

“可是AYL……”她们说，“不在，不知道……”一边说，一边继续玩球。

我试图想像AYL的皮肤和头发可能的颜色，但是做不到，于是就搜索整个地表寻找她。

“如果上面没有”，我想，“就说明她一定在下面！”赶上第一次地震，我就跳进地缝里，一直下到地球腹地。

“AYL！AYL！”我在黑暗中呼喊，“你来看看外面多美啊！”

我声嘶力竭，发不出声了，而那时AYL的声音回响起来，细声细气，那么平静。

“我在这里！你干吗这么喊？你要干什么？”

什么也看不见，“AYL，跟我出去吧！你知道，外面……”

“我不喜欢外面！”

“可你，从前……”

“从前是从前，现在不一样了，那些乱七八糟的麻烦出来了。”

我只好撒谎，“不，那是一时的光线变化，就像上次陨星坠落一样！现在都结束了，一切又像原来一样。来吧，别怕！”

我想，如果她出来，过了最初的一阵混乱之后就会习惯颜色，喜欢颜色，就会明白我欺骗她也是为她好。

“你说的是真的？”

“我为什么要骗你？来吧，我来带你出去！”

“不。你在前边，我在你后边走。”

“可我急于看到你！”

“你只能按我喜欢的样子看我。你在前边走，不要转过身子来。”

大地的震动给我们开路，岩层打开一个扇面，我们在缝隙中前进。我感到身后有AYL轻盈的脚步跟随。又一次地震，我们就要到地面了！我在书页般排列的花岗岩和玄武岩之间跳跃，角砾岩深

处就有路通向外面的世界。地表的山岩、绿色和阳光都已经可以看得见了，光线伸出宽阔的长臂已经在欢迎我们！我就要看见AYL有声有色的形象了！……我转身看她。

我听到她从黑暗中发出的一声叫喊，眼睛被光照之后还什么也看不见，接着便是压倒一切的一阵轰鸣，一块岩壁突然竖起，把我们从中分开。

“AYL！你在哪儿？你快到这边来，快呀！要赶在岩石定位之前！”我想沿着岩壁找个突破口，可它那光滑的灰色表面那么严密紧凑，一点破口也没有。

就在那个地方，一座山脉拔地而起，我是朝向外面的，而AYL则留在那座岩壁的后面，被关在地下了。

“AYL！AYL！你在哪里？为什么不在这边啊？”我目光巡视着脚下展开的景色：那绿色的草地上正开出鲜红的罂粟花，那黄色的田野上错落起伏着深黄色的丘陵，一直延伸向一片蓝色的波光闪闪的大海。现在，这些美景对于我竟显得那么索然无味，那么虚假，那么平庸，那么与AYL本人、她的审美和她的世界格格不入！她的地方永远不会是这里！我痛苦地意识到我被可怕地留在这边，再也不能离开那金色银色的闪光，那蓝天上变成红色的云朵，那每年秋天都要变黄的树叶。而AYL的那个完美的世界，我永远地失去了它，以至都无法想像出她的样子，哪怕是最遥远的记忆也没有留下，只有那座冰冷的灰色岩壁深刻在脑海中。

未完的游戏

如果银河系偏远运行，那么宇宙的稀薄化会得到新创造的物质构成新银河系的补偿。为了保持宇宙的平均密度，只要每四十立方厘米太空中每二亿五千万年创造一个氢原子就足够了（这个理论被称做“稳定状态论”，是与宇宙起源于某一时刻的巨大爆炸之说相悖的）。

“我还是个孩子，可我已经发现了，”QFWFQ说，“我认识每一个氢原子，每跳出一个新的氢原子，我就能立刻发现。在我的少年时代，为了游戏，全宇宙也只有氢原子可玩，我们也只能玩，我和一个同龄男孩一起玩，他叫PFWFP。”

我们的游戏是什么样子的？马上就讲到了。太空是弧形的，围绕着它的弧形，原子在奔跑着，就像弹子球，谁把自己的原子抛到最前边就算赢。在击原子时必须计算好这一击的效力和它被打中后的运行轨道，还要会利用磁场和重力场：如果这小球落到路线之外就算被淘汰掉了。

游戏规则是老一套：你可以用一个原子去撞击另一个你的原子，使它向前跑，或者把中间的对手的原子给打掉。当然，要留心别打得过重，因为两个氢原子相碰撞，当的一下，就可能形成一个重氢（氘），甚至一个氦，那你就得失去两个氢原子，对你的游戏不利。不仅如此，而且如果两个之中有一个是对方的，你还要赔偿他一个氢原子。

你们知道宇宙的弧形是怎样的：一个球转啊转啊，到一定时候就向下滑去，离开其运行轨道，你就再也抓不住它了。因此，玩着玩着，参赛的氢原子数量就不断减少，而我们两个中间谁最先没有原子就输了。

恰恰在关键时刻，总有新原子出现。新原子和用过的旧原子是大有区别的：新原子有光泽，是浅色的，十分新鲜，像露珠一样潮湿。为此，我们又立了一个新规矩：一个新原子等于三个旧原子；新原子一形成，就应均等地分配给我们两个人。

于是，我们的游戏始终没有结尾，而我们也一直不厌倦，因为每当我们有了新原子，都觉得游戏是新的，好像刚开始一场新游戏。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游戏变得乏味了。新原子不再出现，失去的旧原子得不到补充替代，我们越弹劲越小，越弹越胆小，因为都怕在又滑又秃的太空中，自己剩下的可参赛的少数原子再会失掉。

PFWFP 也变了：他精力分散，四处乱跑，每每轮到他时总不在场，我呼唤他，他也不答应，过半个多小时才再次露面。

"轮到你了，你干什么去了？不玩啦？"

"当然玩，别烦人了！我现在就弹。"

"呦，你到处乱跑，我们就中止游戏！"

"哎呀！你怎么这么纠缠不休？是不是因为你快输了？"

那还真是让他说对了：我已经没有原子了，而 PFWFP，谁知道他怎么总有一个备用原子。如果再没有一个新原子供我们分配使用，我就没什么指望能挽回不利局面了。

PFWFP 刚一离开，我就踮着脚尖跟踪他。有我在场时，他总装成在吹着口哨随意乱转，可一离开我的视线，他就开始小跑起来，就像头脑中有清楚的计划目标。那么，他的计划是什么？这是他的骗局！等着瞧吧，我很快就会发现的！PFWFP 知道哪里形成新原

子，常常去转一圈，到那个地方就可以坐享其成，然后再把原子藏起来待用，所以他总不缺原子！

不过，在拿来玩之前，他还要耍弄雕虫小技，把新原子打扮成旧样子，把电子膜又磨又蹭，直到它磨损变暗，好让我以为是他从前的一个旧原子，偶然在口袋里发现了。

这还不算，我对参赛的原子做了一下快速计算，发现这仅是他偷去隐藏起来的一部分。他正在积蓄一个氢原子库？要做什么？他脑子里盘算什么呢？我开始怀疑 PFWFP 是想为自己制造一个宇宙。

从那以后就再也无法得到安宁了。我得以恶报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现在，我知道哪里出原子了，就比他早几分钟到那里，掌握刚造成的原子，在他下手之前先得手！仅仅如此就太简单了！我要让他陷入背信弃义者应落入的圈套！首先，我开始制作假原子，在他忙于他背信弃义的勾当时，我在一个秘密贮藏所里又捣又配我所有的那些材料。说实话，材料少得可怜：光电辐射，磁场的锉屑，几个中途丢失的中子。只要用力搓球，再加上一点唾液就可以让它们团在一起。总之，我准备了一些小球，若细心观察，可以明白不是氢原子，但说不清是什么名堂。对于像 PFWFP 这样忙于做假骗人的人，我那些产品还满算纯正地道的氢原子哩。

这样，当他还对任何事情没有丝毫怀疑之前，我一直在他前面弹。对去过的地方，我都在脑子里记得十分清楚。

太空到处是弧形的，但有的地方弯曲要比别处更大，还有些口袋或狭窄处或凹窝，那里的真空向自己卷缩。在这些凹窝处，就像珠母贝壳中结珍珠一样，每两亿五千万年，只轻轻一下叮当一声就生成一个光闪闪的氢原子。我路过时就把原子放进口袋里，再在那里放上一颗假的。PFWFP 毫无察觉，贪得无厌地往自己口袋里填满了这种冒牌货，而我则在宇宙怀抱中积聚了许多财富。

我们比赛的格局发生了变化：我总有新的原子可弹，可

PFWFP 总也弹不好。他试弹三次，氢原子三次都像被什么碾过一样粉碎在空中。现在，PFWFP 找出所有借口想让比赛落空。

“快点！”我紧逼不放，“你要是不弹，就算我赢了！”

他却说：“不算，一个氢原子坏了，对比赛来说算不上什么，可以重新来嘛。”这是他那时新立的章程。

我不能让他有喘息之机，在他旁边跳着，把他当木马一样从他身上跨肩而过，口中还唱着：

“弹啊弹啊弹啊弹，

你要不弹就算完，

几番几次你不弹，

趁早让开轮我弹。”

“够了！”PFWFP 说，“我们换一种游戏吧！”

“好吧！”我说，“我们为什么不让银河系飞起来呀？”

“银河系？”PFWFP 突然显得非常高兴，“我愿意！可你……你一个银河系也没有啊！”

“我有！”

“我也有。”

“好！看谁让它飞得高！”

于是，我把自己收藏的所有新原子都用力抛到太空中。起初，它们似乎分散开来，后来就聚合成一片薄云，这片云在扩大，扩大，周围形成了一些白热的凝聚物，旋转着，旋转着，变成一个前所未见的星群的螺旋，一个个星星从中涌现，逃开，我则拉着这个螺旋的尾巴跑啊，跑啊。但是，现在不是我让星系飞，而是星系在让我飞，让我挂在它的尾巴上飞，或者说，没有高也没有低，只有扩大的空间和其中也在扩大的星系。我挂在那儿，朝 PFWFP 做着鬼脸，而他已经离我有数千光年之遥。

在我刚一动作时，PFWFP 也急忙掏出他的所有收藏，做了个平衡动作后抛起那些原子，指望着天上也出现一个无边无际的星

系。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只是一阵劈劈啪啪的辐射，一片混乱的闪光，接着就一切都平息下来了。

“就这些啦？”我朝在我身后叫骂不休气急败坏的 PFWFP 喊。

“我让你看着，混蛋 QFWFQ！”

此时，我和我的星系已经飞行在许多其他的星系之间，而我们的最新，全宇宙都羡慕年轻的氢和铍像碳一样炽热。陈旧古老的星系嫉妒得气鼓鼓地逃开了，我们则高傲地快马加鞭，避开那些如此陈旧如此沉重的家伙。在这种逃避的飞行中，我们穿越了愈来愈稀薄空荡的空间，我又看见在一片空洞之中星星点点的闪烁不定的光。那是许多以刚刚生成的物质形成的新的星系！比我的星系还更新！太空很快就变得拥挤起来，像秋收时节硕果累累的葡萄藤。我们飞呀飞呀，正像最年轻的在逃避最陈旧的，也是最陈旧的在逃避最年轻的。我们飞向空洞的天空，而这片空中也开始有了人。

在这种重新繁衍星系与人口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喊叫声：“QFWFQ！现在该你赔偿了！你这个叛徒！”我看到一个更新的星系在我们的轨道上飞行，最前面伸出头来朝我大喊大叫地发出威胁与辱骂的就是我的老朋友 PFWFP。

他开始了对我的追赶。PFWFP 的新星系年轻轻快，在空中上升时速度更快，而我的星系更沉重一些，在下降飞行时占先。

在飞行中，人们知道秘诀何在：关键是转弯时掌握好弧度。PFWFP 的星系趋于紧缩转小弯，我则是宽放转大弯。宽啊宽啊的，我们的星系就甩到太空边沿之外去了，而 PFWFP 的星系还在后面。我们继续带着自己的星系跑着，在跑的过程中边前进边开辟新的空间。

这样，我前面一无所有，而身后则是 PFWFP 那张难看的脸紧追不舍：我们彼此都视对方为最可恶的人，我真宁愿向前看。我看见了什么？PFWFP！我的目光刚刚才离开我身后的 PFWFP，而现在

他竟然在我前面飞行着!

“啊! ”我叫了起来,“现在该让我追你了! ”

“怎么? ” PFWFP 说，我真搞不清他究竟在我前边还是后边，“是我在追你呀! ”

我扭头一看，PFWFP 还是在我后边紧跟着；我再度回头向前看,他仍然在我前边跑着。我又仔细看看,发现在他的星系前边还有另一个星系,而那个是我的,我就在那个星系的前头,从后背看上去绝对没有任何差错。我又转向正在追赶我的 PFWFP，注目而视,发现后面还有另一个星系在追赶他,而那也正是我的星系,我正在回头向后张望。

就这样,每个 QFWFQ 后面有一个 PFWFP,每个 PFWFP 后面又有一个 QFWFQ;每个 PFWFP 追赶这一个 QFWFQ,而另一个则追赶着他。我们的距离时近时远,但肯定的一点就是谁也没有赶上谁。这种你追我赶的游戏使我们觉得没有了味道，何况我们也不再是小孩子了。但是,我们眼下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好做,只好没完没了地追赶着,奔跑不息。

水族舅姥爷

在石炭纪第一批离开水生生活走上陆地的脊椎动物源于骨质肺鱼，它们的鳍可以在身体下面转动，在地上能当爪子使用。

“很清楚，水生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QFWFQ回忆着，“那些从事重大进步事业的动物越来越多，每个家庭都有成员走向陆地，所有人都在谈论陆地上的所作所为，都在呼唤自己的亲人。现在，没有家长能拉得住年轻的鱼儿，它们在水边泥岸上拍打着鳍，试着看能否像成功者那样当爪子用。然而，正是那个时代，我们相互之间的差别更加突出：有的家在陆地上生活了几代，家里的年轻一代炫耀自己不再是两栖类，甚至几乎成为爬行类动物；有的则继续是鱼类，甚至变得比任何鱼都更鱼。”

我们这一家，以爷爷为首，全都在海滩上爬行，好像就未曾有过其他爱好。倘若没有舅姥爷 N'ba N'ga 坚持，我们与水族世界的接触恐怕早就断了。

不错，我们有一位舅姥爷，就是我姥姥的哥哥，是泥盆纪的腔棘鱼类（生活在淡水中，后来姥姥的表兄弟们都留在那个地方。不过我不想多谈那些亲戚，反正没有人能延续下来）。这个舅姥爷住在某个混浊的浅水区，在原始球果树根之间游动。我的所有长辈都出生在那片泻湖的分支里。他从不离开那里一步：在任何季节，只要钻进植物更稠密的地方，就可以感到不是沉浸在水下，我们能看到他在离水面不远处喘息发出的一串串气泡。跟所有到了那把

年纪的鱼一样，泥云刮过他的尖鳃，他总是习惯在那里寻觅什么。

“舅姥爷 N'ba N'ga！我们来看您了！您在等我们吗？”我们喊着，用爪子和尾巴拍打着水面，以便引起他的注意。

“我们给您带来些自己养大的虫子，N'ba N'ga 舅姥爷！您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蟑螂吧？尝尝，您一定会喜欢的！”

“你们能用那臭烘烘的蟑螂弄干净你们身上那些让人恶心的树瘤吗？”舅姥爷的话都是这种类型的，甚至更粗鲁，每次他都是这么欢迎我们，可我们都不以为然，因为我们知道过一段时间后他总会缓和下来，喜欢我们的礼物，语调也会温和的。

“什么树瘤，N'ba N'ga 舅姥爷？您什么时候看见我们身上疙疙瘩瘩了？”

说什么身上疙疙瘩瘩的，此话不假，但是那是蟾蜍，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而我们则恰好相反，我们的皮肤非常光滑，没有任何鱼类像我们这么光滑呢；舅姥爷对此是十分清楚的，但他却不肯放弃炮制那些纯属中伤与偏见的言论，因为他就是在这种言论中长大的。

我们每年去探望舅姥爷一次，而且是全家出动，这也是我们家人团聚的一个机会。大家分布在大陆各地，凑在一起交流信息，互换食用昆虫，讨论以前悬而未决的共同关心的问题，等等。

对如何划分区域追捕蜻蜓这类离自己多少公里之外陆地上的问题，舅姥爷也要参与讨论，并按照他的标准，即水族标准来判定谁是谁非。“可是你不知道在下面追捕总是比上面的更占便宜吗？这还有什么可让你苦恼啊？……”

“舅姥爷，您瞧，这不是水面水下的问题，我在山脚下。他在半山腰，对这山区，舅姥爷……”

可他呢，仍大论“在礁石下总有最好的虾”，实在拿他没办法，他无法接受与自己所处的世界不同的现实。

尽管如此，他的评判仍然继续对我们大家具有权威性：我们最

后总要征求他对那些一窍不通的事物的意见，虽然都知道他往往会大错特错。也许他的权威来自他的年迈，来自他讲话的方式陈旧，比如“把鳍垂下来点，好！”可我们连这话的意思也弄不大清楚。

我们曾多次有过把他带到陆地上来的打算，而且一直努力着；对于这点，家庭各支脉间的竞争从未停止，因为谁能把舅姥爷带到地面上，谁就会处于全家族最重要的地位。然而这真是毫无益处的竞争，因为舅姥爷从不梦想离开他的泻湖。

“舅姥爷，您这么大年纪，知道我们多不愿意把您一个留在这潮湿的环境里啊！我们有这么个想法……”我们开始进攻。

“我还以为你们都明白了呢，”老鱼打断我们的话，说：“如今你们该丢掉在干地方玩耍的趣味了，该回到像普通鱼类生活的时候啦！这水是为所有鱼的，而这吃的，这季节的蚯蚓真是从未有过的好吃哩，你们可以跳下来好好游耍，我们再也不提它了。”

“不，舅姥爷，您听成什么了？我们想带您跟我们一起去一个漂亮的草场，……您会看见在那里多么好，我们在那里挖一个潮乎乎的坑，很新鲜：您就在那里闲游散步，和在这里一样；您还可以四处走走，您一定会走。还有，到您这岁数，地上的气候最适合不过了。总之，舅姥爷，您就别再让人求您了，来吧！”

“呸！”舅姥爷的答复斩钉截铁，鼻子一喷水，就在我们的目光下消失了。

“可这是为什么呀？舅姥爷，您为什么反对，我们真不理解，您这么阅历丰富，而有些偏见……”

水面上冒起一串气泡，他在灵活地甩尾下沉之前给予我们最后的答复：“谁鳞里有跳蚤，就肚皮在泥里游。”这是当时的表达方式，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谚语，其意思是“谁痒谁自己搔”。他用“泥”字，是因为他每次谈到我们称做“地”的东西的时候都用这个“泥”字。

那个时候我在恋爱。我整天跟Lll在一起，互相追逐。像她那样灵活的女孩真是前所未有的：那时像树一样高大的蕨类植物，她能猛一下上到顶尖，而树尖被她压弯到几乎挨着地面的程度，她又能跳下来继续奔跑。我在运动方面比较迟缓笨拙，总在后面跟着她。我们穿越干燥结壳的没有人迹的内陆。有时我为离泻湖太远而感到恐慌，而对于她，什么都比不上远离水生生活：沙漠、戈壁、草原、密林、山岩、石英山，这才是她的世界，似乎专为让她那双长长的眼睛观察，让她那敏捷的步伐穿行。看着她那光滑的皮肤，你会觉得从未存在过鳞甲。

Lll的亲戚使我有些敬畏：他们是那些在更久远的时代就定居陆地并劝说我们来此居住的少数家庭之一；是那些如今可以在干地上生出硬壳保护的卵的少数家庭之一。至于Lll，只要看看她的蹦跳，她的敏捷动作，就知道她生于太阳和沙土中热孵的蛋，从诞生起就用腿站立，并能摇晃着迈步前进，而我们这些进化不足的家族还停留在摇摇晃晃的阶段上。

发展到Lll认识我父母的时候了：我们家族最年长、最有权威的便是N'ba N'ga舅姥爷，我不能不让他看一下我的未婚妻。可每逢有机会时，我都窘迫地推迟拜会，因为了解她所生长的环境，我还没有勇气告诉她我舅姥爷是一条鱼的实情。

一天，我们正在走过环湖的湿淋淋的岸边，它是由交错缠绕着的植物根和腐败落叶与沙子共同构成的。Lll提议进行她惯用的比赛或能力测试："QFWFQ，你保持平衡到什么程度？我们看看谁能在岸边上跑！"说着就从地上跳到岸边，但稍有些犹豫。

我觉得这次不仅能与之竞争，而且能战胜她，因为在潮湿地里我们的爪子更抓得有力。"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我喊着，"也可以更往那边！"

"别胡说！"她说，"那边怎么能跑？那边是水呀！"

也许是开始关于N'ba N'ga舅姥爷问题的谈话良机到了："那

又怎么样？"我说，"有在岸边跑的，也有在那边跑的。"

"你说什么？没头没尾的。"

"我说我的舅姥爷N' ba N' ga，他就在水里，像我们在地上一样，而且从未出水。"

"嗬！我真想认识一下这个N'ba N'ga舅姥爷呢！"

她的话音未落，泻湖混浊的水面上冒出一串气泡，水形成了一个小旋涡，露出一副长满尖尖的鳞片的嘴脸来。

"喏，就是我，怎么了？"N'ba N'ga舅姥爷睁圆眼睛看着Lll，他面部像石头一样毫无表情，巨大的嘴两侧的鳃一鼓一鼓的。舅姥爷可从未显得这么与我们不同，真是一个地道的妖怪样。

"N' ba N' ga舅姥爷，请允许，这位，我很高兴让您认识她，我的未婚妻Lll。"我指着未婚妻，不知她为什么靠后爪直立，这是她最讲究的姿势，当然也是这位粗野的老人最不喜欢的姿势。

"这么漂亮啊，小姐，是来洗一洗尾巴的吗？"N' ba N' ga舅姥爷开腔了，这套话在当时也许是很彬彬有礼的话，可在我听来甚至是不体面的下流话。

我看了一眼Lll，以为她一定会气得扭头尖叫着跑开。可是，没想到她受到的对周围的俗气无所谓的教育竟如此之深。

"你听着，那个小植物，"她不以为然地指着湖中生长的巨大的灯心草问，"您能告诉我它的根扎到多深吗？"

这是人们借以维持对话的问题，真难想像灯心草对她能有什么要紧的！可舅姥爷却好像全部投人，大谈特谈起那水上浮生之树的根如何如何，他怎么可以在根间游来游去，甚至那下面便是最适宜他捕捉猎物之处。

而且他一谈就没完，烦得我直喘气，试图打断他的话题。可是你知道我那冒失鬼女友怎么样吗？她能听进那套话吗？"啊？您在水中的根之间捕猎？真有趣！"

我羞愧万分。

舅姥爷又说,"可不是闹着玩的!那里的蚯蚓可真能让人饱餐一顿的!"说着,就不假思考地来了一个扎猛子。他这动作做得那么灵敏,甚至向上一蹿,跳出水面老高的,一身鳞片斑斑点点,张开他的扇形鱼翅,然后在空中划了一个半圆,再垂直落入水中,扭动着半月形的尾巴和腰身迅速消失了。

见此情景,我把匆忙准备好的向Lll作解释的话趁舅姥爷离开这阵子全端了出来:"你知道,要理解他,他脑袋里只有像鱼一样生活的固定观念,结果就真像鱼一个样子了。"我的嗓音压得很低,我自己也没想到我姥姥的哥哥鱼到这个地步。我刚说:"Lll,天色已晚,我们走吧。"舅姥爷已经从水中露出头来,双唇间叼着一条蚯蚓和拖泥带水的海带。

我觉得不会是真的,当我们道别时,我悄然无声地跟在Lll身后摇摇摆摆的,心想现在她该开始一套评论了,也就是说对我来说最糟不过的时刻要来了。Lll没有停步,只是转过头来向我说:"可是,挺可爱的,你的舅姥爷。"她所说的只有这几句,别无其他。在她的讽刺面前,我不止一次毫无反击之力,可这次我对她这话的反应是宁愿不再看见她,也不愿再触及这个话题。

然而我们继续相见,一起散步,再也没提过湖边那次的事情。我心中无底,很想说服自己"她已经忘记此事了",可又常常怀疑,她沉默是为了让我在她家人面前当众出丑,或者是——对我来说更为糟糕的假想——只因为同情才试图转移话题。直到有一天天刚发亮时,她憋不住才说出:"可是你不带我去看舅姥爷了?"

"说什么呀,"她是认真的,她一直盼望能跟舅姥爷聊天。我简直给弄得摸不着头脑了。

这一次在湖边的访问更长了。我们三个都躺在湖岸的斜坡上:舅姥爷在靠水一边,我们也半身泡在水里,从远处看,谁也说不清哪个是陆地上的,哪个是水族的。

老鱼又开始他那套老生常谈,说起水呼吸胜过空气呼吸,又是

一整套攻击诬蔑之词。"现在Lll该跳起来振振有词地反击了。"我心想。可那天Lll用的是另外一套战术：认真讨论，捍卫我们的观点，但好像又是认真听取老N'ba N'ga的。

按照舅姥爷的说法，地面上升只是有限的现象，也会像当初上升一样再回落，反正是不断变化吧：火山、冰川、褶皱、气候和植被的变化。而我们的生活必须面对不断的变化，其间会有整个种族的消亡，只有那些顺应变化的人才能生存下来，生活的美好在于完全被卷入并忘却。

我们这些岸边长大的子女都是乐观地看待前景的，我对他的论点严厉驳斥。可是真正让我糊涂的是Lll，她形态到了完美的地步，生于征服陆地的家族，面前展现的是无限的能力，而舅姥爷怎么能否认她所代表的现实呢？我被辩论的热情所燃烧，可我的女友似乎过分冷静，过分理解对方。

当然，对于我这个习惯听舅姥爷辱骂的人，他的这个话题真有新意，虽然充满陈旧和夸张的表达方式，连语调也显得可笑。我为他对陆地这个完全是他外界的情况的了解之多而感到惊奇。

而Lll不断以提问的方式设法让老人对水中生活说得更多：当然这是舅姥爷最抓住不放、最激动不已的话题。与地面和空气的不稳定相比，泻湖和海洋代表着未来与安全。那里的变化是有限的，空间和食物无穷无尽，温度总能找到平衡，因此生活会一直保持迄今为止的样子，没有变态，没有对前途的怀疑，在其充分的完美中使每个事物都深化自己的性质，达到自身的实质。舅姥爷说到水族的前途时既不美化也无幻想，而且不掩饰问题恶化的可能（对含盐度上升的担心），但这丝毫也不会扰乱他所信任的那些价值和比例。

"可是我们现在能在山谷和平原奔跑了，舅姥爷！"我喊着，以我自己，更以Lll的名义争辩，而她却沉默不语。

"去你的，小蝌蚪！你一回到水里就回到家了！"他又拿起我常

听到的对我们训斥的语调来。

“您不信，大叔，我们要学水下呼吸是太晚了吧？”Lll 认真地问，我不知道该为她称呼舅姥爷为大叔，还是为她的某些问题（至少我不习惯想的问题）而感到茫然。

“如果你身在其中，我的星星，我立刻就可以教你！”

Lll 发出奇怪的大笑，终于开始跑了起来，跑得我都追赶不上。

我走遍平原和丘陵寻找她，来到一个四周是荒原和树林的环水的山嘴。Lll 就在那里。她一定想凭她的认真倾听和逃跑到这里，告诉我“我明白了”：我们必须像老鱼待在自己的世界里那样，努力待在我们的世界里。

“我会像舅姥爷在那里一样待在这里！”我大喊着，有些含糊，但立刻补充道：“我们两个，在一起！”因为我没有她真的感到不安全。

而 Lll 怎么回答我呢？我现在事隔多少世纪后回想起来还会脸红。“去你的，小蝌蚪！要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她是想把我和舅姥爷一起讽刺，还是模仿舅姥爷在外孙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年迈昏聩的态度。无论是哪个假设，对我都是同样的打击：因为都意味着把我看成半路人，非驴非马的两不靠。

我失去了她吗？怀着这个念头，我飞快跑去争取她。努力做些露脸的举动：猎取飞虫时，我跳高些；挖洞时，我刨深些；与同类较量时，我勇猛些。我为自己而骄傲，可每当我做这些漂亮事时，她都不在那里看我：她总是失踪，不知躲藏在哪里。

我终于明白了：她是去了泻湖，我舅姥爷在教她在水下游泳。我看见他们以同样的速度划破水面，很像兄妹一般。

“你知道，”她看见了我，高兴地说，“爪子当鳍用也很好使哩！”

“好啊：看你进步多大呀！”我只能不无讥讽地评论。

我知道，这对于她只是游戏。然而是我不喜欢的游戏。我要召唤她回到现实中来，回到等待着她的未来中。

一天，我在高高的蕨树林里等她，一棵棵蕨树伸向水中。

“Lll，我有话跟你说，”我一见她就开口说道：“你现在开心开得不少了。我们有更重要的事呢。我发现一个山脉：那面是无边的碎石平原，水刚退去不久。我们将最先进驻那里，用我们的子孙来布满那辽阔的领土。”

“大海才无边无际呢！”Lll 说。

“别再重复那个老糊涂的胡话了！世界属于有腿的，而不是鱼类的，你知道吗？”

“可我知道他是一个算得上一个的！”

“那我呢？”

“没有一个有腿的能像他那样。”

“那你家呢？”

“我吵架了，他们从来就什么也没弄懂。”

“你疯了！不能再倒退的！”

“可我就要！”

“你要干什么？你一个人跟那条老鱼？”

“嫁给他！跟他一起回归鱼类，再生出一些鱼来。再见！”

她最后纵身一跃，一直攀到蕨树最高的一片叶子上，又纵身跃入湖水中。她再度露出水面，但已不是只身一个，舅姥爷结实的镰状鱼尾在她的尾巴旁边，双双破水前进。

这对我是极大的打击。后来又怎么样了？我继续走我的路，在世界的改造之中也改造自我。在许多生物中，我经常遇到比我更算得上“一个”的：一个宣布未来的生物，一只为刚钻出蛋壳的幼崽哺乳的鸭嘴兽，一个身处矮小植物之中变瘦的长颈鹿，或者一头证明已不再复返的过去的新生纪开始后仍幸存的恐龙，或者一只以往能保持几百年一动不动的鳄鱼。所有这些动物，都以某种方式

比我更高级，更发达，使我在它们面前显得那么平庸，而我却没有成为它们中的一员。

打　赌

应用于宇宙历史的控制论的逻辑表明，银河系、太阳系、地球等无论如何不能不产生细胞生命。按照控制论，宇宙是通过一系列正反方面的反馈形成的，经过集中原始云中氢的重力，然后是核的力量和与前者平衡的离心力量的作用。由于已经使进程起动，就只能沿着连锁反馈的逻辑前进了。

“是的，可最初人们还不知道，”QFWFQ说，“或者说，一个人可以预见，也是凭感觉猜中的。我可不是吹牛，从一开始我就打赌说会有宇宙，我说对了，而且就宇宙将是怎样的这点我也从(K)yK这个最老资格的家伙那里赢了很多钱。”

我们开始打赌时，还没有任何可以凭借来预见的事物，只有一些粒子在游动，一些电子东一个西一个地分散着，质子上上下下各自为政。我不知道感觉到了什么，不知道天气在如何变化(实际上我有些冷了)，就说：“我们打赌，今天会有原子！”

老(K)yK说：“拜托了！原子？！我敢赌绝不会的！你要什么，我给什么！”

我说：“你连X也肯赌吗？”

他说：“X升到N。”

他话音未落，每个质子都抓住了周围的一个电子，旋转了起来，一个氢的巨大云团在太空中正在凝结。

“你看见了吗？都是原子！”

“那些是原子,哇!真好家伙呀!”(K)yK 这么说,因为他有不想认输总要找碴的坏习惯。

我和他经常打赌,因为一则实在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二来惟一证明我的存在的方式就是与他打赌,就像惟一证明他的存在的方式就是与我打赌一样。我们对发生或不发生的事物打赌,赌的题目实在无限之多,反正直到那时还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由于连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去想像事件是否会发生,我们就采用约定的方法:事件 A,事件 B,事件 C,等等,以便加以区别。或者说,由于那时还没有字母表或其他约定顺序系列的符号,在为将要发生的事物打赌前,我们还得为约定顺序系列的符号如何出现而打赌,再把它与可能发生的事件挂钩,以便对我们仍然一无所知的事件区分清楚。

至于赌注,谁也不知其为何物,因为还没有可以当做赌注的东西;于是我们就凭口而论,各自记住赢的赌数,等到最后再算账。所有这些运算极为复杂,因为那时还没有数字,想运算连数字的概念也没有,反正是没有什么能与什么分得开。

这种情况在原始银河系开始凝聚成原始星辰时有了变化,我当时立刻明白会有怎样的结局:温度不断上升,就说:“现在要点着了。”

“瞎说!”老人反驳着。

“我们打赌吗?”我问。

“随你便。”他说。噗!黑暗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炽热的大火球,火球在宇宙中散开。

“嗳,点着也不意味着那个……”(K)yK 又开始他那一套咬文嚼字的把戏。

不过我有我的办法让他沉默:“是吗?那么依你看意味着什么?”

他默不作声了,可以想像他的样子:一个词刚刚有了一种涵

义，他想像不出这个词还会有别的涵义！

(K)yK 和我一起待了一些时候，他是够烦人的那类，没有“资源”，没有任何可讲述的事。我呢，说来也没有，值得讲述的事情还都没有发生，至少当时对于我们来说也无从可谈。惟一的事就是想像，甚至是对假设的可能加以假设。现在，在假设的假设中，我比他想像力丰富，这既有利又有弊：他可以对最冒风险的事件打赌，这样赌赢的可能性就可说是彼此彼此了。

我一般是针对某事件要发生的可能性打赌，他则几乎总是从反面赌，我这么说(K)yK，是因为他对现实持静态看法，而当时静态与动态没有现在这样分明的区别，至少要非常注意去捕捉其区别。

比如星星在变大，我问：“大了多少？”这是为了把预测引导向数字方面，因为这样他没有什么好讨便宜的。

那时数字还只有两个：e 和 pi，他目测后概算了一下，回答说：“增加了 e，增加到 ti。”

好狡猾！所有人都能达到他这个水平！可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明白：“我们打赌，到一定点它就停下来了。”

“赌吧。那么该什么时候停下来呢？”

反正我无论如何都只能硬顶住，就来了一句：“pi。”老头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从那时起，我们就以 e 和 pi 为基础打赌。

“pi。”他看着黑暗中的点点星光喊道，可是应该是 e。

我们打赌明摆着是为了开心，因为要挣钱是绝对不会有任何收效的。在元素开始形成之时，我们对最稀有元素的原子进行估价，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个错误：我看到最稀有的元素是锝，就拿锝来赌，指望能赢他，能有进款：积累锝的资本。可我没有料到，它是一个不稳定的元素，都变成了射线，因此又得从零开始。

我当然有失误的时候，不过我却能因此获益：我可以提出更冒

险的赌题。

“现在出来了一个铋的同位素！”我看到在一个超级新星的慢火加热中劈劈啪啪爆发出来的新元素，就赶紧说，“我们打赌吧！”

其实，这是一个好好的铈原子！

在这种情况下，(K)yK拿出讥讽的架子，好像他胜利在握，其实这不过是我走的一步险棋，让他先得一个便宜罢了。实际上，越往前发展，我越理解了内在机制，对于每个新现象，在经过起初的吃力阶段后，我都能使我的预料是深思熟虑的，银河系的一个星系与另一个星系之间相距上百万光年，既不更多，也不更少，这点我比他掌握得早，以至过了一段时间对于我都变得过分容易，没有意思了。

于是，我从已经掌握的数据出发，试着在头脑中推论出其他数据，再从其他数据出发，直到提出表面上与我们正在讨论的数据毫无关系的可能。我直接提出结论，不谈推理过程。

比如，我们正就银河系螺旋运行的弧度进行预测，我却突然说：“你听着，(K)yK，依你看，亚述人会侵略美索布达米亚吗？”

他呆住了，“什么？什么时候？”

我急速地运算了一下，向他报了个日期，当然既无年也无世纪，因为那时的时间计量单位还没有达到那种类型的规模，所以要讲一个准确的时间就得求助于一个复杂到写满整个黑板的公式。

“你怎么知道的？”

“很快。(K)yK，他们侵略吗？我认为会的，你说呢？行了，别拖拖拉拉不表态呀！”

我们还是在无边无际的空中，有一些零零星星的氢原子围绕着最初的星系旋转。我需要极其复杂的推论才能预料出布满人马、弓箭和军号的美索布达米亚平原，但是由于没有别的事好做，这也办得到。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老头子总是说“不”，倒不是他以为亚述

人不会出现，而只是简简单单地因为当时还没有亚述国和美索布达米亚,没有地球,也没有人类。

当然,这些是属于远期预料的打赌,不像有些事情能很快就知道结局。“你看,那边的太阳的圆周是椭圆形的？很快又要形成新的星球了,你说,一颗星球离另一星球的运行轨道有多远？”

我刚开口,想说在八亿到九亿之间,不,在六亿到七亿年之间,星球们就已经沿着各自的轨道运行起来,不更窄,也不更宽。

我最满意的是我们对为什么、在什么时候打过的赌都能在头脑中记忆犹新地保持几十亿年，而且还记得期限最短的赌题和数字(那时整个数字时代已经开始,使得事情更复杂了一些),还要记得谁赢谁输了哪些,以及各自的赌金总额(我的积分不断上升,老头却负债累累)。除此以外,还要绞尽脑汁想出新的赌题,在推理的链锁上越来越远地找命题。

“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在维切利省的圣迪亚市,加里波第路十八号,你听见没有？下午五点四十五分,二十二岁的朱赛皮娜·本索狄小姐从家里出来,她向右还是向左走呢？”

“这个……”(K)yK 说不出来。

“喂,快点！我说她向右。”穿过被星系运行划破的尘埃云,我已经看到了圣迪亚市街道上薄雾初起,路灯刚刚点亮,勉强照到雪下的人行线，照到朱赛皮娜·本索狄小姐瘦小的身影消失在街拐角。

对于天体发生的事,我已经不再打赌,静等随着我的预言逐个应验而坐收(K)yK 当初下的赌金。但是,我爱冒险的兴趣使我要对每件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做出预见,无数事件接踵而来,直到那些最没有把握的区区小事。我开始把容易计算的近期事件与要求复杂运算的远期事件结合预测。“很快的,你看见星球怎么在凝聚吗？说说看,大气层会是什么样子的？水星、金星、地球、火星都是什么样子的？说呀！快表态！还有,反正你在跟我思路走,给我算算印

度半岛在英国统治时期的人口指数是多少。你想什么呢？快点说呀！”

我钻进一条路，或一个小孔，里面的事件密度倍增，可以随意抓住一大把再抛到对手面前，而他从未假设过这些时间的存在与事件的发生。有一次，我几乎是漫不经心地发问，“皇家马德里队在半决赛时踢主场，谁赢了？”瞬息之内，我明白这种显得是偶然乱凑起来的言语使我触及了一个符号的新领域，它能够表现无穷的严密而又模糊的现实，它将能用来改变现实的单调性，也许是向着未来的奔跑，而我就是首先预料到并且期待这种奔跑的人。我想通过时间和空间把这些符号的组合变成许多小碎片，使之溶于一种看不见的三角形的几何图案，像在球场上白线之内运动着的足球出界后，再折回银河系闪光的旋涡星团，辨认清那些在远处和夜间都根本看不清的球员们胸前背后的号码。

我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新领域，拿出以前赢得的一切资本当赌注。谁能阻止我呢？老头不肯相信的态度只能促使我冒险——这是一种小小的满足感——因为我已经最先发现了这点。(K)yK没有意识到幸运正在转向他那边，而我已经在数他会笑多少次，这在当初是很少有的，现在其频率却在增长。

“QFWFQ，你看，阿门赫泰四世法老没有儿子！我赢了！”

“QFWFQ，你看，庞培打不过凯撒，不行了吧！我早就说嘛！”

而我是要把我的运算进行到底的，我没有忽略任何细节，就算回头再重来一遍，我也还会像原来一样下赌。

“QFWFQ，在查士丁尼皇帝时期，从中国和君士坦丁堡引进了蚕，而不是火药！还说我糊涂吗？”

“不，是你赢了。”

当然，我继续对难以捉摸的事情进行预测，而且做得很多。现在我不可能撤退，不可能自我更正。再说，更正什么？以什么为基础更正？

“那么，巴尔扎克在《破灭的幻想》结尾没有让主人公自杀，”他用一种刚刚开始获胜的胜利者的小声音说，“而是让他被卡洛斯·海莱拉给救了。你知道吗？在《高老头》里就有过类似的描写。QFWFQ，我们的账算到哪里了？”

我的优势在下跌。我当初把赢了的数额兑换成贵重货币存在瑞士银行，但当时不得不连连提取巨款以支付输了的赌金。我也赢了一些，甚至是大额的，但情况变了，我获得那些胜利是全凭偶然的，也不能保证胜利之后不再出现运算失误造成的失败。

那时候，需要一个查询作品的图书馆，需要订阅专门的杂志，还有运算的仪器设备。总之，正如众所周知，有一个研究基金会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资助。当然，我们的打赌都是彼此之间无邪的游戏，没有任何人怀疑有人卷入这些巨额费用。我们靠自己的研究月刊《电子预测中心》来维持生活，此外，还有给(K)yK的元老津贴，这是他凭连一个手指也不能动弹的样子得来的（他不爱动的毛病日趋严重，像个瘫痪病人似的坐在轮椅上），这个元老之称是随便得来的，跟他的年迈毫不相干，否则至少我也会有和他平等的权利，只是我不计较罢了。

我们到了这种状况：(K) yK元老在他的小楼的柱廊上，坐在轮椅里，腿上铺满早上邮局送来的世界各地的报纸，大声叫得整个校园都听得见：

“QFWFQ，土耳其和日本之间今天没有签定原子协议，连谈判也没有开始，你看见了吧！”

“QFWFQ，特米尼·伊梅莱塞因杀妻之罪判了三年，跟我当初说的一样，不是终身监禁！”

他晃动着报纸页张得意地炫耀，那白纸黑字真像当年形成星系时太空的样子，挤满了四周空旷的孤立的星球，既无目的又无意义。我想，那时多么美好啊！通过那片空虚，我能划出直线和抛物线，猜测出时间与空间的准确交点，在那些点上将要发生的事件，

显得那么光彩夺目，无可争议。而现在，事件接连不断，就像水泥在杂乱交错的模具里浇注；就像重叠套印，虽然词句依稀可辨，却无法理解其本意；就像一种没有方向和形式的事件之混沌面团，把任何逻辑推理都给包围、挤压、沉浸得无法显现。

“QFWFQ，你知道吗？今天华尔街收盘价下跌了百分之二，而不是百分之九！你看，卡西亚路上滥建的楼房是十二层的，而不是九层的！内阿克四世比郎詹穆士赢了两个长度！我们的账记了多少啦，QFWFQ？”

恐　龙

从三迭纪到侏罗纪开始进化、变大，在长达一亿五千万年内成为大陆上主宰一切的统治者的恐龙，竟然迅速消亡的原因至今还是一个谜。也许是它们不能适应气候和植被在白垩纪的巨大变化，到该纪元末期便全部死掉了。

“都死了，只有我例外，”QFWFQ说，“因为我在某一时期内也曾经是一条恐龙。大概有五千万年光阴吧，我并不后悔，那时当恐龙就意味着掌握真理，就令人尊重。”

后来情形变了，跟你们讲细节也没有用，反正是开始了一系列的失败，错误，怀疑，叛逆，瘟疫；一种与我们为敌的植物开始在地球上生长，它们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进攻，而我们则没有一处获胜。有人说，对日落的爱好，对被毁灭的热衷，从一开始就是我们恐龙精神的一部分。我不知道，这种精神我从未体验过，如果说别的恐龙有，也是因为它们已经预感到将要被历史淘汰。

我不喜欢跟着记忆回到同类大批死亡的那个时代，我从未想到能死里逃生。使我得救的是长途迁移，我穿越了大片白骨成堆的坟场，那里一颗头颅，一只角，一片甲壳或者一把鳞片覆盖着的表皮，都令人回忆起作为生者当年的辉煌。而现在这些亡者遗体上则是地球新主人们的嘴、额角、獠牙或吸盘在撕咬，在吸吮，直到看不见任何生者与死者时才停下来。

在那些荒芜的高原上，我度过了许多许多岁月，才逃脱了伏

击、瘟疫、饥荒和严寒;但我却只身一人,我不愿意继续永远地留在那边,就开始登上了离开高原的路途。

世界变了模样:我不再认得出山岳、河流与平原,第一次见到有生命物时我就藏了起来;原来是一群新人,他们是身材虽小却强壮的典范。

"喂,你!"他们发现了我,我对他们那种亲密的毫无拘束的呼唤方式感到惊奇,拔腿就跑。他们在后面追赶。在多少个世纪内我已经习惯引起周围别人的恐怖,感受我引起的旁人的惊慌,现在却反了过来。"喂,你!"他们靠近我,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既无敌意,也无惊恐。

"你为什么跑?你脑子里想什么呢?"他们是想让我给他们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好去我并不晓得的什么地方。

我结结巴巴地说不是本地人。

"那你还逃什么?"一个人问。"好像你见到了恐龙似的!"其他人笑了起来。在那场哄笑中,我第一次感到一种不安,他们笑得有些勉强,其中一个人挺严肃地补充说:"这可不是玩笑,你可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

那么,对恐龙的惧怕仍然继续缠绕着新人,但也许他们已经好几代再没有看见恐龙,也就无从识别恐龙。我继续行进,虽很小心谨慎,却急切地想再做一下这种试验。在一个泉水边,一个新人姑娘在喝水,只身一人。我慢慢走上前,伸长脖子想在她身边喝水。我预想她一见到我就会大声绝望地喊叫起来,惶恐不安地撒腿就跑,而这正是她发出的警报,将会有人赶来追猎我……那个瞬间,我已经后悔我的这一举动;如果我想救自己一命,就应立即把她吃掉:再重新开始……

姑娘平静地转过头来,说:"这里的水挺清凉,是吧?"接着就跟我很友好地攀谈起来,说的话就像一般人对外人那样,涉及周围环境,问我是否从远方而来,途中赶上下雨还是好天气。我从来没

有想到能跟非恐龙的人进行这样的谈话,紧张万分,几乎无言。

"我总来这里喝水,"她说,"来找恐龙。"

我一阵头皮发紧,睁大了眼睛。

"是的,我们这么称呼它,恐龙泉,从很古老的时候就这么叫它。他们说当初这里藏了一条恐龙,是最后的恐龙之一,谁来喝水,它就扑上去把谁吃掉,我的天啊,真可怕!"

我真想快离开此地。"现在她知道我是谁了,"我想,"只要她稍微仔细看看,就会认出我来!"我像所有不愿意让人观看的人一样,一直低垂着双眼,盘着尾巴,想把它藏起来。我这番功夫搞得自己精神紧张,而她却微笑着向我道别,继续走她的路。我觉得好像刚刚撑过一场战斗,那种当年靠指甲和牙齿自卫的战斗,疲劳不堪。我发现连我回敬她的"再见"都没有说好。

我来到一条河边,那里有人筑的窝巢,他们靠打鱼为生。为了在河里水流不急的地方形成一个湾,以便拦住鱼儿,他们修了一道用树枝做的坝。一见到我,他们停下工作,抬起头来,看了又看,又互相看了看,好像在彼此询问什么,但一直默不作声。"现在又到时候了,"我心想,"我只能高价出卖自己的皮肉[1]。"我暗自准备好出击。

幸亏我及时制止了动作的开始,这些渔民没有任何与我对抗的意思,看到我强壮的样子,就想问我是否可以留下来和他们一起搬运木头。

"这里是个安全的地方,"他们见我犹豫不决,便坚持说:"我爷爷的时候恐龙就消失了,再也见不到啦……"

没有任何人怀疑我是谁,我就留了下来。那里气候不错,吃的当然不合我们恐龙的口味,但也过得去。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丑儿",因为我和他们不一样,仅此而已。这些新人,我不知道怎

---

① 指经过顽强抵抗而失败。

么称呼他们，还是一种尚未完全定型的物种，他们后来又派生了其他物种。那时，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有的相似，有的大不相同，而我虽完全属于另外一种，在那时也还不显得那么与众不同。

我还不习惯，总觉得自己是一条恐龙生活在敌对群体之中。每天晚上，当他们开始讲述世代相传下来的恐龙的故事时，我就缩到后面的阴暗处，心情万分紧张。

那是些可怕的故事，听众脸色发白，不时发出受到惊吓的叫声，专心致志地盯着讲述者的双唇；而讲述者的激动情绪也不亚于听众，只是故作镇静罢了。我很快就明白了，那些故事是尽人皆知的（虽然他们有内容丰富的故事），但每次听起来都还是心惊胆战。对他们来说，恐龙像是许多妖魔，被描述得令人无法了解它的真正的模样，而且被看成是给新人带来损害的，好像新人从一开始就是地球上的最重要的居民，而我们则从早到晚被他们追着跑。对于我，想起我们恐龙，就使头脑再度回到那漫长的一系列灾难、苦恼、丧事；新人讲述的我们的故事都离我的经历那么遥远，我本应不以为然，只当它们是些素不相识的外人的故事。听着这些故事，我发现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在别人面前曾经有过怎样的形象。在那许多胡说八道的故事里，在某些细节上，在他们的一些观点里，还抓住了部分真实。在我头脑里，他们与我们冲突对立的故事与我记忆中所感受到的恐怖相互混淆在一起，越是想我们当初让他们多么的战战兢兢，我就越战战兢兢。

他们每人讲一个故事，依次轮流，到一定时候，有人问："丑儿，你给我们讲什么？你没有什么可讲的吗？你家人就没有碰上和恐龙遭遇的历险吗？"

"有是有，不过，"我结结巴巴地说，"过的时间太长了，嗨，你们知道，……"

出面帮忙的正是蕨花，那个泉水边相遇的姑娘："你们让他安

心待会吧！人家是外人，还没在这里待惯，我们的语言也说不好……"

众人换了话题，我才松了口气。

在蕨花与我之间建立了一种信任感，但没有过分到无话不谈：我从来不敢摸她，但是我们长谈，或者说是她给我讲她的生活故事。我怕我的恐慌会让她怀疑我的身分，因而也说些泛泛的琐碎事。蕨花讲她的梦："今晚我见到一只巨大的恐龙，真吓人，鼻孔往外冒着火。它走近我，抓住我的后脖子，把我带走，想把我活活吃掉。这是个极其可怕的梦，可我根本不害怕，你说是怎么回事？我喜欢……"

我应该从那个梦明白许多事情，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蕨花希望被人进攻。这正是我拥抱她的时刻！可是他们想像中的恐龙跟当时的我差别太大，这个想法让我更加胆怯。总之，我坐失了良机。后来，蕨花的哥哥回到平原上来捕鱼，她就备受监视，我们的谈话机会就很少了。

她那个兄长叫赞汉，一见我就露出怀疑的神色："那位是谁？从哪里来的？"他指着我问别人。

"是丑儿，一个搬木材的外来人。怎么了？有什么奇怪的？"大家说。

"我要问他本人，"赞汉说着，恶狠狠地斜眼看着我，"你，你有什么奇怪的？"

我该怎么回答呢？"我？没有啊！……"

"你为什么没有什么奇怪的？啊？"他笑了，那次就算过去了，可我没指望能有什么好事发生。

这个赞汉是村里最坚定果断的人，他曾周游世界，显得比别人更见多识广，他一听到关于恐龙的老一套故事就表现得不可忍受："神话！"有一次，他说："你们讲的是神话，我想看看假如一条真恐龙来到这里，你们会怎样？"

“现在过了很久啦，没有恐龙了。”一个渔民说。

“可不算太久，”赞汉说，“不能说没有什么能征善战的小股恐龙还活跃在平原上。我们的人要昼夜值班站岗，在那里的人个个可靠，他们可不拉不认识的人入伙。”说着，他又把目光固定到我身上。

没有必要再等下去了：还是尽快把积怨发泄出来更好！我向前迈了一步，问道：“你是跟我过不去吗？”

“我跟不知道生在何处从何而来，却想吃我们的饭，勾引我们的姐妹的人过不去！”

有几个渔民护着我说：“丑儿是自食其力的，他干活卖力气……”

“背上驮树干？！他当然可以，我不否认这点，”赞汉说，“不过，在危险时刻，当我们要用指甲和牙齿自卫时，谁能保证他会如何表现？”

于是，开始了一场辩论。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人考虑我是恐龙的可能性，对我的指控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外来者，因而是不可靠的；争论的焦点是我的存在使恐龙重现的危险增加。

“我想看看他在斗争中凭那个蜥蜴式的小嘴会是个什么样子。”赞汉蔑视地继续向我挑衅。

我走到他面前，粗暴生硬地跟他鼻子顶着鼻子，“你现在就可以看见我的样子，假如你不想逃走的话！”

我向前迈进，扭了一下脖子，躲开了他的一咬，而我的爪子已经放到了他的身上，把他给仰面撂倒，我就势压到他的身上。这是一个错招，我好像不知道这一点，我也好像不曾看到恐龙是如何胸部和腹部被抓咬致死，它们原来以为这样能使对手动弹不得。好在我还会用尾巴让自己稳住；我不愿让自己被对方翻倒，尽力保持平衡，但感到正在有些顶不住……

那时，观众里有一个人喊了起来：“加油啊！恐龙！”得知他们

识破了我和重返当年的自我是在同一瞬间:不论输赢,至少让他们再感受一次古老的惊恐吧! 我向赞汉击去,一下,两下,三下……

人们开始拉开我们两个,“赞汉,我们跟你说了,丑儿可有肌肉呢,跟他可别开玩笑!”他们笑着向我祝贺,用爪子拍着我的肩膀。我以为已经暴露,却无法理解这番热情友好之举。我后来才知道“恐龙”是他们的一种叫法,在鼓励竞赛者时,叫“恐龙”就好比喊“加油!你是更强者!”而且根本就说不清楚,他们当时的喊叫是对我还是对赞汉。

从那天起,我更受人尊重了,赞汉也鼓励我,跟在我后面观看我强劲有力的新表现。应该说,他们关于恐龙的那些老套话也有些改变,好像总是以同一方法评论一件事物评厌烦了,他们开始改变,转向其他话题。现在,如果他们要对村里什么事加以批评,都习惯说某某事在恐龙之间不会发生,说恐龙在许多方面可以成为典范,说恐龙在那样的情况下(如私生活方面)表现得无可非议,等等。总之,对于谁也不确切了解的恐龙,他们好像在其死后对它产生了钦佩与欣赏。

我有一次问:“我们别夸张,你们以为恐龙是个什么?”

他们说:“住嘴!你对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能说什么呢?”

也许到了直言不讳的时候了。“我当然见过恐龙!”我喊着,“你们愿意的话,我还可以解释出它们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不相信,以为我想拿他们取笑。对于我,他们现在说恐龙的方式与过去同样不可容忍,因为除了我这一种族的惨痛命运引起的痛苦之外,恐龙的生活我是从内部亲身了解体验的!我知道我们之间起主导作用的是一种有局限的、充满成见的、缺乏跟上新形势的思想。现在我倒要看看他们如何以我们这么狭隘讨厌的世界为榜样!我倒觉得是他们让我对我的种族有一种神圣的崇敬,从未有过的崇敬!不过,说到底,这样是对的,这些新人与最好时光的恐龙有什么大不相同呢?有自己的坝和渔场,也有自己的尊

严与傲慢……我对他们也有了当初对我周围环境的那种无法忍受的感觉，他们越是钦佩恐龙，我就越连恐龙带他们一起厌恶！

“你知道，我今天夜里梦见我们家门前将要有一条恐龙经过，”蕨花跟我说，“一条很神气的恐龙，是恐龙的王子或大王。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在头上扎上带子，在窗口张望。我想引起恐龙的注意，向他致意，可他好像根本没有发现我，对我不屑一顾……”

这梦是我了解蕨花心理的一把钥匙，姑娘把我的胆怯当做了轻视的傲慢。现在想来，我就明白了，那时只要我以那种态度再坚持一点点，再卖弄一点高傲的洒脱，我就能完全征服她。然而她的揭示使我激动万分，以至泪花闪闪地扑到她脚下说：“不，不，蕨花，不像你想像的！你比任何恐龙都好、好上百倍。我觉得我比你低下……”

蕨花一惊，向后退了一步：“你说什么？”这不是她期待的！面对一幕不很愉快的场面，她困惑不解。我觉悟得太迟了，急匆匆恢复了平静，但是我们之间已经有了一种说不出的不舒服的气氛。

后来发生的一切使我没有时间再去想这件事：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信使到了村里：“恐龙又回来了！”一群陌生的妖魔正在平原上肆虐。按照它们的行进速度，第二天凌晨就会到村里。人们发出了警报，空气非常紧张。

你们可以想像得出我闻讯后胸中那百般情感：我的种族没有灭绝！我可以重新与父兄团聚，重返我古老的生活！可是，古老的生活的回忆在我脑子里只有无穷无尽的失败、逃亡、危险；再度开始那种生活也许只意味着对那种焦虑不安再做个短暂的补充，回到我以为已经结束了的阶段上。现在，在这个村里，我已经得到了一种新的平静，如果失去它，我会万分惋惜，终生遗憾！

新人的内心也有不同的情感，一方面是恐慌，另一方面是再次战胜旧敌的愿望，还有一种思想认为恐龙已经幸存下来，它们的大举进军就是其势不可挡的表现，而它们的胜利虽然残酷，却也不一

定不是对所有人都有益的。总之，想捍卫自己，又想逃跑；想消灭敌人，又想被敌人战胜。这种摇摆不定表现在他们的防御准备之中。

“等一下，”赞汉喊起来，“我们中间只有一个人可以指挥！我们所有人里只有丑儿最强壮！”

“真的！应该是丑儿指挥我们！”其他人众口一声，“是啊！丑儿指挥！”

“不！你们怎么能让我这么一个外来人来指挥呢？我没有那个水平！”我推辞，却无法说服众人。

我该怎么办呢？那一夜我无法闭眼，我的血液的声音提示我溜走，去跟父兄们团聚；而对于收容我、款待我、信任我的新人的忠心又让我站在他们一边；我知道，无论是恐龙还是新人，都不值得让我为他们去动一下手指：如果恐龙想以进攻和屠杀重新确立自己的统治，就标明它们没有吸取教训，不过是侥幸生存下来而已；新人把指挥权交给我，显然是找个最便当的办法，把一切责任推到一个外来人身上，这个人可以是他们的救命者，也可以在失败后拱手交给敌人当替罪羊，或者把他当做叛徒送给恐龙，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接受恐龙主宰的梦想。总之，我对这两种可能性都不想深究，哪怕兼而有之也无所谓！我应该尽快逃跑，让他们去烩自己的汤吧！我跟这段古老的故事再也没有任何瓜葛！

那一夜，借着夜幕沉沉，我离开了村子，最初的动机是离战场越远越好，再回到我那秘密的隐蔽处。可是好奇心又很强：再看看我的同类，知道谁胜谁负。我藏在山顶岩石中，这地方在河湾上方，我就在这里等待黎明。

东方破晓，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些身影，它们快速前进，但是在它们还没到达之前我就可以排除一点：恐龙从未跑得如此优雅！当我看清它们时，我真不知是可笑还是害羞。那是一群犀牛，又大又粗又壮，但基本上不伤人，只是吃草。是谁把它们当成了地球上

古老的主宰恐龙啊?!

犀牛群蹄声轰鸣地奔跑着,又停下来舔一些灌木,然后向天边跑去,连渔村都没有发现。

我跑回村里:"你们都没有弄清楚!不是恐龙!"我喊着,"是犀牛!它们都走了!没有危险了!"为了开脱我连夜开小差的行为,我又补充说:"我去探查,就是想侦察了情况再告诉大家!"

"我们不可能不知道它们不是恐龙!"赞汉叫了起来:"但我们知道你不是个英雄!"说完就扭过去,后背对着我。

众人大失所望:既对恐龙,又对我。恐龙的故事现在变成了笑话,故事里可怕的妖魔已经显得可笑。我觉得这是一种小人的庸俗。我现在承认,恐龙当初宁可选择死也不肯继续在这个不再属于我们的世界上生存,心胸是多么伟大啊!我之所以幸存只是因为作为一条恐龙还继续觉得能待在这伙以表面上嘲弄他人来掩饰内心恐慌的人群中。对新人来说,除了嘲笑和恐慌,他们还有什么选择呢?

蕨花在给我讲她的梦时,揭示了另外一种态度:"有一条恐龙,很滑稽,绿绿的,所有的人都拿它取笑,揪它的尾巴。我上去保护它,把它带走,抚慰它。从它的黄眼球红眼珠中淌出的泪河中,我发现它那么可笑,是一个多么可悲的家伙。"

我听了这些话有何感受?对梦中形象的反感,对变成一种怜悯的情感的拒绝,对恐龙威严降至低点的无动于衷?!我的傲慢的情绪迸发了出来,全身僵硬,甩出几句轻蔑的话:"你为什么用这些越来越小孩子气的梦来烦我!你只会做这些呆笨无味的梦!"

蕨花眼泪滚滚而下,我却耸耸肩扬长而去。

这事发生在堤坝上,我们并不是孤零零的两个,渔民们没有听见我们的对话,却看到我的发怒和蕨花的泪水。

赞汉觉得需要他介入了:"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他酸酸地说,"还敢对我妹妹失礼!"

我停住脚步，并不回答，如果他想打架，我是准备好了。可这段时间村里风气变了，把什么都当做笑话。渔民群中发出一阵假嗓子的叫声："去那里，去呀！恐龙！"我知道这是刚兴起的玩笑话，意思是"别盛气凌人，别夸大其词了！"可是我的血液中有什么在涌动。

"对，我是，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我喊着，"我是一条恐龙！就是这么回事！你们要没见过恐龙，好了，就看看我吧！"

众人发出一阵哄笑。

"我昨天见到一条！"一个老头说，"从雪里出来的恐龙！"周围很快静了下来。

这番话传遍全村，"我们去看恐龙吧！"所有人都跑到山上，我也和他们在一起。

跨过一段石块、树干、泥浆和鸟骨铺成的冰迹层，前面展现出一片山谷，最早的地衣已经开始在摆脱冰冻，给岩石披上绿装。山谷里，平躺着一副好像在睡眠中的巨型恐龙的骨架，它脖子伸得长长的，尾巴甩成一条蛇状，胸腔拱起，形成一道屏障，风吹着肋骨时，里面好像还有一颗看不见的跳动的心。头颅扭转着，嘴巴张开着，好像在发出最后的叫喊。

新人欢呼着跑到尸骨面前，面对头骨，他们在那空洞洞的眼眶面前发呆了，与它保持好几步的距离，默不出声了；然后又转过身，继续欢叫。当时，他们中间只要有一个人目光从骨架转向我看一眼，就足以发现，正在凝神望着骨架的我，跟它是一样的。可是没有一个人这样做。那副骨头，那些牙齿，那曾经能杀人的肢体，都在讲述着一种无法理解的语言，没向任何人说出任何事，只是一个与现实已经毫不相干的空洞的名字。

我继续观看骨架，和我一样的骨架，它就是父亲、兄弟、还有我自己，我认出了自己失去了血肉的躯体，我的身形刻在岩石上。我们都曾经是那个样子，而又都不再是那个样子，我们的尊严，我们

的过失,我们的毁灭……

现在,这些裸露的躯体将用来给地球上的新主人标作风景点,它们会随着恐龙这个名字的命运逐渐变得模糊,失去意义。我不应该允许他们这样做!关于恐龙的真实本性的一切都应该留在黑暗中!夜里,我趁人们在插了旗子的骨架旁熟睡,把死者的骨架拖走掩埋了。

早上,新人们找不到骨架的踪迹,所有人都把恐龙的概念与一种悲惨的结局联系在一起,讲故事时主调换成怜悯,好像为恐龙的遭遇感到难过。我不知道对他们这种怜悯如何是好。怜悯什么?哪个种族曾经有过完全的充分进化,有过那么长期的幸运的王国?只有我们!我们的灭绝是一部非常宏大的史诗,无论结局怎样都可以为那一段的辉煌而骄傲!这些傻瓜能懂什么?每当我听到他们对恐龙表示伤感,我就想拿他们取笑,讲些杜撰的无稽之谈。如今恐龙的真实已经不再被任何人所理解,这是一个只由我守护的秘密!

一伙流浪者在村里落了脚,他们中间有一个姑娘,我一见她就心惊肉跳起来。我的眼睛不会受骗的!那姑娘的血管里不是新人的血,她是一个混血儿!一个恐龙的混血儿!她知道吗?看她若无其事的样子,她不一定知道,也许不是她父母,而是她祖父母或更远的祖先中有一个是恐龙。我们这类动物的特征和举止在她身上几乎刺眼地表现了出来,只是她和别人都不善于识别罢了。她是一个可爱的快乐的造物,身后总有一群追赶着献殷勤的男人,其中最坚持不懈、爱得深切的就是赞汉。

夏天来了,青年们在河边玩耍,"你跟我们一起来呀!"赞汉邀请了我,在多次顶嘴斗架后,他又试图做我朋友。他说完就在混血儿旁边继续游水。我靠近蕨花,也许是相互解释取得谅解的时候到了,"你今天夜里又梦见什么了?"我开始主动问她。

她低着头,"我看到一个受伤的恐龙在受折磨,低下高贵的头,

奄奄一息，痛苦万分……我看着它，目光离不开它，看它遭受痛苦使我能感到快乐。"

蕨花的嘴唇抿成一种坏样子，这是我从未发现过的，我只想向她表示，我是不会进入她那种模棱两可、阴郁悲伤的感情游戏的：我是一个享受人生，有着幸福家世的后裔！我开始在她周围跳舞，舞动着尾巴向她身上洒水。

"你只会讲忧伤的话，"我轻佻地对她说，"丢下这些吧，来跳舞啊！"

她不明白我的话，做了一个鬼脸。

"你要不跟我跳舞，我可就跟别人去跳了！"我说着，拉起混血儿的一只爪子，把她从赞汉的眼皮底下带走。赞汉先是看着她离去，仍沉浸在爱情的沉思之中，后来被嫉妒心触动，才猛然醒悟。太晚了，我和混血儿已经沉入河中，向对岸游去，一下子藏进灌木丛中。

也许我只想向蕨花显示我是谁，纠正一下她对我的不太正确的想法。也许我是出自对赞汉的旧有的怨恨，顽固地要拒绝他的友好表示。也许超出一切的是混血儿不同寻常的熟悉的形态让我产生了建立一种自然的、直接的关系的欲望，没有思想的秘密，也没有回忆的欲望。

这伙流浪者清晨就要动身。混血儿答应在灌木丛中跟我过夜，我与她调情直到天明。

这不过是一段平静的缺乏历险生活的短暂的小插曲，我让有关我和我们王国的真实都在沉默中销声匿迹。现在人们再也不谈论恐龙，也许都不再相信曾经有过恐龙，在蕨花的梦里也再不见了恐龙。

她跟我说，"我梦到在一个洞穴里有一个谁也不记得名字的惟一幸存者，我去找他，那里黑洞洞的，我知道他在那里，却看不见他；我知道他是谁，却不会说出来。真不知道是他该先回答我的问

题，还是我回答他的问题。”这对我来说是我们终于相爱的信号，就像我第一次在泉水旁停步，还不知道能否被接纳生存下来。

从那时起，我学会了很多，尤其是恐龙致胜的方式。原先我相信，对于我父兄来说，消亡是一种接受失败的宽宏大度的方式；现在我知道，恐龙越是灭绝就越能扩大其统治，对覆盖大陆的无边无际的森林的统治，对人的错综复杂的思想的统治。从无从知晓年代的恐慌和疑虑的阴影中，它们继续伸长脖子，扬着爪子；当它们的英姿连最后一点形象都被抹掉时，它们的名字则继续在一切意义上存在着，在一切活着的生物中永久地存在着。现在，连名字也给抹掉了，它们等待的就是变为无声的思想和无名的模式，通过这些思想和模式取得形态和实质，被新人和新人之后的生命们去永远地思念。

我环视四周：当初把我看成外来人的村子现在满可以说是我的村子了，还有我的蕨花，不过按照恐龙的规矩，我已经不能再说这种话了，为此，我默默地向蕨花做了个告别的动作，离开了村子，永远地离去。

路上，我看着树木、山岳、河流，不知道如何把它们与恐龙时代和以后岁月的同类相区别。在某些窝巢旁边，有些流浪者居住着。我远远地认出了混血儿，她还是那么讨人喜欢，只是稍稍胖了一点。为了不让人看到，我藏在树林里观察，她身后有一个刚能蹒跚而行的小男孩。我有很久没见过这么完美无缺的小恐龙了！他竟然如此充满了恐龙的实质，但对恐龙的名字的涵义又一无所知！

我在一片林中空地上等着看他玩耍，他追赶一只蝴蝶，用一块石头打松果。我走近他，这是我的儿子！

他好奇地看着我，问：“你是谁？”

“谁也不是！”我说，“你呢？你知道你是谁吗？”

“真怪，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一个新人！”

我想听到的正是此话！我抚摸着他的头，说：“好样的！”然后

就走开了。

我穿越山谷与平原，到了一个地方的火车站，乘上火车，混入人群之中。

空间的形式

使太空的曲率与物质的分布发生相应关系的万有引力场的方程式正在具有普遍意义。

“你们谁也不知道像我一样在空虚之中下跌是怎么回事。对你们来说，跌落就是掉下去，从一座摩天大厦的第二十层，或者从飞行中发生故障的飞机上，头朝下跌落，也许还要手舞足蹈瞎忙乱一气，然后下面就是地面，重重地一摔落地。而我跟你们说的是下面既无地面又无任何其他固体，连远远的天体也不能把你吸引到它的运行轨道上。这样落下去，在无穷无尽的时间里无边无际地跌落。一直在空虚中下落，直到其极限；一旦到了下面，我看到极限还在下面的下面，极其遥远，于是继续跌落，想达到那个极限。由于没有什么参照点，我对我的下落是快是慢都没有概念。细想起来，连我是否真在下落都无从证实：也许我一直在同一个位置上，或者是向上升方向运行？因为既无上又无下，这只不过是给一个名称的问题，当然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还是当做下落为好。”

那么，我们假定是我在下落，所有人都以同样速度毫无波动地下落；事实上，我们总是在差不多的同一高度上：我，Ursula H’x 和菲尼莫莱中尉。我的双眼始终不离 Ursula H’x，因为她非常漂亮，在坠落时表现得十分轻松潇洒。我希望能截获几次她的目光，可她一直很投入地锉指甲或上指甲油，或者梳理她那又长又直的秀发，从未看过我一眼。应该说，虽然菲尼莫莱中尉用尽浑身解数吸引

她的注意力，她也没有瞥他一下。

一次，中尉以为我没看见，向 Ursula H' x 比比划划，先是伸出双手的食指互相碰碰，再用一只手做了个旋转动作，又指指下面。总之，好像是跟她暗示什么，和她约定在下面什么地方碰头。所有这些我都一清二楚：我们之间不可能碰头，因为我们的坠落是平行的，彼此之间的距离始终不变。但菲尼莫莱中尉竟然生出这种念头，并且把它强加给 Ursula H' x，仅此一条就足以使我变得神经质；而她根本就不理睬他，而且嘴唇向下一撇，扭过头去。我觉得这毫无疑问是针对他的（Ursula H'x 一直像在床上一样做着舒服懒散的动作，所以很难判断她这个表情是针对谁，还是她习惯的自我表现）。

我当然也一直梦想着与 Ursula H'x 相会，但由于我的坠落绝对与她的坠落路线平行，表现出一种不切实际的愿望是很不合适的。不过，若是乐观些，我们在这无尽的直线运动中最终相会的可能也存在。这个可能就足以给我希望，而且不断使我保持兴奋状态。告诉你们吧，我曾多么梦想着我们的平行线相交，梦想相交时的许多的细节，以至于这些都变成了我的实践经验，好像真的发生过这事。这一切可能随时发生，既简单又自然：在长久分离，连一巴掌的距离都不能缩小的分离后，在长期感到她是一个外人，是她的坠落平行线的囚徒后，这个触摸不到的空间，可以是紧绷的，也可以是松软的；可以是空洞的，也可以是稠密的，而这不在于外部条件，却在于内心感受。我与 Ursula H' x 紧紧抱在一起（我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她正在向我走来，以一种跟她平常极不相同的姿态走来：双臂下垂贴着身侧，手腕扭动着，像在熨衣服，同时又像在挣脱什么，是一种几乎蛇状的伸展姿势）。现在，她和我各自沿着的那条看不见的路线就要合并归一，这条线将要被我和她的混合体占据，她那柔软的神秘的部位将被我渗透，不，是包围着我，吸吮着我；而我则紧张地解除直到那时一直忍受的孤独与干涩之苦。

有的美梦会突然变成噩梦，我脑子里突然闪现一个念头：我们的平行线的相交可能是在太空的所有平行线的交点上，那么就不只是我和 Ursula H'x 两个人，而且还有菲尼莫莱中尉，这是多么可诅咒的前景啊！在 Ursula H'x 不把我当做外人时，另外一个蓄着小胡子的外人竟让人无法摆脱地插入我们之间：一想起此事，我就陷入肝胆欲裂的嫉妒心态！我似乎都听到我们——我和她相聚时——的叫声，我们令人醉心地抽搐着搅动在一起。这时，她突然发出受到强暴的尖叫——我一想到这里就浑身麻木！——背后则是中尉得意的庸俗的欢叫声！也许此时我的怒火中烧，达到发狂的程度。无论是她还是他的叫喊，可能是不和谐、不一致的，也可能混合在一起成为欢乐的喊声，而我口中发出的却是失望的喊叫。

在我坠落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这种希望与焦虑的交替，可我没有放弃对太空深处是否有什么能改变我们现在或将来的条件的探索。我有两次发现了一个宇宙，但它太遥远，看上去小小的，在左边或右边的那端；我刚刚能来得及区分某些星系，像聚成团的光点，发着微弱的声音旋转着，然后又隐没不见了，好像是向上或向下一闪就消失了，致使我怀疑自己的视觉，恍惚看走了眼。

"那边！看呀！那里有一个宇宙！那里有东西！"我朝 Ursula H'x 喊着，可她两排牙齿紧咬着，正在专心致志地抚摸自己腿部平滑洁净的皮肤，寻找着极少见的看不见的汗毛，用两个指甲钳住，猛然一揪拔出来，我的叫喊是为了让她跷起一条腿，以便利用那苍穹远方射来的一点光线。

无须细表中尉对我的发现是多么不屑一顾：只是耸了耸肩，制服上那些毫无意义的小装饰物抖动起来，然后他转身到相反的方向冷笑着。他有时也呼唤 Ursula H'x，引起她的好奇（当他认定我是在看其他地方时），而那时就轮到我看他的笑话，目睹 Ursula H' x 翻个跟头把后背转给他。这姿态当然可谓不恭，但看上去很优美，

以至我在把它当做对对手的羞辱而开心一番之后，又把它当做一种殊荣而嫉妒对手。“那里！那里！一个宇宙！我看见了！是一个宇宙！”

我并非说他在扯谎：据我所知，这种事可以是真也可以是假，我们不时穿越一个宇宙(或曰一个宇宙穿过我们)，但不明白的是，有许多宇宙分散于太空，究竟是总在同一个宇宙里沿着一条神秘的轨迹运行，还是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宇宙：我们以为看见的宇宙，不过是曾经存在过的、其形象如回音反射一样显现在太空壁上的“宇宙蜃楼”。也可能是宇宙一直就存在，在我们周围密密麻麻的，连一动也没动过，始终是原地不动，没有时间，在太空一片星罗棋布的黑暗中，只有某人或某物在某时出来摆脱那种没有时间的麻木，造成一种运动。

所有的假设都同样值得考虑，而我感兴趣的只是关于我们的坠落和能否摸到 Ursula H'x。总之，没有人知道这点，那么，为什么那个高傲的菲尼莫莱有时拿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架势，好像他对此有多少把握似的？他发现要让我生气最有把握的办法就是假装跟 Ursula H'x 有过什么故交旧情。Ursula H'x 有时想要摇摇摆摆一下，双膝合拢，把身体重心左右移动，就像在摆出越来越大的 Z 字形，以解脱这种无休止的坠落的枯燥乏味。这时候，中尉就跟着摆动起来，并且设法与她的节奏吻合，好像沿着同一条无形的运动曲线，跟着同一曲只有他们两人才听得见的音乐起舞。他甚至还装着吹口哨，好像是二人之间有一种什么默契，是狂欢旧友间的一种什么把戏。其实不过是个骗局，我若不知内情，肯定会以为不知道从前什么时候中尉和 Ursula H' x 曾经在他们现在的运行路线的起点聚会过。这个想法让我十分痛苦，好像是对我极不公正的一种损害。但是再细想一下，假如 Ursula H'x 曾经和中尉共同占据太空里的一点，那就意味着他们的坠落路线越离越远，可能正在继续远离。在这个缓慢的远离中尉的过程中，Ursula H'x 很容易向我靠近，

因而中尉对于他们过去的亲密也就没有什么好自豪的：将来该轮到我开心大笑！

得出这个结论的推理还不足以令我内心平静：Ursula H'x 和中尉已经聚会过的可能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对我已经是一个打击，无法弥补。我还得补充一下，对于我，过去与将来都是虚无缥缈的，二者之间无从区分。我的记忆无法超越这个无休止的平行坠落的现实，过去所发生的也就属于未来所想像的同一世界。如此说来，我还可以假设如果现在的平行线同起于一点，这也意味着我和 Ursula H' x 的运行轨迹一旦相交之后也会越离越远，也许正是那个修饰得体的中尉的同样下场在等待着我！我若不能想像出几种不同的现实就无法走出现实，而其余的一切对于我都无关紧要。

也许秘密就在于此：投入地进入自己的坠落状态，就能明白坠落中所沿的路线并不像原来以为的那样，而是完全不同的。或者说可以改变那条路线的惟一方式就是让它改变其直线性。我的这个想法不是集中心思考虑时产生的，而是在以充满深情的目光观察 Ursula H'x 时激发的：她从背后看上去是那么美，而当时我们正在经过一个极为遥远的星系，她的背部和臀部的扭动其实是外部空间的旋转，显得像在蹭她的臀部，引起一种对臀部本身并不反感的反应。这个瞬间的印象使我以全新方式看待局势：如果内部有什么东西的空间与空洞无物的空间不同，是因为物质对空间能引起一种弯曲和张力，迫使这个空间内在的线条都弯曲或伸张开，于是我们所在的每条路线都只是在明朗空虚的太空才是直线，当经过被物质充斥的空间时就会改变路线，或者说会绕着这个成为疙瘩或肉赘或瘤子的宇宙在太空里旋转。

我的参照点一直是 Ursula H'x，实际上她的某些转动使我们的坠落像围绕一个螺旋体时而拧紧，时而松开，可是 Ursula H'x 的倾斜是一阵往东，一阵向西，所以她的运行路线画出来很复杂。那么宇宙不应被看成是个粗糙的萝卜一样的肿胀物，而是一个多角尖

头物的形象，其每处凹陷或凸出或平面都与我们所沿循的路线，与太空的内陷、突起和齿状曲线相吻合。不过，这还是个概要性的想像，好像我们还与一个有着平滑面壁的固体有什么关系，那是一种多面体的互相穿透，一种水晶体的组合；实际上我们运动所在的这个空间是有垛形边和许多穿孔的，有哥特式建筑的尖头，有两扇、三扇窗式和圆花式开口，而我们以为一直向下的坠落，其实是沿着看不见的太空边饰在滑动，好像蚂蚁要穿过一座城市时不按照街道行走，而是沿着墙壁、屋顶、窗框和吊灯等物体运动。现在讲城市等于是头脑里有了些有规则的形象，有直角和对称的布局，而太空会围绕着每棵樱桃树的每根树枝上随风摇曳的每片树叶能动地勾画其形状，甚至包括每片树叶的脉络和光束穿透叶片的效果都能印在太空的空虚的副版上，使任何事物都不能不留下其痕迹，每个印迹都是某样事物所存留，而这些痕迹可以在瞬间改变，导致哈里发鼻子上长的小疖子或洗衣女胸前的肥皂泡都能使太空的规模发生全面的形态变化。

明白了太空的这种形态，就可以发现一些像吊床一样柔软的凹陷，我可以和 Ursula H'x 一起待在那里，紧紧贴着身子，互相亲吻着，摇晃着。太空的特性就是一条平行线从一方取齐，而另一条则在另一边；比如我从一边坠入一个凹窝，而 Ursula H'x 则被一条与这个窝相通的隧道吸引着，一直落入凹窝，我们两个就在铺着海带的窝里滚作一团，翻来倒去，直到我们各自的轨道又突然拉成直线，迫使我们继续沿着自己的路线前进，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过。

太空的粒子是多孔的，有不少裂缝和沙丘，只要认真留意，我发现非尼莫莱中尉的坠落要经过一个又狭窄又曲折的大峡谷，我在一处悬崖上面，等时机恰好时纵身一跃，以我的全身重量猛击他的颈椎。这个峡谷的谷底像个干涸的河床似的，铺满了石头，他重重摔在两块岩石之间，头挤进脖子里面，而我的一个膝盖已经压着他的胃部，可此时他则压迫着我的踝骨，使之跟仙人掌的刺或豪猪

的后背顶在一起（反正这些刺是太空中的某些尖形收缩），使我无法拾起被我另一只脚踢落的他的手枪；我不知道怎么会一下子让头埋进太空中落下的沙子般令人窒息的粒子层里，那种感受真是头晕眼花，我只得连连呕吐着；菲尼莫莱竟能借机拣起他的手枪，一颗子弹擦着我耳边嗖地飞过，被像白蚁窝似的上升的气旋带着偏离了弹道。我终于压在中尉身上，伸出双手去卡他的咽喉，可我的两只手竟然相互一击，"啪"的一声：我们的运行轨道又拉回平行状态，我和菲尼莫莱中尉又保持原有的距离坠落，背对着背，好像从来就互不相识似的。

那些可以看做是单维的直线，实际上很像一支笔在一张印着格子的白纸上写出的书写体字，在匆忙之中，写得有些不尽如意，便又勾勾画画，涂涂改改。我就沿着这些弯弯曲曲的线和菲尼莫莱中尉周旋，时而躲在平行线 L 字母的弯洞里，向对方射击或躲避对手的枪弹；时而又在 universo unidimensionale（单维宇宙）的 v、u、m、n 字母的凹底装死，等中尉经过时给他下绊子，再拖着他的脚，让他下巴磕地，然后把他留在一个涂改的地方，我则带着一身墨汁跳起来，朝 Ursula H'x 跑；而她却狡猾地钻进 f 的小孔隙里，我就拽着头发把她拉出来，把她塞进扁圆的 t 或 d 的洞里，再挖一个 g 字母的地下巢穴，让它按照我们的体型横宽竖窄，好让我们舒舒服服躺进去。当然这些线条也可以不继续写字母和词语，而是呈黑色直线一直平行下去，永远不相交，就像我和菲尼莫莱中尉、Ursula H'x 在无尽的坠落中一样。

光　年

越是离我们遥远的星系就越远离开我们。一个距我们一百亿光年的星系的逃离速度可达光速，即每秒钟三十万公里，最近发现的“类星体”们就属于这一类。

一个夜晚，我像平常一样用我的望远镜观察天空，发现从一颗有上亿光年之遥的星星上伸出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看见你了！”我立即进行速算：该星系的光用了一亿年才到达我这里，而那里看到的是这里一亿年前发生的事，也就是说，他们看到我的时间应该是两亿年前。

在查阅我的年度记录，以便弄清两亿年前那天我做了什么之前，我就有一种几乎惊呆的预感：偏偏是两亿年前，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正是我总想掩饰什么的时候！我希望随着时光的流逝让那件事被彻底遗忘；至少我觉得它完全和我在那天之前以及后来的举止相悖：如果有人想再翻出那笔老账，我会心安理得地一口否认，不仅因为不可能拿出任何证据，而且因为那是实在特殊的情况导致的，虽然它确实发生了，但我本人也实属无奈地不得以而为之。现在，一个遥远的星体看到了我，这古老的故事便又被翻腾出来了。

我当然可以解释发生的一切，我当时的态度至少是可以得到部分理解的。我想也立刻写一块牌子，以辩护的方式写道：“你们让我做一下解释吧！”或：“我想看看你们处在我当时的位置上会

怎样！”但这还不够，要说的话太长，还要写得让遥远的星球能读得出来才行。我特别要注意的是一步也不能再错，不能以明确方式承认“我看见你了”所影射的我的问题。总之，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我必须准确得知该星球上看得见什么；因而我只应写个牌子问一些诸如“你看到了一切还是一点？”或者“让我看看你说的是否属实：我做了什么？”之类的问题，然后等那里看到我的字，再等那里给我的答复，我才能做出相应的必要反应。这一切又需要两亿年，也许还得再多几百万年，因为这些形象以光速往返传递，而星系又在不断远离，那边现在已经不在我看到它的位置上，而是更远了。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迫使我在四亿年后还要就我希望尽快忘却的事情进行讨论。

最好的态度就是若无其事，把能被人所知的程度降到最低点。我急忙写了一个很清晰的牌子，上面只简单写着：“就凭这个？”如果那个星球上的人以为凭一块“我看见你了”的牌子就能让我处境尴尬，我的镇静自若就会让他感到困惑狼狈，认为不宜相信那件事。如果他们手上没有多少我的把柄，“就凭这个？”这种不明确的表达用来对付他们的“我看见你了”，是一种谨慎的试探。我们之间相距遥远（该星球已经从一亿光年的码头上向茫茫黑暗起航了一百万个世纪），作为对两亿年前的“我看见你了”的回答，“就凭这个？”也许显得不很显眼，但我以为不适合再写更明确的内容，因为如果对那天的记忆在三百万个世纪后变暗淡了，我是最不愿再使它焕然一新的。

说到底，人们可以对我在那独一无二的时刻的所作所为随便持什么意见，这并不让我过分担心，我一生的事，在那以后的多少年、多少世纪的表现自然会说话，至少绝大多数是有利于我的，我只能让事实说话。如果那个遥远的星球看到我两亿年前做了什么，也自然会看到我后来的所作所为，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乃至今日，那么他们就会渐渐改变因那个孤立事件而匆忙对

我形成的负面看法。而且只要想一下“我看见你了”这块牌子至今已经过了多少年,就可以自信那个坏印象已经被时间给抹去,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积极的、至少更符合事实的意见。不过,这种理性的肯定还不足以使我得到自慰：只要没有他们对我的看法转变的证据,我就仍然摆脱不了给吊在一种很窘迫的境地、并以此而被定论的难堪局面。

你们会说，我完全可以不理睬另一个星球上素不相识的居民对我怎么看。实际上，我所担心的并非这个或那个天体范围的看法，而是那块牌子引起的无穷无尽的怀疑。围绕着那个星球还有很多星系,有的还不足一亿光年,上面会有很警觉的观察员,“我看见你了”这块牌子在被我看到之前,肯定已被其他天体上的居民看到,即使没有人知道“我看见你了”确切指的是什么特定情况,这样不明不白也绝非有利于我！相反，由于人们总习惯于相信最糟糕的猜测,虽然能看到我的那件事跟其他相比算不上什么,却很难说在上亿光年之外能想出什么名堂来。我在两亿年前的一时疏忽给人留下的坏印象就会扩大化,通过宇宙所有星系折射扩散开来,而我既不能矢口否认,又不能让情况继续恶化,我无法知道没有直接见过我的人会推论出我的多么极端荒谬的糟糕的形象，也就无从知晓从何着手进行自我辩解。

在这种状态下,我继续昼夜转动着望远镜观测,过了两夜,我发现另外一个相距一亿零一光年的星球上竖起了“我看见你了”的牌子。毫无疑问,他们也是指那一次;我总想掩饰的事情不是被一个天体,而是被位于太空另一区域的另一天体所发现,而且还会有其他的天体：以后的夜间我继续观察，看到越来越多的星系竖起“我看见你了”的牌子。从光年计算看,他们所看到的仍然是那次。我对每个“我看见你了”的牌子都回敬以无所谓的轻蔑之词：“是吗？”,“很高兴！”,或“这对我很重要！”,甚至是带有挑衅性的傲

慢之词:“Tant pis![1]”,“布谷,是我!”

尽管事情的逻辑推理使我以乐观主义看待未来,所有那些“我看见你了”都汇集于我一生的同一点,显然是一种意外的巧合,其原因在于星际能见度的条件允许(只有一个例外,一个天体对那天的事情竟打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什么也看不见”),这使我如坐针毡。

我那天所作所为的形象就像被投影到一个圆形屏幕上,而这个圆圈以光速不断扩大着:这个圆的半径以内的那些天体上的观察员们都可以看到发生的事情,而那些观察员又各自处于一个圆心,再向他所在的圆半径范围以光速反射“我看见你了”的投影。与此同时,所有天体又都属于一个比一个距离更远的星系,每个接收了信息的观察员在接收第二个信息之前,已经以更快的速度向更远的方向离去,到一定程度时,看到那天的我的星系(或看到“我看见你了”的牌子的星系)可达到一百亿光年之遥,而它会以每秒三十万公里的速度远去,这个速度等同光速,没有任何形象可以追得上它。因此他对我的错误的临时印象就会因此而变成永远无法更正、不可上诉的“终审”,即一定意义上的正确的、符合事实的印象。

那么必须使这点尽快得到澄清。要澄清它,我只能指望一点:那就是我在那次之后又被人看见,而且是在表现我的完全不同的形象之时,即反映我应当被人了解的真实形象(我对此决不怀疑)时。最近两亿年内,这类机会不少,其实这种机会只要一次就够了,关键是要很清楚明了,不会造成误会。比如说,我记得有一天我就真的是我希望别人看见的样子,按照我的速算,这一天是一亿年前。因此距此一亿光年的星系现在正在观看我那时的情形,我那个令人们喜爱尊重的样子,而他们对我的看法肯定会因此而有

---

[1] 法语:活该!算了!

所改变，纠正乃至否认了原来的一时印象。正是现在，或大约这段时间，因为现在我们之间的距离不再是一亿光年，而至少有一亿又一百万光年，我则还要再等候同样多的年头才能得到返回这里的光的信息（我很快就算出了抵达日期，也考虑进了“忽必烈恒量”），届时我将知道他们的反应如何。

凡看到我在X时形象的人就有更多理由看到我在Y时的行为，而我在Y时的形象比在X时更能令人信服，甚至可以说更引人入胜，让人看上一眼就终生难忘，这样人们记住的应该是Y时的我，而X时的我将被立即排除、忘却；也许还会在记忆召唤时再现，但是像告别一样，就好像说：“想想看，一个像Y这样的人也会遇到X情况，并且被人看见，还以为他就是X，而现在很明显了，他绝对是Y。”

“我看见你了”的牌子数量之多使我几乎高兴起来，因为它说明人们对我的注意力很集中，所以我最光彩夺目的时候也不会被放过。这必然，或者已经在我尚不知晓的情况下引起更为广泛的反响。鉴于我所在的特定范围有限，而且可以说是在很边缘的地区，自谦地讲，这足以表明人们正对我十分关注呢！

还需要考虑的是，有些天体或是由于不注意观察，或是由于所处位置不佳，没有看见我本人，却只看见他们附近的“我看见你了”的牌子，他们便也举起牌子说“好像他们看见了你”或“那边的他们看见了你”（我觉得这种表述透露出的既是好奇，也是挖苦）。那里现在一定瞪大了眼睛，虽然错过了第一次机会，却不会让第二次机会再溜过去。他们对X的消息是间接的，因而更乐于接受Y，把Y当做关于我的惟一的真实形象。

就这样，我的Y形象就像回音，会通过时空扩散开来，达到更遥远更快速的星系，它们以每秒三十万公里的光速飞驶，再也接收不到其他任何形象，带着那个已成定论的我的形象离去，飞向时间与空间的那一边，使我这个形象成为它们无限的周边范围内的局

部的真实。

十万个世纪不算是无限的永恒，但对我来说却显得那么漫长难熬。良宵终于来到了：我的望远镜早对准了第一个竖起牌子的那个星球，我右眼贴近镜头，眼皮微闭，再慢慢睁开，正是这个我瞄得很准的星球上又出现了一块牌子，但字迹不清。我调整了一下焦距，看到上面写着："Tra - la - la - la'"，只有这个"Tra - la - la - la'"。在我明显而绝无误会可能地表现自我的时候，在我提供理解我过去和将来整个一生的钥匙，以便对我做出一个公正、全面的评价的时候，那些不仅有可能而且有义务观察并记录我的人干什么去了？他们看见什么了？什么也没有，他们竟然什么也没有发现！我的名誉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不可信赖的人，这一发现使我非常沮丧。那个能表现我是何等人士的证据是伴有许多有利条件的，可以说是不可重复的，而它竟然这么被毫无觉察地白白浪费了，对于整个宇宙来说是一去不复返了！这仅仅是因为那个观察员先生有几分钟的疏忽、消遣或渎职，像个傻瓜一样鼻子朝天，或像个酒鬼一样贪杯求乐，结果找不到任何可以表现没有意义的言词，便把自己哼唱的庸俗小调搬上牌子，写出"Tra - la - la - la'"。

我还有一个略感自慰的想法：其他星系上会不乏勤奋负责的观察员。那么，我遥远的往事所拥有的观众的大多数，现在能看到情况的变化，这也就让我感受到莫大的满足。我继续每晚不断地守着望远镜观察，好像过了几天后，一个距离相当的星球上又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你穿着毛衣"。

我满眼含着泪水，努力寻求这句话的解释。也许在那里，随着岁月流逝，望远镜的完善程度到了人们喜欢用以观察诸如一个人身上穿的衣服是毛料还是棉布这类最无意义的细节，而其他都根本无关紧要，他们根本不会注意。至于我那增光添彩的行为，我那大度豪放的举动，他们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他们所看到的只是我那件毛衣，当然是上好质量的毛衣。如果换个时候，他们写这样

的话，我真不会感到遗憾。

总之，我还有其他证据，至于有多少，我也记不太清，我不是那种为一点小事就不冷静的人。实际上，终于从更远一点的一个星球上表明有人完全看到了我的表现，以十分热情的话给了我正确的评价。那块牌子上写着："那位真是好样的！"我非常满意，那是验证了我所期待的事物的满意，是对肯定人们会承认我的功绩的满意。不过"那位真是好样的"这种表达方式引起了我的注意：既然他们看到了我，为什么还叫我"那位"？但在上次那种不妙的情况下，我不可能不受到他们的关注啊！我又调了一下焦距，发现同一块牌子大字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是谁？天晓得！"还能想像得出更大的不幸吗！手上有说明我是何许人的证据，却没有给我以承认，没有把我这值得赞誉的事跟两亿年前那件该遭斥责的事联系在一起，结果那个倒霉事还属于我，而这个好事却成了不属于任何人的历史的一个无名氏的！

我的第一冲动就是挥舞着牌子："是我！"可我没这样做，能有什么用呢？他们要过上亿年才看到，那时与 X 事件已经相隔五亿年，人们要想明白，就得再把那件我最想回避的旧事重提。

我现在对自己都不太有把握了，我怕从别的星系上也得不到更满意的反应。那些看到过我的人，都是以部分的、片段的、疏忽的方式，或者只明白在一定时候发生了什么，却没有抓住实质，没有分析每次事件中我突出表现出来的自我。只有一块牌子说出了我期待的话："你知道吗，你真是好样的！"我连忙查阅笔记，看他们对我在 X 时的反应如何。真巧！他们正是那个当初写"什么也看不见"的星球！在宇宙的那个区域，我当然受到了更大重视，理应为此而高兴，但我没有丝毫的满足感。我发现，欣赏我的人不是那些当初对我产生了错误看法的人，而对其他人的欣赏，我不会有那种满意心理。他们既然不能用我 Y 时的结论抹去对我 X 时的印象，而我的这种不自在就还在持续，而且旷日持久，不知何时能了

结。

当然，对于分布在宇宙里的观察员们，X 和 Y 只是无数可被观察的时刻中的两个，在距离不同的星系里，每夜都能出现反映其他事物的牌子，写些："这样做好。你一直在那里，留神你做什么。我说过了，我。"我可以运算出来一个星系到另一个星系间的光年，确定他们指的是什么事：我生命中做的每个动作，我每次把手指伸进鼻孔，每次从行驶着的电车上跳下来，他们都看到了，评论了。而他们的评论和评价不都贴切恰当，写 TZZ 表示我那次把工资的三分之一拿去捐赠；"这次我喜欢你"是当年我把记录多年研究成果的手稿忘在了火车上；我在格廷根大学出了名的第一堂课，被评价为"注意气流"。

在一定意义上，我可以平心静气了：我所做的一切，无论好的和坏的，都没有完全消逝。总有一点回音挽救了这些事情，有时是多次的回音，从宇宙的一端到另一端，从那个范围扩散到其他范围，但是都是些断断续续的不协调、不要紧的小事，不能使它们之间产生关连，一个新的行为不能解释另一个前面的行为，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的，都像在一个极长的多项式里，不可能缩简成最简短的表述形式。

事已至此，我还能做些什么？继续为过去而忙碌是毫无意义的：过去的就过去了，我应该设法使将来更美好。重要的是，我所做到的一切应该明确显示出其实质，哪些应该着重强调，哪些应该留意，还有哪些应该不被注意。我弄了一个巨大的牌子，上面画了一只手，其食指指示着方向。当我要做应该引人注意的事情时，就竖起那块牌子，让它指着该场面最重要的细节部分。当我不喜欢被人观察到的时候，我就竖起另外一块牌子，上面的拇指指着与我去的方向相反的地方，以便分散观察员的注意力。

我随身带着这些牌子，依情况不同而决定竖起哪个。这当然还是个长期工程：远隔上亿光年的观察员们得过上亿年才能看见

我现在的行为，我则再过另外的一亿多年才能得到他们的反应。但这种滞后是无法避免的；可是，还有一个我未曾想周到的问题：如果我发现牌子竖错了，又该怎么办呢？

比如，我有一次原以为会做一件十分光彩荣耀的事情，急忙摇晃起那块食指指向我自己的牌子，而当时我竟陷入一种尴尬露丑的处境，办了件蠢事，表现出人类的狭隘性，真是羞愧万分，无地自容。可是事情已然做了，我当时的形象已然在那块指示牌的指引下传遍宇宙，谁也不能阻止传播，谁也不能吞没光年，我那个倒楣的样子只好在上百万年内任人评说，任人嘲笑，任人对我嗤之以鼻；而那些反应还要在上千世纪后再返回我这里，迫使我再局促不安地努力纠正，做出笨拙的解释……

还有一次，我要应付一个不好的情况，那是人生中明知无论如何都注定搞不好，却必须要去经历的事情。我把拇指指示与我相反的方向的牌子当做盾牌，就去英勇赴难，结果完全出乎预料，那次的情形非常微妙，反而证明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应变能力、心理素质、绅士风度和难能可贵的坚决果断。我竟然让那块牌子使观察员们的注意力转移向附近的一棵牡丹，徒然浪费掉我以长期成熟的性格为前提的天资储备。

这类事情一开始还只当例外，认为是缺乏经验，可后来却越来越频繁发生。我发现我该让人看到原来不愿被人看到的事情，或者应该掩饰那些原来想让人观察到的事情时，都已经太迟，不可能在我的那个形象到达之前通知观察员们，不要按照牌子的指示方向观察。

我又试着做了第三块牌子，上面写着“不算数”，准备在否认前一块牌子的指示时出示。可是各星系只能在我纠正后才能改变观察方向，那时错误已经酿就，我就不能再追加一副可笑的形象，为削弱“不算数”，再加上一个“不算数无效”也同样于事无补。

我继续生存着，等待着那遥远的时刻，从各星系发来对我那件

尴尬的事情的评论。我可以向他们发出我的信号去争辩，我研究过如何酌情表态。这时，与我达成相互谅解关系的那些星系正跨越着十亿光年的界限，其转速之快，若让我的信息传到那里，需要很吃力地抓紧赶上它们加速飞行，否则它们就会一个一个消失在一百亿光年的太空"地平线"外，再往外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看得见：他们就会带走永远无法撤销或更改的对我的定论。

想到他们对我那些无法改变的看法，我突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好像只有那些误会的结论记录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增减，没有什么可以修改，我心境才能平静坦然。那些星系逐渐消失，直到闪光的尾巴终于走进黑暗世界。我觉得它们带走了关于我的惟一的真实，我渴望它们一个个都走上这条路。

螺 旋 体

对于大部分软体动物，同一个物种成员可见的机体形态在其生命中并不重要，因为它们彼此看不见，或者说它们对其他成员和环境只有很模糊的感知。但即便与其视力没有任何关系，它们照样具有看上去五颜六色的形态极美的外形（比如许多股足纲的贝类）。

一

“就拿我来说吧，当我贴在那块礁石上的时候，你说的是它吗？”QFWFQ问，“那海浪一起一落，我停在那里，平平的，吸吮着能吸吮的东西，全部时间都在想它。你若想知道关于那个时候的事，我可以讲的就很少了。我没有形态，就是说我不知道有什么形态，或者说我不知道自己可以有一种形态。我各部分都长了一点，长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你们要说那是辐射对称式，就是我有辐射式对称，可我实际上并没有注意过。我为什么该在某一部分比别的地方长得更多点？我既没有眼，又没有头，身体各部位之间也没有任何区别；你们一定想说，我有两个孔，一个是嘴，一个是肛门，那就是双方对称，比你们所说的三叶虫也多不了什么；可是在记忆中那两个孔并无区别，东西的进出都在于我，我想让它经过哪里就经过哪里，进与出是一码事，只是后来才有了区分和过多的讲究。我时时幻想，这却是真的。比如我在腋下搔痒时，在腿搭腿时，还

有一次让我的须子长成刷子式。我说这些都是为了给你们做解释：当时许多细节我都无法料到。我有一些细胞，它们大致相同，也都做着差不多一样的工作，无非是一张一弛一紧一松。由于我没有形态，我觉得自己就在所有形态中，能做所有动作、怪样和弄出点动静。总之，我的思想没有什么限度，而且不是思想，因为我没有一个可以思维的大脑，我的每个细胞都想自己一次可以想的，而且不是通过形象思维，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形象，只是以一种不确定的方式感到自己在那里，并不排除其他方式的感觉。

我那时的条件是丰富的、自由的、满意的，但跟你们所想像的条件截然相反。我是光棍汉（那时的生产繁殖并不需要交配），健康而没有过分的奢求。一个人年轻时，自己面前的全部进化之路都敞开着，同时也可以尽情享受软体动物在礁石上那样平平的湿湿的美美的滋味。跟后来的种种限制相比，再想到要以一种形态排斥另外一种形态，会觉得突然那么身不由己，所以说还是我那时的生活最美好。

当然，我那时的生活全部集中于自身，真是无法与现在有种种关系的生活相比。我承认，或许是由于年轻，或许是由于环境影响，我当时有些自我欣赏。总之，我待在那里，全部时间都在观察自己。我看到身上的所有长处和短处，我喜欢我自己，不论优点缺点都喜欢；还应当注意到，我没有可供比较的对象。

可是我还没有落后到不晓得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事物存在：我趴着的那块礁石，还有时时涌来的海水，还有其他的东西，世界。水是一种最可信赖的准确的信息工具：它给我带来可食之物，我用我的全部表面去吸食。其他不可食之物我也去吸食，它们能让我对周围的事物有所了解。办法是这样的：来了一股浪，我贴在礁石上，稍微抬起一点身子，但这是很难捕捉的感觉，只要我放松一点压力，嘶啦一下，水从我身下过去，留给我的是实质、感觉和刺激。这种刺激你们可没有体验，有时痒得我要笑破肚皮，有时是一

种寒颤,有时是火辣辣的,有时又是渴望,总而言之,是一种不断的开心与激动的交替感受。你们不要以为我只是被动地张着嘴接受送到身边的一切:我很快就有了自己的经验。我能迅速分析出来,送到跟前的是什么东西,应该做出什么举动,以便最好地利用它,或者避免最不幸的后果。一切都在于收缩,或者凭借我的每个细胞,或者适时放松:我可以做出选择,拒绝吸吮或把吸入物吐出来。

这样,我知道,还有其他的生物存在,在我身边的东西都留下了痕迹,它们有的和我截然不同,有的跟我相似到让我讨厌。不,我现在正让你们觉得我的脾气是古怪的,这不是真的;每个个体当然有自己关心的事,但其他个体的存在使我安然,向我表明我周围是一个可供居住的空间,让我不再怀疑只有我存在,否则我会觉得在被流放。

也还有异性者。水传来一种特别的振动,我记得我第一次发觉,或者说不是第一次,我发现,好像我一直就知道她们存在。发现了她们的存在,我有了一种好奇心,倒不是为看她们,也不是要让她们看到我,因为首先我那时没有视觉,其次我们也没有区别:每个个体都与其他个体一样,看我看他或看她感觉都是一样的。我的好奇是要知道,我和她们之间是否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在受一种折磨,不是做什么特别的事,我知道没有什么事可做,更无特别之事可言,但要以某种方式对那种振动给予答复,回报以一种相应的振动,或者就是我自己的一种振动,让这种振动表现出确实与众不同,你们现在称做荷尔蒙的东西在当时对我是极美的。

喏,她们中的一个射卵了,嘶呋哩呋,嘶呋哩呋;我的嘶呋噜呋,嘶呋噜呋就给卵子授精:一切都在大海里进行,混合在一起,在阳光下温和的水里,我还没有告诉你们,我感到了太阳,它使水变暖,也使石头变热。

我说的是她们中间的一个。因为那些海水拍打在我身上带来

的女性的信息，一开始，像味道一样的好汤对我没有什么区别，我并不注意她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后来我明白谁更适合我的口味，而这种感受是从前所没有过的。总之，我热恋上了，就是说，我开始识别出她，她们中间的一个不同于其他个体的她的信号。我等待着她的信号，而且对我期待的她的信号回报以我的信号，也就是说，我爱上了她，她爱上了我，今生还有比这更值得期望的吗？

现在的习惯变了，你们可能不理解一个人竟可以爱上某一个异性，却从未与之交往。她发给海水一种不容混淆的信号，海浪把信号传到我这里来，让我收到我想像不出的她的信息：不是表面的泛泛的信息，不像现在那种可以看得见、闻得着、摸得到、听得见的信息，而是实质性的信息，凭那些信息，我便能长时间地想像，我可以想像到细微之处，而不是想她的长相如何，这太庸俗，我想像她是如何从一个没有形态的她变成千姿万态，但始终还是她。换句话，我想像的不是她的形态，而是她的特性，抓住其特性再赋予其形态。

我很了解她，而我对她又并没有把握，时时有所怀疑，有所焦急，有所渴望。我不泄露任何情绪，你们知道我的脾气，可是在我那副不动声色的面具之下，却有些我现在也不好坦白的虚假。我不止一次怀疑她背叛了我，她的信息不止发给我，也向其他个体传递，我不止一次认为捕捉到或发现了，她给我的信号中有不诚挚的调子。我吃醋，可以说这倒不是对她不信任，而是对我自己没有把握：谁保证她能明白我是我？她晓得我的存在吗？这种通过海水的两性关系，这么充分的完全的关系，我还能指望得到什么更多更好的吗？这种关系绝对是个性的，是两个又有别又结合的个体间的关系，而对于她呢？你向我保证她不在其他一个两个三个或十来个上万个个体身上找到与在我身上相同的感觉吗？谁能保证她参与跟我的关系之前不曾对其他个体心醉神迷，不曾不分青红皂白草率了事、转而欣喜若狂地抛弃过初恋对象？而下一个又该轮到

谁呢?

这种怀疑并不符合事实，我从她私下里发出的细声细气的振动中得到了确认,她在我们交换信息时始终那么焦急,那么腼腆。但是如果因为害羞和缺乏经验,她会不会不善于掌握我的特点,那么会不会有别人趁机混入呢? 而她,不成熟的她,还以为第三者是我,不知道加以区别,结果我们之间最贴己最亲密的游戏不就要扩展到在一伙陌生的同类之中进行了吗?

我那时开始分泌一种钙质,我想做些什么,好让我的存在变得不可混同于别的个体，以我的有特点的存在保护她的忠贞。现在试图罗列词汇对我这种做法的新鲜独创性大加解释也没有什么用,我只用一个字就足矣,甚至还富裕:“做! ”我想做,我从未做过什么,也从未想过可以做什么,而现在做本身就是一件伟大的事。于是我开始做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做贝壳:通过一定的腺体,从我身上那件肉披风的边缘部分吐出分泌液，这种液体形成一圈弧形,直到围着我成为一个坚硬的色彩斑斓的盾,其外表粗糙不平,里面却又滑又亮。我当然无法控制我自己的形态：我蜷缩在自己内部,悄然无声,动作缓慢,我继续着,在一扇贝壳覆盖我全身后,再开始做另外一扇。就这样,我长上了螺旋形的贝壳,你们会认为那是无比困难的事,其实只要坚持不懈,慢慢吐出那种黏液,不间断地始终如一,它就一圈一圈长大起来。

这个贝壳做成后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容身之处，一个我得以生存的屏障，如果没有它可就糟糕了。可是我制作它并非因为它有这些用处,相反,正像一个个体想喊一声,并非是他喊出的声音有多好听,喊“哇”或者“啊”也都一样,我做贝壳只是为了表示自我。在这个自我表示中,我注入了对那边的她的全部的思念,我倾泻了她给我带来的所有恼火,我爱心眷眷地想着她,为了她使我成为我,为了我使她成为她,可以说,我的一切都注入了那个螺旋状的贝壳之中。

我分泌的钙质物有规则地出现了色彩，构成了螺旋形盘绕的连续不断的美丽的色带。这个贝壳是一个不同于从前的我的东西，但也是我最真实的部分，是对我是何种人的最好解释，使我的肖像变为有节奏的、坚硬的、彩色的、螺旋形盘绕的样子。而这也是她的肖像，因为她也同时制作了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贝壳，我不知道我当时在抄袭她的作品，她也不知道在模仿我的制作，其他所有同类都在仿照他人制作着全都一样的贝壳，使事情又回到原来千篇一律的起点。不过，这些贝壳说起来一样，细看就能发现许多微小的差别，而这在后来就可以变成很大的差异。

可以说我的贝壳是自己做的，我并没有特别注意让它成为这样或那样，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三心二意，恰恰相反，我在进行分泌时一刻也不曾分心，从未想过别的：或者说我从来都在想别的，因为我绝不会想贝壳，而其余的又没有什么可想。但是伴随着这种制作贝壳的努力，我也在努力去想什么，或者说我在做的过程中努力想以后做什么。于是我的工作不单调无味了，因为我随之进行了思维上的努力，每个行动又分化出很多想法，每个想法又变成很多行动，每个行动又可以做成许多事情，而这一切都包含在贝壳的增长之中，一圈接着一圈的增长……

二

(现在又过了五亿年，我环视四周，看见礁石旁的斜坡上已经修了一条铁路，火车驶过，车上一位荷兰姑娘向窗外探望；最后一节车厢只有一个旅客，他在读一本两种文字对照的英雄史诗。火车消失在隧道里，上面的公路旁有一块牌子上写着“飞翔吧，埃及！”，画着金字塔。一辆摩托冰淇淋货车想超过一辆满载百科全书的卡车，可又突然刹车，排在卡车后边行驶。原来有一群蜜蜂飞

过，使道路能见度骤降。这群蜂是从地里的一排蜂房飞出来的，一定是蜂王迁居，致使身后黑压压一片蜂群追随，从隧道另一端像火车的黑烟一般冒出来。这一阵蜂群和煤烟让人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个农民在地里还抡着锄头干活，根本就没察觉他一锄头下去翻上来一块新石器时代的土，而他的菜地正围绕着一个天文观察站，望远镜对着空中，旁边坐着看门人的女儿，她正看一份周刊里关于星占的文章，周刊封面上是电影《埃及女王》女主角的脸。我看到这一切却毫无惊奇之感，因为做贝壳也含着蜜蜂在蜂巢里酿蜜，煤炭，望远镜，克莱奥帕特拉的王国，关于她的电影，英雄史诗中的战争与帝国，英雄史诗所用的文字和用所有语言译成的作品，包括荷兰的斯宾诺莎和百科全书里关于斯宾诺莎生平与作品的十四行概述介绍。这辆卡车终于被摩托冰淇淋货车超过，而我在做贝壳时也觉得做了和想了这些。

我四下张望，找谁？找我的她，我爱了五亿年的她。我看见海滩上有一个荷兰女子，一位救生员晃动着一条金项链向她示意空中的蜜蜂。我认出来了，是她！从她耸肩时右肩几乎碰到脸颊的动作上看，可以肯定就是她，绝对肯定！只是那个天文观察站门卫的女儿也有点像，埃及女王的照片也似乎像是她；也许克莱奥帕特拉真有其人，就生存于对克莱奥帕特拉的表演中；或者她是那个带头飞行的蜂王；也许是那辆摩托冰淇淋货车挡风玻璃上贴着的剪纸女人，她身上穿的正巧跟海滩上的姑娘的泳装一样！海滩上的姑娘正在听半导体收音机里播送的一位女歌手的曲子，而那个运送百科全书的卡车司机也在听同一首歌。我肯定听了五亿年，当然是她的歌。我找寻的就是她，而我看到的是海鸥在海面上擦水而飞，水面上露出一群沙丁鱼的闪闪鳞光。我有一阵曾相信在一只母海鸥身上看到了她的影子，又有一阵怀疑她是一条沙丁鱼，但同样可能是英雄史诗里提到的女王或者女奴，是把书放到火车车厢位子上去跟荷兰游客聊天的那个乘客，也许她是荷兰姑娘中的哪

一个，我几乎爱上她们中的每一位，同时又肯定是始终如一地爱着她一个人。

我越专心于对她们每个人的爱，就越不能下决心对她们说："是我啊！"我害怕自己弄错了，更怕她弄错了：把我当成什么其他人，把其他什么人当成我，比如那个戴金项链的救生员，那个天文观察站的主任，或一只公海鸥，或英雄史诗的作者荷马，或那个已经来到海滩、身边围了一群荷兰姑娘的卖冰淇淋的人，或斯宾诺莎，或那辆载运百科全书的卡车司机，或一只完成延续本种族使命后正濒于死亡的雄蜂。）

三

……这并不排除贝壳首先是贝壳，有其不可能另有别样的特殊形态，因为是我赋予它这种形态，是我能够并且愿意赋予它的惟一形态。贝壳有了一个形态，世界的形态也就发生了变化，就是说现在世界上又多了这种原本没有的形态。

这就产生了很大后果：因为光线的波浪式的颤动冲击到身体后引起特别的效果，首先是颜色，就是我用以做成贝壳的条纹的那些东西，它的振动就不同其他；其次还有容量进入一种与其他容量形成特殊关系的状态；还有其他我尚未意识到的现象。

这样，贝壳能产生贝壳的可见的形象，据知贝壳们彼此十分相像，但只是在这里，若在别处，便可能是在视网膜上生成，那么就是以视网膜为基础的另一种形象，而该形象又以脑为前提，这个脑又有它的视神经，视神经把外面的振动一直传送到里面，而神经的另一端是专门看外面有什么东西的眼睛。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可笑，一个有脑子的个体有一根神经分布着，像一根钓鱼线投入黑暗中，而这位只要不睁开眼睛就不知道外面有没有可看的事物。我当初

还没有这种东西，还无权谈论它，但我有我的想法，重要的是建立一种可视形象，以后自然会随之产生眼睛。于是我集中精力于我的外部(当然我的内部也制约这外部)，使它形成一种形象，一种后来说成是美好的形象，与别的形象比起来它们会相形见绌：不漂亮，有点丑或丑死了。

我想，某个躯体能够以一种可辨认的特殊方式发出或反射闪光的振动，那么，这种振动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把它装进口袋里？不；接收后把它再发射给自己身边最近的地方。那种在振动面前不能利用振动的人，接收了振动就有些不舒服了吗？把头藏在一个洞穴里去？不，他会向那个地方探出头，直到那一点展示在他的视觉面前，使之感觉、发展有关的器官，将它作为形象接收下来。总之，眼-脑的联系就是那个变成形象的外力，加上要捕捉任何形象的意愿的内力，形成从外面通到内部的一个通道。

我没有错，我现在还肯定这个设计在总体上是正确的，可我的错误在于以为视力既然会生在我的身上，也就会在她的身上。我制造了一个我自己的和谐的彩色的形象，为的是进入她的视觉接收系统，占据其中心地位并在那里长期稳定住，使她可以持续不断地享有我，除了在视觉上，再加上梦想与记忆中的占有。我感到在那同时她也发出了自己最美的形象，迫使我雾蒙蒙慢吞吞的感觉在自己视野里发展，成为后来的明亮清晰的视觉。

于是我们的努力使我们变成了在一定意义上完美的物体，那时还不知道是什么，我们变成了以自己形体而自我完美的完美者。我说的是视觉，是眼睛，但我没有预料到一点：最终要睁开眼睛彼此相望，但那时我们看到的却不是我们两个人，而是很多其他人和事物。

四周充满了无形无色的，内脏尽可能各就各位的长得好好的家伙，它们根本就不想着自己要做什么，如何表达自我，如何形成一个稳定的完美的形态，给看到自己的人一个丰富视觉的可能。

它们来来去去，时而沉下，时而浮上，在空气、水和礁石之间无忧无虑地转悠着；而我们，我和她以及那些想从自身形成一种形态的人在那里暗中努力。由于我们的努力，那块从来没有区别的空间变成了一个可观的世界：谁利用它？这些外人，这些从前自己也没想到过看的可能（因为样子丑陋，即使互相看望，谁也不会有什么收益），这些原来对形态的爱好最麻木的人？而我们埋头做了工作的大部分，制造出可以看的事物，它们竟悄悄地占了最舒适便利的地位：适合于它们的懒惰，长出可以直接接收我们制作的形象的器官！可别说它们也付出了好一番辛苦劳动：它们头上长满那种黏稠的液体，可以因此而生成任何器官，何况它们已经有了感光器官，再升华也不难。但要完善已有的器官，我倒要看看它们会怎么个做法！如果没有可观看的物体，没有可视物，又怎么办呢？一句话，它们花费了我们的辛苦才有了视觉！

结果，视觉，我们一直期待着的视觉，却成了别人的视觉，发生了一场大革命：突然，在我们周围有人睁开了眼睛，有了角膜、虹膜和瞳孔。真蛸和墨鱼的肿大而乏味的眼睛，虾和龙虾的突出的眼睛，苍蝇和蚂蚁的复杂肿胀的眼睛，海豹那双又黑又亮小得像大头针一样的眼睛，蜗牛长长的触角尖上露出的球眼，海鸥毫无表情的眼睛探索着海面……一位潜水渔民戴着玻璃面罩在探索海底，一位船长的双眼在望远镜后面观望，一位女游客在那副大墨镜背后的双眼把目光集中在我的贝壳身上，然后目光跟她的他相遇，就把我全然忘却。我被一副老花镜观察着，我觉得那是一个动物学专家的老花眼，他想看清我时，有一群刚出生不久的小沙丁鱼从我身前游过，它们小得每条小身体只能容下一只小黑眼，像一颗颗一只眼的黑微粒在大海里游动。

所有这些眼都是我的，是我使它们成为可能；我凭着自己的积极主动，给它们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形象。有了眼就有了一切，所以凡有眼的一切东西，都是从我的工作成果变成的，它们各有其形态

和职能，而其中都有我一份贡献。它们都与我有着关系，与我当初在那里的努力有着关连。总而言之，我预见了一切。

说到底，我就在那些眼底，或者说那些眼底里有另外一个我，一个我的形象。而我的形象能与她的形象相遇，那是她的最忠实的形象。我穿过虹膜的半液体化球体、瞳孔的暗室、视网膜的镜宫，再漫无边际地向我们真正的元素扩展。